

# 俄美公司

〔苏〕С·В·奥孔著

务印书馆



# 俄 美 公 司

〔苏〕谢·宾·奥孔 著

俞启骧 等译

郝建恒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2年·北京

С. Б. Окунь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39

**原书内容简介**

本书是专门研究北美大陆及其邻近岛屿上俄国移民区的历史的。

本书所概括的历史时期，从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即从首批俄国航海家出现在太平洋北部之时起，至俄国把阿拉斯加出卖给美国为止。本书根据新的档案材料写成。

本书的对象是大、中学校教师、大学历史系学生和一切对已往的历史感兴趣的人。

**俄美公司**

〔苏〕谢·宾·奥孔 著  
俞启葆 等译 郝建恒 校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545

---

1982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1183 1/32
198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09千
印数 1—8,900册	印张 8 7/8

定价: 1.10元

## 原书序言

俄罗斯-美洲公司的历史,是俄国向太平洋沿岸渗透过程中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之一。

然而,这个在我国历史上值得注目的重要问题,迄今并未得到充分研究:由于我国历史学家往往把帝国主义时期太平洋地区的矛盾焦点作为研究对象,因此他们忽略了前一时期俄国的太平洋政策。

И·季赫麦涅夫<sup>1</sup>写的唯一的一部记述俄美公司活动的具有重大价值的著作,仅从商务活动的角度来阐述俄美公司的历史,而回避了与沙皇俄国向太平洋沿岸地区扩张有关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

但是,如果不考虑沙皇俄国在太平洋的政策,它的对外政策总进程中的许多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如同英国政府为了控制印度,在东印度公司名义的掩护下,进行了二百年的战争一样,沙皇政府在俄美公司名义的掩护下,对太平洋沿岸进行了几乎一百年的激烈争夺。

但是,沙皇俄国的这一政策,并非是对英国政策的直接模仿。在瓜分世界的斗争尚未达到高潮的时期,类似的扩张方式是极为流行的。可是到了帝国主义时期,当赤裸裸地进行重新瓜分世界斗争的时候,这类伪装就没有必要了。所以,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三家相似的垄断组织——英属东印度公司、英属哈得逊湾公

---

1. И·季赫麦涅夫,《俄美公司创办始末》,圣彼得堡,1861—1863年。

司和俄美公司，几乎同时撤销，绝非偶然。因为这时它们已经不需要了。

俄美公司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俄国航海家们完成的伟大地理发现的史诗。白令、奇里科夫、舍利霍夫、克鲁逊什特恩及其他许多航海家，开辟了新航路，发现并考察了在此以前人迹未到的新土地和水域。

俄美公司的历史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是遭到沙俄殖民剥削的那些民族的生活的一页。该公司的活动，使这些民族沦为俄国资本的附庸，从而使他们饱尝了由此造成的一切恶果。

总之，研究俄美公司的历史是一项非常重大的任务。为此目的，作者引用了学术界至今未曾用过的新档案材料。这无疑会增强本书的新颖感和说服力。

**Б·格列科夫**

## 作者的话

本研究性著作是根据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国家档案馆中收藏的档案材料写成的。

由于俄美公司总经理处的大部分档案几乎遗失殆尽，所以对俄美公司历史的研究感到很困难。

按照规定，公司撤销后，其档案材料应移交财政部。但是由于某些原因，档案没有移交<sup>1</sup>。

总经理处档案中的很小一部分文件(从文件卷宗中分出来的单个文件)，落到了海军历史学家Ф·Ф·维谢拉戈的手里，以后连同维谢拉戈的档案一起，又转到国家地理学会档案库，一直保存到现在。

保存在国民经济档案馆(列宁格勒)的俄美公司总经理处全宗中关于国内行政管理的卷宗，只有……十份，这十份材料是革命后归档的。

至于保存在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俄美公司全宗中的另一部分，即关于《移民区行政管理》的资料，则已根据1867年出卖俄国移民区的协定，转交给了美国。

公司某些活动家的私人档案，本可以多少弥补一下俄美公司史料之不足，但是这些档案材料很零散，而且大部分显然已经遗失，因此这方面的情况也很不妙。公司创办人舍利霍夫及第一任公司经理布尔达科夫的一部分档案(据我们看来是价值最小的一

---

1. 据某些资料记载，财政部预算中没有规定运送公司档案材料的经费，因此公司档案材料无人照管。

部分)，在沃洛格达发现后，被运到国家封建农奴时代档案馆(莫斯科)。此全宗的另一部分材料，数量虽然不大，但内容最为丰富，是苏联科学院偶然发现的，已转交给历史研究所档案馆。

因此，作者在为本书收集材料时，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公司的上级机构(手工业及国内贸易司)，或者与公司有公文往来的部门(枢密院、国务会议、外交部、海军部等)的卷宗上。有时，一些珍贵的史料竟在与公司毫无关系的机构的卷宗中发现。譬如：反映公司四十年代经济状况的资料，是在国民教育部全宗里发现的。之所以如此，看来是因为关于公司的问题曾在大臣委员会讨论过，文件副本分别送到了各部。

由杰出的美国考察家戈尔德编写的俄国档案中所存美洲史文献索引<sup>1</sup>，对作者在收集史料过程中帮助甚大。虽然这部索引不算完备，但对俄美关系史和北美大陆移民区历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方便。

本书所用文献资料分属两类。第一类内容广泛，包括关于俄国航海家们多次环球考察的回忆录。И·克鲁逊什特恩、О·科采布、В·戈洛夫宁等人的旅行记，也包含着关于俄属美洲移民区历史的珍贵资料，尽管这些旅行记主要涉及公司活动的组织机构方面及俄属移民区的俄国人和土著居民的状况。

第二类史料是专门研究公司活动的著述。这一类材料极为有限。除了散见于期刊中的一些短评以外，我们现在只有И·季赫麦涅夫<sup>2</sup>的一本专著。

尽管这部著作纯属“公司史”性质，旨在无保留地宣扬公司业绩，但对我们来说，却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季赫麦涅夫使用了现在已付阙如的公司总经理处的档案材料。诚然，他引用的只是

---

1. 戈尔德：《俄国档案中有关美洲史文献索引》，华盛顿，1917年出版。

2. И·季赫麦涅夫：《俄美公司创办始末》，第1—2册，圣彼得堡，1861—1863年。

和公司经济活动有关的资料，而对政府机关的全宗则根本没有研究。

与季赫麦涅夫的著作有点相似的是公司经理K·赫列波尼科夫写的、兼有研究和回忆性质的一本书。该书的部分内容曾以《美洲札记》为题，刊载于《海洋文集》附录《东洋沿岸俄国移民史料》（1861年，圣彼得堡，第三册），但大部分手稿则保存在国家地理学会档案馆和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档案馆中。

C·C·沙什科夫<sup>1</sup>写的研究文章是研究俄美公司的最有价值的文章之一。沙什科夫在史料运用上虽然没有任何创新之处，并且主要局限于先后到过俄属美洲的旅行者的见闻录，但他却第一次提出了一系列与公司活动有关的新问题，如公司治理移民区的方法问题等。在评述公司商业活动时，沙什科夫指出，正是使公司繁荣兴隆的垄断权，终于造成公司的萧条，并最终导致其经济上的彻底破产。

主要阐述公司后期活动的内容丰富的史料，是由俄美公司和财政部出版的刊物提供的。

俄美公司印行的报告，不仅谈到了公司的财政状况，而且也提供了有关俄属移民区的俄国和土著居民人数、农业、渔猎等状况的资料。

财政部的出版物中，当首推《四等文官科斯特利夫佐夫1860—1861年间视察俄属美洲移民区的报告》。该文献载于《大臣委员会关于建立俄属美洲移民区的报告附录》（圣彼得堡，1863年），并出版了单行本。1860年，科斯特利夫佐夫前去视察移民区公署，他在报告中不仅记述了公司各个部门的情况，而且还介绍了所属土著居民的境况。载于同一《委员会报告附录》中的戈洛文船长的报告，

---

1. C·C·沙什科夫，《俄美公司文集》，第二卷，圣彼得堡，1898年，第632—652页。

以及有关公司后期活动的各种来往信件，是对科斯特利夫佐夫所写材料的补充。

研究公司的经济活动不是本书的主要任务，因为这一方面已由季赫麦涅夫作了充分的探讨，尽管有点片面性。本书着重研究十九世纪前半叶沙皇俄国以公司作掩护，在太平洋北部流域的扩张活动。

本书的第二项任务，是研究在俄美公司所辖领地内，由公司建立的俄国渔猎工人和土著居民经济依附的特有形式。

与俄美公司组织的环球考察密切关联的辉煌的地理发现史，以及公司移民区内土著部族的人种学问题，因另有专著，本书不予论述。

# 目 录

第一章	北美洲的首批俄国“实业家”	3
第二章	俄美公司的建立	17
第三章	俄美公司的初期活动	44
第四章	俄属北美洲移民区和1824—1825年的诸协定	66
第五章	从商业公司到政府机构	85
第六章	加利福尼亚的“罗斯”移民区	110
第七章	夏威夷群岛上的移民区和占领海地岛的计划	145
第八章	美洲俄国移民区狩猎工人的状况	163
第九章	北美洲俄国移民区的土著居民	183
第十章	俄美公司后期的活动	207
第十一章	美洲俄国领地的出售	223
附录		266
	人名译名对照表	266
	地名译名对照表	268
	民族名译名对照表	269
	政府机构、官职及其它译名对照表	269
译后记		271

# 目 录

第一章	北美洲的首批俄国“实业家”	3
第二章	俄美公司的建立	17
第三章	俄美公司的初期活动	44
第四章	俄属北美洲移民区和1824—1825年的诸协定	66
第五章	从商业公司到政府机构	85
第六章	加利福尼亚的“罗斯”移民区	110
第七章	夏威夷群岛上的移民区和占领海地岛的计划	145
第八章	美洲俄国移民区狩猎工人的状况	163
第九章	北美洲俄国移民区的土著居民	183
第十章	俄美公司后期的活动	207
第十一章	美洲俄国领地的出售	223
附录		266
	人名译名对照表	266
	地名译名对照表	268
	民族名译名对照表	269
	政府机构、官职及其它译名对照表	269
译后记		271



## 第一章 北美洲的首批 俄国“实业家”

苏联著名民族学家Л·Я·什坦恩别格曾正确指出：“俄国同西欧一样，也有其伟大发现的时代。其活动舞台是从乌拉尔到太平洋之间的整个北亚。十六世纪俄国人出现在那里以前，亚洲的整个这片辽阔土地，同哥伦布以前的美洲一样，对欧洲人来说是个完全terra incognita<sup>①</sup>。”<sup>1</sup>

从十六世纪开始，俄国哥萨克为谋取暴利来到太平洋北岸，从此，俄国人才开始认识这个以前几乎完全无人知道的地区。

而俄国人向太平洋北部区域积极推进，则始于十八世纪头几十年。

还在1716年，叶利钦上校就曾奉命去考察位于楚科奇岬和大地对面的诸岛。然而这次考察未能实现。

1719年，大地测量学家叶夫列伊诺夫和卢任被派去勘察和测绘千岛群岛，要求查明“美洲是否与亚洲毗连”。

第一次白令探险队也接受了这一任务。派遣该探险队的谕令于1725年颁发。但白令在1728年第一次航行时，并未解决此问题。1732年，在关于装备由白令率领的第二次探险队的谕旨中，曾命令白令去“探查”被认为是美洲的陆地，令其查明“该地叫何名称，有何民族，是否确系美洲海岸”。

---

1. Л·Я·什坦恩别格，《民族志学》，载《太平洋》文集，苏联科学院，1926年，第147页。

① 此系拉丁语，意思是“不为人所知的”地区。——译者

但在第二次白令探险队出发前，大地测量学家米哈伊尔·格沃兹杰夫已于1732年6月从堪察加河口驶向阿纳德尔河口，并于8月抵达大地（威尔士太子角附近），在那里下碇。这是俄国航海家首次访问美洲海岸。

但从堪察加经阿留申群岛到美洲去的航路，最终还是由两名著名的俄国旅行家白令和奇里科夫开辟的。

由两艘海船组成的白令探险队，于1741年6月出发，但行至北纬 $49^{\circ}50'$ 附近，白令指挥的“圣彼得号”海船与奇里科夫指挥的“圣保罗号”海船，因浓雾和飓风而互相失去联系。

白令一直驶抵美洲，并看到了不远的雪山，后来这些雪山被命名为“圣伊利亚山”。此外他还看到了科迪亚克岛，发现了几群当时无人知晓的岛屿。他是在纳盖岛附近对阿留申人进行考察的第一个俄国人。他到过阿留申群岛中的一些岛屿，后来死在科曼多尔群岛中的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岛上。

奇里科夫也看见了圣伊利亚山；看来，他所到之处，不是乌姆纳克岛附近，就是乌纳拉斯卡群岛附近。次年，1742年第二次航行时，他曾抵达阿图岛。

在白令和奇里科夫之后，有数十名冒险家，被一本万利的毛皮业的传闻所吸引，接踵而来，把从堪察加到美洲的这条道路，变成了一条热闹一时的海上通道。起初他们只在科曼多尔群岛和阿留申群岛一带活动。最先决定去寻猎海獭的是下堪察加小队的军士叶麦利扬·巴索夫。他同一个莫斯科商人A·谢列勃列尼科夫合作，制造了一只小木船，并于1743年夏驶往白令岛。巴索夫在那里过了冬，于1744年返回堪察加。翌年，巴索夫在商人H·特拉佩兹尼科夫的资助下，再次前往白令岛。商人们谋利心切，因此乐于支持这些勘察活动。

在1745年同一年，曾参加过第二次白令探险队的托博尔斯克

的农民米哈伊尔·涅沃德奇科夫，乘坐一艘商人们制造的海船，前往阿留申群岛。涅沃德奇科夫的海船在归途中不幸撞毁，三十二名船员丧生，他自己于1746年7月返回堪察加。

1746年，一些商人又造了一艘船，在航海家色楞格商人阿德里安·托尔斯泰的指挥下，出发去寻找毛皮的新产地。

从此每年都有很多谋求暴利的人，不畏途中艰辛，排除重重障碍，航行到阿留申群岛。

这些猎人一般都在阿留申群岛停留数年。大部分毛皮是他们从土著居民那里换取和掠夺来的。只有一小部分毛皮是自己猎获的。乘商人的海船到此征收毛皮的还有政府的代理人。

五十年代末，阿留申群岛已被掠夺殆尽，于是又开始寻找人迹未到的新地区。

1759年，实业家С·格洛托夫继奇里科夫之后，首次访问了乌姆纳克岛和乌纳拉斯卡岛。1761年伊尔库次克商人别切文的一艘船驶抵阿拉斯加半岛，并在伊西纳赫海峡发现一个便于泊船的、称作普罗塔索夫的港湾。

当彼得堡获悉俄国实业家的这些成就，以及他们向“新土地”推进的消息后，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64年连枢密院也未通知便密令海军委员会(海军部)立即装备一支秘密考察队，去测绘“迄今尚未为人所知之岛屿，以便在那里获取全部可能获致的利益”。

秘密考察队队长由海军大尉П·К·克列尼增担任。为掩人耳目，考察队的公开名称是：“卡马河及白河流域森林勘察队”。考察队队员必须扮作乘客，搭乘渔船或商船去阿留申群岛。只有在没有渔船的情况下，万不得已时，才准许造新船。海军委员会(海军部)指令克列尼增前往乌姆纳克岛，收集有关阿留申群岛，特别是有关科迪亚克岛的情报，并探明此岛“与美洲大陆”的距离。

由四艘船组成的克列尼增考察队于1768年抵达阿留申群岛。列瓦舍夫指挥的一艘船在乌纳拉斯卡岛上过冬，克列尼增指挥的另一艘船在乌姆纳克岛上过冬。这是克列尼增考察队所到达的最边远的地方。

早在1764年，辛德中尉奉海军委员会之命，从鄂霍次克出发去测绘美洲海岸。辛德往北走了很远，到达 $64^{\circ}50'$ 处，但未发现美洲海岸。

同时，利欲熏心的商人，也在开辟通往美洲的困难重重的航路。政府对其进取精神也百般鼓励，赏以奖章，免去他们欠国库的债。

沙皇政府如此重视向东北方向推进，并非偶然。

到十八世纪后半期，即俄国商人争先恐后地涌向北美洲的时期，实物税已失去其原来的意义，而且实物税在征收过程中的开支，略低于税收所得。

然而，边区毛皮资源丰富，居民稀少，如狩猎组织得当，便有极大可能巩固俄国在亚洲市场上的地位。这首先指中国市场而言，因为海狗皮——北美洲沿海一带狩猎的一种主要毛皮——，很快便可畅销中国市场。同时中国的茶叶、丝绸等商品，对俄国市场也有重大意义，并且中国人也很愿意与俄国通商贸易。这是十八世纪众所周知的事。御前大臣П·А·索莫诺夫以《论东海上的贸易和狩猎》为题，上奏叶卡捷琳娜二世说：“一些人迹未到的新土地的发现，往往对共同贸易有所影响，并在所有那些彼此利益息息相关的国家里，在其相互关系方面，在手工业和开发资源财富方面引起巨大变化”。<sup>1</sup> 尽管沙皇力图巩固在阿拉斯加及其邻近诸岛的地位，但并非仅限于此。阿拉斯加只不过是进一步扩张

---

1.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列宁格勒，常务会议全宗，案卷№103。

的一个据点。

沙皇俄国的这种大肆扩张的野心，在当时出售的书刊中有明显的反映。

沙俄在十八世纪后半叶“发现美洲”时，正值重商主义思想在俄国广泛传播之际。重商主义者认为对外贸易是国家致富的最重要的财源。

当时一些重商主义者的著作，主要是重商主义思想的传播者的著作，被译成俄文在俄国出版。

针对当时现实问题而写的、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是1766年出版的法国重商主义者U·尤斯季的论文《与军人贵族持不同见解的经商贵族，或者对贵族经商是否有利于国家的两种见解》。这篇著作的译者是后来问世的《纨绔少年》的作者杰尼斯·冯维辛。

尤斯季的论文极其生动地阐述了十八世纪经济思潮的一些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的观点，特别是古典经济学家B·配蒂的观点。早在《两种见解》出现前一百年，B·配蒂曾对从事国内贸易的商人评论说：“他们自己本身其实并不能给国家增添任何财富……他们就象人体的动脉和静脉，为国家这个机体输送血液和营养”。<sup>1</sup>

但对俄国贵族来说，法国重商主义者所编写的著作，就其一系列观点看，要比其英国前辈的作品更易于接受。俄国贵族和法国贵族一样，格外赞同尤斯季的观点：将对外贸易视为国家活动的一种形式。尽管同样是经营毛皮和松焦油，但俄国贵族却很不愿意被人看作“买卖人”。正如尤斯季所说：“国内贸易是‘奸商’的事，而对外贸易则是‘政治家’的事。因为贸易的繁荣与国力的强盛是分不开的”。尤斯季非常形象地论证其观点说：孩子们对授

---

1. B·配蒂，关于赋税的论文，载文集《重商主义》，列宁格勒，1935年，第213页。

予他们以贵族宝剑的父亲说：“如果除了饥饿之外，我们没有别的敌人，我们要长剑有何用处？”作者代表日渐衰落的贵族子弟提出这一问题后，又接着说：“如果他们的父亲比较明智，就会在给予女儿们讲家谱时说：亲爱的孩子们，在你们面前有许多通向幸福的道路：如战争、法庭、教堂；如果我们只能选择一条幸福之路，那么我们还可以经商，这是一本万利的事业。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巨大财富，这样赚来的钱是谁也无可非议的”。<sup>1</sup> 此处所指的“经商”，就是对外贸易。

在此时期，沙皇俄国正走上大肆扩张的殖民主义道路，因此论文中的一些语句听起来好象战斗号令。“欧洲已为我们开放码头，亚洲在召唤我们，非洲在等待着我们，美洲也寄希望于我们。”<sup>2</sup>

每当谈及世界各大洲时，必然提到美洲，这在十八世纪六十一——八十年代对俄国贵族来说，是不无一定意义的。

由于地主经济与其自然经济基础发生了无法解决的矛盾，因此它同市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十八世纪末叶，在国内外市场的经济形势大好，徭役制经济中的危机日益暴露出来的情况下，贵族对商业的向往更趋强烈。

由于贵族享有特权，所以在十八世纪后半期，无论在国内贸易或者在对外贸易方面，他们与“商人阶层”相比具备许多优越条件。关于这一点，在叶卡捷琳娜时代各委员会的一些报告中曾明确谈到，“俄国商人非但不会达到生意兴隆的目的，反而会加重自己的负担”，因为贵族一旦“享有经商权，商人必然会因此而破产”。

---

1. 《与军人贵族持不同见解的经商贵族，或者对贵族经商是否有利于国家的两种见解》。圣彼得堡，1766年，第10页。

2. 《经商贵族》，第58页。

商人当然不能对贵族经商加以任何限制。

但是有些商业部门，起初并未出现贵族的竞争。从美洲西北沿岸及其邻近岛屿输出毛皮，进行大宗贸易的情况便是这样。但是，大批毛皮财富从美洲各地源源而来，这不能不引起有进取心的贵族代表人物的注意。沙皇政府和“经商贵族”一方面伺机企图进一步侵占欧洲和亚洲，一方面对这个已有俄国商人活动的新市场，也予以密切注视。海军副大臣И·Г·车尔尼雪夫伯爵甚至在国家造船厂造了一艘船，准备在1781年装载私人货物驶往美洲。<sup>1</sup>

然而，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活动家深知，美洲——实际上是俄国的首批“海外”领地——会把俄国牵入同其他大国，特别是同英国，争夺殖民地的公开斗争中去。

И·А·索莫诺夫上奏叶卡捷琳娜说：“它（指俄国——奥孔）虽然地处欧洲边缘，但仍可继续与亚洲人进行贸易，而不会受到其它国家染指其中所造成的危害。就目前情况看，在今后长时期内，该地区的安全是无需顾虑的。但至今为俄国独霸的东海上的渔猎业，根据上述情况，则必须停止。库克的最新发现也为这一结论提供了依据。”<sup>2</sup>

由于沙皇俄国一直企图占领海峡和君士坦丁堡，而在这方面又经常碰到称雄海上的英国方面的抵抗，因此曾多次试图利用其在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困难处境，来削弱这个对手。这也正是1780年在美国反对英国的解放斗争时期，俄国之所以采取武装中立政策，并竭尽全力削弱英国海上威力的原因。由于英国在北美洲失去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殖民地，并因此加紧向西北方向扩张，这就使太平洋沿岸地区，与近东及亚洲市场一起，成了英俄矛盾的新

1. 海军历史档案，列宁格勒，И·Г·车尔尼雪夫伯爵全宗，案卷№44。

2.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常务会议全宗，案卷№103。

策源地。

库克到美洲沿岸旅行，使俄国政府深感不安。因此，叶卡捷琳娜立即命令Д·И·戈列尼雪夫-库图佐夫将这位伟大航海家刚出版的游记译成俄文，并非出自好奇心。詹姆士·库克按照东印度公司的倡议，于1776年前往美洲沿岸，他把所有到过的地方都绘在地图上，并标上新的英国名称，妄想以此使英国得到对这些地区的“首先发现权”，虽然库克在旅行记中写道，他在一些地方曾遇见过俄国猎人。于是，“努特卡”被他改为乔治国王角，楚科奇则被改为库克斯坦等等。

同时，俄国人也力图证实阿拉斯加及其邻近岛屿是他们首先征服的。1787年，商人舍利霍夫的经理人去阿拉斯加时，伊尔库次克省省长И·亚科比在给他的密令中，命令他将俄罗斯帝国的国徽安置在“784年一艘英国船曾去经营毛皮而获利”的那些地方，同时“将铸有铜十字架和铜字——俄国领地——”的铁板埋入地内。并且命令他埋这些铁板时，“不仅不要让当地居民看到，而且还要避开我们所有俄国职工的耳目，保守秘密，以免当地居民猜想这些铁板是现在埋放的”。<sup>1</sup>

稍后不久，于1800年，即保罗<sup>①</sup>已经临朝时期，俄国驻伦敦大使С·Р·沃隆佐夫伯爵曾接到皇帝谕旨及所附的一份条陈，条陈的题目是《北美洲沿岸英国猎人的行径对首先占领该地的俄国臣民所经营事业的危害》。С·Р·沃隆佐夫同当时主持外交部的格伦维尔勋爵曾就此问题进行会谈，但毫无结果。格伦维尔矢口否认英国船只经政府同意驶往俄国人所占领的地方。格伦维尔的

---

1. И·季赫麦涅夫，俄美公司的创办及其到目前活动的历史述评，第二册，圣彼得堡，1863年，附录，第22页。在转引季赫麦涅夫所用文件时，为了便于阅读，我将原文拼写法的一些特点省略，将连接词和前置词与动词分开，并在需要标点的地方，加上标点符号。——奥孔

① 即保罗一世，是1796——1801年的俄国皇帝。——译者

辩驳只不过是外交官的狡黠规避而已。众所周知，除库克外，在1787—1789年间，有米列斯船长乘“诺特卡号”船，迪克逊乘“查罗德号”船，波尔特洛克乘“乔治国王号”船到过北美洲沿岸，在1791—1794年间尚有温哥华船长乘“季斯科维里号”船和普热特中尉乘“查塔姆号”船去过。

关于这些探险队的任务，在航海家们自己写的探险记中均有清楚记载。1789年，迪克逊在巴黎出版的探险记中，谈到俄国人未能充分利用边区的资源财富时写道：“经我对此种贸易介绍之后，可以断言，如果能大力开展此项贸易，则利莫大焉。为达到此目的，据我看，必须在沿海一带设置海外商站，我认为夏洛特群岛北端是设置商站最合适的地方”。<sup>1</sup>

米列斯船长认为在千岛群岛(米列斯写的是“朝鲜群岛”，显然是错误的)中的一个岛上站稳脚跟，对英国极为有利：“欲达此目的，并不困难，也无须费多大气力……除输出使我们一贯赢利的英国货物外，我们还可以借此加强毛皮业的经营。那时我们将能大大削减俄国人从此项贸易中所获收益”。<sup>2</sup>

俄国同英国竞争也反映在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冲突上，当时中国是销售美洲毛皮的主要市场之一。如果说俄英之间在美洲是为占有毛皮货源及收购土著的毛皮的专营权而进行斗争，那么在中国则是为销售毛皮而不断角逐。十八世纪后半期，恰克图互市关闭以后，往中国输出俄国毛皮便困难了。然而，同英国商人的竞争并未减弱，因为装载在“悬挂着别国国旗”的船上运来的俄国毛皮，其售价仍比英国货便宜得多。

1792年英国政府派遣马卡特尼勋爵出使北京，去签订贸易协

---

1. 转引自俄美公司代理人的手稿译文片断(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枢密院总检察长办公厅全宗，1800年，案卷№2402，第13—24页。

2. 同上注。

定，并获取毛皮贸易的垄断权，但是没有获得成功。英国人未能获得垄断权，俄中贸易却于1794年正式恢复，这就使英俄关系更加紧张。此后不久，1800年，俄美公司代理人H·П·列扎诺夫写道：“俄国人在开辟东北海方面的成就，一直使所有在美洲经商的欧洲国家嫉羨不已，尤其是大不列颠宫廷，因为它经营的事业距俄国领地最近，而且同中国人又有同样贸易往来，因而与俄国人有所竞争。”<sup>1</sup>

十八世纪后半期，叶卡捷琳娜曾试图略施武威，来解决英俄在美洲的竞争。1786年12月22日，叶卡捷琳娜“就英国商人企图侵夺东海上的贸易和狩猎一事”，下令实行贸易大臣A·P·沃隆佐夫和皇室侍从长A·A·别兹保罗德科在呈文中所提的措施。沃隆佐夫和别兹保罗德科在其呈文中提出的根据是，“下述各地不容置辩应属于俄国：1. 从北纬55°21′向北延伸的白令船长、奇里科夫及其他俄国航海家到过的美洲沿岸；2. 位于该海岸及阿拉斯加半岛附近的所有岛屿，如白令和库克发现的，称作蒙塔丘、圣斯蒂芬、圣达尔马提亚、叶夫多克和舒马基内的诸岛屿，以及这些航海家经过之航线与大陆之间的其他岛屿；3. 由此往西，称作利西及阿留申的所有群岛，以及向北延伸的每年俄国渔猎人都去的其他岛屿；4. 由什潘别尔格和瓦尔顿发现的日本千岛群岛”。<sup>2</sup>

鉴于上述情况，沃隆佐夫和别兹保罗德科认为，库克的发现没有“根据”，所以主张必须将上述领土属于俄国这一事实，通知各海上强国。与此同时，他们认为有必要向这些国家宣布，俄国不容许外国船只驶入上述各地港湾。但因为这种没有切实可靠的后盾的声明“未必奏效，且可能有损朝廷尊严”，所以呈文作者认为

---

1.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枢密院总检察长办公厅全宗，1800年，案卷№2402，俄美公司代理人H·П·列扎诺夫1800年10月1日致枢密院总检察长П·У·奥鲍利亚尼诺夫的信，第13—24页。

2.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常务会议全宗，案卷№103。

必须在太平洋水域保持一支俄国舰队。

根据这一方案，拟派出一支由四艘战舰组成的、由穆洛夫斯基船长率领的舰队，这支舰队从波罗的海出发，抵达东洋后，再分成两个分队：两艘战舰去美洲沿岸，另两艘去千岛群岛。但是由于俄土战争爆发，接着又发生俄国同瑞典的战争，迫使叶卡捷琳娜放弃派出军事考察队的计划。战舰的建造之所以停滞不前，纯属财经方面的原因，索莫诺夫曾经公正地指出，“在太平洋上装备三、四艘巡航舰所需之款，可以在欧洲海洋上装备整整一支舰队。而且还需要不少时间”。<sup>1</sup>

同英国进行这样的斗争，会引起频繁的外交纠纷，而且其成败则完全取决于欧洲的政治形势，此外，还牵扯波罗的海的兵力，因此不得不放弃此种作法。除此之外，此处仅凭借武力显然是不行的，因为首先必须同那些巧于钻营的外国商人竞争，其中包括象东印度公司这样强大的垄断组织。必须寻找另外的途径，正如我们曾多次提到的索莫诺夫说的那样，“应给我们创造这样一种局面，使外国人的竞争永远不会构成对我们的威胁”，也就是说应设法建立类似东印度公司那样的垄断联合企业，它既能抗拒外国商人的贸易竞争，又能抵制外国政府使用武力的企图。

无论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都早已闻名于俄国。早在彼得时代，就有人想在俄国建立东印度公司式的垄断公司。当时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捕鲸公司本应成为这样一个公司。1723年11月8日的谕旨第四项内称：“为此，阿尔汉格尔斯克市的捕鲸业应建立垄断公司，规模最大者设在西班牙，并应仿照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做法，除猎人外，应委派官吏去供职。”<sup>2</sup>

曾在俄国供职，并到中国完成多次外交使命，后来成为伊尔

---

1.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常务会议全宗，案卷№103。

2. 法律大全，第7卷，№4348。

库茨克省省长的瑞典工程师罗伦茨·兰格，曾于1739年提出建立垄断股份公司的倡议，以便同中国进行贸易。

· 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开办了许多贸易联合企业同东方进行贸易。其中有：1757年成立的“君士坦丁堡俄国贸易公司”，1758年成立的“波斯贸易公司”，以及1760年建立的“布哈拉与希瓦商业公司”。

政府急于在俄国建立这样的机构，它不仅拥有商业垄断权，而且仿照东印度公司的做法，同时起着管理和保护供其垄断剥削的殖民地的作用。政府的这种意图在1762年3月28日彼得三世的谕旨中反映得非常明确：

“贸易或商业公司，无论对商业本身或者对国家而言，都大有裨益。这类公司必须基础牢固，组织严密，如英国之印第安贸易公司。鉴于这类公司如此重要，国家年年要资助巨款。此外，此类公司应构筑工事，拥有军队，能进行战争，抵御外侮，从而增强国力，为国增光，因此，应竭力为国效劳。既然国家给公司资助巨额钱款，则公司应千方百计，将其所得利润用于全国。最后，由于航程遥远，旅途艰险，以及所需资金庞大，均非个人力所能及，故创办上述公司实属必要。”在谕旨末尾，彼得写道：“于此吾等不应拒绝效法此范例。”<sup>1</sup>

荷兰、法国及英国殖民公司的历史及其获利情况，在当时俄国已广泛为人所知。1768年，俄国出版的法国重商主义者梅隆的《商业的政治经验》一书中，《论专业公司》的专章论证了在两种情况下建立此种联合企业的必要性。首先，“在所有新办企业中，建立联合企业以表彰企业创始人，并鼓励参加创办者”，其次，“在最高政权下联合起来的个人，没有足够力量建立某项大企业，和遇

---

1. 法律大全，第15卷，№11489。

到有其他人合伙经营，可能使他们受到损害，或使商业有损于人民利益时，应建立此种联合企业”。<sup>1</sup>在这种情况下，对整个国家的需要来说，垄断是必要的。梅隆写道：“对商人在权利上的苛刻限制，有剥夺他们的自由之虞。但如果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商人们的自由对人民是不道德的，对他们在权利上的这种限制就非常必要了”。<sup>2</sup>关于个体商人的利益应服从整个国家利益的论断，以及在特殊情况下必须求助于垄断组织的作法，仿佛证明，即使在叶卡捷琳娜宣布取消一切特权之后，建立这种联合企业也是必要的。最后，“对一切自由，特别对贸易自由如此热心的”荷兰人和英国人走的也是这条路的论据更具有说服力。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说明建立垄断联合企业有利于对俄属美洲移民区的经营。

对美洲大陆及各岛屿毛皮业状况的直接了解，使如何解决保护和开拓这一辽阔的广大地区，以及利用其资源的方式问题，迫在眉睫了。显然，这些起初认为是取之不尽的财源，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枯竭。一些容易开拓的地方已被劫掠一空。B·别尔赫在《阿留申群岛开发史年表》中，在1785年内曾有如下记载：“现在可以看出，原来在西伯利亚的商人的那种钻营精神正在日益减退。1784年没有一艘船出海”。当然，别尔赫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有许多过去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因获得巨额利润，已洗手不干。靠获得的财产，安享清福”。但是除此之外，他还指出，也有一些想发财的人：“几经挫折，而不得不抛弃这倒霉的行业”。<sup>3</sup>

1785年，驶往这些岛屿的只有托捷姆商人帕诺夫的一艘船，该

---

1. 商业的政治经验，C·巴希洛夫译，圣彼得堡，1768年，第45页。

2. 同上注，第45—46页。

3. B·别尔赫，阿留申群岛开发史年表或俄国商人的功绩，圣彼得堡，1823年，第114页。

船在两年后仅运回一千三百八十八张海狗皮和一百八十三张玄狐皮。据别尔赫记载，这一数字“使读者感到惊讶”，因为往年有些船运回的海狗皮多达四万多张。1787年该船又驶往这些岛屿，直至1793年返回时仍然是轻载而归。别尔赫写道：“运回的毛皮都未必能抵补两次往返的费用和该船八年的维修费”。<sup>1</sup>

在能够到达的地方，毛皮兽日益减少，这使一些小公司和个体商人遭致破产。对一些人数不多的小股猎人来说，开辟新地区已无能为力。1783年，有一批猎人在航海家扎伊科夫的率领下，试图在丘加奇湾登陆，但他们遭到土著的抵抗。B·别尔赫写道：“丘加奇人饶勇善战，常常侵袭周围各部落，因此周围各部落，特别是科迪亚克岛的居民都惧怕他们。丘加奇人不怕俄国火枪，他们使用弓箭，百发百中，英勇无比，屡胜强敌。此外，他们还毁坏俄国人的猎具，断其食物来源……为了防御敌人的突然袭击，他们每夜有三分之一的人手持武器，通宵达旦进行巡逻”。<sup>2</sup>

在大陆上开拓新地区，不仅需要庞大的考察队，而且要建立牢固的居民点。不建立设防据点，不经常派遣考察队供应物资，不进行有计划的活动，要深入到某一地区是不可能的。

---

1. B·别尔赫，阿留申群岛开发史年表或俄国商人的功绩，圣彼得堡，1823年，第114页。

2. 同上注，第113页。

## 第二章 俄美公司的建立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后五年，在东洋经商的俄国商人的名字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字——雷尔斯克荣誉公民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舍利霍夫。舍利霍夫几乎是白手起家，在二十年当中竟成了西伯利亚最富有的商人之一。Ф·Ф·维谢拉戈认为，娜塔利娅·舍利霍娃的资本，给她丈夫提供了在美洲开展其活动的可能性。<sup>1</sup>

舍利霍夫的商业成就主要是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头五年取得的。至少，我们知道，早在1783年，舍利霍夫前去视察各岛上的经营状况时，他不得不借债而行。乌拉尔的一个矿场股东H·H·杰米多夫给了舍利霍夫五万卢布。

1787年初，舍利霍夫从“美洲旅行”归来。<sup>2</sup>这位“俄国的哥伦

---

1. 《三十一次颁发的杰米多夫创立的奖金》，圣彼得堡，1862年，第67页。评II·季赫麦涅夫写的《俄美公司创办始末》。

2. 1791年出版了《俄国商人、著名的雷尔斯克公民格里戈里·舍利霍夫从1783年至1787年由鄂霍次克沿东洋去美洲海岸首次旅行记》一书，次年又出版了：《俄国商人格里戈里·舍利霍夫1788年沿东洋向美洲海岸再次旅行记》。舍利霍夫并未参加称为“再次”的第二次旅行，出版的札记乃是伊兹麦洛夫和鲍恰罗夫考察队的日记。但就是直接记述舍利霍夫“旅行”的第一本书的内容和出笼情况也早就引起人们的怀疑了。舍利霍夫是否参加了该书的出版准备工作，也不清楚。例如，季赫麦涅夫早在1861年就曾指出：“如所周知，他（舍利霍夫——奥孔）的旅行记的出版，事前他本人并不知道”（第1册，第8页）。有许多美洲考察者，其中包括班克罗弗特指出，舍利霍夫的旅行记中有许多地方整页整页地抄袭外国书籍中有关阿留申人的描述（详见谢利克胡的《阿拉斯加之行》，阿弗拉姆·亚莫林斯基图书索引）。班克罗弗特断定，作为本书基础的舍利霍夫的日记，曾由舍利霍夫交给伊尔库次克总督亚科比。亚科比退休后，该日记被其继任者皮利从办公室偷走，并“违背已故的舍利霍夫的意愿”将其出版。

舍利霍夫札记是违背其意愿而出版的说法，我们在1798年的一些资料中就可以找到，这些资料是舍利霍夫的遗孀提供的，她对丈夫的全部活动都是知道的。这些乍看起来完全符合班克罗弗特观点的材料，是舍利霍夫的遗孀1798年10月7日提交给商务

布”宣告“他已发现著名的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都未到过的克克塔卡岛和阿福格纳克岛”。从美洲回来后，他决心申请政府给予他开发边区毛皮资源的优先权。

在殖民地内竞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仍按原先规模派遣考察队，可能导致毛皮业公司的完全破产。到八十年代末，小型毛皮

委员会的《关于复兴美洲公司的备忘录》。

现将这份备忘录的第七节全文转引如下。“虽然将美洲公司的一切活动公布于众并无损我国的尊严，但如果考虑到美洲东北部的确尚未为我有占有，尚未勘察开拓，并向俄国输贡，而且英国人出自妒忌和贪心有时可能制造种种困难，则暂不将公司的一切活动公诸于众，以免外人很快得知我们在该地区的重要活动，自然是非常必要的。基于这种考虑，因此我死去的丈夫未敢出版关于发现美洲的札记，向公众夸耀，只是在必要的情况下才将札记呈交给伊尔库次克总督，因为总督曾命令他将写有“本土是俄国领地”的牌子埋在明显的地方。但是未经官方检查，这本札记竟以《舍利霍夫旅行记》为书名公开出版了。接着还出版了一些关于公司的航海家所进行的其它海洋考察和新发现的书籍。这样一来，我们的全部发现和全俄朝廷的政治意图就泄露给外国人。然而与此相反，关于他们新发现的情报我们却掌握得很少，而且有许多重要事情被隐瞒了。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我认为是，公司的事务经过各届政府，已为许多人知晓。虽然现在公司已转托国家商务委员会管理，但是所有材料经过多人之手，已无什么秘密可言。我斗胆将此事禀告大人，并将此材料呈上，敬请阁下审阅”（海军历史档案馆，Г·Г·库舍列夫全宗，案卷№79，第241—258页）。

尽管班克罗弗特的论述是如此有说服力，但他的推测中仍有一些地方令人怀疑。首先引起怀疑的是，这些札记在舍利霍夫生前就出版过两次，而关于出版舍利霍夫游记似乎是违背其意愿的正式声明，是在该书出版七年后，即该书作者去世三年后才作出的。不管怎么样，1798年以前，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判断，舍利霍夫或其继承人并未提出任何抗议。而且，其札记一出版，舍利霍夫立刻就知道了。1791年11月14日，即《旅行记》初版那一年，在A·拉季谢夫从伊尔库次克写给沃隆佐夫伯爵的一封信中，有以下一段叙述。拉季谢夫写道，“我在此地结识了舍利霍夫先生，他刚从鄂霍次克归来，每逢春季他都在那里迎接他那从美洲返回的船只。伯爵夫人认识他，并读过他的旅行札记。此书刚在莫斯科出版，他对此书不满意。”（沃隆佐夫公爵档案，第5册，第330页，译自法文）。就拉季谢夫的信来看，所谈的只是舍利霍夫的“不满意”，这种“不满意”可能不是指出版据说是被盗的札记这件事本身而言，而显然是指委托给某人的对札记的编辑工作而言。至于娜塔莉娅·舍利霍娃的声明，那是在舍利霍夫的继承人为争夺开拓美洲移民区的专营权而进行激烈竞争的时候发表的。发表这个声明是为了驳斥那些反对将专营权交给私人公司的论调，持此论调的人认为这样做会泄露国家机密，这种事过去曾发生过一次。

此外，班克罗弗特怀疑伊尔库次克总督皮利偷了舍利霍夫的札记，而皮利是最赞成将专营权交给舍利霍夫的。他未必会违反其意愿出版札记，因为札记在某种程度上对舍利霍夫会很不利。

业联合企业已不敢冒险派遣舰只去各岛屿和美洲大陆。甚至对那些互相竞争十分激烈的大型毛皮业联合企业来说，狩猎条件也是一年不如一年。

此时在各岛屿及美洲大陆活动的大型联合企业中，舍利霍夫已占有一个主要地位。由舍利霍夫部分投资装备的“尼古拉号”船从1777年返航时起，从移民区运回的大部分毛皮都是属于舍利霍夫的。当时他是在美洲活动的大部分考察队的股东。从1777到1797年的二十一年期间，狩猎归来的三十六艘船只中，属于舍利霍夫投资装备的就有十四艘，有一艘则完全属他所有（“约翰·雷利斯基号”）。舍利霍夫和库尔斯克商人戈利科夫合营的商船，每艘船运回的毛皮，价值都在三十万卢布以上。收获如此之多，是因为这一公司在阿福格纳卡岛和其他地方有巩固的居民点。

但此时出现了舍利霍夫的强有力的竞争者。三十六艘船只中有九艘是帕诺夫家族装备的，而且与舍利霍夫不同，其九艘船中只有两艘是与其他商人合营的，其余船只都是帕诺夫家族独家经营，帕诺夫家族的船只运回的毛皮价值也达到了可观的数目。一年内运回的毛皮价值常达二十万卢布。<sup>1</sup>

另外还发展起一些拥有大量资本的大型公司。如商人列别杰夫-拉斯托奇金的公司就很有名。该公司以巧于钻营著称，并且也在各岛建立固定居民点。它和舍利霍夫公司的竞争后来竟达到武装冲突的地步。

从此开始了大型联合企业之间激烈争夺的时代，这些企业拥有的资金使它们有可能采取新形式去开拓边区。外国渔猎者进入俄国猎区的人数日益增多，使竞争更加复杂化。竞争必然给互相角逐的联合企业提出一系列刻不容缓的任务，这些任务不解决，今后

1. 见《私营公司运出毛皮统计表》，及《舍利霍夫与戈利科夫公司运出毛皮统计表》。B·别尔赫所著《阿留申群岛开发史年表》一书中的附录。

的经营便无利可图。应当保证使自己拥有固定的猎区。否则花费大量资金去寻找、开拓新地区，是得不偿失的，因为“个体小商人”尾随大型公司接踵而至，他们不费分文，便坐享考察的成果。占领一个地区是和在各岛屿和大陆上建立固定居民点的问题直接相关的。这需要大量投资，只有资本雄厚的联合企业才能做到这一点。

必须把开支降到最低限度，首先应减少俄国渔猎工人的工资，因为全部毛皮收入的一半要用在这笔支出上。而对待土著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渔猎公司对他们是毫不客气的。然而要经常不断地使用土著劳力，公司方面必须得到政府批准，因为在几个公司互相竞争、互相指责对方对待土著残酷无情的情况下，如象过去那样肆无忌惮地强迫土著劳动，会引起不良后果。各公司深恐出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土著的剥削和虐待。最后，为了在各岛和大陆上站稳脚跟，还必须拥有武装力量，以便在必要的时候不仅对土著，而且对外国渔猎者进行抵抗。

为实现这些与政府措施密切关联的条件，必须对某一个公司提供一定的优先权。提供经济垄断权，从商人们的观点来看，是开发各岛屿及部分美洲大陆新阶段的必要前提。这种垄断好处甚多，东印度公司的活动就是一个范例，其船只曾多次访问美洲俄属移民区，甚至还访问了堪察加。

在这种情况下，商人们的利益，其中包括正在争取专营优先权的舍利霍夫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鉴于正式宣布将美洲移民区并入俄罗斯帝国，会引起国际纠纷，政府不愿冒此风险，因此把建立强大的垄断公司看作是一条向太平洋沿岸进行掩蔽扩张的途径。

假如在移民区建立政府管理机构，则任何冲突均极易变成同外国的武装冲突。可是，这些事若由一个商业公司来办理，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外交纠葛的可能性会大大减

少，因为政府随时都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将这种或那种冲突说成是商人们自己冒风险而干出来的。

舍利霍夫看到了当时的大好形势，唯恐互相竞争的其它联合企业的代表人物抢到他前面，所以在1787年回到伊尔库次克后，立即向总督提出一个建立大型公司的详细方案。

舍利霍夫的方案包括九项内容。第一项和第五项写的是公司隶属于政府机关的问题。按照舍利霍夫的设想，公司为“避免干扰”起见，不应隶属于堪察加或鄂霍次克当局，而应在“皇上庇护”之下，完全隶属于伊尔库次克总督。同时，公司应有权在个别情况下派信使直接向叶卡捷琳娜呈送报告。这后一点看来是为了保证公司免受伊尔库次克总督任何独断专行的危害而提出的。

在第二、三、四项中叙述了未来公司的最重要的问题——关于配备武装警卫队和必要劳动力的问题。舍利霍夫写道：“为了将来进一步对公司各企业予以资助，使公司能够保有对已建立的要塞和我以公司名义使之归顺我皇陛下的臣民的防卫力量，将军事人员和专业人员配备至一百人，这是极为需要的。”<sup>1</sup>

其中应包括五名炮手、数名图拉的铸炮工和军械匠、若干名船锚匠、三名军官(其中需有一名懂“采矿学”的)，以及熟悉船只帆樯索具的水手和造船工匠等人员。换言之，这一百人应组成技术和军事领导人员的必不可少的核心，这一核心将能保证在移民区有可能进行必要的兵器生产和训练在那里建立的武装警卫队。警卫队应当由土著组成，即效仿东印度公司的作法，拟建立一支类似英法等国的驻印殖民军中的印度雇佣军那样的军队。这一方案，在舍利霍夫于1788年2月同其公司合伙人戈利科夫一起向叶卡捷琳娜呈交的一份补充条陈中，得到进一步发挥：“为了补充队伍，

---

1. 国家地理学会档案馆，全宗，第4、1章，1787年舍利霍夫提出的建立公司的计划，第4—7页。

我们可雇用数千名岛上居民，这对公司大有裨益，因为当地居民勇敢、健壮，能吃苦耐劳，善于从事各种劳动，而且能服从俄国长官，忠于我皇陛下，这是我们根据多次经验，深知无误的。”土著“不仅没有引起内部暴动的危险，而且在外来强国侵犯时，毫无疑问，可以指望他们予以有力反击”。<sup>1</sup>

这就是对未来公司武装警卫队的设想。至于劳动力问题，则应通过几个途径予以解决。应授权公司“雇用持过期护照的各种身分的俄国人工作，不管这些人从何而来，一律替他们每年向国家纳税”，另外还可雇用“无力偿还债务者”。与此同时，按照舍利霍夫的计划，公司还应接受五十名流放犯，这些人首先可以用来种地。因此，俄国劳动力应从持有过期护照的人员、无力还债的债务人及流放犯中招募，因为对这些人可以任意剥削，而他们任何时候也不可能脱离公司。

但是，基本渔猎工人队伍还应由土著居民组成。按照舍利霍夫的设想，公司应采取下述方法收罗必要数量的土著劳动力：“向美洲人购买为其所俘并早已属于他们的奴隶。美洲人留有的这种人为数甚多”。这些被称为卡罗克的奴隶应完全归公司所有。至于阿留申人和虾夷人，公司则要求能“自由雇用，使其从事海上作业，以及公司目前可能遇到的其他需要做的工作”。<sup>2</sup>

舍利霍夫方案的其它各款规定公司应享有在乌第河畔修建专用港口的特权，因为鄂霍次克港极不适于停泊船只，应享有同“日本、中国、朝鲜、印度、菲律宾群岛及其它岛屿，以及同美洲的西班牙人和美洲人”建立贸易关系的权力。除此之外，由于恰克图贸易仍处于停顿状态，致使公司遭受亏损，故应发放给公司为

1. 国家地理学会档案馆，全宗第4、1章，舍利霍夫和戈利科夫1788年2月上叶卡捷琳娜的呈文，第47—50页。

2. 国家地理学会，全宗，第4、1章，1787年舍利霍夫提出的建立公司的计划，第4—7页。

期二十年的五十万卢布的贷款，并应将鄂霍次克港的一艘海船拨给公司。最后，第九条要求：“凡公司所属人员在其上级监督及公司考核下，劳绩卓著，均应论功行赏”<sup>1</sup>。

舍利霍夫将此方案呈交总督，并请他转呈叶卡捷琳娜本人，此后不久，仅过了数月他便直言不讳地公开提出了专营权问题。显然，舍利霍夫在此期间已深信，可以公开提出专营权的要求，并且深信其计划不会遭到政界的反对。舍利霍夫写道：“谨请陛下保护我们本人及我们的财产免受那些想利用我们的发现的人的侵犯，在用我们的资金和劳动开拓和建设的土地上，勿使他们对我们的狩猎业横加压迫和摧残，勿使我们如今已经建成和今后还将建设的一切，归于破坏和毁灭。”<sup>2</sup>同时舍利霍夫有预见地将其所要求的补助金从五十万卢布减到二十万卢布。

舍利霍夫及其公司合伙人戈利科夫的方案送到了商务委员会审核，该委员会于1788年3月认为这一方案值得重视，并予以赞同，然而叶卡捷琳娜却不同意该委员会的决定。1788年9月12日由枢密院颁布指令，内称，叶卡捷琳娜“皇上谕令：1. 关于商人呈请由国库贷款二十万卢布资助其上述新企业及其今后活动一事，应予拒绝。2. 至于给予他们航海通商特许权之事，我皇陛下认为此举无益，因为此特许权与我皇陛下所实行之关于取消各种专营权之法令相悖。3. 至于为其装备一百人之军队及炮手之事，亦难办到，因为该地区未必能拨出如许兵丁”。<sup>3</sup>全方案中仅批准了第九项——关于公司人员的奖励。舍利霍夫和戈利科夫受到赏赐，他们获得长剑和奖章。奖章“可佩带在颈上，一面有

1. 国家地理学会，全宗，第4、1章，1787年舍利霍夫提出的建立公司的计划，第4—7页。

2. 国家地理学会档案馆，全宗第4、1章，舍利霍夫和戈利科夫上叶卡捷琳娜的呈文，1788年2月，第47—50页。

3. 法律大全，第22卷，№16709。

女皇陛下的肖像，另一面有授奖说明”。

舍利霍夫虽然受挫，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叶卡捷琳娜是专营权的反对者。

还在1764年，叶卡捷琳娜就曾给予商人尤戈夫的公司和商人特拉佩兹尼科夫的公司以渔猎特权，条件是除了他们所征收的实物税外，他们应将其全部所获毛皮的十分之一上缴国库。但是，由于属于这两家公司的一些船只相继沉毁，使其未能享受到给予他们的特权。两年后，在1766年3月2日叶卡捷琳娜传旨西伯利亚总督奇切林批准给予商人阿德利安·托尔斯泰以专营权，“关于尔答应商人托尔斯泰以朕之名义赐给首先航行出海之公司以专营权，并取消其应付之十分之一的实物税一事，朕表赞同。”<sup>1</sup>但是这家公司由于其经济力量薄弱也未能利用授给它的权力。

由此可见，拒绝给予舍利霍夫的公司专营权是由于“与女皇陛下所实行之法令相悖”的说法是很不符合事实的。叶卡捷琳娜之所以拒绝舍利霍夫公司的呈请，显然是考虑到俄国在这一时期的总的政治形势。1787年爆发了俄土战争，1788年沙皇又同瑞典开战。因此不得不把全部注意力重新集中在欧洲大陆。就在这一时期沙皇俄国同英国的联盟已经趋于形成，1791年俄英共同出兵反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使两国联盟最终巩固下来。俄国想同英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所以日益强烈，还因为英国政府对土耳其和瑞典的态度，在很多方面将决定俄国所进行的这两次战争的结局。此时将专营权给予在美洲活动的任何一个实业公司，也就是正式批准该公司的活动，而这种活动必然会触犯英国的利益，因而沙皇政府认为不能这样做。这显然就是迫使叶卡捷琳娜将建立专营公司的方案暂时搁置起来的主要原因。

---

1. 法律大全，第17卷，№12589。

尽管皇恩浩荡，但是追求专营权的舍利霍夫和戈利科夫也不得不暂时忍耐，为今之计，只有保持在美洲渔猎方面的优势地位，并保持同朝廷的联系，以便方案一旦被恩准，专营权不致落入他人之手。舍利霍夫利用叶卡捷琳娜的宠臣祖鲍夫的袒护，加紧活动，以引起叶卡捷琳娜的注意。这时，他表现出对东正教的巨大热忱，他一再请求叶卡捷琳娜恩准他在移民区建立教堂，因为俄国人到那里后，“在毫无宗教信仰的居民中间激起了做基督教徒的热忱”。与此同时，舍利霍夫的同伙戈利科夫在彼得堡为说服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局长往美洲派遣一个由公司负担费用的传教士团，几乎踏破了局长的门坎，因为那里差不多有十万土著在等待着“上帝的灵光”。雷尔斯克和库尔斯克的这两个商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发生了效力：叶卡捷琳娜颁旨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协助舍利霍夫和戈利科夫“在北美人民中间建立并传播东正教”。<sup>1</sup>

但是，这些经验丰富的生意人对待“神职人员”的真实态度，从舍利霍夫写给管理美洲公司移民点的A·A·巴兰诺夫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这封信特别机密，与这封信同时发出的还有一封信，谈的也是同一问题，不过带有公函的性质。1794年8月9日舍利霍夫写道：“我们认为有必要给您本人写信，告知公司的如下事宜，因为我们给您的那封谈到新移民点的信，必须呈交政府，而政府对我们的内部事务则无须知道”。舍利霍夫通知说，不久将有一个传教士团来移民区，并命令在村中为其修建修道院，同时不无阴险狡诈地补充说，修道院“同教堂应盖成这样：使修道士看不到预备修道士在做什么，而预备修道士也看不到修道士在做什么”。<sup>2</sup>

---

1. 法律大全，第23卷，№17135。

2. 海军历史档案馆，Г·Г·库舍列夫全宗，案卷№79，1794年8月9日舍利霍夫给巴兰诺夫的信，第34—42页。

与此同时，格里戈里·舍利霍夫也未忘记在美洲发展其贸易业务。舍利霍夫的宏大计划显示出他是一个很有才能、富于进取心、远远胜过其同代人的。

在1792年2月11日舍利霍夫给伊尔库次克总督皮利的呈文中，“为了探明北极附近美洲大陆沿岸的情况”，提出了一个建立北冰洋考察队的计划，“以便从勒拿河、印迪吉尔卡河或科累马河河口派遣船只径直驶往对面的美洲海岸，测量该处的纬度，并查明北冰洋和白令海峡这一带的航道”。与此同时，还应组织第二支考察队，沿阿留申群岛调查从鄂霍次克到白令海峡北部整个地区的情况。在此呈文中，舍利霍夫重新提出授予他的公司专营权的问题，虽然他已不再要求政府贷款，“过去申请贷款之事，现已放弃”。<sup>1</sup>

尽管公司作出让步，但专营权问题始终未获解决，因为正如我们所提出的那样，拒绝舍利霍夫的申请绝非财政上的原因。虽然政府未将专营权给予舍利霍夫的公司，但已将公司视为未来的垄断组织的基础，它将担负起开拓和保护俄属美洲移民区的重任。1790年，伊尔库次克总督皮利向叶卡捷琳娜奏称：“我认为，如果舍利霍夫公司现有的船只与当地海域从事作业的其他俄国船只联合起来，如果他们一致认为其最主要的目标不仅仅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乐于去遏止外国渔猎者，我想这样即使不能马上见效，也可使欧洲人在肆无忌惮侵占只属于俄国的宝藏方面有所抑制”。<sup>2</sup>

但是如果同外国渔猎者发生冲突时，还可以多少指望公司的舰队的话，那么这种舰队在遇到某一强国的武装抵抗时，当然不

1. 国家地理学会档案馆，全宗第4，1章，1790年2月11日舍利霍夫给伊尔库次克总督皮利的呈文，第52—57页。

2. 国家地理学会档案馆，全宗第4，1章，伊尔库次克总督皮利呈给叶卡捷琳娜的奏疏，1790年，第89—99页。

可能起任何作用。因此给予专营权之事只好推延到在太平洋建立起可靠的军事基地之后。这种想法在伊尔库次克总督皮利呈给叶卡捷琳娜的一份奏疏中阐述得极为清楚。皮利虽然十分赞同舍利霍夫和戈利科夫公司的活动，但他认为只有在“乌第港建成之后，并在该港加强陛下兵力的情况下”，该公司始能“沿着美洲海岸进行有益的活动”。<sup>1</sup>

舍利霍夫一方面等待有利形势的出现，一方面竭力使移民区搞成“适宜的”样子，使其在不久的将来达到英国在东印度的移民区那样的水平。制订了一系列措施，经伊尔库次克总督批准后，预定从1795年开始实施。舍利霍夫委托管理各岛和美洲的公司事务的巴兰诺夫寻找一个适于建立移民区中心的地方。舍利霍夫给他写信说：“我认为将俄国的永久居民点设在大陆上较之设在岛上要好得多，因为岛上随时可能出现外国人，而在大陆上必要时，容易找到掩蔽处，以躲避外国人。除此之外，就您所知道的政治原因来说，也应当竭力占领大陆，而不是岛屿。”<sup>2</sup>

舍利霍夫特别注意在美洲的俄国移民区中心的外观设计，曾多次强调要把“居民点建得别具风格，适用大方，一开始就要建得象一个城市，而不是乡村。一旦有外国船只来此，如果无法摆脱时，可以加以夸耀，俄国人住得很好。别让他们认为俄国人在美洲住得象在鄂霍次克一样糟糕，又臭又脏，连起码的设备都没有”。<sup>3</sup>

宽阔的街道，两旁是一种格局的房舍，在广阔的场地上集中修建公共建筑物，将来还应竖起“纪念俄罗斯爱国者”的方尖

---

1. 国家地理学会档案馆，全宗第4，1章，伊尔库次克总督皮利呈给叶卡捷琳娜的奏疏，1790年，第89—99页。

2.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常设委员会全宗，案卷№140，1794年8月9日舍利霍夫致巴兰诺夫的信，第24—35页。

3. 海军历史档案馆，Г·Г·库舍列夫全宗，案卷№79，1794年8月9日舍利霍夫致巴兰诺夫的信，第34—42页。

碑——这就是舍利霍夫设想的新城市“斯拉瓦俄罗斯”，<sup>①</sup> 整个地区也应用这个名称。舍利霍夫还命令巴兰诺夫“在入口处修一座坚固的大门，此门可称作‘俄罗斯门’或‘丘加奇门’或‘开奈门’，否则就叫作‘俄罗斯之光’或‘美洲之光’。如果需要的话，此大门可经常关闭，经您通报方可出入……同时城堡也应使我们历代伟大的皇帝和女皇之名命名。炮垒上即使安放二十门大炮，也应使其能向四面八方射击，村里的警卫室也应安置一门火炮以备急需”。早晨升旗时，应由“受过音乐训练的”男童打鼓，每晚应“在城堡或炮垒中奏乐”。“为了显示该村的重要性，逢有外国人或当地居民来访时，定要做得体面一些，您可使来此移民区劳作的渔猎人等，象军队那样身着制服，必要时发给他们武器，即使腰挎刺刀亦可”。<sup>1</sup>

到1794年，在科迪亚克岛，巴兰诺夫手下已有一百四十九人。在1794年通航期间又从鄂霍次克给他派来了一百二十三人，其中有些人是根据叶卡捷琳娜的命令从流放犯中派到那里去从事手工业和耕种的农民。加上阿留申人及印第安人，巴兰诺夫此时已拥有一定的力量来实现建设“斯拉瓦俄罗斯”的预定计划。

关于招引土著到“斯拉瓦俄罗斯”来居住，当时曾有两种设想。一是雇用土著到公司劳动，显然他们得单独居住，另外是指一些奴隶，其中有些奴隶直接隶属于俄国居民。舍利霍夫向巴兰诺夫指出：“还要向您说一点，您应当劝说更多的美洲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到新移民区居住，人越多，耕种就越容易，越快。通过这种杂居的办法还能使美洲人更快地习惯我们的生活。此外，尤其可以使用现已赎买的和以后被赎买的俘虏，这种人由于是买来的，因此比其他人要可靠，更能听俄国移民的话。把这些人交给俄国

1. 海军历史档案馆，Г·Г·库舍列夫全宗，案卷№79，1794年8月9日舍利霍夫致巴兰诺夫的信，第34—42页。

① 意译为“光荣的俄罗斯”。——译者

居民，使他们为其劳动，并对他们严加监视，要设法用温和的手段使他们效忠于我”。<sup>1</sup> 舍利霍夫想通过将奴隶分配给俄国居民的办法，建立起移民区永久的“富裕”居民阶层，他们在经济上与美洲移民区全面接合起来。

这样，一切都规定好了，一旦舍利霍夫——戈利科夫公司所属的几个企业改为垄断组织，公司便可立即开展工作。1794年舍利霍夫组织了一个新的“北方公司”，该公司已非临时性机构，而是一个永久性的股份公司。北方公司总章程第二条写道：“本公司的活动不应只靠目前或将来我们要派出的某一艘船只，因为其它公司在出海前均有一定的作业期限。而本公司应成为长期的，不因船只数量多寡而变化的公司。用于运输和考察的这种船只数量的增减，将取决于公司营利情况”。<sup>2</sup>

这几年，舍利霍夫在建设美洲移民区的同时，还忙于制订许多为俄国贸易开辟新市场的计划。他请求政府允许他派遣“商船，把在美洲获得的产品及部分俄国产品运往广州、澳门、巴达维亚、菲律宾和马拉姆群岛，然后由这些地方将俄国移民及当地居民所需之物品运回美洲”。<sup>3</sup>

他提出的考察阿穆尔河口的计划也非常有意义，但是这一计划只是到了下一世纪四十一—五十年代才被沙皇政府采纳。舍利霍夫打算“沿着始于伊尔库次克省，贝加尔海附近，绵延向东直到海岸为止的断断续续的山脉至海，著名的阿穆尔河和乌第河就是在此处入海的……到了那里后，为公司船只找一安全之处停泊”。<sup>4</sup>

1.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常设委员会全宗，案卷№140，1794年8月9日舍利霍夫给巴兰诺夫的信，第24—35页。

2.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枢密院总检察长办公厅，1799年，案卷№1672。

3.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常设委员会全宗，案卷№140，第2页。

4. 同上注。

格里戈里·舍利霍夫没有活到他所建立的公司获得类似东印度公司那种专营权的时候。1795年，舍利霍夫“在他事业鼎盛时期与世长辞了，把美洲的全部事务留给了他不幸的妻子和孩子们管理”。<sup>1</sup>

此时，公司之间的竞争达到了极点。在移民区敌对公司的渔猎者之间的竞争险些导致战争。舍利霍夫公司的处境日益困难。下面是舍利霍夫公司经理巴兰诺夫1795年5月从巴甫洛夫港写给其东家的信：“列别杰夫公司的人（即列别杰夫-拉斯托奇金公司的渔猎者——奥孔）占领了所有……有利的地方，本应据理争辩，但我等软弱无力，那里的牧场也全部被霸占”。<sup>2</sup>

过去巴兰诺夫就曾报告说，“列别杰夫公司的人”曾袭击过正在劳动的舍利霍夫公司的土著和工人：“现在我向您讲讲关于列别杰夫公司的人的情况，他们……将约翰号和乔治号两艘船并在一起，专以危害我公司为目的，并开始在该地区排挤我们。他们首先侵占了开奈湾的卡奇克马特港，并将许多渔猎组合迁入此地，然后就不许我们在那里猎狐。虽然我们建的过冬地方可以证明此地为我们首先占领……最后，我们收到的马拉霍夫<sup>3</sup>从开奈湾发来的下述不愉快的消息，更加证实了这一切；他们确实在我们渔猎组合附近留下六十个俄罗斯人和异教徒……并开始对我们寻衅，扣押了我们一名俄罗斯人科捷尔尼科夫……截住我方异教徒的兽皮船，抢走船上的海狗皮和其他什物，殴打、摧残他们，并把未能逃生者，一律推上兽皮船带走”。<sup>4</sup>

所有其它商人今后是否能独立进行贸易，取决于同舍利霍夫

---

1.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常设委员会全宗，案卷№176，第58页。

2. 引自П·季赫麦涅夫的著作，第2册，附录，第86页。

3. Г·И·舍利霍夫的雇员。

4. 引自П·季赫麦涅夫的著作，第2册，附录，第41—42页。

公司的竞争结果,因为此公司一直在追求经营美洲毛皮的专营权。舍利霍夫去世和戈利科夫离开公司领导职位,对他们的斗争大大缓和下来。在舍利霍夫的继承人提交商务委员会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许多伊尔库次克商人多年来对已故的舍利霍夫的活动心怀妒忌,好象舍利霍夫从他们手中攫取了东海的贸易权,独自在该地大发横财,似乎只该他们在那里发财致富,因此他们开始进行各种阴谋活动,反对舍利霍夫的遗孀,时而对她提出诉讼,时而在上司面前对她进行诽谤,而尤为甚者,是开始无耻地破坏她的威望”。<sup>1</sup>

舍利霍夫继承人的公司已濒于破产,只有获得开拓俄属美洲移民区的专营权,才有可能使该公司摆脱竞争者,保持其在太平洋上的渔猎优势。

俄国渔猎公司之间激烈的、后来转为公开搏斗的竞争,使外国商人有机可乘。外国人,首先是英国商人,利用俄国渔猎者的弱点,加紧对美洲毛皮的掠夺。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末,俄国在美洲及其诸岛上移民区地位的问题,已成为这些移民区本身是否能够存在的问题。

马克思在《印度的管理》一文中写道:“英国商人冒险家的公司征服了印度来搜刮钱财,当这个公司开始把自己的海外商馆网扩大到整个帝国范围的时候,当它同荷兰和法国的私商之间的竞争开始具有国家与国家竞争的性质的时候,英国政府对东印度公司的事务当然就开始干涉起来……”。<sup>2</sup>而当俄国商人冒险家们和英国人的竞争,象英国同荷兰及英国同法国的竞争一样,也具有

---

1.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 常设委员会全宗, 案卷№176, Г·И·舍利霍夫的继承人提交商务委员会的报告《关于美洲公司与伊尔库次克公司合并的原因、关于伊尔库次克公司在合并前的状况及合并后的结果》, 1799年, 第58—7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民出版社, 第9卷, 第203页。

国家与国家竞争的性质的时候，俄国政府也毅然决然地干预了这些公司的事务。

但这也只是在十八世纪最后几年，在俄英关系由于英国极力阻挠俄国政府向土耳其渗透的新活动而趋尖锐化的时期，才成为可能。同英国决裂，从而有可能实现以前同英国政府友好时期所不能实现的计划，以前两国友好，是以反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共同目标为基础得到巩固的。保罗所采取的路线实际上是叶卡捷琳娜统治时规定的路线。他力图建立这样一种组织，它既能坚决执行排挤英国设在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和中国的贸易公司的路线，同时又能进一步实行扩张。

1797年6月9日，保罗在伊尔库次克总督纳格利关于在伊尔库次克新建以商人梅利尼科夫为首的公司的呈文上御笔亲批：“对此须作如下决议，即不能有损于第一个开拓者舍利霍夫所建立的公司，为采取与此相应的措施，须收回……梅氏公司成员手中的一切资料”。<sup>1</sup> 根据所收集的情报，梅利尼科夫公司尽管有很多股东，但其资本只有十万多卢布，而从有关禁止这个公司活动的一些往来信件中可以看出，禁止其活动的原因绝不是为了保护“第一个开拓者”舍利霍夫的利益，而是担心这个资本如此少的公司可能“使在美洲所获得的东西变成强国的牺牲品，因为这些强国即使对这种尚处于襁褓阶段的小企业也早已馋涎欲滴了”。<sup>2</sup>

商务委员会关于必须限制在各岛屿及美洲活动的公司数量，以及给予舍利霍夫公司以优先地位的意见，看来在正式决定之前在伊尔库次克就人人皆知了。正是这些情报迫使一些加入梅利尼科夫公司的伊尔库次克商人的策略有所改变，并迫使他们试图通过同舍利霍夫——戈利科夫继承人的公司联合起来的途径，来

1. 海军历史档案馆，Г·Г·库舍利夫全宗，案卷№79，第95页背面。

2. 同上注。

取得在美洲移民区活动的权利。

还在1797年6月20日，舍利霍夫——戈利科夫公司同实际上早在商务委员会批准之前业已建立的、以梅利尼科夫为首的公司组成了“联合公司”。新公司的名称是“美洲联合公司”。虽然“梅利尼科夫及其同仁的伊尔库次克商业公司”的创办人，同舍利霍夫的继承人联合起来并组成了美洲联合公司，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协同行动，而只不过是回避由于保罗的御批而给所有新建公司造成的障碍。

在这一复杂的商业组合中，梅利尼科夫是在戈利科夫的帮助下进行活动的，戈利科夫虽然被认为是舍利霍娃的合伙人，但实际上并不直接出面管事。戈利科夫以完全退出公司并抽出其资本相威胁，迫使舍利霍娃同意和梅利尼科夫联合，为此戈利科夫得到了梅利尼科夫的一笔酬金。但是梅利尼科夫并未达到他所希望的假联合的目的。因为商务委员会并未就此罢休，它采取了在俄属美洲移民区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垄断公司的坚定方针，它要求当时所有的公司，而不仅是两个公司，全都真正联合起来。当时的问题已不是将专营权给予某个个别公司，即使象舍利霍夫公司那样强大的公司，而是建立一个真正强有力的垄断联合组织，以便能成功地同外国商人竞争，并能抵制英国的扩张。这样的组织必须拥有大量的资金，这是不待言的，它还必须完全受政府的监督，才不致使商业利益把占领太平洋沿岸这一政治目的排挤到次要地位。因此政府采取的下一步骤是：强迫所有在移民区活动的公司联合起来，之后将其活动置于政府监督之下。这些任务在1797年8月5日商务委员会呈交保罗的《论若干美洲公司并存之弊病及其联合之益处》的奏报中已作了明确的表述。在这份奏报中商务委员会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1. 将所有公司委托给某一地方当局或某一长官，赐予他各

美洲公司保护者称号，使之能向吾皇陛下代它们奏请有关公司的一切事宜。如：申请为公司配备航海家、船师，供给工业品及其它补贴等；还可亲自接受公司的报告，向吾皇陛下转奏公司的成就，并审查公司的活动是否符合政府的意图。这所以有必要，是因为公司在各省建立的政府所作的报告有时包括司法机关不应知道的东西。

2. 将所有经商者联合为一体，按照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成例，由参加者中选出的经理进行管理，由皇室委派一人协助工作，他绝对不干涉商业事务，而只是监督公司对政府给它制定的各项章程是否认真执行，如有违反，他将奏报吾皇陛下所委托的地方当局或长官”。<sup>1</sup>

商务委员会的报告还特别强调联合公司应“加紧制造舰船，迅速在东方建立一支完整的舰队，以保证美洲领地之绝对安全”。

保罗同意商务委员会的建议，并决定此公司应归商务委员会直接管辖，如要成立新公司，则“必须取得最初创办人的同意，否则不能成立”。<sup>2</sup>

现在只有将所有公司联合之事付诸实施了。

在各贸易公司中愿意实施商务委员会方案的只有舍利霍夫继承者的公司。舍利霍夫继承人那时已拥有大量资本，在即将建立的联合公司中毫无疑问应占首位。这种情况，再加上宫廷内部对舍利霍夫继承人的明显庇护，使他们有可能吞并其竞争者，并成为新联合公司的主人。而所有其他的伊尔库次克商人，则是商务委员会方案的激烈反对者。

1798年7月12日，伊尔库次克省长特列伊坚向商务委员会报告说，未来的股东们虽然“已答应其前任，对商务委员会关于建

1. 海军历史档案馆，Г·Г·库舍列夫全宗，案卷№79，第95页背面。

2. 同上。

立联合公司的建议作出相应的答复”，但是，迄今为止，除商人列别杰夫-拉斯托奇金断然拒绝加入联合公司，以及商人基谢列夫请求保护他“在业务上不受公司的排挤”之外，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作出答复。而且象省长所报告的那样：“戈利科夫、梅利尼科夫以及舍利霍夫的代理人这三位头脑人物也开始互相攻击，互相控告对方似乎未履行协议”。商务委员会从这些“自愿进行联合的”股东的这种关系中，看到的“只是拖延时间”，于是决定“向该省长重申自己的要求，并向他们说明，商务委员会不能再耽误时间，来白白等待参加这一联合的人做出共同一致的决定，认为必须亲自着手对他们采取相应措施”。<sup>1</sup>

然而舍利霍夫公司的敌人不仅在伊尔库次克进行斗争。将专营权授予未来的俄美公司之前，在宫廷内部曾有过一番斗争。舍利霍夫继承人的竞争者反对给联合公司以专营权，提出“政府”管理美洲移民区的方案，以排除在那里建立专营公司的可能性。移民区的全部管理权应交给政府委员。政府管理机构的章程草案中写道：“当时既需要使当地居民免受猎取毛皮兽的人的欺侮，也需要使当地居民受到教育，使之能够接受和服从法律，故应在美洲建立这种形式的政府管理体制”。<sup>2</sup>

一时间，在彼得堡政府机关里，伊尔库次克商人的代言人接踵而至，他们或凭花言巧语，或靠金钱贿赂，企图消除面临的丧失贸易独立地位的威胁。不仅未加入联合公司的商人反对专营权，就连该公司的一些股东，其中包括同梅利尼科夫一鼻孔出气的戈利科夫也反对专营权。

舍利霍夫继承人的代言人在寄往伊尔库次克的私人信函中，

---

1.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常设委员会全宗，案卷№176，第24页。

2.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枢密院总检察长办公厅全宗，1797年，案卷№203，第16—17页。

曾谈到竞争者惨遭失败的情况。他写道：“戈利科夫的代理人在这里四处奔走，但终未达到目的。基谢列夫的申请书也无下文”。<sup>1</sup>商人基谢列夫试图控诉舍利霍夫公司用残酷的手段剥削阿留申人，从而使政界人士起来反对舍利霍夫的继承人，但是此举也未得逞。在商人基谢列夫的代理人的协助下，跑出来三个阿留申部族的首长，其中两人抵达彼得堡，并于1798年受到保罗的接见。阿留申人的诉状描绘了狩猎者在各岛屿肆无忌惮地作威作福以及虐待土著的令人愤懑的种种暴行，但是这一诉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这两个阿留申人被赏赐给两套礼服，然后就被打发回去，两手空空而归。而陪同他们前来的修士司祭马卡里，因擅离岛屿险些受到处分。

舍利霍夫继承人的利益，在彼得堡得到舍利霍夫的妹夫，枢密院第一司司长列扎诺夫的袒护。商人基谢列夫及其他人的“信函”，当然不能与列扎诺夫以舍利霍夫遗孀的名义写的申请书相抗衡，列扎诺夫将这些申请书分发到各级机关。列扎诺夫作为一个接近政府上层集团的人，深知何种论据在当时最有说服力。

列扎诺夫在1798年呈交给索莫诺夫的一份呈文中，为了证明公司拥有专营权的必要性，竟提出了与革命进行斗争的任务。列扎诺夫首先从历史谈起，他说：“过去几世纪的历史清楚地表明，西班牙和葡萄牙为其迅速的穷凶极恶的暴力行动，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而其征服美洲的疾风暴雨式的行动又是何等有害”，列扎诺夫断言，只有“商业”才能使美洲土著居民的“性格变得温和些”。他说：“商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可利用野蛮人常同俄国人交往的机会使他们的性格变温和，并为他们从农业和手工业不知不觉地得到各种满足而奠定基础，逐渐从事农业，还可以慢慢地

---

1.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档案馆，关于俄美公司的资料，文件№126。

使这些人习惯于俄国人的思想体系，把自己的幸福寄托于君主制度，从而将来能使他们成为忠实的顺民。”接着他说：“否则，常常窥视这些地区，嫉妒我们的那些贸易国家，特别是在当前欧洲局势动荡的情况下，就会把这些容易受骗的人引入歧途，并给他们灌输共和思想。在这方面，最令人担心的是住在努特卡和赫德森湾两地与我们为邻的英国人，他们暗中觊觎我们在美洲所占领的地方”。<sup>1</sup>显然这种论据对保罗来说是有说服力的。

就在这份奏报中也提到了公司反对在美洲移民区建立政府管理机构的意见。“目前，军事或民政长官可能使那些不开化的人感到畏惧，使他们产生反感，从而破坏贸易，也就是破坏我国今后的唯一财源。只有在偏见很深的老一辈达到人生的极限，和感受到教育的裨益，经过改造的青年一代成为祖国忠实的顺民时，才是在那里建立政府管理机构的合适时机”。<sup>2</sup>

但是舍利霍夫的继承人并不是仅仅依靠其呈文的说服力。根据现存的列扎诺夫的妻子与其妹布尔达科娃的来往信件来判断，列扎诺夫的主要靠山是保罗时代最有影响的廷臣之一，彼得堡驻军司令 П·А·帕连伯爵。安娜·列扎诺娃在告知其妹关于列扎诺夫想要退休之事时，写道：“退休之事未获准，特别是帕连伯爵，说什么也不愿同他分离，帕连爱他胜过其情妇，而且对其眷恋之情与日俱增，伯爵还说只要他还当驻军司令，列扎诺夫就别想退休”。<sup>3</sup>

对立面显然是通过保罗的宠臣的父亲，枢密院总检察长 П·В·洛普欣在活动。1799年6月22日，即批准专营权前两周，列扎诺

---

1.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Г·Г·库舍列夫全宗，案卷№79，“关于牢固地重建美洲公司方法的备忘录”，1798年10月7日，第241—258页。

2. 同上注。

3.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档案馆，关于俄美公司的材料，文件№7。

夫写信给列扎诺娃的信中有如下附笔：“我想不久我们将有许多新消息告诉你。深红色正在褪色。此信阅后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即销毁。”<sup>1</sup>此信不是经过邮局，而是由一个熟悉的军官带去的。同年7月13日，列扎诺夫的妻子写信告知说，奔走的结果很美满，“虽然等了很长时间，但是结果很好”，此文又提到深红色——“深红色在这里已不时兴，但偶而也有人穿”。<sup>2</sup>

同时代人都知道，深红色或红色与洛普欣家族有密切联系。正如科采布<sup>3</sup>所说，因为洛普欣娜有一次在舞会上戴了一副深红色手套，于是连米哈伊洛夫宫也油漆成深红色，以表示保罗对洛普欣娜的“骑士般的”殷勤。许多首都居民为了讨好皇帝的“心上人”，也把自己的房子粉刷成红色。由此可见，“深红色褪色”可以解释为通过洛普欣进行活动的那些人并不顺手，而“深红色……已不时兴”，则是说洛普欣失宠，而列扎诺夫借帕连之力，乘机而入。1799年7月7日，即洛普欣娜的父亲被撤销枢密院总检察长职务而退休的次日，关于公司专营权的问题顺利地解决了。

1799年7月8日被批准新成立的公司命名为“受皇上庇护的俄美公司”。同时还批准了公司的专营权及各项规章制度，期限为二十年。在“美洲东北岸，从……北纬五十五度到白令海峡，以及在它之外的，在东北洋的阿留申群岛、千岛群岛及其它岛屿”（第一节）上的一切狩猎业和矿产，均交付俄美公司专营专用。公司还被授权“发现新土地，不限于北纬五十五度以北，而且可以远往南方，并按照先前规定的章程，将其发现的土地作为俄国领地加以占领（第二节）。公司可以同“附近各强国”进行贸易（第五节），砍伐国家森林（第七节），向国家领取火药和铅弹（第八节）等。还专门有

---

1.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档案馆，关于俄美公司的材料，文件№8。

2. 同上注，文件№7。

3. A·科采布，我一生中不寻常的一年，柏林，1802年，第2卷，第149页。

一节规定，公司享有在此地区之所有狩猎、贸易及航海的特权，“此利益和特权不仅现在想航海到该地之人不得享受，就是原来在该地从事贸易并拥有船只和猎场的所有狩猎者及其他同联合公司合伙，但又不愿意加入该公司的人，也不准享受”（第十节）。

舍利霍夫继承人提出的建议是专营权和各项规章的基础。修改最大的只是关于决定在全体股东会议上表决权的股份数额一项。按照美洲联合公司章程第八节规定，每一股份有一票。“拥有多少股份，在会议上就拥有多少票。”这一规定是针对舍利霍夫继承人的，目的是削弱其在公司事务方面的影响。虽然几乎三分之一的股份为舍利霍夫继承人所有（公司总资本为七十二万四千卢布，他们的投资为二十三万九千五百卢布），但是同舍利霍夫为敌的占多数的一伙商人，按此规定常常可以以绝对多数票通过对其有利的决议。

如上所述，舍利霍夫继承人制定的专营权及各项规章的草案是以联合公司章程为基础的，在其草案中提出了这一条款的另外的措词。他们的建议是：“凡少于二十五股的股东在公司内没有表决权，他可以依附于拥有二十五股者之中任何一个他所信赖的股东。据此，每二十五股即有一表决权，即使此表决权全部归公司某一股东也可。”<sup>1</sup>但在批准的规章中此项规定稍有不同。由保罗批准的规章第十八节规定，“股份不超过十股者，在全体会议上不得享有经理的被选举权及表决权；但会上表决票数则不按股份计算，而按出席会议的人数计算”。<sup>2</sup>

政府的这一决定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股东会议上的表决权和表决程序不仅为商人，而且为贵族开辟了管理公司的道路。舍利

---

1. 海军历史档案馆，Г·Г·库舍列夫全宗，案卷№79，《关于牢固地重建美洲公司方法的备忘录》，1798年10月7日，第241—258页。

2. 法律大全，第25卷，№19030。

霍夫继承人在其呈文中曾不止一次地假惺惺地要求“商务委员会允许贵族仿效英国和丹麦王国的榜样加入公司”。<sup>1</sup>但是 在公司入股的“出身高贵的贵族”必然要完全依赖商人，根本不可能参加公司的领导。因为在股票价格如此高昂的情况下，“出身高贵的贵族”要弄到二十五股是很困难的。即使他们能克服这一困难，这样的股东也不能对公司事务产生任何影响，因为按照舍利霍夫的表决方案，不是按出席人数计算，而是按照股票数额计算，而主要的股票额掌握在舍利霍夫继承人的手中。

政府通过减低表决权所需要的股票数，并规定按出席会议的人数进行表决的方法，来加强新股东——“出身高贵的贵族”的影响。

为了监督“公司对政府制定的规章是否认真执行”，在 1799 年末设置了俄美公司代理人一职，这一职务相当于商务委员会所提的“监护人”的职务。H·П·列扎诺夫被任命为代理人。

这些不久前还是公司的激烈竞争者，现在摇身一变却成了公司的同仁，他们对政府的这项决议极端敌视。正如公司的经理之一，格里戈里·舍利霍夫的妹夫M.M.布尔达科夫所说，股东们都抱怨，按照新章程，所有俄国臣民都能参加公司，而且公司也未获得政府补助。正如该布尔达科夫所报告的那样，“公司总管理处开张之日，仍在重复那些粗鲁无礼的话，如果不是尊敬的创办该公司的见证人，驻军司令出面阻止，还不会罢休”。<sup>2</sup>在驻军司令帮助下，恢复了秩序，当选的经理也着手视事。

舍利霍夫继承人担心他们会在管理公司事务上被排挤出去，

---

1. 海军历史档案馆，Г·Г·库舍列夫全宗，案卷 №79，《H·舍利霍娃论成立美洲公司的益处》，第239—240页。

2.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馆，常设委员会全宗，案卷 №176，Г·И·舍利霍夫继承人呈交商务委员会的报告：《关于美洲公司与伊尔库次克公司联合的原因，关于伊尔库次克公司在联合前的状况及联合后的结果》，1799年，第58—75页。

因而事先采取措施，向沙皇请旨，委任布尔达科夫为“首席经理”。除布尔达科夫外，他们还把格里戈里·舍利霍夫的弟弟伊凡·舍利霍夫也选为经理。但是梅利尼科夫一伙安插了自己的两个人：梅利尼科夫本人及与其协力共事的伊尔库次克商人斯塔尔采夫。

列扎诺夫从彼得堡多次写信，教育当了经理的伊尔库次克商人要严于律己，品行端正，但徒费心机。俄美公司成立后无尽无休的造谣中伤，相互间的尔虞我诈日益加剧。列扎诺夫在给布尔达科夫的一封信中说，“现今经理是国中受人敬重之人，只能引导他们走上帝指引的正路。要劝导他们不要互相倾轧，互相诽谤，如果他们想保住经理的宝座，就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sup>1</sup>

列扎诺夫象一个有经验的家庭教师，想担起领导这些新上任的“大政治家”的责任，因此他参与公司的一切事务，不论是润色公司的报告，还是向沙皇表示忠心，他都躬亲。但商人们都不愿听从他的劝告。列扎诺夫甚至向公司建议“以某种表示忠诚感谢的举动来庆祝公司的成立日7月8日”，譬如为伊尔库次克团盖一所石结构兵营，这“最能取悦于沙皇陛下，”或者至少盖一所残废军人院。但这一建议遭到梅利尼科夫等人的强烈反对。商人们声称，除了各种开支外，他们没有见到新公司有任何成就，他们不愿意再吃亏了。

梅利尼科夫一伙为夺得公司领导权，不断向政府机关上告舍利霍夫的继承人，后来终于将布尔达科夫从业务中排除出去。梅利尼科夫及其追随者“将办事处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向经理布尔达科夫报告该处的业务情况，他们把他排挤到如此地步，致使他不得不将此事报告驻军司令，并因无法抵制这种蛮横无礼的行为，而

---

1.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档案馆，俄美公司资料，文件№126。

决定去彼得堡向沙皇申诉”。<sup>1</sup>

当人们发现舍利霍夫继承人同宫廷关系密切，用这种办法奈何不得他时，有些股东，甚至还有经理，便不愿将其资本投入受政府监督的这一公司，便毫不客气地决定从公司抽出股份。

1800年，一张票面价格为一千卢布的股票售价竟达三千五百卢布。II·季赫麦涅夫认为，股票价值的猛涨完全是由于这一时期大量货物从移民区源源运来，和在堪察加、雅库次克等地的贸易赢利甚巨所致。<sup>2</sup>对这种情况季赫麦涅夫不可能作出别的解释，因为他遵俄美公司之命撰写《俄美公司创办始末》是为了说明公司的全部活动正确无误，当然就不能写经理们的某些幕后阴谋活动。然而股票价格猛涨的真实内幕并非如此。1800年代理人列扎诺夫通知说，股票价格是被经理们人为地提高的：“他们提高股票价格的目的是为了从中渔利。作为经理之一的梅利尼科夫，在皇上钦定的整个发行股票期间，一直住在莫斯科，生活费由公司负担，名为替公司办事，实则搞损害公司的勾当，因为当时他把自己的六十张股票，以每张二千五百卢布的价格抛出。这样不仅阻碍了公司资本的增长，而且也破坏了公司在群众中的威信”。<sup>3</sup>列扎诺夫在给枢密院总检察长奥鲍利亚宁诺夫的私人信函中重又提到：“他们（经理们——奥孔）定出了三千六百卢布的高价来增加股份，这样不但不能为公司吸收新股东，反而将自己的股票，以每张二千五百卢布多一点的价格出让。”<sup>4</sup>列扎诺夫不得不请求“采取

1.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常设委员会全宗，案卷№176，Г·И·舍利霍夫继承人呈交商务委员会的报告，《关于美洲公司与伊尔库次克公司联合的原因，关于伊尔库次克公司在联合前的状况及联合后的结果》，1799年，第58—75页。

2. 见II·季赫麦涅夫，俄美公司创办始末，第1册，第70页。

3.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馆，枢密院总检察长办公厅全宗，1800年，案卷№2404，列扎诺夫写的《受皇帝陛下庇护的俄美公司创办初期及其现状和使其完善之法的描述》，1800年10月10日，第13—24页。

4.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枢密院总检察长办公厅全宗，1800年，案卷№2404，第40页。

严厉措施以制止他们出售其余股份”。

由于股东之间的激烈斗争，舍利霍夫继承人为保存自己起见，乃极力设法将公司管理处由伊尔库次克迁至彼得堡。因为在彼得堡有高官显宦们的庇护，更易于对付顽固的伊尔库次克商人。政府对此也很关注，因为俄美公司所承担的政治任务要求它由地方性的机构变为全俄性的机构。管理处迁到彼得堡，使它靠近政府各部门，从而便于政府对公司的领导和监督。列扎诺夫在其要求将公司管理处迁往彼得堡或莫斯科的申请书曾毫不含糊地暗示说，迁移后一些股东“以其知识和经验给公司带来的益处，将会大大超过他们自己交款所带来的益处”。<sup>1</sup>

1800年10月19日，公司管理处迁往首都和在伊尔库次克仅留办事处的问题获得解决，从此在公司内部，伊尔库次克的各派商人之间的竞争告终，梅利尼科夫及其追随者被迫离开经理职位。

---

1.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1800年，案卷№ 2404，列扎诺夫写的《受皇帝陛下庇护的俄美公司创办初期及其现状和使其完善之法的描述》，1806年10月10日，第13—24页。

### 第三章 俄美公司的初期活动

沙皇政府给俄美公司提出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任务。就是说，俄美公司面临着实现一项宏伟扩张计划的重任，此计划实现以后，太平洋北部就将变为俄罗斯帝国的“内海”。

实施这项计划，可使俄国在包括加利福尼亚的北美洲西部沿岸地区，以及在夏威夷群岛、萨哈林岛<sup>①</sup>南部和阿穆尔河<sup>②</sup>河口等地进一步巩固下来。这些移民区，连同已经属于俄国的堪察加、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一起将使俄国成为整个太平洋北部流域的拥有无限权力的主人。加利福尼亚除其战略意义外，还应成为俄属美洲居民点的农业基地。夏威夷群岛，原系航行于美亚各港口之间的所有船只的主要航海基地，一旦落入沙俄手中，则可将同中国的全部海上贸易置于俄国的监督之下。除此之外，在夏威夷群岛还计划开辟种棉场，并从那里输出各种香料。这是一项直接的殖民掠夺计划。同时，在执行上述计划时，还可对中国展开广泛的经济攻势(由海路经过广州)，并对英国、西班牙及荷兰在亚洲的殖民地进行侦察。

即使有大规模的恰克图互市，深入到广州对沙皇俄国仍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经由恰克图运去的俄国毛皮只能满足一小部分中国市场的需要。供应中国同类毛皮的有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在那里转售的主要是在俄国移民区以极低价格收购的毛皮。不把广州的英美出口商排挤出去，就休想广泛地拥有中国市场，当时

---

① 即库页岛。——译者

② 即黑龙江。——译者

俄国船只甚至无权进入中国的开放港口，因此公司不得不求助于外国的中间人。

1803年，商务大臣H·II·鲁缅采夫伯爵向亚历山大一世报告说：“尽管公司锐意经营，竭力保持恰克图的皮货价格，但是英国人和波士顿人从诺特卡湾和夏洛特群岛将其毛皮直接运往广州，将能始终保持贸易上的优势。在俄国人未开辟去广州的道路之前，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sup>1</sup>根据H·II·鲁缅采夫的看法，只有同中国进行贸易，才能保证俄属美洲移民区迅速发展，甚至将来还能把移民区的影响扩展到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如果俄罗斯美洲村镇看到毛皮、油、鱼及其它天然产品可畅销各地，就会招徕在科学和技艺方面有经验的各类人材，着手建立工厂进行金属加工、鞣制皮革、制造其它产品。这样，在那里就能逐渐培养一批能工巧匠，最终使这些村镇发展成城市。从而使俄国同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获得稳固基础。”<sup>2</sup>

我们从外交照会的草案<sup>3</sup>中得知，沙皇在极力向中国渗透的同时，还极力向巴达维亚和菲律宾渗透。

沙皇的这大大肆扩张的计划是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制订的。它对俄美公司的建立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这一计划的实施却是在政治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开始的。

要实现这一计划，俄国必须同其太平洋北部流域的主要敌人——英国公开决裂。

尽管俄英互相对立，但沙皇俄国并不愿将事情搞到最后冲关的地步。沙皇俄国在太平洋的对英政策，其实在很多方面是重弹近东政策的老调。

---

1. 对外政策档案，莫斯科，外交部全宗，亚洲司，1803年，案卷№11，第1页。

2. 同上注。

3.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全宗，亚洲司，1803年，案卷№8，第2—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近东问题及其对沙皇俄国的意义时曾一再指出，此问题与反对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斗争任务相比，处于从属地位。当欧洲大陆上重新出现革命的危险时，沙皇俄国便将一切其它打算，其中也包括近东问题，统统服从于这一任务。也正是这一情况——反对革命的斗争任务——在革命形势高潮时期使俄国和英国在欧洲大陆互相接近起来，尽管他们在东方矛盾重重。

太平洋问题也同近东问题一样，是属于从属地位的问题。但从属有两层意思。一方面，这一问题从属于反对革命的斗争任务，另一方面，——从属于争夺近东的斗争任务。

当沙皇政府面临反对革命的斗争任务，而英国随之成为沙皇俄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忠实盟友之际，沙俄为了使自己同英国的相互关系不致因故而激化，乃在太平洋问题上作出让步。同时，当沙皇政府指望英国在近东问题上作出某些姑息的时候，它仍然在太平洋问题上作出了让步。

在整个十九世纪前半叶，直到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前，沙皇政府一直奉行这一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借助俄美公司这一巧妙的伪装实现在太平洋上的扩张，具有很多优越性。正如英国政府那样，“用公司（东印度公司——奥孔）的名义进行战争有二百年之久”，沙皇政府为了称霸太平洋，用俄美公司的名义进行战争有半世纪之久。但是利用俄美公司来实现既定计划也有不利之处。由于政府用商业贸易公司的名义掩蔽其活动，自然就不能进行大规模的侵略，而只能以俄美公司的名义暂时采取零敲碎打的办法。因此就不能借助大批兵力来实现政府制定的扩张计划。只是在个别情况下，一小部分公司职工才得以利用环球航行时顺道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357页。

驶入移民区的军舰的协助。

俄美公司成立前，在阿留申群岛、科迪亚克岛、基奈海峡和丘加奇湾沿岸一带，以及在雅库塔茨克湾已经有了俄国猎人的居民点。公司在移民区实际的活动，始于它在锡特卡岛上站稳脚跟之后，后来此岛以俄国移民区的行政长官巴兰诺夫之名命名。锡特卡岛是一个战略要地，在已有俄国居民点的情况下，占有该岛便可巩固俄国在太平洋北部，从千岛群岛起，到美洲西岸的地位。在锡特卡岛站稳脚跟，同时也意味着向太平洋东岸进行扩张有了牢固的根据地。

此时沙皇俄国尚未提出向美洲腹地深入的任务。它暂时还仅限于占领一些沿海据点。1802年4月18日给移民区行政长官巴兰诺夫发了一个密令，内称：“必须停止往北方的一切探索活动，必须在我们巩固了我们与英国殖民地邻接的领地以后，再注意该地区。”<sup>1</sup>

但是占据锡特卡岛，却完全出乎意料地使沙皇俄国进一步向太平洋沿岸推进耽搁了数年之久。因为在这里不仅遇到了英国人、而且还有土著居民的激烈反抗。1799年，在该岛构筑了取名为米哈伊洛夫斯克的木结构堡垒，住有约二百名俄国狩猎工人和阿留申人。1802年，印第安族特林基特人（俄国人称为科柳扎人或科洛什人），突然袭击了这一居民点，放火烧了堡垒和停泊在港湾里的公司船只。据几个幸免于难的、被特林基特人俘虏后又赎回来的俄国猎人讲，英国商人也参加了此次袭击的组织工作。暴动时巴伯船长的一艘英国船正停在锡特卡岛，该船的水兵领导了出击的特林基特人，这绝非偶然。

仅在1804年，当“涅瓦号”巡航战船完成环球旅行抵达美洲移

---

1.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皇帝陛下私人办公厅全宗，1802年，案卷№152。

民区时，巴兰诺夫又试图重新占领锡特卡岛。9月18日，海军陆战队在锡特卡岛登陆，开始围攻当时已被土著居民修复的堡垒。据关于这次远征的报告中讲：“我们曾与科柳扎人多次信函往来，要求他们交出堡垒，签订永久和平与通商条约，但是毫无效果。陆战队乃再次登陆，在巴兰诺夫亲自率领下猛攻城堡。陆战队在攻击时遭到堡垒里及跑出来的科柳扎人的猛烈枪炮射击。这些枪炮火药一部分是科柳扎人先前在被毁的堡垒里缴获的，有一部分是从波士顿人那里购买的。”<sup>1</sup>特林基特人经过了八天的围困后，终因“伤亡惨重，丢下全部兵器弹药，趁夜弃堡逃走了”。

占领米哈伊洛夫斯克堡后，决定将其夷为平地，迁到一处难以进攻的所在——高山上，那里以前是特林基特人的一个屯落。新城堡成了移民区的行政管理中心，取名为新阿尔汉格尔斯克。直到1812年，公司在加利福尼亚站隐脚跟之前，位于北纬 $57^{\circ}15'$ ，西经 $135^{\circ}18'$ 的新阿尔汉格尔斯克，一直是俄国在美洲西北岸最边远的定居点。

向南方推进，最初的意思是俄国逐渐向整个北美洲西部沿岸地区移民。俄美公司总管理处在1808年写给俄国驻美利坚合众国总领事的信函中写道，锡特卡岛以南，“公司尚未扩展到那里，因为时间不够，加之俄国猎人为数不多，虽然现有六百余人，但他们都必须保卫锡特卡岛及该岛后面位于大陆沿岸和各岛屿的一切设施。一旦时机成熟，公司狩猎业将发展扩大到夏洛特群岛，直至哥伦比亚，只要这些地方尚不属于欧洲人。”<sup>2</sup>

但是在哥伦比亚，美利坚合众国却在俄美公司之前，捷足先登了。鉴于这一情况，逐步扩大移民区的计划，不得不加以改变。

---

1.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全宗，亚洲司，1805年，案卷№12，第4—5页。

2.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全宗，亚洲司，1805年，案卷№8，俄美公司总管理处致驻合众国总领事的信函，第18—28页。

攫取加利福尼亚的意图，便以更加迅急的速度加紧实现。

到二十年代初，即俄美公司的首次专营权行将期满时，在各岛和美洲大陆上有十五个“定居点”。这些定居点是指永久性居民点。至于那些只有在狩猎或捕鱼季节才建立的临时居民点，则散落在太平洋沿岸的其它许多地方。

俄国居民点按其位置，从堪察加往东排列如下：<sup>1</sup>

第一定居点位于第一科曼多尔岛，岛上有一个不大的猎人组合，捕捉北极狐、水獭和海狗。这还是在舍利霍夫活动时建立的最老的居民点之一。

第二定居点位于安德烈亚诺夫群岛之一的阿特卡岛上，这里狩猎也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阿特卡岛上的居民点建立在科罗文湾。这里在特派行政长官的领导下，住着约五十个俄国猎人。归阿特卡村管辖的还有三百三十一名阿留申人，其中六十人在阿特卡本岛上，二百七十一人分散在阿特卡行政长官管辖下的八个小岛上。

第三定居点在卡皮坦湾的利西亚群岛中的乌纳拉斯卡岛上。这里座落着“和睦”屯，住着约三十名俄国猎人。乌纳拉斯卡村是安德烈亚诺夫群岛上各猎人村的中心。据1805年的资料记载，乌纳拉斯卡有三百六十名阿留申人。在乌纳拉斯卡区管辖的其它岛屿上，其中包括阿拉斯加岬，有六百七十三名阿留申人，因此，在乌纳拉斯卡区当时总共有一千零三十三名阿留申人。

位于普里比洛夫群岛上的第四和第五定居点也隶属乌纳拉斯卡行政长官管辖。这两个居民点建立在圣保罗岛和圣乔治岛上。这里有为数不多的俄国猎人捕捉海狗（每年可获三万至五万张毛皮）

---

1. 关于俄美公司定居点内俄国和土著居民人数的材料，以及与此有关的其它材料，引自《从1797年到1819年俄美公司状况和活动述评》，国民经济档案，列宁格勒，财政大臣总办公厅全宗，第2部，1819年，案卷10，第7—83页。

和寻取海象牙，这是公司向波斯和土耳其出口的货物。每年从普里比洛夫群岛可获约二百普特海象牙。

这五个居民点仿佛将白令海环绕起来，使其变成俄罗斯帝国的内海。

往下，居民点则建在太平洋沿岸和太平洋诸岛上。

第六定居点位于科迪亚克岛上，最初在“三圣”湾旁。从1784到1804的二十年间，科迪亚克岛一直是太平洋上俄国居民点的中心。

占领锡特卡并将移民区的行政管理中心迁往新阿尔汉格尔斯克之后，“三圣”湾旁的居民点便迁往该岛东部的巴甫洛夫湾，在那里建筑了木结构堡垒，堡垒里构筑了装备有火炮的土垒工事。这里有造船厂、二层楼的猎人营房、仓库等。据1817年的资料记载，当时在科迪亚克岛上有一百一十九名俄国猎人。据1804年的资料记载，科迪亚克岛及其附近各岛上的三十八个屯子里，有男女土著居民爱斯基摩人三千四百二十九人。

属科迪亚克商站管辖的有基奈湾和丘加奇湾的好些居民点。这些居民点直接建立在美洲大陆上，都是同样也构筑有土垒工事的堡垒。基奈湾沿岸的巴甫洛夫堡、乔治堡、亚历山大堡和沃斯克列欣斯克堡，就是这样的居民点。目前我们还没有关于这些堡垒中俄国居民数目的资料。至于土著居民1817年为一千四百七十四人。在丘加奇湾有三个居民点：“康斯坦丁与叶列娜”，白令海峡雅库塔茨克湾附近的“尼古拉耶夫斯科耶”和圣伊利亚岬旁的“谢麦昂诺夫斯科耶”。这些居民点都是一些小堡垒。1817年这些堡垒周围住有一千一百三十名土著居民。

上面列举的各岛上的定居点加上开奈和丘加奇等处的堡垒一共是十三个居民点。

第十四定居点在巴兰诺夫岛（锡特卡岛）上。十九世纪二十

年代初，在新阿尔汉格尔斯克港有：一座木堡垒、一个造船厂、若干仓库、营房和住房。在这里居住的二百二十二名俄国人中，有七十人担任警卫勤务。在此常住的土著居民约有一千人。

第十五定居点位于加利福尼亚，这是1812年建立的“罗斯”村。

在行政管理方面，各定居点由驻在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各移民区首席行政长官管辖。在锡特卡、科迪亚克、乌纳拉斯卡岛和加利福尼亚等四个点均设有在当地进行管理的办事处。

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原有村庄已有两个被毁灭。在白令海湾亚库塔茨克湾内，被称作“斯拉瓦俄罗斯”的村落已被毁掉，舍利霍夫曾打算在那里试验种植农作物。该村被土著烧毁后，并未重建。在俄国猎人起义后，乌鲁普岛上的村庄也被毁掉。奋起反抗行政长官对其残酷虐待的猎人弃村而去，从此公司再未重建该村。

公司的各村庄主要从事毛皮业。海獭皮是一种最为珍贵的毛皮。一张海獭皮的售价一般在一百到三百卢布之间，有些最珍贵的海獭皮有时一张售价竟达一千卢布。公司的海獭皮在国际毛皮市场上质量最好，因为在俄属美洲移民区沿岸一带所产之海獭，品种最为珍贵。公司猎获的海獭一小部分经由恰克图运往中国和直接运往广州，而大部分海獭皮则在俄国国内销售。

捕获数量最多的是海狗。白令海峡诸岛附近以及阿留申群岛均盛产海狗。在赫德森湾及俄国猎人未能到达的其它一些地方也出产海狗，但在俄国移民区内出产的海狗品种最优。一部分海狗在俄国国内销售，“以供应下层市民的需求”，另一部分则用来同前来移民区的外国商人交换商品，其余部分仍经由恰克图运往中国，有时也经过广州运往中国。

其他猎物对公司来说已居次要地位。褐狐、灰狐以及青狐等

野兽在整个阿留申群岛、科迪亚克岛、锡特卡岛、以及在美洲大陆几乎到处都可捕获。这些狐皮的质量虽然不如堪察加的，但是不论在俄国国内市场，还是在外国市场——中国和土耳其，都很畅销。黑貂和狼獾几乎不捕。这种野兽产于大陆腹地，正如公司所说，“猎人惧怕当地居民，不敢远行到腹地狩猎，故很少捕获这种野兽”。<sup>1</sup>移民区还输出少量的海象牙、鲸须和海狸香素。

公司统计前二十年猎获的野兽总数量时，不是从1799年批准给予它专营权时开始计算，而是从1797年，即从联合公司成立时算起。从1797年到1818年，公司在主要猎物方面（海獭和海狗）获得：八万零二百七十一只海獭和一百四十九万三千六百二十六只海狗。在此期间公司获得价值（按照各个时期的价格计算）一千六百三十七万六千六百九十五卢布九十五戈比的毛皮、海象牙等，即平均每年八十一万八千八百三十五卢布。

公司在移民区不经过俄国海关就地卖给外国商人的货物价值三百六十四万七千零二卢布，即为毛皮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强。大部分毛皮则运回俄国，然后再从那里经由恰克图运往中国或国内市场销售。外国商人在俄国移民区，用食物换取毛皮，运到夏威夷群岛和广州。他们有时甚至把在移民区购买的毛皮运到堪察加，使公司贸易大受损害，因为西伯利亚商人平常在此地购买毛皮运往国内市场。毛皮在国内一般在马卡里耶夫斯克和伊尔库次克集市上，以及直接在莫斯科或彼得堡销售。

公司在国内的大商业城市和过境货物枢纽站都设有办事处或代办处。在莫斯科、伊尔库次克、雅库次克、鄂霍次克和恰克图设有办事处，在喀山、秋明、托木斯克、堪察加和吉日加设有代办处。

---

1. 国民经济档案，财政大臣总办公厅全案，第二部，1819年，案卷№10，第49页。

公司在移民区还从事日用品的贸易。将货物卖给俄国猎人，并采取一切欺诈手段向所谓“自主的”土著居民换取毛皮。这种交换在公司营业中是一项重要的收入，有些年份向土著部族换取的毛皮数，竟达移民区全部毛皮收获量的三分之一。<sup>1</sup>

尽管在十九世纪初，中国毛皮市场很不景气，但在公司所属的移民区内是如此盛产毛皮兽，只要经营得当，在长时期内公司就能指望获得巨额利润。但是由于公司对落入它手中的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滥肆开发，很快就使营业受到损害。

俄美公司指望将毛皮大部分输往需要中下等皮货的地区，即主要输往中国。然而就原毛皮的质量而言，公司也具有控制欧洲市场的一切条件。但为此必须抛弃原始的加工毛皮的方法，这种方法会将贵重的原毛皮做成质量低劣的皮货。当公司在其存在的末期曾试图将毛皮运往伦敦的时候，它不得不往那里运去未加工的皮货，即只在大桶里浸腌过的毛皮，因为欧洲顾客不买公司加工的皮货。但由于次等皮货一直在东方市场畅销，所以公司也就没有考虑改进毛皮加工的方法。

毛皮在出售前仅需的一道工序，就是户外干燥。将毛皮展开搭在“杆子”上在太阳下晒干。自古以来，阿留申群岛上最早的猎人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加工毛皮的。1815年公司管理处关于加工毛皮的方法写道：“过去这样操作，如今依然如故。”但是要在短暂的夏季，把移民区在狩猎季节内猎获的大量海狗皮全都晒干，有时是办不到的。于是有人提出了就地加工的“合理化建议”。开始在烧得很热的浴室里烘干海狗皮。新烘干法使兽皮“或者烂得连膜带毛都从皮上脱落下来，或者烤得象块树皮，一弯即折”。在1802年这样毁掉的毛皮达八十万张。

---

1. 国民经济档案，财政大臣总办公厅全宗，第2部，1819年，案卷№10，第51页。

损坏的海狗皮大量积压于公司仓库之时，正是中国市场对毛皮的需要 然下降的时候。1803年管理处致函A·A·巴兰诺夫，内称：“公司已觉察到在海狗上的损失。现在岛上制成的海狗皮约一百万张，而此处和恰克图出售的此种毛皮却少得不值一提，且价格最多不过两卢布一张，而四年前每张能卖六、七卢布，因此公司就愈益感到此项损失严重”。<sup>1</sup> 因此，正如K·赫列勃尼科夫(后为公司经理)在其札记的未发表部分中写的那样：“总管理处 在研究生产业务时发现在毛皮经营方面错误严重，海狗生产过剩，充斥恰克图市场，以致价格跌落，而且由于粗制滥造，质量极差。”他接着写道：“为了用数量来保持价格，用质量来恢复中国人对该商品的信任，必须做出巨大的牺牲。足智多谋的经理先生们毫不迟疑地下令将几十万张烤坏的毛皮付之一炬。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达到其目的”。<sup>2</sup>仅乌纳拉斯卡就烧毁七十万张毛皮。

后来公司千方百计竭力隐瞒其大量烧毁海狗皮的原因之一，即力图在恰克图提高毛皮价格。尽管以后几年已不再在浴室里烘干兽皮，但公司仍继续销毁海狗皮，并且是明目张胆地在西伯利亚各城市和中国边境上干这种勾当，这一情况足以推翻公司所作的保证。

据公司的资料记载，在1810年和1813年间均烧毁过海狗皮。公司在1815年写道：“那几年在当局的监视下，在伊尔库次克确实烧毁七万九千六百张成包的海狗皮和二百七十七袋海狗皮。在鄂霍次克也烧掉三万二千一百九十九张兽皮，但这绝不是以减少此种商品来提高价格”。<sup>3</sup>管理处仍然推说，这是坏了的毛皮，怎么也

---

1. 国民经济档案，俄美公司全宗，1802年，案卷№1，俄美公司总管理处给移民区行政长官A·A·巴兰诺夫的信，1803年，第72—83页。

2. 国家地理学会档案馆，K·赫列勃尼科夫关于美洲的札记，第3册，第208页。

3.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1815年，案卷№237，俄美公司总管理处呈内务部的报告，1815年，第38—43页。

卖不了，因此为了不造成仓库积压，公司不得不处理掉这些毛皮。

公司断言损坏的毛皮无人购买的说法，被地方行政当局的报告驳得体无完肤。鄂霍次克港长官米尼茨基大尉1815年向西伯利亚总督报告说：“公司为不使优质毛皮的经营遭受损失，乃下令将大量兽皮烧毁，此事主要发生在1811和1812年鄂霍次克和伊尔库次克等地。当时在警察的监视下由公司当众烧毁了数万张海狗皮，就在当时，我记得曾有不少商人情愿用现金照价购买那些毛皮，但公司未加理睬，成千上万张毛皮就这样被毁掉了”。<sup>1</sup>

只同中国市场互市有很大依赖性，加之为提高价格采取了一些亏本的措施，这就使公司成立后头几年就几乎濒于破产。公司开业时的资本很快就消耗殆尽。公司经理普罗科菲耶夫在1824年给全体股东会议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这个原因以下述事实可资证明，后来公司状况呈兴盛之象时，当时作为平衡基础的全部资本，为了提供情报起见，仅以一卢布计算，因为零迟早总归得承认是零”。<sup>2</sup>

美洲联合公司的主要资本在获得专营权和更名为俄美公司以前为七十二万四千卢布，分为七百二十四股。这些股票不得出售，他们全部在公司各股东间进行分配。根据批准的俄美公司章程，在七百二十四股之外，又增加了一千股，每张票面价格为一千卢布，这些股票已可出售，所有俄国臣民皆可购买。股票出售价格应加上舍利霍夫公司与梅利尼科夫公司正式合并之后所积累的利润部分。

在收入无精确统计的情况下(未返航的一些船只的收入，当

---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1815年，案卷№237，俄美公司总管理处呈内务部的报告，1815年，第38—43页。

2.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和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第2页，1826年，案卷№706，公司经理И·普罗科菲耶夫给全体股东会议的报告，第93—110页。

时是按“现有资料”估计的)，这种情况便使经理处有可能人为地哄抬股票价格，并同时搞一些投机的鬼把戏。据列扎诺夫报告，经理们“竟斗胆……假造存货清单并将其呈交皇帝陛下”，<sup>1</sup>并于1799年将每张股票价格提到三千六百三十八卢布六十一分二十五戈比。

在报刊上公布出售股票的消息之后的头六个月内仅卖了一张股票(属于梅利尼科夫个人的，按低于官方的价格转卖的股票除外)。列扎诺夫认为由于股票的票面价格高，股票未能分销出去，因此他建议从1777年12月1日起发行票面价格为五百卢布的股票以取代一千卢布的股票。他这是仿效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做法，该公司股票的票面价格低于五百卢布(东印度公司为五十英镑，而西印度公司为二千利维尔，二者皆少于五百卢布)。列扎诺夫并不奢望，票面价格低的股票会很快售完，因此，除此之外他还建议，凡购买五十张以上股票者，奖给一枚用绶带佩戴的镌刻有圣讳头一个字母花体字的特别奖章。他说：“如果实行这种授奖办法，预定出售的股票将会迅速售罄”。<sup>2</sup>

但这些花招也无济于事。理应在两年内销售完的一千张股票仅售出十四张。

过去极力想参加开拓美洲移民区的商人，如今已不愿在这个政府毫不放松的直接监督下的贸易公司投资入股。贵族阶层对俄美公司也是冷眼相待。公司的收入还极不稳定。总之，联合贸易公司的股份形式对俄国来说还是个新事物，大家对股票都存有戒心。

尽管发售股票完全失败，但在1801年8月17日政府仍批准发

---

1.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枢密院检察长办公室全宗，1800年，案卷№2404，第40—41页。

2. 同上注，第24页。

行七千三百五十张股票，每张票面额为五百卢布。因此，头两年发行了一百万卢布的股票（一千张股票，每张价值一千卢布），而第二个两年发行了三百六十七万五千卢布的股票（七千三百五十张股票，每张股票为五百卢布）。为了顺利推销股票，这次采用了新办法，并教育大家，购买俄美公司的股票是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亚历山大一世自己买了二十张股票，接着亲王们也都接踵而至，购买股票。宫廷购买股票之举，向贵族和有名望的巨贾指明必须效法沙皇的榜样。公司管理处就亚历山大购买公司股票一事写道：“在其影响下，在这一时期各阶层人士，包括不少达官显贵和著名商贾入股的资本达五十多万卢布”。<sup>1</sup>

尽管销售股票很困难，并且也不能认为全部准许发行的股票已销售一空，但是，列入平衡表的已支付的股票却大大超过了七千三百五十张这个数字。1806年列入公司平衡表的股票已有八千三百一十八张。但是，从此时起，股票数已趋减少。因为保证金逾期而重新落入总管理处的股票，或者公司购买的股票已不再出售。这些股票或者注销，或者如平衡表所记，列入“总分配栏”。从1806到1826二十年间，列入总分配栏，从而不能获得利润的股票有八百三十四张，价值四十一万七千卢布（按票面价格），这样，到1826年股票数已降到七千四百八十四张。

如果根据二十年来公司的报告材料判断，那么在1818年列入公司帐目中的全部七千七百一十三张股票全都在股东手中，为六百三十位“个人和各地”所持有。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听说，还有一部分股票留在公司股票总存量中。1821年9月13日批准的公司新章程中的第二节指出，在准予发行的股票中有一小部分没有出售，好象这“只是因为公司经营顺利，资本雄厚，勿需增加资

1. 国民经济档案，财政大臣总办公厅全宗，1819年，案卷№10，第24页背面。

金”。

如果注意到这份报告列举的数字，就可以发现，公司总存量中的股票不仅列入已计算利润的股票总数内（七千七百一十三张），而且其数额大大超过各股票持有者手中的股票数。

公司的股份资本到1818年共计有四百四十二万九千四百二十六卢布三十五戈比，其中包括：首先是公司创办人的七十二万三千卢布，但不是现金，而是公司建立时的第一批股东在移民区所拥有的财产。其次是公司建立后头二十年内新加入的股东的投资五十一万五千八百三十八卢布七十八戈比。新股东获得相应数量的股票。假使他们得到的股票票面价格为五百卢布（实际上他们得到的股票带有“附加利润”，所以价格要高），那么当时发给新股东的股票数也不过一千挂零。将此股票数加上公司创办人所得的七十二万三千卢布之后，我们便可得出结论，以现金或财产支付的股票数实际上不超过二千五百张。而在准予发行的股票中的其余的五千张则保留在公司股票总存量中，未经股东支付。但这些股票也参加分红。不但如此，这些空头股票实际上也决定了股东手中所持有的实际付酬股票的价格。

当时没有交易所来规定证券的行市，每年确定股票价格的方法是将股份资本连同未分配的利润，按公司所有股票的总数分配。这种未分配的利润（包括按章程必需从利润中拨给股份资本的百分之十）到1818年积累到三百一十九万零六百八十七卢布五十戈比。这就可以认为1818年的股票价值为五百七十四卢布二十八戈比。总管理处一面设法保持股票价格高于其票面额，一面靠列入平衡表的空头股票，剥夺真正股东的大量收益。自然，在这种情况下空头股票数愈多，实际股票数就愈少，对管理处就愈加有利。为了前一个目的采用增加空头股票数，甚至增到超过准予发行的股票数的办法；为了后一个目的则采用“作为支出而勾销”

实际股票的办法。增加靠的是空头股票，减少靠的是实际股票。

诚然，发行五千多张股票确能给公司带来大量资本（尽管公司自我吹嘘，但还是极需资本），但是这就增加了管理处对股东的债务。用国家补助和借债的办法来弥补资本之不足，要比销售总存量中的股票更为有利。1803年公司得到第一批贷款二十五万卢布，以供第一次环球考察队使用。由于公司走贷款的路，因而到1807年已负债二百三十九万四千三百六十二卢布三十七个半戈比，<sup>1</sup>超过公司股份资本总数一百万卢布。<sup>2</sup>

据公司的一位经理说，此时“根据公司极其分散的、而且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资本来看，公司已负债累累，无力偿还，除了寄希望于形势变化和狩猎顺利外，别无它法”。<sup>3</sup>公司的财政状况已到如此地步，“公司的信贷如稍有动荡，它就将遭致完全破产”。尽管如此，在1807年以前，管理处在平衡表内一直记载赢利，只不过将利润并入积累资本而已。但是在1808到1809两年内，在公司的正式结算中已有亏损，票面价格为五百卢布的股票仅值四百七十二卢布三十八戈比，而在1810—1811这两年间，价值则为四百七十五卢布四点七五戈比。然而这一结算连同1812到1813年的结算已通知了股东，当时每张股票价格上升到五百五十卢布，即每张股票有百分之十的利润。

根据管理处的报告，在二十年中一百二十三万八千七百三十八卢布的资本共获纯利六百二十五万零四百八十七卢布，其中三百零五万九千七百九十九卢布听说是分给七千七百一十三张股票

---

1. 国家地理学会档案馆，维谢拉戈全宗，案卷№8，总管理处1807年的报告，第1—7页。

2. 根据公司计算，其资本此时合三百零二万八千三百三十四万卢布六十一一个半戈比。

3. 国家地理学会档案馆，维谢拉戈全宗，案卷№29，公司经理M·普罗科菲耶夫的报告，1824年，第1—13页。

持有者。但是如果同意我们的估计：股东手中的股票不超过二千五百张，那么应当承认这一利润额是较少的。

管理处编制的平衡表纯属伪造。在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计算基本资产的方法。以船只或建筑为例，每年都要在原来估定的价格上添加修理费用，但折旧费却不扣除。这样，经过几年，在公司报表上，一艘破烂不堪的旧船价值竟为原来的二倍，甚至比同样类型的一艘新船还要高好几倍。在用这种方法夸大的基本资金上还要加上两年的收入(公司报表两年编造一次)。

在俄美公司存在的某些时期，收入确有增加，这与其说是取决于狩猎业的加强或者有利的市场形势，毋宁说是取决于公司开支的大量缩减。这些开支的大部分用于维持管理处本身这个机构。从1808到1820年十二年间，公司为供应和维持移民区共用款二百三十一万七千三百一十八卢布，但是，为维持彼得堡的总管理处，在这一时期竟用去四百六十九万六千三百六十四卢布。<sup>1</sup>

但是，公司提高收入并不是用减少管理处开支的办法(管理处的规模基本未变)，而是用极大限度地减少供应移民区俄国货的办法，因为这些货物的运费非常高，公司负担极重。

从1812年起公司主要用外国货供应移民区，这些货物是从访问移民区港口的外国商人处购得的。在移民区同外国人进行交易，大大减少了移民区的维持费。同时还免除了公司必须经常装备环球考察队的负担。每支这样的考察队要耗费大量资金，有时甚至超过一百万卢布。

第一支考察队由利相斯基和克鲁逊什特恩率领，于1803年启程，第二支在1806年出发。之后，直到1813年未再派考察队。这一情况加上在移民区直接同外国商人进行有利的贸易，使公司财

---

1. 国家地理学会，维谢拉戈全宗，案卷№29，公司经理И·普罗科菲耶夫的报告，1824年，第1—13页。

政状况能得以迅速巩固。股东的股息开始增长。在1814—1815年间，公司付给每张五百卢布的股票股息是一百卢布二十八戈比；在1816—1817年间是一百五十卢布；在1818—1819年间，最高股息为一百五十五卢布，即两年内每张股票获利百分之三十一。

但在此后两年，每张股票的股息减少到八十二卢布，而1822—1823年，则完全停付股息了。虽然公司共计亏损了三十万卢布，但是据某经理供认，“实际亏损大于此数”。从二十年代初开始采取缩减同外国人贸易的方针，因为他们同土著居民搞走私贸易。到1822年则明令禁止外国船驶近美洲俄国移民区沿岸一带。因此公司不得不重新装备环球考察队。1819—1821年这期间派出三支环球考察队，公司共用款二百四十万卢布。

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使公司大受损失的这些考察队，对某些经理却十分有利。至于移民区，考察队运去的货物也很少。比如1820年乘“库图佐夫号”船的考察队给移民区运去仅值二十万卢布的货物，而公司花在考察队上的钱款却达七十万卢布。国内市场范围狭小对公司损害最大，这一点在同外国人的贸易中断后，公司便开始感觉到了。公司经理普罗科菲耶夫在其1824年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在以前的制度下，特别是在最近几年，每年猎获的毛皮不能按比例在俄国国内销售时，可全部卖给外国人；但在新制度下，只能将大部分毛皮运往俄国，任其在库内积压几年，致使毛皮常常变质。”<sup>1</sup>

1822年例行的考察暂时中止，公司开始为获准同外国人交易而奔走，即努力争取取消过去根据他们的建议而制订的禁令。

一连数年停发股息，其结果是股票贬值到票面价格以下，加

---

1. 国家地理学会档案馆，维谢拉戈全宗，案卷№29，公司经理И·普罗科菲耶夫的报告，1824年，第1—13页。

之结算一再拖延，凡此种事很快使股票持有者深信，公司已成为十八世纪一位经济学家俏皮地说过的那类公司，在那里“经理得当，股东遭殃”。<sup>1</sup>

B·M·戈洛夫宁船长曾讽刺说，不久前，股东们还打算准备铁柜子装黄金，可他们的美好希望终因公司惨淡的商务结算而幻灭了。

在1822—1826年公司停发股息期间，作为债务抵押的股票和发行待售的股票均无人问津。有一个股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其储存的五十张股票，按每张三百五十卢布，即低于票面价格一百五十卢布的价格出手。

过去开全体股东会议，气氛极为隆重，现在则是争吵激烈，相持不下。1825年3月，公司办公室主任，十二月党人K·Φ·雷列耶夫在给他的朋友，十二月党人B·И·什泰因格利的信中写道：“3月18日举行全体会议，照例是争吵不休，不成体统。洛巴诺夫兄弟吵得最凶，波利特科夫斯基则是窃窃私议。争论集中在结算上，这份结算到现在还没有签字，因为克拉麦尔不愿出席会议审查结算。”<sup>2</sup>

B·克拉麦尔经理不敢出席股东会议不是无缘无故的。经理们这时营私舞弊已达到如此程度，竟连1822—1823年度的结算都不敢提交股东审查。

为了想方设法不使公司这些丑闻张扬出去，经理办公室在政界的支持下采取了一些措施。首先，防止一切有损公司声誉的流言蜚语在报刊上流露。全体会议召开前一个月，即1825年2月14日，公司办公室主任雷列耶夫曾请求彼得堡审查委员会，未经俄美公司同意，切勿刊登有关俄属美洲移民区的消息。公司提出这

1. 《莫斯科通报》拾遗，1783年，№79，第311页。

2. K·Φ·雷列耶夫全集，科学院，1934年，第490—491页。

种请求的表面理由是，因为《北方蜜蜂》上刊登了一篇描述新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形的短文。这篇短文对公司毫无恶意，而且也不是独创，过去在里加出版的德文报纸和《Journal de Saint-Petersburg》<sup>①</sup>上已刊登过两次。雷列耶夫在报告中请求审查委员会“不要批准在此间出版的杂志上刊登未经公司盖章和办公室某一成员签字的有关公司或其移民区的文章。否则可能泄露公司秘密或者刊登错误的和歪曲的报导。不论是泄露秘密，还是报导失实，都能给俄美公司的事业造成损失”。<sup>1</sup>

公司的申请被批准了。

为审查公司事务成立了委员会，成员有财政部办公室主任А·Я·德鲁日宁和船长В·М·戈洛夫宁。在特别会议上听取了委员会的报告后，便动用一切手段为经理们开脱罪责，并维护公司的“声誉”。但是经理们的营私舞弊事实俱在，无容争辩，担任会议主席的H·С·莫尔德维诺夫伯爵只好宣布说：“从车上掉了东西，找也白找！”，“家丑不可外扬”。有一些股东勃然大怒，不仅要求毫无例外地撤换所有经理，而且要求他们由于犯下的罪行，承担赔偿责任的义务。

有一个股东洛巴诺夫中尉在过去的诉讼中得到了戈利科夫继承人的二百九十九张股票，他激烈地抨击了替经理们辩护的莫尔德维诺夫。洛巴诺夫对莫尔德维诺夫说：“阁下说得倒好，从车上掉了东西，找也白找，因为您只有五十张股票，这对您来说是无所谓的，而我有三百张股票”。<sup>2</sup>

经理们到底还是受到了保护，也没有赔偿损失，只有克拉麦尔一人被当作使公司遭受一切亏损的唯一的罪魁祸首退休了。但

1.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圣彼得堡审查委员会全宗，1825年，案卷№206778，第1页。

2. 《北方蜜蜂》，1861年，№109，С·亚诺夫斯基评特里杰奇内的文章。

① 意为《圣彼得堡报》。——译者

事情并未就此了结。洛巴诺夫破产了，因为公司股票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他负债累累，迫不得已而退休。他决定上书沙皇，于是便向沙皇接连呈递了几份充满悲哀的呈文，详细描述了经理们的黑暗“勾当”。

从洛巴诺夫呈交的材料中可以看到，公司的大部分开支用于支付经理们的薪水和奖金。每个经理每年获得一万五千卢布的薪俸，此外，据十二月党人什泰因格利说，布达科夫当时已“年迈体衰，精力不济，”<sup>1</sup>除薪金之外，每年还付给他一万卢布的养老金，另外还给经理普罗科菲耶夫一万二千卢布的伙食费。其次，奖金的开销也很大。就在公司财政状况极其拮据的时期，每个经理还得到十万卢布的奖金。<sup>2</sup>

筹备环球考察队也使经理们有利可图，而当时的考察队本身却使股东们遭到亏本受损。1821年决定派出例行的环球考察队时，委托克拉麦尔兄弟的商行购买船只，而商行首脑却是公司经理B·克拉麦尔。克拉麦尔在美利坚合众国为公司购置“叶列娜号”船时，先得到了船价百分之六的佣金。不仅如此，当克拉麦尔获悉“叶列娜号”已在途中，而且不久即将抵达喀琅施塔得以后，又给公司买了另外一艘明明知道是质量低劣的“伊丽莎白号”船。这艘船原属于克拉麦尔的一个破产的债务人。克拉麦尔用三万卢布为公司买了这艘破烂不堪的船，把这笔债款装进了腰包，而公司却不得不再花费七万卢布去修理这个“刚买到手的破烂货”。但是由于将此船搁置在喀琅施塔得不用，实在说不过去，就将它和不久前返航的“留利克号”船一起装备了去作环球“旅行”。

---

1. 《北方蜜蜂》，1861年，№72，评《有关东洋沿岸俄国移民区的历史资料》，特里杰奇内署名。

2.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第2页，1826年，案卷706，洛巴诺夫呈沙皇的呈文，第93—110页。

至于克拉麦尔在美利坚合众国购买的“叶列娜号”船，由于已经派出了一个考察队，故将其留在喀琅施塔得碇泊场未用。

“伊丽莎白号”勉勉强强抵达好望角。将船上运载的货物连同“伊丽莎白号”船一起，就地赔本卖掉。一部分船员改乘“留利克号”，一部分搭乘别的船返回彼得堡。

从洛巴诺夫的呈文中还弄明白了，就在总管理处向银行借钱付息的时候，公司的资金却在各位经理个人手里周转。

然而政府并不打算将洛巴诺夫的控诉状送去处理。政府对维护俄美公司这个在经济上能获利的企业的关切，并不亚于总经理处，因为公司能给其股东带来大量股息。公司作为沙皇俄国在太平洋上扩张的开路先锋，其声誉是不容动摇的。

一年年过去了，洛巴诺夫不断地递交呈文，但事情毫无进展。此时公司又开始发放股息，在每次全体会议上股东们又重新对那些不久前他们还在控告的经理们表示感谢，又跟过去一样发给他们奖金，嘉奖他们对“祖国的荣誉”，为公司股票持有者的收入“鞠躬尽瘁”。

1824—1825年公司的决算表中已有一百五十万利润，而1827年对每张股票支付一百四十七卢布的股息。不错，能够得出这些利润是不无花招的：股息是从1826年销售货物所得的钱款中支付的。从来年收入中支付股息的这种办法，一直沿用很久，直到1842年。用这种办法，就是在公司业务明显赔本的时期，也有可能得出利润。

## 第四章 俄属北美洲移民区和 1824—1825年的诸协定

政府规定俄美公司专营权期限为二十年，至1819年7月8日已期满。必须首先解决对公司进一步开展活动最为重要的俄属美洲移民区的边界问题，才能重新审批新专营权。

保罗一世批准的专营权规定，俄国领地的边界在北纬55°。虽然该地的滨海地带尚未完全开发，但是原有边界现已显得不够了。无怪乎早在1802年俄国移民区行政长官就曾奉命伺机提出俄国的要求，将边界推移到诺特卡湾，即北纬51°。公司认为归属俄国的新领地应当包括直至北纬45°的整个沿岸地带。这样就把哥伦比亚划入俄国领地，使领地边界接近俄勒冈。

然而，在1812—1814年英美战争后，由于美国在太平洋沿岸积极进行殖民扩张的野心越来越大，加上来自英国的竞争，公司的方案已经过时了。新边界确定为北纬51°，即温哥华岛的北岬。这样，俄国领地的边界和第一次专营权时相比，只南移了4°。

对进一步扩展领地的问题，也做了明确规定。原专营权授与公司：如果新地区“没有被任何外族人占领，受其管辖”，公司可将其领地扩大到规定的边界以外。然而，对空闲的土地根本不能过多指望，假如公司确实按上述原则行事，那就连土著居住的地方都不能侵占。新专营权对这一问题明确规定如下：公司可以占据既定边界外的新土地，如果这些土地“未被任何欧洲国家或美利坚合众国国民占有或受其管辖的话”。<sup>1</sup>

1. II·季赫麦涅夫，俄美公司创办始末，第1册，附录，第41页。

在政府批准的新专营权中，也应当指出第十七条。它准许公司从殖民地所属国向移民区免税输入和输出俄国和外国商品。既然对商品流向没有进行进一步的监督，从俄国的一个港口（喀琅施塔得港）运到另一个俄国港口（新阿尔汉格尔斯克港）的运输权，事实上变成了免税贸易权。

此外，新专营权第九条也很重要。它规定公司人员与在政府供职的人员享有同样的权利。这使公司不仅能招聘官吏，而且能招聘军人，主要是海军军官到公司任职。

新专营权是1821年9月14日批准的。在其颁布前夕，关于同外国走私活动斗争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了。

外国在移民区进行走私贸易，是公司建立之初就遇到的相当棘手的难题之一。外商，主要是美商，换走了特林基特人和其他印第安人的全部毛皮，事实上就将俄美公司活动范围局限于隶属公司的土著干活的猎场上。嗣后曾任公司经理的K·赫列勃尼科夫，曾长期生活在俄属美洲移民区。他在关于俄属美洲的札记中写道：美国人买一张毛皮，就付给特林基特人“五、六条大毯子，外加一些糖浆、面包干和谷米等，而我们却不能付出这样的数目。因为这比规定价格高一倍，有时也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商品”。<sup>1</sup>据公司统计，在俄属移民区沿岸通航期间，每年平均有十五艘外国船只运走一万到一万五千张海獭皮。

俄美公司本身无力对付外国的走私贸易，曾一再呈请政府和沙皇本人保护公司免受美商的侵犯。为此，公司管理处搬出了政治理由，说“北美利坚合众国国民，作为共和主义分子”用枪炮刀剑向土著换取毛皮，“并向他们介绍使用武器的方法，以危害我渔

---

1. K·赫列勃尼科夫，关于美洲的札记，《东洋沿岸俄国移民史料》，第3册，圣彼得堡，1861年，第88页。

猎工人”。其实，主要原因在于美商给自己的商品“定价很低，而俄美公司的同样商品定价却高得多，因为经由西伯利亚到鄂霍次克运输艰难，运费昂贵”。<sup>1</sup>

俄国战船环球旅行时，每二、三年内才有一次到达美洲沿岸，根本阻止不了外商的走私活动。还在1810年就开始的旨在解决俄国移民区内走私贸易问题的外交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驻合众国的特派公使帕连伯爵和驻费城总领事达什科夫都一致认为，美国当局并不打算阻止走私贸易，因为美国政府某些官员本身就在资助考察队去俄国沿岸进行活动，而且它也不可能阻止这种贸易，因为在俄国沿岸附近，没有美国战船游弋。

在美国人向哥伦比亚渗透以后，公司便特别尖锐地提出了采取坚决措施抵制外国竞争的问题。1811年12月18日，公司总管理处上奏亚历山大一世，强调说，“北美航海家根据美国宪法规定的特权，同时还根据随处均可自由航行和行猎的权利，对任何警告均可置之不理。因此，为了排除上述危险，除了狠狠地吓唬这些航海家外，别无他法”。<sup>2</sup>

合众国深入到与俄国移民区毗邻的哥伦比亚河流域，并在那里开设了一家美国贸易公司，从而使同美国人的竞争日益加剧。总管理处将此情况上奏沙皇，并请求沙皇采取坚决措施对付外国人：“吾皇陛下仁慈为怀，一向庇护俄美公司及整个祖国的贸易事业。陛下明鉴，决不会准许北美私商和上述公司继续排挤俄国商业。该公司迁入哥伦比亚附近后，伙同一些贪得无厌的美国人，继续将武器换给印第安人，使得我们不能进行狩猎，并且完全破

---

1.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全宗，办公厅，1817年，案卷№12180—12184，第31页。

2.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及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款，1811年，案卷№47，总管理处呈给沙皇的奏疏，1811年12月18日，第1—4页。

坏了俄国移民区的安宁。”<sup>1</sup>

公司向政府提出在美洲水域战船进行经常巡航的问题。然而在与拿破仑的军事冲突一触即发之际，使俄国同合众国的关系趋向尖锐当然是不行的。内务大臣 O·П·科佐达夫列夫在给首相 H·П·鲁缅采夫的信中写道：“我认为，使用武力制止北美人侵犯的各种手段，虽然毫无疑问会奏效，但在这里我们不能采用，因为为了一个私营公司而损害国家关系，是没有充分理由的”。<sup>2</sup>

当然，科佐达夫列夫很清楚“私营”俄美公司是什么性质的企业，不过，当他声称此时和合众国关系破裂是“没有充分理由”时，他无疑是对的。因为合众国一旦公开向法国靠拢，那么威胁俄属美洲移民区的就将不仅是商人了。

在铁尔西特和约签订后，俄国被迫与法国结盟，此时沙皇政府极力想利用合众国政策中的反英倾向。“朕认为合众国是英国的敌手，”亚历山大一世颁给1809年赴美任公使的帕连伯爵的谕令草案中写道，“朕以为合众国的切身利益，使它比欧洲大陆的任何一国政府，都更加关注限制大不列颠政府为害匪浅的海上霸权，或者至少是削弱这一霸权”。<sup>3</sup>

但是，几年之后，在俄国与拿破仑关系破裂并与英国结成联盟期间，沙皇政府还应一如既往保持其同美国的友好关系。诚然，此时之动机和俄法友好时期的动机是截然不同的。

合众国力图尽可能支持法国。在此时期，美国国内普遍对拿

---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及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款，1811年，案卷№47，总管理处呈沙皇奏疏，1811年12月18日，第1—4页。

2.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及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款，1811年，案卷№47，内务大臣 O·П·科佐达夫列夫致首相 H·П·鲁缅采夫函，1812年上半年，第12—15页。

3.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全宗，办公厅，1809年，案卷№12160，第9页，译自法文。

破仑表示同情，这从俄国驻费城领事达什科夫和涅谢尔罗捷的通信中可见一斑。1815年3月15日，达什科夫在其自费城寄出的信中，谈到俄国与拿破仑作战期间美国报界的贿赂行为时，顺便写到：“俄国大臣大可不必玩弄这种政治权术〔即向报界行贿——奥孔〕；如果美国政府由于其对拿破仑的盲目忠诚，而不会使法国部长关于疏远俄美关系的意图得以实现的话，那么完全不用搞这种名堂，差不多也是可以的。”<sup>1</sup>

合众国和英国的对立，曾导致1812—1814年两国之间的战争。现在合众国对法国持友善态度，首先是由于英美之间的对立使然。在这种情况下，触犯美国是不利于俄国的，

有人建议俄美公司通过和平途径消除同美商之间发生的误会。根据得到内务大臣支持的达什科夫的建议，1812年5月20日，公司总管理处和设在哥伦比亚的纽约商人阿司特的毛皮贸易公司，签订了为期四年的合同。哥伦比亚公司得到了向俄国免税输出毛皮的权利，这些毛皮按照当时的规定是禁止输入俄国的。

阿斯特公司则保证不在俄美公司所属地盘内从事贸易活动，它只享有专利向俄国移民区供应一切必需品，并用自己的船将俄国毛皮运往广州。一旦发现美商在俄国移民区行猎或经商，阿斯特必须和俄美公司“协同一致”采取行动“取缔此类活动”。俄美公司曾指望阿斯特与合众国著名政治活动家的亲属关系。然而，与阿斯特签订的合同却丝毫没有改变现状。阿斯特运往移民区的货物，多半是俄美公司不需要的，而且运费昂贵；而关于阿斯特能影响美商放弃在俄属移民区自由贸易的传闻，则纯属无稽之谈。

1817年，公司总管理处将一份前来美洲俄属移民区沿岸的外国船只必须遵行的规章草案，呈报沙皇审批。这份规章的细则把

---

1.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全宗，办公厅，1815年，案卷№12174，第33页。

移民区港口与波罗的海港口同等对待。可是，这份草案一直束之高阁，移民区内的走私贸易一如既往持续不断。外商在俄属移民区，甚至在移民区行政中心附近，都非常自由。

1819年，俄国著名航海家B·戈洛夫宁远航旅行归来后，曾致函俄美公司经理，历述一系列事实，说明俄属美洲的外国贸易活动规模很大。

戈洛夫宁主张政府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来保护俄属美洲领土不受外国人的侵犯；他的信在政界曾轰动一时。信一开头就论证说，根据专营权规定，公司独占的土地，无论就其首次发现权，还是就其首次移民权而言，均应属于俄国。戈洛夫宁认为，否则，首次发现权就毫无意义。戈洛夫宁援用白令、奇里科夫等俄国航海家的旅行考察成果，来说明继他们之后，外国旅行家们在美洲大陆上“重新发现”了一些地方，在这些地方他们都遇到了俄国移民，他们这种“重新发现”，只不过是给这些地方取个新名称以纪念某些达官显宦而已；白令、奇里科夫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戈洛夫宁写道：“要是当代航海家能作出白令和奇里科夫那样的发现的话，那么不仅所有美洲的海岬、岛屿和海湾要安上公侯、伯爵的名字，他们甚至会在每块光秃的石头上，都刻上各大臣和各显贵们的名字，并把对这些人的恭维话也刻在上面向全世界宣扬。”<sup>1</sup>至于罗斯移民区，虽然它不是俄国人首先发现，可是首次移民权却使俄国有一切理由占有这一地区。正如戈洛夫宁所强调的那样，不是首次发现，而是首次移民给了占领该地的权利。戈洛夫宁又说：“不光是发现，而且实际占领也能赋予领有权。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西班牙宫廷要求英国大臣命令英国人放弃他们在美洲占据的一个地方，理由是就发现权而

---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和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款，1918年，案卷№440，B·戈洛夫宁1819年9月10日致俄美公司经理的信，第10—17页。

言，此地应属西班牙。伊丽莎白命令作如下答复：只是发现而并未实际占领，就不能拥有土地所属权；西班牙人是在那里还没有大炮的时候发现的这块地方，因而现在他们必须去重新发现它。”

戈洛夫宁接着强调说：“皇帝把其他臣民所没有的特权赐予公司，当然不希望外国人在我领地享受那些赐给公司并属于公司的利益。”<sup>2</sup>

当时，按1818年条约规定，北纬42°到54°40′的地区由英国和合众国共同占领。这种情况更增加了美国商界对盛产毛皮的俄属领地的兴趣。

俄国驻美公使波列季卡向外交大臣涅谢尔罗捷报告说，正是从这时起，“美国人对美洲西北沿岸以及对我们在这块人烟稀少的地方的移民区的兴趣，达到了使我吃惊的程度”。<sup>3</sup>就在1821年1月21日的同一份报告中，波列季卡写道：“经常有这种情况发生，一些私商竟胆敢在我自己的住处，要求我提供俄国人在美洲西北沿岸活动的情报。迄今为止我是顶住了。”波列季卡继续写道：“我之所以把这种政治上的疯狂行径禀报阁下，乃由于我没有看到美国政府有任何诚意认真处理太平洋沿岸的移民区问题。但是也可能发生另外的情况，特别在目前，美国国会正在讨论移民区问题的时候。”<sup>4</sup>

由于合众国占领了哥伦比亚河，从而使美国领地的边界更靠近美洲西北沿岸的俄属移民区，因此关于俄国移民区的问题，在美国国会中提了出来。

1821年1月9日(公历21日)，国会听取了专门委员会的报告，

---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和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款，1918年，案卷№440，B·戈洛夫宁1819年9月10日致俄美公司经理的信，第10—17页。

2. 同上注。

3. 海军历史档案馆，各地来件，案卷№123。

4. 同上注。

该委员会奉命查明合众国为占领哥伦比亚河流域而派出的考察队的考察结果。

委员会在涉及美国人感兴趣的毛皮业和捕鲸业时指出，当时“所有国家，不论是否对该地区拥有所有权，都想在这里占据一块地盘，并且不惜资金，只要能获得收益就行，”但合众国却错过了完全占领这一地区的机会。为了证明这一点，委员会还举了俄国的例子。“俄国在亚洲这一地区的领地，同我们在这里的领地的情况相同，俄国早就知道这种贸易的重要性及其收益……俄国甚至一直未被欧洲列强所注意。后来它开办了前所未闻的大企业，不遗余力、不惜资财、挖空心思，一心想把世界四大洲都变成自己的进贡者，至此才引起欧洲列强的注意。”<sup>1</sup>

国会专门委员会把沙俄描绘成谋求世界霸权的强大力量，并把俄属美洲移民区，作为沙俄总扩张计划的一部分来看待。“要塞、仓库、城市、贸易——好象是魔法使然似的，顿时在此地区出现。俄国倚仗自己的百万军队，不仅维护着自己的义务与其在欧洲人眼中的威严，并且威胁着土耳其、波斯、日本和中国，就连西班牙国王在北美的领地，也受到俄国强大势力的威胁。”委员会认为俄国的活动与日俱增，“俄国对开辟捷径进行有利可图的贸易的关切心情越来越重。尽管它困难重重，但还是不失时机地占领了美洲太平洋岸上的两个重要哨所，一个约在北纬57°的新阿尔汉格尔斯克，另一个在北纬38°34′的博迪加湾附近。”国会委员会在报告结束时，简要地描述了俄国的工事以及俄属移民区物资供应的运输办法，即用兽力车先运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然后再由海路运至新阿尔汉格尔斯克。国会委员会还写道，“进行这种贸易旅行的国家，为保持一条贸易线路，常常要冒着几步之内

---

1. 海军历史档案馆，各地来件，案卷№123。

便看不见东西的暴风雪，通过冰封的海面。它只有充分认识这条贸易线路的全部重要性，才能保证它想经营的货物不致遭到任何方式的掠劫。它在提出这样的特殊困难以后，终于找到了占领取得维齿群岛中的一个岛屿的途径。这使它不仅有可能会保住自己的阵地，而且可以控制太平洋的整个北部地区。”<sup>1</sup>

我们可以看到，国会委员会对俄属美洲移民区问题提得十分尖锐。这一方面是由于合众国对太平洋沿岸的兴趣普遍增加，另外也是由于美国人在俄属移民区的贸易受到了俄美公司的抵制。

早在1820年8月，公司总管理处就禁止移民区长官同外国人进行实物交易。一年之后，此项禁令得到了政府的批准。1821年9月4日，与政府批准俄美公司新专营权的同时，发布了一项声明：严禁一切外国船只在俄属移民区靠岸，概无例外。

声明规定，从白令海峡到北纬51°的整个美洲西北沿岸，以及阿留申群岛和千岛群岛沿岸，只准俄国臣民有权在此经商、捕鲸和捕鱼。声明不仅禁止“所有外国船只在前述条款内指出的俄国管辖的海岸和岛屿靠岸，而且也不准它们驶入距岸一百意大利里以内的海域。”<sup>2</sup>跟土著作买卖的船只，以及驶入禁区的船只，一经查获，一律由拟派往美洲沿岸进行巡逻的战船没收。同年10月“阿波罗号”巡航战船已由喀琅施塔得启航，整整过了一年之后，从1822年10月起开始沿俄属美洲移民区海岸巡航。然而，采取如此坚决之措施的结果，只不过是制止向外商购买商品以供应移民区之需要而已，而外国人与土著居民的走私贸易却依然非常活跃。

不准外国船只驶近俄属移民区的禁令，不仅引起合众国，而且也引起英国的强烈抗议。早在1822年6月3日，外交大臣涅谢尔罗捷就曾致函财政大臣J·A·古里耶夫伯爵，谈到新专营权

1. 海军历史档案馆，各地来件，案卷№123。

2. 法律大全，第37卷，№28747。

准许公司扩大俄属美洲移民区的边界，引起美英两国政府的抗议，同时他们还反对9月4日声明：“美国政府反对所谓的俄国领地的扩张，反对我们颁布的严厉的海上惩戒法。”涅谢尔罗捷同时还写道，英国政府“也向我们提出了内容相同的抗议书。”<sup>1</sup>

这时正是沙皇政府必须聆听两国抗议的时候，特别是英国的抗议。沙皇政府刚刚向神圣同盟成员国发出照会，鉴于1821年爆发了伊普西兰狄<sup>①</sup>领导的希腊人起义，照会坚决主张由俄国肩负起“恢复巴尔干半岛秩序”的重任。亚历山大皇帝曾打算以“恢复巴尔干半岛秩序”为由，去瓜分土耳其，但是这一企图首先遭到了英国和奥地利的阻挠。希腊问题实质上是海峡问题，它一直是沙俄对外政策注意的中心。在亚历山大皇帝准备发兵“援助”希腊的时候，他必须千方百计隐瞒其武装干涉的阴谋。此时若同英、美因俄属美洲领地发生冲突，对沙皇政府显然不利。各列强本来就反对俄国干涉希腊事务，为美洲移民区这样一块领地，不值得搞坏同列强的关系。在我们引用过的1822年6月3日的信中，涅谢尔罗捷通知古里耶夫说，亚历山大皇帝已谕令在俄属美洲沿岸巡航的所有战船，“巡逻时应尽量靠近硬土带，不超越俄美公司自创办以来和1799年重新颁发给它特许状以来实际享有的渔猎特权的纬度。”<sup>2</sup>

---

1.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全宗，办公厅，1822年，案卷№3645，К·В·涅谢尔罗捷首相（按：涅谢尔罗捷在1845年才担任首相。——译者）1822年6月3日致内务大臣（正文为财政大臣，此处有误。——译者）П·А·古里耶夫的信，第29—34页。

2.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全宗，办公厅，1822年，案卷№3645，К·В·涅谢尔罗捷首相1822年6月3日致内务大臣（应为财政大臣。——译者）П·А·古里耶夫的信。

① 伊普西兰狄(Ипсиланти)，希腊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1814年为希腊民族解放而在敖德萨建立的希腊秘密团体“赫特里”(“秘密联盟”)的领导人之一。1821年春，他在摩尔达维亚起义反对土耳其苏丹，这一起义推动了1821—1829年全希腊的民族解放起义。——译者

这样，9月4日声明中，有关把俄罗斯边界扩展到北纬51°的部分，诚然未经宣布便被取消了。至于禁止外国船只在俄属美洲移民区靠岸的问题，根据亚历山大的上述谕令，事实上也不能算是彻底解决。接替波列季卡新任驻合众国公使的泰伊尔男爵，奉命在华盛顿“商定双方一致同意的措施，消除两国今后在美洲西北沿岸有关相互之间领地问题的一切争执，停止俄美公司过去接连不断对合众国某些国民的企业进行的控诉，并停止将9月4日声明中提出的任务不折不扣地付诸实施，为此，我们将不得不另作安排。”<sup>1</sup>

对俄属移民区的贸易权问题最为关心的是美国，因为供应移民区商品以及同土著居民进行走私贸易的，主要是美国商人。而俄属领地的边界问题，则既涉及美国，同时也涉及英国。不久前还在交战的两国，如今却共同行动起来反对9月4日的声明，并取得了效果。

法国历史学者巴拉尔-蒙弗拉指出：“卡斯尔雷勋爵<sup>2</sup>毫不犹豫地以象维护其本国权利那样的热情开始维护美国的权利。”巴拉尔-蒙弗拉接着写道：“俄国过去在同美国人的交往中，总是把他们视为二等民族，对他们态度比较放肆，但是经发觉美国人受到英国支持，它便完全改变了原来的腔调。俄国亲自倡议在圣彼得堡召开会议，并把划界问题提交会议讨论，而在此之前俄国认为这个问题仅凭它自己的权势就可以解决。它给自己的全权代表下达了有意和解的训令，急欲借此避免由阿拉斯加问题引起的不必要的冲突。圣彼得堡会议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实际上，都使华盛顿政府感到满意，同时美国的物质利益也得到充分的保证。”<sup>3</sup>

---

1.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全宗，办公厅，1822年，案卷№3645，K·B·涅谢尔罗捷首相1822年6月3日致内务大臣（应为财政大臣。——译者）П·А·古里耶夫的信。

2. 英国外交大臣。

3. 巴拉尔-蒙弗拉，从门罗到罗斯福，国家图书出版社，莫斯科-列宁格勒图书馆，第13页。

当时，解决巴尔干半岛问题，对俄国来说是燃眉之急，因此由于阿拉斯加而引起冲突对俄国“确无必要”。

1823年11月20日(公历12月2日)，美国总统门罗在致国会的咨文中首次声明，“美洲大陆由于已被占领并保持着自由独立的地位，因此今后不能再对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殖民活动开放。”发表这一声明的直接借口是俄国在北美大陆的大肆扩张活动，其中包括1821年9月4日的声明。在这篇奠定了“门罗主义”基础的咨文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总统认为，将上述原则公诸于世的最好时机，是美国根据俄国政府的提议，授权合众国驻圣彼得堡的代表，通过和平谈判确定两国在美洲大陆西北沿岸的相互权利的时候。

在讨论俄属美洲移民区边界问题的圣彼得堡会议上，“门罗主义”初次获胜。但是，这一胜利首先是由于美英采取共同行动，由于英国当时对沙俄在近东的利益进行抵制而取得的。

1824年4月5日(公历17日)，签署了调整合众国和俄国在美洲大陆相互关系的条约。1825年2月16日(公历28日)俄英也签订了类似的条约。“美洲”问题全部解决之后，1825年2月，俄、英、奥就希腊起义问题在彼得堡举行谈判。此时已很明显，在此之前的历次谈判，只不过是蓄意拖延时间，无论是英国，还是奥地利，都不可能让亚历山大利用希腊起义去干涉土耳其事务。

在对沙皇施加压力的有利时机签署的这些条约，内容同1821年9月4日的命令大相径庭。就基本条文而言，两项条约全然相同。两条约的第三款都把俄属移民区的边界定在北纬 $54^{\circ}40'$ ，即比9月4日命令和公司新专营权的规定少了 $3^{\circ}40'$ 。至于罗斯移民区问题，在条约中干脆回避了。

俄美条约第四款和俄英条约第七款规定，美英两国国民有权自由进入俄属美洲移民区内河捕鱼以及与土著居民进行贸易。俄

国人也享有进入美洲的美英移民区内河的同样权利。该条文不包括缔约国本国国土及其殖民地——首先是俄国的殖民地，其次是美国或英国的殖民地。但是就在订约的当时，双方就已经很清楚，由于俄国商人竞争不过英美商人，因此这种形式上的双边权利，事实上成了英美商人享有的特权。

缔结俄英条约较俄美条约晚十个月。它明确规定了美洲西岸和东岸的边界。此外，条约规定了对英国最为有利的条款：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在俄属移民区获得十年以上的自由贸易权，则英国也应享有同等的权利。

两个条约使俄美公司的商业活动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想通过政府制裁俄属移民区沿岸一带的走私贸易的企图，以失败而告终了。不但如此，现在走私贸易不仅在沿岸地区，而且在内河流域均已合法化，更不用说签订的两个条约对在美洲大陆开疆拓土设置了严重的障碍。

公司总管理处起初曾设法禁止外国船只在美洲俄属移民区靠岸，从而完全断绝同外国人的贸易往来。现在看来，并不那么容易。还在俄美条约签订前，为了供应移民区粮食和必需品，公司不得不请求政府允许它重新和外国人在移民区中心新阿尔汉格尔斯克进行贸易。1824年1月8日，莫尔德维诺夫伯爵在致K·B·涅谢尔罗捷的私人信件中指出，“同外国人贸易的中断，使公司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与英美谈判进展缓慢，迟迟不能就确定边界和建立贸易关系问题签订永久性条约，可能使公司的资金耗尽，使渔猎人濒于绝境，并会使依赖公司供应一切生活必需品的土著居民滋事生非。”<sup>1</sup>公司董事会也驰书财政大臣，请他火速解决这个问题。

---

1. 莫尔德维诺夫伯爵家族档案，第6卷，圣彼得堡，1902年，第642—643页。

还有一种情况也迫使公司要求对它过去力争实施的禁令作部分变动。不准外国人在俄属移民区境内进行贸易的禁令，使土著居民，其中包括特林基特人，极为不满，因为移民区行政当局不能供给他们过去从外国商人手中买到的物品。特林基特人的起义，一直是对俄属美洲移民区的实际威胁。据移民区行政长官穆拉维约夫称，如今，由于商品短缺，这种威胁必定会增加。有关特林基特人的武器及美国人对他们影响的传闻，虽说有极大的夸张成分，但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惊恐万状的穆拉维约夫报告说，“已经获悉，许多科洛申人居住区都拥有大炮。据在移民区游弋的皇家巡航战船“阿波罗号”的船员说，他们在凯甘纳驻留时，曾看见一个安设大炮、悬挂美国国旗的小堡垒，在这个堡垒里每天早晨鸣炮升旗。在那里可以看到大量的枪支火药。”<sup>1</sup>

穆拉维约夫要求火速运来土著居民必需之物资，派人前来“增援”，并声言，否则，“他将一筹莫展。”公司总管理处根据从移民区获悉的情报，对特林基特人的情况作了如下描述：“他们捕获的东西无处销售，而生活必需品又很难弄到，他们认为这完全是由我们一手造成的，因此，他们一旦强盛起来，对我们既不会友善，也不会宽恕，而且我们越是阻止他们和外国航海者来往，他们对我们的威胁也就越大。”<sup>2</sup>

1824年3月27日，俄美条约签订前十天，亚历山大一世批准俄美公司在新阿尔汉格尔斯克恢复同外国人的贸易。条约不但将这个决定写入文本，而且还大大超出了批准的范围。条约先后准许美国人和英国人，经公司同意可在有俄国居民点的地方进行贸易，不仅如此，它还允许外国人有权在无俄国移民的公司地盘内进行自由贸易。这就是说，公司甚至在形式上属于它的地盘范围

1.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全宗，办公厅，1823年，案卷№3646，第19页。
2. 同上注，第21页。

内，也失去了一切扩大自己活动的前景。俄美公司出乎意料地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遇上了实力雄厚、巧于钻营的竞争对手。

还在条约签订前，公司管理处当然已知道谈判的目的是什么。

公司股票持有者和经理们的利益，与沙皇政府当时在美洲大陆所推行的让步政策背道而驰。E·П·奥鲍连斯基回忆这一时期担任公司办公室主任的雷列耶夫时谈到，“根据同北美联盟签订的条约，必须把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创建的罗斯移民区转让给美国人。这使雷列耶夫忧心忡忡，因为罗斯移民区本来可以作为我们的可靠据点，以便参与后来如此闻名的蕴藏丰富的金矿的开采。”<sup>1</sup>这一条约确实使雷列耶夫忧心如焚，这倒并不是因为转让加利福尼亚的事，因为条约对此问题只字未提。雷列耶夫担心的是条约批准后，公司的全部活动将受到沉重打击。

不仅是公司管理处，而且连一些最有威望的公司股东，都试图对政府施加一定的影响，以阻止政府对美国让步。

早在1824年2月，莫尔德维诺夫伯爵就在给K·B·涅谢尔罗捷的信中写道：“不论当前大量占据的这些荒无人烟的土地多么没有价值，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俄国对中国人所作的让步，将从雅布洛诺夫山脉<sup>①</sup>到阿穆尔的疆土让给了中国。当我们作出这一让步时，只满足于幅员广大的西伯利亚，而对让出的那些荒无人烟的土地很不重视。如今我们深感痛心的是，唯一的一条从西伯利亚流入可以航行的汪洋大海的河流——阿穆尔河，已经不在我国境内流泻了。这一巨大损失是无法挽回的。”<sup>2</sup>

公司管理处对H·C·莫尔德维诺夫的威信寄予很大希望，但

---

1. E·П·奥鲍连斯基公爵回忆录，载《十九世纪前半叶俄国的社会运动》，第1卷·圣彼得堡，1905年，第237页。

2.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全宗，办公厅，1827年，案卷№7316，H·C·莫尔德维诺夫致K·B·涅谢尔罗捷的信，1824年2月，第7—9页。

① 即外兴安岭。——译者

事态的发展对公司极为不利。俄美条约签订后，涅谢尔罗捷通知莫尔德维诺夫说，他的信（上文援引的那封信）已直接呈送沙皇，“陛下对此信极为赞赏，对您的见解……极为重视”。涅谢尔罗捷对刚刚签订的条约，作了如下解释：“在第四款中，我们允许美国在俄属领地内经商和捕鱼，但不得超过十年。对有利于他们的这项条款，我国政府应予同意，其原因有二（这两个原因同样值得重视）：第一，条约的其余条款，尤其是第五条（禁止在俄属移民区内出售酒类和武器——奥孔）使我们受益非浅，因此，北美共和国政府完全有理由要求我们对此给予相应的报酬；第二，美国人早就在俄属移民区内经商、捕鱼，而公司至今对此束手无策。当然，对公司来说，让美国人按照正式签订的条约所赋予他们的权利在此地经商、捕鱼，要比迄今为止仿佛是按照自然而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此地经商、捕鱼要体面得多，因为这样美国人必须严肃承认，几年期满后，我们就有权完全禁止他们在此地区经商、捕鱼。”<sup>1</sup>

接着涅谢尔罗捷表示了下述想法：“通过此项条约，我国的移民区会受惠更多。从某种意义上看，它是我移民区在政治上被承认和摆脱危险的开端，因为现在第一次确定了移民区对外国的关系。其重要性显而易见，而且俄美公司的先生们，无疑也会深刻感受到皇上赐予的新的隆恩。”的确，业已签订的条约，是确定阿留申群岛和美洲大陆的一些区域归属俄国的第一个双边国际文件。然而“俄美公司的先生们”根本未把这个条约看作是“皇上赐予的新的隆恩”，而是把它看作是使公司前途莫测的巨大的新灾难。

尽管条约第四款，根据俄文译文看，只准许美国人在俄国领

1.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全宗，办公厅，1824年，案卷№3717，K·B·涅谢尔罗捷致叶·C·莫尔德维诺夫的信，1824年，第21—26页。

地内“捕鱼和同当地土著居民进行贸易”，但是很明显，这里也包括猎捕海兽。莫尔德维诺夫当即提醒涅谢尔罗捷注意，在条约的俄文文本中译为“捕鱼”的“pêche”这个词可以有广义的解释，直至可以解释为猎捕海兽。涅谢尔罗捷向莫尔德维诺夫解释说，他事先已考虑到“pêche”一词的广义的解释。涅谢尔罗捷写道：“经陛下恩准，谨答复如下：对我信中所用之俄文词“捕鱼”和条约中所用之法语词“pêche”，按照一般习惯，我们均理解为猎捕各种水生动物，以及所有的海产物。这是因为在两种语言中我们找不到更为准确的其它词。”<sup>1</sup>

从条约签订到正式批准的一段短暂时间里（1824年4月5日至5月10日），公司一直在设法防止即将临头的灾祸。

在外交部全宗中，还保存着另一份公司就1824年4月5日签订的俄美条约致财政大臣E·Φ·坎克林呈文的副本，副本由雷列耶夫亲笔抄写，呈文显然也是出自他的手笔。总管理处在给财政部的呈文中，把条约批准后公司的前途描绘得十分暗淡悲惨。管理处写道：“渔猎业是公司的唯一财源。外国人一旦取得合法权利与我们在渔猎业方面展开竞争，那就不仅是过去到过我们海岸和内河的外国人，甚至那些从未想过此种营生的外国人，也都会趋之若鹜，为了加紧狩猎并和我们移民区沿岸居民直接进行贸易，他们当然会不放过一切机会联合起来。并且可以断言，这些利欲薰心的外国人，定会使先前依赖俄国的土著野人对其原来依赖公司的地位极端厌恶。这些外国人将没有必要在主要移民区与公司作交易，因为同公司交易所得到的必需品，将来完全可以靠自己狩猎获得，也可以通过直接同居民打交道得到。这样，我们的移民区将象过去禁止与外商通商时期一样，仍旧不能就近购粮，因此，

---

1. 莫尔德维诺夫家族档案，第6卷，第656—657页。

粮食就得依靠环球考察队从俄国本土把粮食运来。考察队耗费巨大，同时由于公司狩猎业本身遭到破坏，使公司失去了唯一的财源和赖以生存的手段，从而注定公司除了破产外，将不会有任何别的出路。”<sup>1</sup>

呈文作者列举了如果准许外国人在俄属移民区自由贸易十年，公司将遭到的损失后写道：“公司有充分理由担心，不用说十年，就是在比这更短的时间内，外国人凭着他们的优势和雄厚的资金，就能把公司彻底毁掉。”<sup>2</sup>

和雷列耶夫一样，也直接参与了公司活动的十二月党人扎瓦利申，对两个条约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扎瓦利申的札记《论禁止美国国民访问北美洲西北沿岸》，也批评了1824年4月5日的条约。扎瓦利申认为，允许美国人进入俄属移民区，包括锡特卡在内，就等于宣告俄国在该地统治的结束。扎瓦利申写道：“只有把合众国国民完全从锡特卡沿岸驱逐出去，才能确保其安全。否则，我认为，俄美公司最好完全放弃这一要塞。”<sup>3</sup>

扎瓦利申对1825年2月16日签订的俄英条约，予以更为猛烈的抨击。他认为，沿西经141°划界，是无益的让步。他认为把内河自由航行权给予外国人，就等于俄国放弃其对移民区的占有权。他写道：“第六款使占有美洲大陆变得毫无意义。准许外国人随时都可在内河自由航行，这就使他们成了土地的真正统治者，而我们对其统治也就徒有其名了。”<sup>4</sup>

但是条约既已签订，扎瓦利申只好提出一系列措施，多少抵

1.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全宗，办公厅，1824年，案卷№3650，第6页。

2. 同上注。

3. 国立封建农奴制时代档案馆，莫斯科，侦查委员会全宗，案卷№48，第228页。

4. 国立封建农奴制时代档案馆，侦查委员会全宗，案卷№48，第240页背面。

销一下条约给俄美公司造成的严重后果。由于条约第二款只禁止外国人在有公司居民村的俄属移民区靠岸进行物物交易，扎瓦利申又“经常念念不忘排挤外商的活动，”因此他建议在一切便于贸易的地方设置公司商站。第七款规定给英国人在俄属移民区内河为期十年的自由航行权，为了缓和这一条款的作用，扎瓦利申竭力主张公司应利用这一条款的双边性。“公司一定要把各种商品运往那里（即英国的领水——奥孔），并且可以按照低于英商之价格，廉价出售，以便设法破坏其贸易，并迫使他们返回本土，让出属于我们的地方”。<sup>1</sup>

尽管俄美公司想尽了一切办法，但两个条约还是签了字，并在以后不久被批准。

沙皇政府为维护它在欧洲大陆的利益，毅然决然地在美洲作出了让步。K·B·涅谢尔罗捷在致H·C·莫尔德维诺夫伯爵的一封信中，十分明确地强调，俄国在美洲大陆的利益，必须服从更为重要的国家大计。“在我们竭力维护用劳动换来的利益之时，甚至在我们用一切可行之手段去获得新利益之时，我们切不可忘记还可能有其它更重要的国家需要和利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更重要的政府职责。阁下，您是熟谙一切政府管理之道的人，我认为无需向您赘述，我们希望获得的东西有用程度的大小不应成为政治谈判中的指针。”<sup>2</sup>

---

1. 国立封建农奴制时代档案馆，侦查委员会全宗，案卷№48，第242页，背面。

2.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全宗，办公厅，1824年，案卷№3717，第21页。

## 第五章 从商业公司到政府机构

在同时代人的心目中往往造成一种印象，仿佛俄美公司的活动是独立的，不受监督的，宛若一个“国中之国”。

И·Ф·克鲁逊什特恩考察队的参加者，兰格斯多尔夫医生在其札记中写道：“在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里，居然会产生一个自由贸易公司，它既不隶属于任何一个行政部门，又拥有无限的不受制裁的、独断独行任意支配大片土地之权。这种情况常常使我感到惊讶。”<sup>1</sup>

此种看法之所以产生，只是因为对事情真象的了解非常浮浅。这家形式上的私营公司，从创办之日起，其总管理处全部活动就已为政府所控制、指挥。

根据1799年批准的章程规定，俄美公司就其对国家政权隶属关系而言，相当于一个独立部门。按照该章程第十二条规定，管理处“应将有关公司事务的一切事宜，如计划安排、收益情况等，直接上奏皇帝陛下”。

为了领导和监督管理处的活动，如前所述，设置了公司“代理人”，或者“监护人”的职位。但是，1799年被委任为公司代理人的H·П·列扎诺夫，不仅是政府的一个大官——枢密院第一司司长，此外，他还是公司经理M·布尔达科夫的近亲和大量股票持有者。因此，列扎诺夫与其说是监视公司的“皇帝的眼睛”，不如说是公司各种事务的代言人。同时，公司作用的提高，以及公

1. 摘自兰格斯多尔夫的札记《东洋沿岸俄国移民区史料》，1861年，第4册，第187页。

司的活动与外交部、海军部及其他部门协调一致的必要性，便由个人监督(通过“代理人”)改为委员会(部)监督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

早在1804年就成立了一个由三个股东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它在处理要求保密的政治问题时，被授予全体会议的一切权力。

根据内务部提议，三人委员会中的一个席位不经选举产生，而由政府任命。内务大臣写道：“假如公司投票选出两名受人尊敬的委员，而第三名则由皇帝陛下任命，以便使后者成为向陛下反映委员会一切需求的代言人，那么通过这一方式，政府对公司就能施加它应使自己便宜行事的那种影响，从而使公司和政府彼此都能满意。”<sup>1</sup>

成立临时委员会，是使公司由商业组织变为皇室的直接代理机构的第一步。这一措施并未遭到来自商人总管理处方面的反对。

临时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只限于解决政治性问题。而商人总管理处保有处理商务的全部权力。同时，随着临时委员会的成立，总管理处的决议变得更加有分量了，因为在政府正式批准这些决议之前，决议实际上已被政府官员批准了。

被选入委员会的有海军大臣H·C·莫尔德维诺夫、内务部副大臣П·А·斯特罗甘诺夫伯爵和三等文官，外交部著名官员И·А·维伊杰麦伊耶尔伯爵。数年后，临时委员会改称俄美公司特别董事会，成为政府监督和领导公司政治活动的常设机构。建立常设董事会的倡议是由总管理处正式提出的。1812年总管理处在上沙皇书中，曾指出由于公司向加利福尼亚推进，美国人向与俄属移民区毗邻的哥伦比亚渗透，以及对华贸易和其他一些情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和国内贸易司全宗，第二部分，第二款，1826年，案卷№747，第4页。

况，“经常遇到一些属于商业和政治机密的问题，而考虑这些问题和采取必要的措施，往往超出主管公司业务的经理们的权限。”<sup>1</sup>

鉴于上述情况，总管理处提出建立非临时性的常设董事会，以便处理政治性问题。这个董事会仍应由三位股东组成，对改变全体会议的决议，拥有原来那些权力。“所有重大的、或为了政治目的需要保密的问题，都和公司的贸易、航海以及其它事业的不断发展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有时使公司经理们感到棘手，有时则超出他们的权限。故应将此类大事委托董事会和总管理处共同处理。”<sup>2</sup>

商人总管理处如今已准备接受政府常设董事会的管辖，其原因和数年前迫使总管理处欣然同意成立临时委员会时的原因一样。虽然总管理处使董事会成员负责公司的政治路线，但总管理处仍然一如既往，形式上并未失去其作用，并还想在解决政治性问题时施加影响。因为在董事会和经理处的联席会议上，只有一致通过的决议才能生效。总管理处要求公司的商务活动，象过去一样全部由它领导。董事会会章规定：“经理照旧负责公司早已确定的那些业务。”

1813年10月16日，大臣委员会批准成立俄美公司常设董事会。尽管会章上明文规定，三人成员中有一名必须每年改选，但是，有人竟连任董事职务达几十年之久。这更加说明，董事会事实上是一个由政府任命的各部门代表人物组成的机构。例如，Я·德鲁日宁是财政部办公厅主任，后任直接领导公司的手工业和国内贸易司司长，他从1814年第一次选举到1848年逝世，一直蝉联

---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和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款，1813年，案卷№143，第3页。

2. 同上注。

董事职位三十四年。除Я·德鲁日宁外，进入第一届董事会的，还有枢密官，外交委员会官员，公司临时委员会成员И·А·维伊杰麦伊耶尔，以及枢密官П·С·莫尔恰诺夫。稍后枢密官В·Г·波里特科夫斯基和国务会议委员Н·С·莫尔德维诺夫伯爵也进入了董事会。在董事会成员中我们还可看到海军部要员海军上将萨雷切夫、В·М·戈洛夫宁和Ф·П·弗兰格尔，他们都是多次考察活动的参加者和领导者。

然而，“商人”总管理处企图保存商务活动中完全独立性的打算，终于落空了。不久，政府机关就开始插手公司商务活动的领导。从公司成立之日起，公司在形式上应接受政府对其商务活动的监督。但公司上呈沙皇、然后转到商业部的财政报告，并无人检查，因此总管理处这方面的活动实际上是无人监督的。

从公司转归内务部管辖时起，才开始有了名符其实的财政监督。早在1811年9月，内务大臣О·П·科佐达夫列夫就提出，公司应当归内务部手工业和国内贸易司管辖的问题。鉴于“公司任何舞弊行为不仅会给公司、而且也会给帝国本身造成严重恶果”，<sup>1</sup>政府尤其应加强对公司的监督，科佐达夫列夫要求政府全面掌握公司的商务活动情况，并要求拟定的各项措施取得一致。

科佐达夫列夫翻阅了公司历年呈递给沙皇的呈文，从中看出，除了种种“苛求”和一些残缺不全的财政报告外，别无其他内容。而“这些财政报告的准确性，也只有主管的经理才能担保”。科佐达夫列夫在其上呈沙皇的呈文中强调说，有必要“恢复内务部作为皇上和公司之间的中介人的地位；公司必须在内务部直接主持下，写出完整的财政报告，呈交皇帝陛下。”<sup>2</sup> 1811年12月15

---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和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款，1811年，案卷№38，第6页。

2. 同上，第12页背面。

日，科佐达夫列夫的提议获得批准，于是公司转归内务部管辖。可是，属内务部的时间并不长。1819年，由于手工业和国内贸易司转归财政部管辖，公司也随之归财政部管辖。如果说初期总管理处在自己的活动中并未感到特殊限制的话，那么从此时起，对公司的监督就系统化了。

与此同时，政府还加强了对移民区行政管理署的监督。这首先表现在，用海军部门的官员去补充移民区职员的编制。移民区管理署的某些职位由军人充任，自然而然首先从公司舰队开始。建立公司舰队的问题，无论对政府，还是对公司本身，都同样重要。

沙皇扩张的宏伟计划，需要吨位较大的船只和配备熟练的海员。俄美公司从先前几个公司手中承继了四艘平底帆船和一艘巡航船。四艘平底帆船是各个时期在鄂霍次克造的，巡航船则是美洲移民区俄国造船厂的产品。这样一支船队当然不能适应沙皇政府对公司提出的那些新任务。公司实际上不得不完全重建一支船队。公司建立后的头二十年，连同上述五艘船，公司总共拥有各种体积和结构的船只三十二艘。在这二十年内，公司用于船队的开支达三百三十万卢布，但是即使把折旧率高的木船折旧费算上，也应当承认，这笔开支的收益是微乎其微的。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公司总共只有十三艘载重量为五十吨至三百吨的船只。

根据船队总统计表记载，这二十年中共损失船只十九艘，其中只有两艘是因为“破旧”而报废，一艘出售。其余十六艘，据管理处称，是在此期间“由于遇险，更多的是由于鄂霍次克领航员技术不熟练和疏忽大意而沉没了。”<sup>1</sup>

---

1. 国民经济档案，总办公厅全宗，第2部分，1819年，案卷№10，第55页背面。

这里我们碰到一个在公司活动中起非常重要作用的情况，即缺少必要的技术熟练的人员，这也是殖民地所属国实行农奴制统治的结果。在航海业方面，这表现在熟练的海员只有在海军中才有。

早在公司开展活动之初，政府就想通过公司船队军事化的途径，来援助公司。1802年，沙皇谕令从海军中抽调水兵、海军军官和领航员到公司任职，人数不限，而且其薪俸之一半由政府支付，转到公司任职的人员仍保留服现役时的一切权利和优待。

从此以后，所有环球考察队确实都配备了海军人员，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著名的航海家。

沿岸航行的船只，则仍由在鄂霍次克雇用的文化不高的领海员领航。海军军官认为，在沿岸航行并受“商人出身”的移民区行政长官的调遣，有损自己的尊严。1815年，移民区行政长官巴兰诺夫派遣拉扎列夫中尉去占领夏威夷群岛，可是拉扎列夫拒不执行命令，启航后竟擅自驶往喀琅施塔得。这一事件是最为明显的一例，但也不是唯一的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移民区行政长官巴兰诺夫曾经想用炮垒的炮轰击这艘驶去的公司船只，当然是无成效的；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他对公司这些新职员的违抗命令的行为，却不得不听之任之。在海军军官来公司供职后的头几年里，当这些过去的军官不服从公司领导的命令时，列扎诺夫就曾经自新阿尔汉格尔斯克向管理处写信反映过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我伤心的是，我必须对我关于船队的结论作一点补充：公司最好是录用外国海员，或退休人员，只要他们不在皇室服役就行，否则又是麻烦。圣上皇恩浩荡，但是由于我们的军官所受的教养和由于他们身在遥远的边疆可以任意而为，因此公司可能蒙受损失，而祖国也可能丧失美洲的领地。单靠规劝难以去掉他们那种不合适的、虚假的陈规陋习……贵族

阶层对商业的那种根深蒂固的鄙视，使这里的任何人都可以发号施令，而结果是，虽有七个保姆，孩子却无人照看。虽然也有行政长官因有真正的功绩而得到官衔，但他从前当过商人这一点，是不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的。而在大部分我们这伙人的谈吐中，认为商人在不久前还是游手好闲的人，这真是祖国之不幸。因此，听命于这样的行政长官，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给祖国带来的利益，他们不能予以重视，因为他们自身感觉不到其重要性。”<sup>1</sup>

Н·П·列扎诺夫在同一封信中，还详细地讲述了军官们在美洲移民区横行霸道、酗酒闹事的情况。一分钟也不得安宁：“不是科洛申人骚扰，就是这个高贵的阶层喝得酩酊大醉后呼喊救命。”军官们把寄给公司其他职员邮件的附件，攫为己有，并且主要是借助于鞭子来收拾这些“商人出身”的职员。列扎诺夫写道：“自从军官们来到之后，这些可怜的无人保护的商人阶级花钱也买不到东西，他们也不再从俄国国内函购东西，而是尽量通过商船船长用三倍的高价，从波士顿购买物品。多么令人感叹的情况啊！”<sup>2</sup>

列扎诺夫尽管是公司“代理人”，但是他完全维护公司中“商人的”路线，他认为只有挑选合适的干部来取代移民区的贵族，才能摆脱公司船队中的军官和“商人”领导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由此便产生了从土著居民中培养有高度专业技能的水兵的想法。

然而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方针却截然不同。为了完全控制俄美公司的活动，政府将整个移民区的行政管理权集中在军事指挥人员的手中。1818年“卡尔戈波尔商人出身的”六等文官А·А·巴兰诺夫被解职，海军大尉П·А·加格麦伊斯捷尔接替了他的职务。从此美洲俄国移民区的行政长官便由海军军官担任，这在

1. 引自П·季赫麦涅夫《俄美公司创办始末》，第2册附录，第210页。

2. 同上注，第221页。

俄美公司章程的有关条款中已有明文规定。

由商人掌握的只剩下权力已经大为削弱的总管理处，因为就连股东全体会议的领导权，也几乎全部转到官僚手中了。

现在保存着两份1819和1821年的股东会议记录，上面有“有表决权的人”的签名。我们并不认为，在1819年记录上签字的十八名股东和在1821年记录上签字的十七名股东，是全部拥有十张以上股票的人数，即全部享有表决权的人数。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股东会议是有权的，那么我们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这是多数。由此可见，大部分股票集中在极为有限的一些人手中。

值得注意的是，两份记录上的签字者只有一人之差。

1819年记录上列举的十八名签字者中，有十人属于上层官僚的代表人物。其中有枢密官马尔科·伊维利奇伯爵和维伊杰麦伊耶尔、国家信贷银行行长三等文官A·赫沃斯托夫、掌管财政部事务的德鲁日宁、顿杜科夫-科尔萨科夫公爵及彼得·伊维利奇伯爵等。上述十八名股东中，只有八名是商人。

在公司事务中减少商人的比重，首先实际取消商人对公司总政治方向的领导，其次取消他们对移民区行政管理的领导，而最后则实行政府对公司商务活动的全部控制，凡此种种，在时间上，和沙皇政府实际上停止其在美洲大陆继续进行殖民扩张是相吻合的。俄国唯恐引起英国在欧洲大陆的积极行动，因此不得不在美洲大陆作出让步。

这一点在1825年2月16日签订的俄英协定中已有所反映。也正是这个原因，加上支持西班牙复辟主义的意图，使俄国未能积极进犯当时属于西班牙的加利福尼亚。此外，英国对加利福尼亚也觊觎已久。最后，法国进入海地岛，在那里也给沙皇政府的积极行动设置了障碍。这样，俄国在太平洋上的扩张和俄美公司活动的广泛开展，都因亚历山大一世竭力想保存神圣同盟，而受到

阻碍。这使沙皇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欧洲事务上。这说明，一度由政府亲自提出和支持，并受到和公司有关的商界人士热情拥护的宏伟计划，宣告破产。在这种气氛中，沙皇政府的政策自然会引起反对派的兴趣，公司办公室主任雷列耶夫非常清楚地表述了这一情况。

雷列耶夫把著名航海家B·M·戈洛夫宁当选为公司董事一事，告诉了十二月党人什泰因格利说，他对这次选举非常满意。“我知道，他固执、喜欢卖弄聪明，可是他在政府面前却坚定不移。在目前的情况下，公司很需要他这样的人。”<sup>1</sup>

值得注意的是，妨碍公司计划实现的一些障碍，有时竟使公司董事会的某些个别成员也赞同经理们的意见。这些成员既是大官僚阶层的代表人物，同时又是公司的股东。莫尔德维诺夫及其他一些董事会成员即属于这种人，他们竭力要求准许公司向加利福尼亚、海地等地积极扩张。

总管理处的商人们对政府政策的某些不满，还有其他原因。

亚历山大一世在位的后半期，俄国对外贸易经受了严重危机。这一危机部分地是由于1818年签订的俄普协定引起的。这一协定不仅给外国商品流入俄国国内市场提供了可能性，而且也为其打开自由过境进入亚洲市场的闸门。1823年俄普协定废除，1822年颁布的新海关税则，对一批外国商品规定了高额关税，但这些措施在经济总危机的情况下，并不足以完全弥补俄属移民区贸易所蒙受的损失。

各种各样的历史资料证明，商界对于这一时期贸易所处的困境感到不满。

关于这一点，甚至密探也报告了。在1821年给内务大臣的一

---

1. K·Φ·雷列耶夫全集，科学院，1934年，第491页。

份情报中写道：“在交易所和商场中，到处怨声载道。除几个有后台的投机商人外，所有从事贸易的人都对新关税法，特别是它的执行方法大为不满……贸易界空气如此令人窒息，确是前所未有之事。”<sup>1</sup>

十二月党人在其记述和书信中也多次提到这一点。A·别斯图热夫在呈尼古拉一世的信中写道：“商人由于等级的束缚和运货途中的重重困难，而蒙受严重损失：1812年内，损失了大部分巨额贸易收入，另一部分浪费掉了。同国库的交易使许多商人和承包商以及连同他们的顾主和委托人破产，因国库拖延付款，在登记和接收货物时又百般刁难。行贿之风盛行……以诈欺为目的而宣告破产的日益增多，信誉扫地。税率不稳定，许多工厂主陷于穷困，而另一些工厂主惊恐不安，这也使本国和外国批发商对我国政府失去信任。上述情况的后果是：国家负债累累，使我们的行情（即对外信贷）更加跌落，人们对现金不足怨声载道。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禁运措施，非但没有提高我国产品的价格，反而使走私贩发了横财。为了学时髦，大家以骇人听闻的高价购买所谓的没收充公的商品。”<sup>2</sup>

1827年初，莫尔德维诺夫伯爵以1825年的总结为依据，在大臣委员会的一份意见书中写道：“几乎我国的全部对外贸易，都不是靠俄国资本，而是靠外国资本……在俄国最大的彼得堡交易所里，地道的俄国外贸商人所经营的出口商品只占四十分之一，而进口商品却占六十分之一。”<sup>3</sup>

1. 国立封建农奴时代档案馆，国家档案第1卷，案卷№12，第66卷。
2. M·多夫纳尔-扎波利斯基，十二月党人回忆录，基辅，1906年，第130—131页。
3.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国务会议全宗，经济司，1827年，案卷№23，H·C·莫尔德维诺夫伯爵的特别意见，第6—16页。H·C·莫尔德维诺夫所引数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还很难说，因为这个问题在历史文献中未曾详尽地研究过，然而他对俄国外贸处境困难的基本结论的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

这部分商人，自然也由于国内贸易的不景气，而蒙受了损失。莫尔德维诺夫在上文已经引用过的那份意见书中指出：“我们就是在目前仍然感到整个处境的困难，因为在全俄国国内贸易已趋萧条，各阶层都感到收入不足。”<sup>1</sup>

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政府的压力下商界极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立场。有时商人甚至企图予以反击，以退出总管理处相威胁。例如，1817年，西伯利亚地方行政当局曾密告公司擅自行动。公司经理布尔达科夫、克拉麦尔和谢维林为此致函内务大臣科佐达夫列夫说：“有人经常向政府告发公司胡作非为，为此我们不得不无休止地花费很多精力去答复和辩解，这和我们的业务很不相称，并给我们造成了沉重而不必要的负担。因此我们感到万分痛苦。由于我们不明白某些地方长官制订并遵循的法律艺术和诉讼程序，最终将不得不放弃公司同仁对我们的委托。这将是公司遭受损失的开始。被选来接替我们职务的人，得知我们辞职的原因后，将不会愿意去和这些对公司如此嫉妒和仇视的隐蔽敌人进行争斗，以免扰乱自己的安宁。”<sup>2</sup>

但是这种示威，并未使任何人生畏。

有时经理们为巩固自己在公司的地位，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寄希望于对阿拉克恰耶夫<sup>①</sup>的购买上。关于莫斯科办事处经理人普罗科菲耶夫在莫斯科进行的这些努力，我们掌握的材料很

---

1.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国务会议全宗，经济司，1827年，案卷 №23，H·C·莫尔德维诺夫伯爵的特别意见，第6—16页。H·C·莫尔德维诺夫所引数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还很难说，因为这个问题在历史文献中未曾详尽地研究过，然而他对俄外贸处境困难的基本结论的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

2. 国家经济档案，手工业和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款，1815年，案卷 №222，俄美公司经理致内务大臣O. II. 科佐达夫列夫书，1817年6月12日，第123—126页。

① 阿·安·阿拉克恰耶夫是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时期最反动的专权佞臣。1808年任海军大臣，1810年任国务院陆军大臣。1817年后是“军人屯垦”组织者。——译者

不充分。1818年2月21日，普罗科菲耶夫由莫斯科致函公司经理布尔达科夫：“应您的要求，上礼拜一，即18日，我有幸在寒舍宴请五位御前上将和九位侍从将军。所有这些人，都是阿拉克恰耶夫伯爵指定我邀请的。”<sup>1</sup>

主人和阿拉克恰耶夫的谈话，涉及到公司的处境和前些年未付股东股息的原因，最后还涉及到“如何展望公司事业之前景”。据一些资料记载，席间，普罗科菲耶夫和阿拉克恰耶夫进行了极为秘密的会谈，因为普罗科菲耶夫甚至不敢将这些内容函告布尔达科夫。布尔达科夫显然询问过他同阿拉克恰耶夫的谈话细节。在普罗科菲耶夫给布尔达科夫的下一封信中，写道：“我与阿拉克恰耶夫伯爵关于公司的谈话内容，——目前暂不能向您详细奉告。”<sup>2</sup>

从普罗科菲耶夫的上一封信看来，“阿拉克恰耶夫亲自指定邀请”赴宴的将军有：彼得堡驻军司令米洛拉多维奇伯爵、侍从将军车尔尼雪夫及乌瓦罗夫将军等人。

几乎在这一时期的每一封信里，我们都可读到关于接近皇室的人物拜访这位热情好客的主人的记述。普罗科菲耶夫告诉布尔达科夫说，从现在起，他将“在钱柜中经常储存十万卢布备用”，据我看来，这句话道出了某些官员，其中包括阿拉克恰耶夫和普罗科菲耶夫亲近的原因。

普罗科菲耶夫的这句话，是在他介绍了阿拉克恰耶夫的情况后，紧接着说的。他说，阿拉克恰耶夫答应返回莫斯科后还要到他家赴宴，这样，普罗科菲耶夫也“一定要经常到阿拉克恰耶夫家去拜访。”<sup>3</sup>显然，这笔“基金”是为阿拉克恰耶夫准备的。

但早在二十年代初，当普罗科菲耶夫移居彼得堡并当了公司

---

1.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档案馆，俄美公司史料，文件№49。

2. 同上注，文件№44。

3. 同上注。

经理时，事情就已非常清楚，问题不在个别廷臣，而在政府的总政策与商人总管理处的切身利益背道而驰。就在公司经理们对政府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不满情绪的时候，他们和十二月党人的北方协会中的某些著名会员发生了接触。

我们知道И·Б·普罗科菲耶夫和十二月党人有联系。О·М·索莫夫致函雷列耶夫说：“我和И·Б·普罗科菲耶夫过从甚密：我和亚历山大〔别斯图热夫。——奥孔〕经常在他家聚餐，我们在那里还常碰到布尔加林、格列奇、巴捷尼科夫等等，总之，熟人相当多。”<sup>1</sup>

在普罗科菲耶夫家的宴会上结识了许多新相识，协会也吸收了一些新会员。巴捷尼科夫说：“由于我和经理们，尤其是和普罗科菲耶夫认识，所以我得以经常地并且几乎是定期地拜访美洲公司总部。”他接着写道：“这也是因为我在西伯利亚生活过，我叔父又直接参加过占领岛屿的活动。但是和秘密协会初次接触，却是在这里。”<sup>2</sup>

经常参加这些宴会的 Н·И·格列奇描述了大家聚会时的那种热闹、欢乐和愉快的谈话，还描述了“慷慨好客的主人在桌旁周旋，给客人不断斟酒，那是用海獭皮和海狗皮换来的，有时甚至不知道他给谁斟了酒。”<sup>3</sup>

有根据认为，公司的第二经理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库索夫跟一些十二月党人有联系。1824年年中当选为俄美公司经理的尼·伊·库索夫，曾任彼得堡市长，又是古老的彼得堡贸易商行“圣彼得堡一等商人伊凡·库索夫之子”的共同所有人之一，该商行广泛

---

1. К·Ф·雷列耶夫文章书信集，第二版，И·叶弗列莫夫主编，圣彼得堡，1874年，第309—310页。

2. 俄罗斯文选，第2卷，第104页。

3. Н·И·格列奇，回忆我的一生，科学院，1930年，第452页。

经营移民区的商品。此外，库索夫家族还开设了糖厂、钾碱厂、酒厂和制革厂。

尼·伊·库索夫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进步的人物。显然，他早就和政府的反对派有联系。他是共济会员，又是共济会分会“卓越的米哈伊尔”的财务主任。他积极参与了兴办贫民初级小学的工作。

据扎瓦利申称，库索夫常在十二月党人聚会的普罗科菲耶夫家参加著名的宴会，并且参加了有关策划起义的谈话。有一些十二月党人，如雷列耶夫，在和公司建立联系时，早已是秘密协会的会员了；而另一些人，如巴捷尼科夫，正是在这里和十二月党人接近的。

应当指出，有些十二月党人，显然和公司没有正式联系，但一般对美洲的俄国移民区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和公司没有正式关系的十二月党人别斯图热夫，对美洲的俄国移民区就很感兴趣。访问过美洲的十二月党人B. П. 罗曼诺夫，曾经谈过此事。别斯图热夫为罗曼诺夫的俄国移民区游记改过稿，建议他出版单行本，并自愿担负编辑工作。在别斯图热夫的协助下，罗曼诺夫关于俄国移民区的文章刊登在许多期刊上。根据他的建议，海军部绘图司绘制了加利福尼亚的俄属移民区地图。<sup>1</sup>

美洲的俄国移民区，显然是北方协会会员们经常谈论的题目。和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的特鲁别兹科伊，向侦讯委员会供认他和丘赫利别克尔认识过程时，写道，他们是在雷列耶夫家认识的。丘赫利别克尔向他们介绍了“打海豹和海狗的情况，以及俄国在美洲的名为罗斯的移民点的情况”。<sup>2</sup>

使十二月党人和俄美公司领导接近的因素很多。首先，十

1. 国立封建农奴时代档案馆，侦讯委员会全宗，1826年，案卷№78，罗曼诺夫供词，第6—10页。

2. 十二月党人起义，第1卷，中央档案馆，1925年，第21页。

二月党人想借助部分商人反对政府的情绪，来扩大自己的联系。雷列耶夫供认说：“M·穆拉维约夫临走时，我确实告诉过他，我将设法从本地商人中发展一些会员。我这种想法得到北方杜马的赞同，目的是在商人阶层中也能有协会会员。”<sup>1</sup>

除K·Φ·雷列耶夫外，另一个和公司关系相当密切的十二月党人Γ·C·巴捷尼科夫，也表现了和商界接近的明显倾向。Γ·C·巴捷尼科夫向侦讯委员会供称：“在这段时间内，我最常去的地方是商人家庭，因为这个阶级对政府压制贸易的措施普遍不满，因此同他们交往，能激发他们改变现状的愿望。”<sup>2</sup>

有一些十二月党人已经在公司担任了一定的职务，另外一些正准备到公司任职。

在协会会员中，K·Φ·雷列耶夫在公司担任的职位最高。从1824年初起，他便任公司办公室主任。他从公司得到十张股票，每张票面价格为五百纸卢布，从而他也跻入了公司股东之列。<sup>3</sup>

雷列耶夫靠莫尔德维诺夫的帮助谋得了公司的职位。后来雷列耶夫在其供词中写道：“我和莫尔德维诺夫结识，完全是出自他本人的愿望。我是和格林卡一同去的。因为我写的一首颂诗提到了他。不久，他就让我担任美洲公司办公室主任，我从去年年初就担任此职。”<sup>4</sup>

文献中关于雷列耶夫的下述看法相当普遍：起初雷列耶夫对他的新职务兢兢业业，后来就全然放弃了公司的工作，对公司的命运漠不关心。这种结论的根据是来自格列奇和扎瓦利申的证词，而这两个人从不放过对自己以前的老朋友进行诽谤的机会。

1. 十二月党人起义，第1卷，中央档案馆，1925年，第179页。

2. 国立封建农奴时代档案馆，侦讯委员会全宗，案卷№359，第121页。

3.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枢密院全宗，贵族册位称号局，无号案卷《关于对雷列耶夫资产的监护》，第15页。

4. 十二月党人起义，第1卷，第155页。

格列奇写道：“我听公司经理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普罗科菲耶夫说，他〔雷列耶夫。——奥孔〕在任职之初，勤勉努力，贡献很大，可是，后来他被自由派的幻想弄得头脑昏愤，对公司职务漠不关心，敷衍塞责。”<sup>1</sup>

资产阶级文学研究家认为雷列耶夫主要是一个诗人，而完全忽视了他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们通常认为他在公司供职是迫于物质上的困难，因而对公司的活动毫无兴趣。H·科特利亚列夫斯基谈到雷列耶夫在俄美公司的工作时，写道：“在这个新职位上的思想工作很少，因为公司管理美洲俄国移民区的商品周转，雷列耶夫做的是枯燥无味的秘书工作。他的秘书工作搞得很有条理，他对工作勤勉努力。因此公司赠他一件非常贵重的貉绒皮大衣以资奖励；但是对雷列耶夫说来，这项工作当然是兴味索然。他之所以承担这一职务，可能是因为其母死后他们经济状况更加拮据。而在公司任职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sup>2</sup>

然而，尽管我们现在拥有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很贫乏，但也足以证明雷列耶夫对公司事业的发展十分关心，证明他专心致

1. H·И·格列奇，我的生活琐记，第442页。

2. H·科特利亚列夫斯基，雷列耶夫，圣彼得堡，1908年，第49—50页。由于科特利亚列夫斯基一心想证明雷列耶夫对公司事业漠不关心，及其在公司的职位局限性很大，有时他竟铸成大错。在上段引文的注释中，他针对雷列耶夫在公司的工作写道：“他活动范围相当狭小，而且定得很死。施尼茨列尔说，雷列耶夫曾反对公司经理不可撤换的规定，并提出每年改选一次的建议，施尼茨列尔的这种说法，未必正确。”可是，在援引施尼茨列尔的著作时（Schnitzler, Histoire intime de la Russie, I, Paris, 1847〔施尼茨列尔，俄国秘史。——译者〕），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竟未注意到，雷列耶夫反对经理不可撤换制，指的并不是俄美公司，而是北方协会。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引用的一段译文是不容有任何怀疑的。“但是他〔特鲁别茨科伊。——奥孔〕启程赴基辅后……雷列耶夫随之进入协会理事会（1824年末），从此时起共和派思想在理事会中占了上风。受美国流派熏陶的雷列耶夫以加入理事会来表示对理事（这里的“理事”和“经理”原文都是Директор。——译者）不可撤换制的抗议，因为他认为理事应该每年改选一次。（Schnitzler, p. 80）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他谈的不是公司，而是北方协会，而当选为协会会长（原文也是Директор。——译者）正是雷列耶夫。对美国流派的提法，指的是他的立宪主张，根本不是俄美公司。

志于工作，在工作上花费了许多时间。

在写给B·И·什泰因格利的一封信中，雷列耶夫坦率地表示了他对公司的态度。雷列耶夫在谈到再次当选为公司董事会董事的B·M·戈洛夫宁时，写道：“据说，他不知为什么，对我不赏识；但我对此并不太介意，……只要公司繁荣昌盛，我离开公司，也没有关系。”<sup>1</sup>此信写于1825年3月，即雷列耶夫活动的后期。即使在这个时期，雷列耶夫仍然对公司事业极其关心，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在他的书信中，公司事务和他的文学活动占同样的地位。

1825年2月10日，雷列耶夫给妻子的信中写道：“现在公司事务堆积如山，此外，《北极星》也开始付印。凡此种种都使我不得空闲，并稍微驱散了一些苦闷，填补了内心的空虚。”<sup>2</sup>

过了几天，K·Ф·雷列耶夫又告诉妻子说：“公司的事务使他忙得不可开交。”<sup>3</sup>这正是在H·И·格列奇所说的，他对工作“敷衍塞责”的那个时候。

和雷列耶夫关系最为密切，以及同他有直接联系的人，也同样证实，他在公司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十二月党人E·И·奥鲍连斯基写道：“作为美洲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他的社会活动应当得到特殊评价，因为他的活动和他的无疑是较大的功劳，给公司带来了好处。所以他任职不到两年，公司管理处就赠给他一件时价为七百卢布的貉绒大衣，表示对他的谢意。”<sup>4</sup>在公司供过职的十二月党人O·M·索莫夫的一封信，也谈到了雷列耶夫在领导公司事务上所起的作用。1824年11月25日，O·M·索莫夫给雷列耶夫写信说，他的到任，现时对公司来说，在许多方面都很重要，特别

1. K·Ф·雷列耶夫全集，科学院，1934年，第491页。

2. 同上注：第481页。

3. 同上注，第484页。

4. E·И·奥鲍连斯基公爵回忆录，《俄国的社会运动》，第1卷，圣彼得堡，1905年，第236页。

是在“即将向美洲发出急电并派去渔猎人员之际”就更为重要。索莫夫接着写道，“我们的两位经理，还有库索夫在的时候，总是不断地询问你的消息，焦急地等待你归来。”<sup>1</sup>

的确，公司经理们很器重雷列耶夫。雷列耶夫被捕后，他的妻子遵照普罗科菲耶夫的劝告，把公司赠送的大衣的水獭衣领和她存有的股票，交还给公司。公司替雷列耶夫偿还给布尔达科夫三千五百卢布的欠款。而雷列耶夫欠公司的三千卢布债务，“一笔勾销”。1826年5月8日，雷列耶夫的妻子在往要塞送给他的信中写道：“我对他们不胜感激，至今他们在住房问题上，没有使我为难，我仍然住在那所房子里，如同你在时一样，我的朋友。”<sup>2</sup>

在莫尔德维诺夫帮助下，同公司接近的还有Д·И·扎瓦利申。

1824年，他从加利福尼亚回到彼得堡后，曾向莫尔德维诺夫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改进公司活动的方案。扎瓦利申持莫尔德维诺夫的介绍信去见公司办公室主任雷列耶夫。“据扎瓦利申讲，雷列耶夫是非常熟谙公司事务的”。<sup>3</sup> 在公司的领导层中，扎瓦利申的方案受到热烈称赞。于是立即让他去公司担任加利福尼亚罗斯移民区行政长官这一固定职务。但这项任命须经沙皇批准。尽管公司一再奔走斡旋，终未获得成功。

另一个十二月党人В·П·罗曼诺夫海军上尉，也象扎瓦利申一样，和公司建立了联系。В·П·罗曼诺夫乘公司船只航行至美洲，于1822年年底从美洲旅行归来。1823年他向海军参谋长呈递了两份计划。第一份是探测从麦德内河到赫德森湾，和北到北冰洋整个地区的计划；第二份是探测北冰洋海岬以东，以便使俄国考察队能与拟议中的英国富兰克林考察队会合的计划。这一

---

1. К·Ф·雷列耶夫，文章和书信集，1874年，第309—310页。

2. 同上注，第284页。

3. 国立封建农奴时代档案馆，侦讯委员会全宗，案卷№358，第32页背面。

计划转给了俄美公司，因为它涉及公司的领地。

B·II·罗曼诺夫在这一计划中写道：“如果好望角和新荷兰引起了英国的注意，那么，对美洲的西北部，我国政府也应予以同样的注意”。<sup>1</sup>

从此时起，B·II·罗曼诺夫经常拜访公司经理们，特别是普罗科菲耶夫。1824年，他的计划引起了K·Φ·雷列耶夫的注意。雷列耶夫声称，实现这一计划，“不仅会给公司带来光荣，俄国人首次考察该地区的光荣，因为还没有一个欧洲人的足迹到过该地区，而且还将给公司带来利益，因同赫德森公司进行往来，而且还可能开辟一条新的贸易途径”。<sup>2</sup>同时，K·Φ·雷列耶夫“答应尽力说服经理们同意”任命B·II·罗曼诺夫为考察队队长。

由于什泰因格利和巴坚科夫都到过西伯利亚，因此他们和公司关系也很密切。

前海军军官什泰因格利男爵，有一个时期曾和俄美公司代理人列扎诺夫关系密切，后来又与公司经理普罗科菲耶夫有密切来往，当他在莫斯科任总督的副官时，他就认识普罗科菲耶夫，一度曾打算到公司供职。<sup>3</sup>

巴坚科夫也打算到公司供职。事情几乎已经决定了。巴坚科夫将担负管理各移民区的职责，因为移民区行政长官穆拉维约夫早就申请退休。巴坚科夫说：“几乎已经全都谈妥了：我答应工作五年，年俸四万卢布。我打算花一半，另一半寄存到外国银行，作为日后在南欧某地永远定居之用。”<sup>4</sup>

这些计划一旦实现，公司行政管理的一些重要职位，就可能

- 
1. 海军历史档案馆，海军部司全宗，1822年，案卷№2595，第4页。
  2. 国立封建农奴时代档案馆，侦讯委员会全宗，案卷№78，第6—10页。
  3. 见什泰因格利男爵的札记《俄国的社会运动》，第1卷，第379页。
  4. M·多夫纳尔-扎波利斯基，十二月党人回忆录，第165页。

落入秘密协会会员之手。

办公室主任，其实是公司日常事务的领导者，仍由雷列耶夫担任；移民区行政长官将是巴坚科夫，而罗斯移民区行政长官将是扎瓦利申。

俄美公司总管理处占用的蓝桥附近的莫伊卡街七十二号房子，自1824年初起，就成了阴谋者的一个特殊俱乐部。这所房子很大，正面有一个双头鹰，是公司从A·沃隆佐夫的继承人手里买下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司令部就设在这里。这里还住过北方协会的一些领导人。<sup>1</sup>在这里十二月党人举行过人数众多的会议，也就是在这里，公开发出了谋杀沙皇的号召，并通过了准备政变的决议。因此，凡到过俄美公司这所房子的，均被认为是参与了阴谋活动，这决不是偶然的。

十二月党人巴坚科夫说：“十五号〔1825年12月。——奥孔〕，斯佩兰斯基把我叫去，他见我态度不自然，就问我，是否也参与了什么阴谋活动，因为他知道我与别斯图热夫过从甚密，而且经常出入于美洲公司的这所房子。”<sup>2</sup>

把俄美公司视为革命瘟疫的温床的看法，在煞费苦心地记录彼得堡各种传闻的寓言作家和记者A·E·伊兹麦洛夫的信件中，反映得最为明显。他在告诉儿子因卷入十二月党人起义而被捕的公司股长奥列斯特·索莫夫获释的消息时，讲了下述颇能说明问题的轶闻趣事：“皇帝问索莫夫：‘你在哪里工作？’‘在俄美公司。’‘你们这伙人凑合得真不错啊！’”<sup>3</sup>

1. 雷列耶夫和索莫夫都在公司总部住过。索莫夫的房间还住过A·别斯图热夫。什泰因格利来彼得堡时，也在公司总部住过。

2. M·多夫纳尔-扎波利斯基，十二月党人回忆录，第187页。（异体字是我标的。——奥孔）

3. M·阿扎多夫斯基，A·E·伊兹麦洛夫书信中的12月14日，载《纪念十二月党人》，列宁格勒，1926年，苏联科学院版，第1卷，第242页。（俄语中Компания一词有“公司”和“一伙人”两个意义。——译者）

自公司经理们与北方协会某些会员接近以来，总管理处的不满情绪明显增强。根据一些间接记载可以断定，甚至在政府官员中也猜想到了，公司经理们背后有人捉刀。Д·И·扎瓦利申追述说，雷列耶夫因为一份简明报告书而受到皇帝谕令申斥，此报告书有人说是扎瓦利申就英俄和美俄协定问题而写的。据扎瓦利申讲，亚历山大一世“大发雷霆，因为‘商人’竟想起教训外交官来了。他下令对公司办公室主任予以申斥，并且说，商人什么也不懂，此报告当然不是出自他们之手。”<sup>1</sup>

我们没有材料能证实扎瓦利申的报告。但是，在财政大臣 E·Φ·坎克林的个人全宗里，保存有一份非常有趣的文件，记载了类似的事实：公司经理因显然是雷列耶夫写的一份报告而受到申斥。

1825年2月17日，公司总管理处向财政大臣 E·Φ·坎克林送去一份由公司经理 И·В·普罗科菲耶夫和 A·И·谢维林以及办公室主任雷列耶夫签字的呈文，呈报公司管理处关于沿麦德纳亚河由海岸到腹地一带修筑要塞的决定。

这一措施，多少能限制一下在签订英俄协定时，政府通过牺牲美洲俄国移民区的办法打算作出的领土让步。关于英俄协定的谈判那时已接近尾声。

在沿麦德纳亚河直到落矶山脉〔文件中称石头山。——奥孔〕一带有争议的领地上，修筑军事哨所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该地区属于俄国，这当然是对英国的直接挑战，英国曾要求缩小并确切规定美洲大陆上俄国人占领的地区。

管理处写道：“众所周知，英国人已将其领地扩展到落矶山跟前，大概还想越过山脉扩展到山的这一边。”管理处接着写道：

---

1. Д·И·扎瓦利申，一个十二月党人的札记，圣彼得堡，1906年，第88页。

“公司方面意欲将其移民区扩展到这条山脉(落矶山),这对巩固公司地位非常必要,而且也已开始进行,如果没有危险的竞争者,公司无疑能达到目的,但因公司没有这么多的资金,不能与支持此事的英国政府抗衡,虽然如此,但为了不使英国政府将山脉这一边的地区攫为己有,公司总管理处大胆提出,落矶山可以并且应该成为该地区的两国边界。这是双方利益、正义和自然形势本身的要求”。<sup>1</sup>

2月27日,坎克林将此呈文转交涅谢耳罗捷时,指出:“他认为呈文论据充分。”可是3月4日,他在留存的呈文副本上,却被迫加注说,他承认“呈文论据充分”提得有些草率。坎克林写道:“奉皇上谕旨,令公司立即停止修建要塞。如已下达命令,则应派专人传谕撤销原令。同时应向公司指明,此项要求本身既不符合当地情况,又超出公民拥有的权限。此外,应把经理召集起来,对他们这个不成体统的主张本身和措辞严加申斥,以便使他们能无条件地服从政府的命令和意图,不得越出商人阶层的界限”。<sup>2</sup>

亚历山大指出的一些“不成体统”的措辞,其中包括“落矶山可以并且应该成为该地区的两国边界”的一些句子,由坎克林打上了着重号。并在其上面附笔如下:“在二月份已予申斥”。

但在十二月十四日事件后,商人的“反抗情绪”立即冷却下来。公司经理们急忙销毁一切可能暴露他们和十二月党人的关系的所有物证。

扎瓦利申说:“1825年担任过经理〔公司的。——奥孔〕的普罗科菲耶夫,在十二月十四日后,由于害怕,不仅烧毁了出自自我手的文件,而且还烧毁了那些甚至只提了一下我的名字的所有文

---

1. 国民经济档案, E·Φ·坎克林全宗, 案卷№35, 第12页。

2. 同上注。

件。”<sup>1</sup>

“商人阶层”对公司的控制还延续了一段时间，但是在1844年新章程批准后，商人继续参与公司领导，已根本不可能了。从此，贸易业务同“重大政治”问题一样，完全由陆军少将和海军少将们处理。根据新章程，撤销了主要由高级官吏组成，对公司政治路线实行官方监督，但不插手日常商业事务的公司董事会。公司领导权完全集中在总管理处手里。与此同时，总管理处成员作了调动。董事会的董事们成了经理，“商人阶层”事实上已被排挤出公司的领导机构。

根据重新修订的、1841年呈请国务会议审批的公司新章程草案，总管理处不应由四人组成，而应由五人组成。草案特别强调“可以当选总管理处成员的，不能象过去章程规定的那样只限于在贸易方面有经验的人，以在贸易和移民区事务方面知识渊博著称的贵族和官吏，在征得上司同意后也可当选，其他人士亦然。”<sup>2</sup>

在专营权的定稿中，对“其他人士”作了解释。条文中指出，除了“以在贸易和移民区事务方面知识渊博著称的贵族和官吏”外，荣誉公民和一等、二等商人，也可被选入总管理处。但是，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因为商人在公司已无事可做。

公司已不再是旧章程所规定的为了“在美洲西北大陆和岛屿上经营渔猎业”而成立的机构，而变成了管理在美洲的俄国移民区的机构，这一点在1861年制订的公司新章程草案中已有明确规定。

在总管理处的新成员中，留任的只有库索夫一人。其余四个职位，其中包括执行经理，即公司日常事务的直接领导者的职位，

---

1. Д·扎瓦利申，一个十二月党人的札记，第91页。

2.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国务会议全宗，经济司，1841年，案卷№3914，俄美公司新章程草案，第122—134页。

均被上层官僚的代表，大多数是原董事会的董事所占据。海军中将Ф·П·弗兰格尔男爵当选为管理处主任，管理处的其他成员是：Ф·Г·波里特科夫斯基陆军少将（后任总管理处主任几乎到公司撤销为止）、В·Ф·克柳普费利陆军中将、退役海军少将А·К·埃托林以及商人Н·И·库索夫。虽然库索夫留任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在公司管理中不起任何作用。而从1857年开始，“商人阶层”中再没有任何人进入俄美公司的首脑机构了。

就这样，俄美公司经历了与东印度公司同样的发展道路。

“东印度公司排斥了平民，不让他们和印度通商……”<sup>1</sup> 在和美洲通商方面，俄美公司也采取了同样的作法。可是，不久英国政府又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同印度通商的权利，把东印度公司变成一个纯粹的王室代办机构，为此目的还利用了所谓的督察委员会。

马克思指出：“1784年皮特法令规定同东印度公司妥协，使它受督察委员会监督，同时又使督察委员会成为英国政府的附属物，这个法案从手续上和事实上批准，确认并且整顿了这个自发产生的双重管理制度。

1833年的法令加强了督察委员会，把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变成纯粹的债权人——它的债务由东印度公司的收入担保，并且命令东印度公司卖光自己的商品储备，停止了公司商业活动，另外，鉴于公司仍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而存在，就把它改组为纯粹的王室代办。总之，这个法令对东印度公司采取了东印度公司自己对东印度王公惯用的手法：取代以后，暂时仍以他们的名义进行管理。”<sup>2</sup>

我们看到，沙皇政府也是如此对待俄美公司的：督察委员会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9卷，第168页，1965年版。

2. 同上注，第203页。

的职能先由临时委员会执行，后由公司董事会行使。

但是，由贸易公司彻底转变为政府政策的工具，要求完全取消商界代表人物对公司事务的领导。因此商人组成的管理处，被迫首先放弃公司管理的某些职权，尔后便交出全部事务。

马克思指出：“自1833年到现在，东印度公司只是在名义上存在，在被允许的范围内存在。”<sup>1</sup>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俄美公司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9卷，第168页，1965年版。

## 第六章 加利福尼亚的 “罗斯”移民区

远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在雷尔斯克商人格里戈里·舍利霍夫拟定的庞大扩张计划里，就已将加利福尼亚当作美洲大陆西部“俄国领地”的自然边界。当时，俄国商人已按照政府指令为将来占领加利福尼亚而忙于制造某种借口，以防万一。舍利霍夫于1790年2月写道：“沿美洲大陆，从基塔克岛〔即科迪亚克岛。——奥孔〕至加利福尼亚，远远越过圣伊利亚角，在很多地方已按照我的命令用公司的资金努力设法分别运去、安设了俄罗斯帝国的标牌，即交给我的国徽和写着：“俄国领地”的木牌。”<sup>1</sup>

沙皇政府还指望，有朝一日将有机会提出对整个美洲西部沿岸的主权要求，秘密埋设的“标牌”届时必有用处。1790年伊尔库次克总督皮利上奏叶卡捷琳娜说：舍利霍夫公司的活动“可以使人……希望，如该公司继续活动下去，将来一定会获得加利福尼亚。一俟陛下的势力扩及该地，则埋于地下之木牌，无疑会成为该地区属于陛下之确凿证据，该地区理应隶属于陛下。”<sup>2</sup>

加利福尼亚沿岸出产海獭，这也是俄国商人对此地感兴趣的原因之一。但海獭数量逐年减少，尽管如此，俄国人对加利福尼亚的向往却日益增强。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要对美洲沿岸进行有计划的发展，必须在当地为俄国移民区建立粮食基地。俄国东北部

---

1. 国家地理学会档案馆，全宗，第4、1章，舍利霍夫给伊尔库次克总督И·皮利的呈文，第52—57页。

2. 国家地理学会档案馆，全宗，第4、1章，第89页。

移民区堪察加和楚科奇主要是依靠殖民地所属国供应粮食，而且有一部分粮食是用兽力车运来的。由堪察加再向美洲移民区运送粮食是不可能的。除了还要再支出一大笔运费外，还因为运来的粮食甚至不够亚洲东北部地区的需要，这些地区尚需就地解决粮源问题。同时靠海路从彼得堡运送粮食和其它必需品也不很可靠。任何外交纠葛都会使俄国移民区受到饥饿的威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环球考察队便无法航行了。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前半叶对外政治关系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对这种情况不得不予以经常注意。

在阿拉斯加和各岛屿上开荒种地的一切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了。这不仅是由于缺少熟悉农业的土著劳动力，而主要是因为气候条件不适宜。在整个北美洲的西岸地区，就耕作而言，加利福尼亚是最好的地方。该地气候适宜，植物茂盛并有大量牲畜，所有这些都为在美洲的俄国移民区建立“粮仓”提供了各方面的基础。当然，除加利福尼亚外，尚可由日本和中国运来粮食。但是，因贸易关系经常中断，加之中国离俄国移民区路途遥远，使俄国不得不把全部注意力转向加利福尼亚。

1805年底，公司代理人列扎诺夫视察了在美洲的俄国移民区。列扎诺夫当时被任命为驻日特派大使。他视察时正当俄国移民区处境极其困难的时候。列扎诺夫在给彼得堡的信中写道：“没有粮食，因为，听说在科迪亚克连采购粮食的人都没有，而在锡特卡则是饿殍遍野，因为在装备有精良枪炮的科洛什人那里战事频仍，就连在那里打鱼也要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sup>1</sup> 列扎诺夫曾试图在日本弄到粮食，但未成功。于是，他在1806年初前往加利福尼亚，以便查明能否从西班牙人那里购买食物的问题，当时加利

---

1.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档案馆，俄美公司史料，文献 №133。

福尼亚属于西班牙人。列扎诺夫对加利福尼亚总督讲道：“我坦率地告诉您，我们需要粮食，我们本可以从广州弄到，但加利福尼亚距我们较近，而且尚有销售不出去的余粮，因此我前来与您，本地的行政长官，磋商。我确信，我们可以预先拟定一些措施，然后提交我们双方的朝廷审批。”<sup>1</sup>

但是，与西班牙殖民地进行贸易极为困难，因为除殖民地所属国外，严禁西班牙殖民地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这一禁令在各殖民地激起了强烈的不满，因为殖民地所属国本身并没有向殖民地提供任何东西。然而，当时西班牙统治还很稳固，殖民地不敢公开违反这一禁令。

列扎诺夫与当地行政当局的谈判，没有得到建立正常贸易关系的任何保证。列扎诺夫在他访问了旧金山之后，便产生了一种大胆想法：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加利福尼亚。1806年6月17日，列扎诺夫致函商务大臣说：“假如政府早先考虑到地球的这一部分……假如始终不渝地遵循彼得大帝的宏图大略行事（他在当时物资很差的情况下派出了白令探险队去进行勘测），那么可以肯定说，新加利福尼亚永远不会属于西班牙。因为他们仅仅从1760年才开始注意及此，后来靠一些传教士积极钻营，才将这片肥沃的土地永久攫为己有。如今剩下这个间隙之地尚未被占领，这片土地对我们很有用，而且我们非常需要它。如果我们再放过这片土地，子孙后代将会说我们什么呢？”<sup>2</sup>

但是如果说列扎诺夫在给商务大臣的信中还只谈到，西班牙人“将这片肥沃的土地永久攫为己有的话”，那么，在给公司经理们的信中已经发展成如何占有这“小块土地”的实施计划了。他认为，要完全占领加利福尼亚必须等待时机。但目前必须占领从俄

---

1. П. 季赫麦涅夫的著作，第2册，附录，第260页。

2. 同上注，第267页。

国移民区到加利福尼亚之间这片无人管辖的整个地区。

列扎诺夫在指出在加利福尼亚以北，哥伦比亚河流域建立移民区的必要性时强调说，从这里“我们可逐渐继续向南扩展到加利福尼亚的边界旧金山港”。接着他写道：“假如一开始就能提供物资，那么我可断言，我们便会从各地招徕许多居民到哥伦比亚河流域来，而在十年之内，我们在此地的势力可达到如此程度，能时刻注视着加利福尼亚沿岸，只要欧洲政局的变幻于我稍微有利，便可将其划归俄国版图。”列扎诺夫进一步指出：“此地区内西班牙人的势力相当薄弱，假如在1798年对西班牙王朝宣战时，我们公司有经营业务的相应力量，那么我们很容易在圣巴巴拉传教士团之前利用到北纬 $34^{\circ}$ 的这片加利福尼亚土地，并可将其永远据为己有，因为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从墨西哥起早路是无法予以任何援助的。”<sup>1</sup>

早在1808年俄美公司就已开始进行占领加利福尼亚的准备工作。采用了行之有效的办法：“在加利福尼亚也埋了标有“俄国领地”的小铜牌。根据公司呈交财政大臣的情报（这些情报后来转给外交部）来看，这些铜牌埋在远远超过北纬 $51^{\circ}$ 的规定的边界以南，即埋在北纬 $41^{\circ}$ 和 $38^{\circ}$ 附近。”<sup>2</sup>“1808年，农民瑟索伊·斯洛鲍德奇科夫在北纬 $41^{\circ}$ 附近的特立尼达湾埋置了第一号铁牌……，1809年，商务参赞库斯科夫在小博迪加湾埋置了第十四号牌……，1810年，他在夏洛特群岛对面的顿达斯岛附近的一个小岛上又安置了第十八号牌。1811年，在旧金山湾北支流，靠近小博迪加岬处，西班牙人的要塞和传教士团所在地，安置了没有标号的铁牌。”<sup>3</sup>

1. П·季赫交涅夫的著作，第2册，附录，第233—234页。

2.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全宗，办公厅，1823年，案卷№3645，第116页。

3. 同上注。

1808年秋，公司的两艘船在移民区副行政长官库斯科夫的指导下，驶往加利福尼亚。库斯科夫一边捕猎海獭，一边暗中寻找适合建立移民区的地方。但是，在库斯科夫选定的小博迪加湾登陆，这一年未能实现。探险队的一艘船撞毁，船员几乎全部丧生。据季赫麦涅夫(他曾存有公司档案资料，但后来遗失了)讲，第二艘船上的人员极不可靠，因此库斯科夫不敢将他们留在加利福尼亚。季赫麦涅夫写道：“缺少建筑材料，而主要是跟随他的许多俄罗斯人和阿留申人企图逃跑，这使他不得不将其打算暂时束之高阁，以待更为有利之时机”。<sup>1</sup>

1810年，库斯科夫试图在加利福尼亚定居也以失败告终。库斯科夫狩猎队在夏洛特岛附近受到土著居民的袭击，他们只好返回新阿尔汉格尔斯克。直到1811年，库斯科夫才在加利福尼亚为俄国第一个移民区找到了地方。决定在距离称作鲁缅采夫的博迪加湾十五意大利里的一个小海湾旁定居，这个地方位于北纬38°，东经123°处。翌年，即1811年3月，建设移民区必需的物资都已运到这里。

此后，公司管理处曾多次提出意见，认为加利福尼亚俄国移民区的地点选得不好。它距离西班牙当局所在地的旧金山很近，而距离拥有良港的鲁缅采夫又太远，而所占地段内又无港口，再加上其它各种不利条件，凡此种种引起公司不断的非难。但是季赫麦涅夫公正指出，所有这些不利条件，只是在俄国人迫不得已，只能在最初占领的那些地方移民时，才显露出来。如果按照巴兰诺夫和库斯科夫的设想，本移民区仅仅是在占领整个加利福尼亚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那就必须承认，这一选择具有进可攻，退可守的许多优越性。

---

1. П·季赫麦涅夫的著作，第1册，第208页。

移民区占用的地方是一块方圆一平方英里多的平坦高地。临海的一侧有七十多英尺高的悬崖作为屏障，靠陆地的一侧也很难攻取。在这个地方修筑的堡垒，高十二——十五英尺，有设置二十门大炮的塔楼，设防极为牢靠。美国历史学者班克罗夫特说：“有这些大炮，再加上易于防守的天然地形，以及按时换岗，训练从未中断，所有这些都使‘罗斯’具有军事要塞的外观，而不太象一个猎取毛皮兽和从事贸易的移民区。这个要塞，无论是对于土著还是对加利福尼亚西班牙人的兵力（如果被派去攻打它的话）来说，都是难以接近的”。<sup>2</sup>

港口设在博迪加湾，在去港口的中途设有一个中间站，住着几个公司职员。此外，俄国人还占据了距德雷克角十五英里的法拉洛内岛，那里有海狗栖息处。

列扎诺夫本来打算占领哥伦比亚河流域之后，开始向加利福尼亚沿岸推进，但迫于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只好放弃这一长远计划，改为直接占领加利福尼亚。

西班牙革命是在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为争取独立，争取从宗主国的肆意剥削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信号。这时，十九世纪头十年代末，由于英国反对大陆封锁的斗争，不列颠政府对美洲大陆事件的注意也有点减弱。美利坚合众国乃乘机而入，加紧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扩张。

如果说头两个因素（西班牙殖民地的内战和英国注意力的减弱）为进行侵略活动提供了良机，那么美利坚合众国在与西班牙殖民地毗邻地区的积极活动，则迫使俄国赶快占领加利福尼亚。

美利坚合众国的对抗行动，对沙皇俄国放弃占领哥伦比亚河

---

1. 加利福尼亚移民区的称呼。

2. H·班克罗夫特的著作，第19卷，加利福尼亚，第2卷，旧金山，1855年，第630页。

流域的计划，并直接向加利福尼亚进行扩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1810年公司试图在哥伦比亚河流域站稳脚跟的时候，“北美合众国此时派出了自己的探险队，海陆兼程前往上述哥伦比亚河，并决定使该河附近以及延伸到新阿尔比恩河两岸住满移民”。据公司报告，由于这种情况，“我国移民区的行政长官六等文官勋章获得者巴兰诺夫便决定亲自派探险队去考察哥伦比亚河以下特立尼达湾和旧金山湾之间的地区，从而抢在北美人前头，捷足先登”。<sup>1</sup>

俄美公司管理处一面准备占领美洲西班牙的殖民地，一面在1809年向外交部申请，请政府协助在加利福尼亚建立移民区。外交大臣向亚历山大一世奏称：“管理处请求皇帝陛下，一旦美利坚合众国出于嫉妒而采取某种行动时，能对拟议中之新阿尔比恩移民区予以庇护。”鉴于公司占领该地区后没有足够的力量将其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管理处认为必须“由国库拨款完成此事”。然而亚历山大一世“拒绝在目前情况下由国库拨款在阿尔比恩建立移民区”，但是却授权公司“自行筹建，并答应在任何情况下圣上都将给予庇护”。<sup>2</sup>

亚历山大不肯让政府出面直接援助公司，同时答应“圣上”对在加利福尼亚境内建立俄国移民区将予以保护，这可在沙皇俄国这一时期对西班牙推行的政策中找到解释。这一政策，在以沙皇的名义颁发给1809年出任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的帕连伯爵的谕令草案中，有非常明确的表述。由于俄法缔结了铁尔西特和约，<sup>①</sup>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19年，案卷№442，俄美公司总管理处给外交大臣的报告，1817年8月13日，第87—93页。

2.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全宗，办公厅，案卷№3646，首相给俄美公司总管理处的通知，1809年12月1日，第25—26页。

① 铁尔西特和约(1807年)是法国与俄国于1807年在铁尔西特签订的和约。由于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一世谈判的结果，俄国和法国结成同盟，参加大陆封锁。普鲁士失掉易北河以西的领土和波兰土地的很大一部分。直到拿破仑一世在1812年侵入俄国以前，铁尔西特和约在形式上一直生效。——译者

亚历山大不得不支持拿破仑的兄弟约瑟夫为西班牙皇位继承人，而反对受英国支持的继承人斐迪南七世。然而，亚历山大从来不曾把承认拿破仑兄弟为西班牙国王，和必须力图恢复西班牙帝国往昔的殖民势力这二者联系起来。与此相反，沙皇力图削弱西班牙的强大力量，并指望靠瓜分西班牙殖民地遗产来增加其新移民地。所有这些在沙皇给帕连伯爵的训令的字里行间均有所流露，训令内称：“尔应切记，为恢复欧洲和平，朕承认约瑟夫为国王，因其确系西班牙唯一之国王，但对朕对西班牙之政治态度不得表露任何特殊之偏颇。朕向以我国利益为怀，倘若南美洲重蹈马德里王朝之覆辙，这对我国是否有利，朕尚不能断言”。<sup>1</sup>

训令的其它部分已谈到，不仅使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而且使其所有的美洲殖民地都脱离西班牙的问题。“如西班牙战争继续进行，朕预料，它在美洲所占有的那些辽阔而富饶的州……会组成一个或若干个独立州。实难准确估计，此类事件将在欧洲政治与贸易关系中引起何种变化。但是，可以预料，它定将导致巨大变化”。亚历山大补充道：“倘尔能详细获悉这些不同州的居民之意向，则对朕将大有助益。”<sup>2</sup>

这样，一方面必须承认约瑟夫为西班牙国王（因为与法国结盟，义不容辞），另一方面又希望西班牙殖民帝国崩溃瓦解，这就促使亚历山大在夺取加利福尼亚问题上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俄美公司被准许自行开辟道路，另一方面还有“圣上”给予庇护的保证。这仍然是俄美公司成立以来，政府一贯采用的那种隐蔽的扩张路线的继续。在西班牙帝国强盛时，沙俄政府可以把占领加利福尼亚一事说成是公司擅自的主张，从而有可能避免国际纠

1.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全宗，办公厅，1809年，案卷№12160，给帕连伯爵的训令草案，1809年，第9—29页，译自法文。

2. 同上注。

纷。但是一旦美洲殖民地脱离西班牙的管辖，沙皇俄国便可以获得一个在美洲大陆继续进行扩张的据点。

过了不久，与法国的“友谊”就被与英国的“友谊”所取代。亚历山大立即承认了不久前他没有理睬的斐迪南七世为西班牙的合法国王，并答应给斐迪南以各种援助。

如果说在过去，在俄国所承认的王位争夺者约瑟夫背后有拿破仑的兵力支持的时候，俄国的政策只在于削弱西班牙的殖民实力，那么现在，当承认了实际上是软弱无力的斐迪南以后，俄国政府则认为实际上已有可能着手夺取西班牙殖民地了。

1812年7月8日(公历20日)，俄国与西班牙代表在维利基卢基隆重地签订了条约。按条约规定，亚历山大与斐迪南之间“不仅应当建立友谊，而且应当订立同盟，和睦相处”。<sup>1</sup>并于同年旧历8月30日，在加利福尼亚的西班牙领地上，极其隆重地举行了命名为“罗斯”的俄国移民区的建立仪式。

西班牙中央政府由于忙于国内事务，还不能对其殖民地内发生的事件作出积极反应，因此，俄美公司认为，没有必要提出对这种占领履行法律手续的问题。当时，在俄国与西班牙的外交信件中还不存在“加利福尼亚”问题。从官方角度讲，俄国什么也没有侵占，而西班牙的海外领地则一块也没有丧失。至于当地西班牙行政当局的抗议，则由公司独立与之进行斗争。

从1812年10月起，罗斯移民区的行政长官与地方当局和北美西班牙行政当局的最高代表，墨西哥总督，开始了长时期的书信往来。总督要求立即撤销俄国移民区。移民区行政长官为了拖延谈判，推说他不懂西班牙语，而这仿佛会妨碍他理解总督要求的实质。在某些情况下，罗斯行政长官建议总督致函彼得堡进行谈

---

1. 法律大全，第32卷，№25178。

判，理由是，这个移民区是奉最高当局之命建立的，而最高当局的意图他不了解，他的职责是“保卫(罗斯)，和一旦罗斯受到侵犯时进行自卫”。<sup>1</sup>

当“苏沃洛夫号”战舰将俄美公司总管理处的《宣言》送到加利福尼亚时，与地方当局的关系更加紧张起来。这已是公司的第二个宣言。宣言和第一次相同，不是给地方当局，而是直接给“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高贵尊敬的西班牙先生们的”。<sup>2</sup>

尽管西班牙中央政府有严厉的禁令，但公司仍号召加利福尼亚当地的西班牙人与俄国人进行贸易。公司管理处曾毫无顾忌地暗示，在西班牙当局软弱无力的情况下，不必担心他们会出面阻挠。公司管理处援引第一次宣言中的话说：“1810年3月15日我们荣幸地写信给你们，希望随着当时欧洲与西班牙本国局势的发展，你们与俄国人进行贸易将不会碰到困难，何况这种贸易将于双方有利”。<sup>3</sup>

与西班牙地方行政当局的关系日益恶化。1815年，公司的几个经纪人在旧金山被拘留。在西班牙领地附近狩猎的阿留申人也被俘。这样，刚刚开始就绪的贸易关系便完全中断了。但是，公司继续进行移民区建设。到1814年已建成的有制革厂、磨坊、手工作坊、仓库、牲口棚、住房等。

西班牙政府终于在1817年首次提出抗议。西班牙外交大臣德·塞亚·贝尔穆德斯在1817年4月27日(公历5月5日)的照会中代表国王要求撤销加利福尼亚的俄国移民区。

1. 国家地理学会档案馆，维谢拉戈全宗，案卷№101，《关于新阿尔比恩两岸罗斯村的历史札记》，第1—4页。

2. 第一个《宣言》是1810年经由巴兰诺夫转到加利福尼亚的，该宣言已在B·波捷辛写的《罗斯移民区》这篇文章里全文引用，该文载于《手工业与贸易杂志》，1859年，第8卷。

3. 国家封建农奴时代档案馆，外交部全宗，11—3。1816年，案卷№24，俄美公司《宣言》，1813年，第18—21页。

因为在此之前，西班牙政府从未提起过俄国占领加利福尼亚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是在同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其中包括英国人的交往中提到过，因此公司一般都说它占领的地方荒无人烟来加以推诿。管理处暗示英国人自己平常实行的那种做法时写道：“公司享有的是各欧洲国家在向东西印度移民时享有的那种移民权。”<sup>1</sup>

当不得不答复西班牙政府时，公司一开始企图把事情说成是这样，即西班牙照会里谈到的问题不符合事实，在加利福尼亚实际上没有任何俄国堡垒。公司力图使人相信，“西班牙人称作城堡的村落”是用木桩围起来的，完全是“为了防御印地安人的突然袭击，不如此，则不能安眠……同样，村子里安设大炮也是为了保持土著对它的尊敬。”<sup>2</sup>但是，俄美公司感到所有这些理由都没有说服力，于是又设法证明，罗斯所占之地，除印第安人外，过去不属任何人管辖。而印第安人是自愿将这块土地让给俄国人的，因为他们担心，这块土地可能被与当地居民为敌的其它印第安人部落或被令人憎恨的西班牙人夺去。

还在接到西班牙政府的抗议之前，公司已着手办理印第安人“让出”罗斯领地的法律手续，因为它已预见到抗议是不可避免的。1817年，加格麦斯特拟定了一个文件，印第安酋长丘古安、阿马特京、格姆列列等都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字。他们承认，“对俄国人占领此地极为满意，如今他们安居乐业，无须担心其他印第安人的进犯，以前后者常常袭击他们，移民区的建立才给他们带来了安定。”这个文件仿佛又一次无意中证明了这块土地过去属于

---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19年，案卷№442，俄美公司总管理处给外交大臣的报告，1817年8月13日，第87—93页。

2. 同上注。

上述印第安人 他们自愿将其让给了俄国人。文件写道：“海军大尉加格麦斯特代表俄美公司向他们（指印第安人酋长。——奥孔）致以谢忱，感谢他们将土地让给公司去修筑堡垒，并把属于丘古安地方上的建筑物和各种机构让给公司。”<sup>1</sup>

与印第安人签订的《条约》是唯一的一个规定公司有权占有罗斯领地的文件，对这一《文件》不能抱有奢望。正如俄国驻美国大使波列季卡在给外交大臣的信中公正地指出的那样：俄美公司对罗斯领地的独占权“远非没有疑问”。波列季卡写道：“只要看一下地图，就会看到，这个移民区是楔入加利福尼亚的西班牙领地和相邻地区的。西班牙的一块相当早的殖民地就在罗斯以南三十英里处。新加利福尼亚的首府蒙特雷城距罗斯仅一个纬度。”<sup>2</sup>

按波列季卡意见，公司以西班牙在该地区没有设立居民点为由来论证其占领这一领地的权利，但忽略了，“这正给了英国人和美国人反对公司本身的武器。他们也可以照样对公司说，从北纬57°起，在俄美公司声称它拥有特权的美洲东北沿岸整个地带，也只是一块殖民地——新阿尔汉格尔斯克”。<sup>3</sup>据波列季卡讲，在涉及公司事务的谈判中，美国人已不止一次地提出这个论据。

恰在此时，美国也积极推行其殖民政策，对西班牙的领地也提出了领土要求。佛罗里达已转归美国。此外，1819年2月西班牙与美国签订条约，承认北纬42°为西班牙领地的边界。这样，俄国在加利福尼亚的移民区便受到来自北方的美国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使加利福尼亚移民区合法化，成了沙俄政府的一个严重问题。实质上，这是一个为俄国在美洲大陆进行进一

1.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全宗，办公厅，1823年，案卷№3646，第24页。

2.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全宗，办公厅，1823年，案卷№8735，第5页，译自法文。

3. 同上注。

步的全面扩张奠定基础的问题。

1817年，俄国外交部收到西班牙政府抗议俄国侵占其殖民地的照会后，决定弄清楚能据以同西班牙政府达成协议的条件。此项工作进行得极其慎重，极其从容。1820年初，甚至提出了撤销加利福尼亚的俄国移民区的方案。俄美公司虽然不反对该方案，但要求相应的补偿：西班牙政府应使公司有权与加利福尼亚自由贸易。公司管理处致函外交大臣涅谢尔罗捷称：“在这种情况下，俄美公司情愿撤销那个引起西班牙人嫉妒和恐惧的定居点，并且将来任何时候也不想在那里寻找其它地方作为定居点，但必须以能同新加利福尼亚进行经常的贸易来弥补这一损失。过去根据殖民法的规定，更主要的是为了不致暴露殖民地管理上的马虎大意和软弱无能，外国人是准许到新加利福尼亚去的。”<sup>1</sup>

这是经过公司周密考虑过的一个步骤。管理处声称同意撤销罗斯，目的是想将保持移民区的责任诿诸政府，以便有机会时要求政府给予积极援助和支持。公司十分清楚，外交部提出的方案只不过是外交上的敷衍而已。舍弃其在加利福尼亚的移民区，沙皇政府连想都没有想过，因为俄国皇帝亚历山大在神圣同盟中的势力还很强大，马德里宫廷正在寻求他的帮助。斐迪南正是打算利用在俄国购买的舰船“重新赐给欧洲由于在新大陆发生骚动而失去的利益”，即镇压美洲殖民地的革命。从俄国购置的“强大的”分舰队，由五艘七十四门炮的战列舰和三艘四十四门炮的巡航战船组成，负有恢复无敌舰队<sup>①</sup>时代的西班牙荣誉的使命，但实际上，这支舰队只是一堆破铜烂铁。尽管如此，在镇压受英国支持的美洲殖民地暴乱中，俄国毕竟还是西班牙政府的唯一指望。

1. 引自季赫麦涅夫的著作，第1册，第222页。

① 无敌舰队(Армада непобедимая)是1588年西班牙国王腓力浦二世所组织的进攻英国的大舰队。“无敌舰队”主要是由于遭到海上风暴而沉没，它的毁灭促使西班牙的势力衰落。——译者

沙皇政府拖延加利福尼亚问题的谈判，不是没有打算的。它终于等到了一个良好时机，使其要求不能不如愿以偿。俄国驻马德里大使塔季谢夫得知公司想以获得与西班牙殖民地进行自由贸易的权利为条件而放弃加利福尼亚的移民区的愿望后，便立即对涅谢尔罗捷说，这两件事彼此并不矛盾。

1820年2月4日(公历16日)他在给外交大臣的信中写道，“现在开始讨论建立贸易关系的问题较为适宜，这可达到巩固我们此地已有领地的目的。这样，领有权也将会合法化了。”<sup>1</sup>

在准许俄美公司同加利福尼亚殖民地进行贸易的谈判开始后，塔季谢夫打算进一步达到保存罗斯并使之合法化的目的，哪怕以贸易站或者堆存物品的地方的名义保存下来。

西班牙政府这时同意将加利福尼亚的殖民地让给俄国，那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因为美洲殖民地已不承认西班牙为其宗主国。然而，即使得到这样的合法形式，日后也可证明对此领地的所有权。无论如何，丧失了对这块土地控制权的西班牙国王同意让出这块殖民地，较之由曾经一度控制该地的两名印第安酋长来让出这一领地，按照国际法惯例所得到的评价要高得多。

就在1820年，驻美大使波列季卡曾言之有理地向涅谢尔罗捷指出，“西班牙仅仅是靠行将崩溃的精神枷锁来控制墨西哥的，如果这不是已经不可挽回，那么西班牙政府是不会自己把罗斯移民区占据的这块土地让给我们的。现在我们既已得到西班牙政府的同意，只要帝国政府一旦对此问题作出最后决定，就可以设法获得墨西哥行使职权的政府的认可。”<sup>2</sup>

---

1.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全宗，办公厅，1820年，案卷№7562，第54—55页，译自法文。

2.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全宗，办公厅，1823年，案卷№8735，第6页，译自法文。

但是，与西班牙政府的谈判终于未能进行到底。就在1820年西班牙又发生了革命。

西班牙王朝复辟之后，俄美公司重又产生了希望。公司董事会的部分成员，已不满足于只占领俄国在加利福尼亚实际已占有的这块领地。他们主张必须要求西班牙政府准许俄国扩大其领地，其中必须包括旧金山港。董事会中另一部分比较谨慎的成员虽不反对占领旧金山，但是他们认为，目前要求西班牙政府批准什么事情都是危险的。这些董事认为，这样的政策只能激怒加利福尼亚目前的真正主人——墨西哥政府。

第一部分人以著名航海家И·Ф·克鲁逊什特恩为首，第二部分人也是以很有名望的航海家B·M·戈洛夫宁为首。克鲁逊什特恩曾在其呈给外交部的条陈中斷言，“鉴于目前形势”，西班牙不仅能将罗斯领地，而且能将旧金山港让给俄国。“将罗斯港归属俄美公司不会遇到很大的障碍或异议。但是，还有另一个地方，占领该地将对俄国大有裨益，这就是旧金山港，此港迄今仍然无可争议地属于西班牙。迄今为止情况尚无变化，因此西班牙政府有权将此港让给俄国”。<sup>1</sup>

克鲁逊什特恩认为，俄国向西班牙政府提供了舰队，为此西班牙应偿还俄国一笔巨款，这便是要求转让领地的根据。克鲁逊什特恩并不否认墨西哥政府可能提出抗议。但是，据克鲁逊什特恩的意见，一俟出现欧洲各国承认墨西哥独立的问题，墨西哥政府将会同意批准让出加利福尼亚领地。

与此相反，戈洛夫宁则认为，“西班牙国王让出领地，可以肯定共和派是不会承认的。即使我们得到这块领地，但是要投资来改善罗斯的状况仍然是危险的，因为共和派得知此事后，一定会

1. 国家封建农奴时代档案馆，外交部全宗，第24部分，1825年，案卷№68，第11—12页。

存心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与我们断绝一切来往，并会要求我们撤除我们的机构，甚至可能诉诸武力”。戈洛夫宁建议事先和加利福尼亚的地方当局取得联系，并“摸清它对我罗斯村落和将来转让旧金山湾的态度”。<sup>1</sup>

然而，连亚历山大一世本人也明白，斐迪南将加利福尼亚的殖民地转让给俄国就如同把一块不属于他的土地让给任何别人一样。1824年10月，财政大臣坎克林根据俄美公司管理处的坚决要求，建议外交大臣涅谢尔罗捷同西班牙政府恢复关于罗斯的谈判。涅谢尔罗捷答复他说，西班牙恢复“旧秩序”之后，他已将此事面奏沙皇，“陛下认为目前重新与西班牙政府讨论此问题徒劳无益，因为在其美洲领地内目前混乱的情况下，西班牙政府无力顾及此事”。涅谢尔罗捷写道，至于墨西哥革命政府，“我们与它没有任何交往，因此，我们不能同它交涉有关我们对罗斯村落及村落所占土地所有权的问题。”<sup>2</sup>

此时，在加利福尼亚的俄国移民区的处境却越来越困难。美国对西班牙“殖民地遗产”贪图之心逐年增强。美国殖民者-商人大批奔赴加利福尼亚。美国商人的活动破坏了当地西班牙居民同俄国移民区之间薄弱的经济联系，俄国移民区曾给西班牙居民提供许多生活必需品。美国商人不少是本国政府的代理人，他们常常千方百计唆使当地居民反对俄国人。当时，他们巧妙地利用了沙皇政府在欧洲大陆上支持加利福尼亚居民所深恶痛绝的西班牙专制制度的这一情况。

门罗致国会的咨文虽然后来对欧洲在美洲的全部殖民活动具

---

1. 国家封建农奴时代档案，外交部全宗，第24部分，1825年，案卷№68，第10页。

2. 国民经济档案馆，手工业与对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第2卷，1823年，案卷№582。

有重大影响，并于1824年迫使俄国在签订美俄协定时作了一系列让步，尽管美国对西班牙殖民地的觊觎加剧，但当时此咨文在殖民地并未产生影响。门罗致国会的咨文所阐述的各项原则，不是在殖民地靠刺刀来加强其力量的，这些原则只是一种理论，而在加利福尼亚的真实危险乃是墨西哥政府的对抗行动。

早在1822年，墨西哥宣布伊图尔比德为皇帝时，唐·阿古斯丁·费尔南德斯·德·文森特曾代表皇帝前往罗斯，要求移民区行政长官出示证明俄国人有权占据加利福尼亚领地的文件。墨西哥使臣并未得到他要求的证明文件，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文件，于是他声明，这块领地属于墨西哥，俄国人必须离开此地。文森特在蒙特里与俄美公司代理人赫列勃尼科夫会晤时，又一次声称，“墨西哥帝国政府坚决要求俄国在六个月之内撤除罗斯村，否则它将采取强制手段”。<sup>1</sup>

墨西哥政府不断进行威胁，同时美国人不断向加利福尼亚拼命渗透，这样就更加尖锐地提出了必须使俄国移民区合法化的问题。于是，1824年，移民区地方当局已不再指望通过彼得堡来解决这一问题，而采取了一些坚决措施，借以巩固俄国在加利福尼亚的统治。巩固并继续扩大加利福尼亚俄国移民区的新计划的倡导者，是此时来到罗斯移民区的十二月党人 Д·И·扎瓦利申。

尽管扎瓦利申留下的文学遗产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其他十二月党人的著作，但大多数研究人员对出自他手笔的一切东西都未予重视。他素以小政客和撒谎者闻名，而且作品里充满狂妄的自我吹嘘，因而使其文学遗产里有价值的东西至今未能得到研究。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存放在侦讯委员会全宗里的那些记述扎瓦利申在俄美公司的活动和作用的材料。

1. 对外政策档案馆，外交部全宗，办公厅，1823年，案卷 №3646，第19页。

1824年初，扎瓦利申乘坐环球航行的巡航战船“巡洋舰号”抵达罗斯移民区。他在这里亲眼见到而可以确信，这个地区的开发价值多么巨大，而俄美公司目前取得的成绩又是多么微不足道。

这一时期的罗斯移民区是一个装备着十七门小口径炮的不大的木城堡。除住在那里猎取毛皮兽的阿留申人外，约有五十名俄罗斯人。俄国移民区的这个总共播种了约二百普特小麦和四十普特大麦的“粮仓”，承担着供应美洲俄国移民区和堪察加粮食的任务。由于加利福尼亚当局的严格禁止，移民区不能同当地居民进行规模稍微大一点的贸易。毛皮业的情况也很不景气。到二十年代，珍贵毛皮兽在移民区内已绝迹。当然，旧金山湾仍有海獭，但由于西班牙人的阻挠，俄罗斯人不能在那里狩猎。移民区给公司带来的只是亏损，而且罗斯移民区经常处在被西班牙人和土著居民消灭的威胁之中。显而易见，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保住罗斯移民区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只希望西班牙的革命和席卷墨西哥的运动能使罗斯成为俄国在加利福尼亚进一步扩张的前哨阵地，正是这一希望才使公司没有撤除罗斯移民区。

1818年，西班牙殖民地刚一宣布独立，俄美公司便想在加利福尼亚扩大其领地。但这一尝试遭到了地方当局如此强烈的反抗，以致继续推进之事根本不能再想了。为了防止俄国人占领新土地，地方当局决定在四周建立西班牙移民区来封锁罗斯。1819年，建立了“圣巴勃罗”大畜牧场，1822年，又建立了“索拉诺”、“索诺马”等大牧场。但是，要想完全包围俄国移民区，西班牙人无论财力和人力都是不足的。二十年代罗斯移民区的不景气的情况大体如此，它的力量仅仅在于西班牙当局的软弱无力。

扎瓦利申写道，他来到罗斯移民区不久就搞清了下列问题：“1. 地理位置不利，2. 移民区力量薄弱，3. 我们的犹豫不决助长了西班牙人的领土要求和加利福尼亚当局的这种行动，否则，他

们是不会作如是想的。”综上所述，扎瓦利申得出如下结论，“要发展‘罗斯’移民区，必须占据比开始占领的领地更加有利的地方。”<sup>1</sup>

扎瓦利申十分清楚加利福尼亚的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后来，扎瓦利申在其1826年1月24日呈给尼古拉一世的信函中奏陈他在加利福尼亚的活动时，谈到了这个观点：“已经受俄国管辖并住满了俄国人的加利福尼亚最好仍旧归俄国管辖。其港湾已为我国所有，而且养路费低廉，这使我们有可能在那里设置一支观测舰队，这支舰队可使俄国控制太平洋和中国的贸易，巩固对其它殖民地的统治，并限制美国和英国的影响”。<sup>2</sup>

扎瓦利申主张大大扩展在加利福尼亚的俄国移民区。移民区必须北到美国边界，东至萨克拉门托河或内华达山，南抵旧金山湾。这一边界在扎瓦利申之前就曾拟定过——这正是公司一直向往的边界。但是扎瓦利申计划的特点是，他主张采取另外的方式去进行扩张。

在研究扎瓦利申的计划之前，让我们先分析一下当时加利福尼亚的政治形势。1822年建立的墨西哥帝国因内战而崩溃。伊图尔比德将军(唐·奥古斯丁一世)被推翻。加利福尼亚摆脱了墨西哥的统治，但尚未正式宣布独立。两派势力在加利福尼亚进行争斗——一个是墨西哥派，一个是西班牙派(也称国王党)。墨西哥派的实权掌握在军政首脑手中，而西班牙派则掌握在传教士手中。墨西哥派的基础是城镇居民，而西班牙派的基础则是传教士团。

墨西哥派的力量比西班牙派的略强，因为它毕竟还有加利福

---

1. Д·扎瓦利申，罗斯殖民地问题，《俄罗斯通报》，1866年，第62卷，第55页。

2. 国家封建农奴时代档案馆，侦讯委员会全宗，案卷№358，第2页背面。

尼亚为数不多的兵力可以依靠。而当时传教士团的唯一力量则是受了洗礼的印第安人，对这部分人根本不能过多指望。不过，对墨西哥派的武装力量也不能估计过高，因为士兵很久没有领到薪饷，而且没有枪支弹药。俄舰“巡洋舰号”抵达加利福尼亚时的情景足以说明加利福尼亚的军火储备情况。“巡洋舰号”驶入旧金山港时鸣炮七响，对方没有鸣炮还礼，故派出一名军官去了解对方为何对俄国国旗持此态度。港口警备司令对此军官说，如果“巡洋舰号”舰能送来七枚炮弹的话，他会欣然鸣炮还礼，因为他那里没有炮弹。

正是在这一时期，即1824年，扎瓦利申怀着将加利福尼亚并入俄罗斯帝国的功名心重的意图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后来扎瓦利申告知侦讯委员会说，“假如必须用武力来吞并加利福尼亚的话，那么我在此所看到的现实情况，当然是极为适宜的。但一些国家，特别是英国的政策，是不会准许我们这样做的。所以，唯一不会遭到反对的办法，而且是最可靠的办法，是让加利福尼亚自愿归顺俄国。我孜孜以求者就是这一目的”。<sup>1</sup>

扎瓦利申写道：“加利福尼亚应该脱离墨西哥，宣布独立，借口是那里尚未建立行政管理机构，（为了安慰墨西哥派）还可宣布，这种独立状态仅保持到建立行政管理机构为止。此后外国人就可自由移居到这里，首先打算把俄国人迁来，因为俄国人到加利福尼亚等地来比其他各国人都容易，等等。”<sup>2</sup>

扎瓦利申试图同墨西哥派联系，但毫无结果。于是他又转向西班牙派，他结识了一些传教士，并首先和约瑟夫·阿利季米拉建立了联系。约瑟夫·阿利季米拉是旧金山教会的首席神甫，人

---

1. 国家封建农奴时代档案馆，侦讯委员会全宗，案卷№ 47，第 17—18 页背面。

2. 同上注。

很聪明，特别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虚荣心很重的人。扎瓦利申用尽一切手段引诱修士们站到俄国方面来，“对一些人利用其宗教狂热病，对一些人利用其唯利是图的心理，对一些人利用其对共和政体的仇恨，对其他一些人则使其感到来自英国的威胁”。<sup>1</sup>

就在这里，正是在这一时刻应当实现扎瓦利申酝酿已久的关于建立“复兴会”的宿愿。“复兴会”的宗旨是促进加利福尼亚并入俄罗斯帝国。

侍从将军列瓦舍夫在其关于扎瓦利申事迹的概述中指出，“加利福尼亚在这种状况下（他指的是加利福尼亚的无政府状态。——奥孔），极易成为一个天资敏悟并富有进取心的人的活动舞台。扎瓦利申二者兼而有之。他认为复兴会是实现其目的的工具”。<sup>2</sup>

在扎瓦利申的札记中保留着一篇名为《军事复兴会关于居民、教育及巩固领土问题的决定》的记录。这篇记录毫不含糊地阐明了该组织的任务。

扎瓦利申认为必须“巩固旧金山港的北岸，因为此地可用来登陆。森林应该用有暗炮垒的墙围起来，应在海峡里寻找石头，并于两岸设置灯塔，修建供划船停泊的港口；应建立电报局和邮局，修渠引水，修建磨房，并应试验一下，海底的泥土是否可能有用；低地应用围墙围起来，挖掘运河，修建水闸供装船使用。在博德加应修建要塞和造船厂。应察看一下特立尼达特港并在那里驻扎下来”。<sup>3</sup>

扎瓦利申就此事向西班牙派作了如下说明，复兴会业已成立，其目的是“拥护王位，讨伐、消灭共济会会员”（修士们这样称呼

---

1. 国家封建农奴时代档案馆，侦讯委员会全宗，案卷 №47，第17—18页背面。

2. 国家封建农奴时代档案馆，侦讯委员会全宗，案卷 №47，第171页。异体字是我标的。——奥孔

3. 国家封建农奴时代档案馆，侦讯委员会全宗，案卷 №48，第22页。

所有的革命者)，该会由俄国皇帝亲自领导，他在维罗那会议<sup>①</sup>上的主张，修士们都已知晓，凡此种种理应得到主张恢复西班牙君主制的人的赞许。

扎瓦利申在同阿利季米拉的第一次会谈中，竭力将神话式的复兴会活动的图景描绘成这样，说其活动完全符合加利福尼亚的西班牙传教士们的意愿和任务。扎瓦利申在其记述中写道：“我将政治目的与宗教意图结合起来，开始向他讲述我建立的复兴会讲述复兴会的宗旨和他们来加利福尼亚的目的是一致的，讲述当复兴会得到君主的庇护时将要产生的效力，最后谈到了复兴会将来能够给予他们的帮助。他一直全神贯注地倾听，几乎对每句话都啧啧称是：oxala fuese asi（如果是这样那可太好了）”。<sup>1</sup>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阿利季米拉从头几句话就领悟到，仅仅凭关于支持他的秘密国际组织的传闻，便可对他争取拥护者大有裨益。阿利季米拉明知“复兴会”只是扎瓦利申脑子里的一种设想，但他还是赶忙予以“承认”了。扎瓦利申写道：“阿利季米拉对复兴会的情况一清二楚，他知道复兴会尚在创建之中。”<sup>2</sup>

与阿利季米拉会谈之后，扎瓦利申觉得已经有了立足点。从那时起，他自封为“复兴会”总会长。

扎瓦利申企图将加利福尼亚总督也拉到自己方面来，因为在通过宣布加利福尼亚脱离墨西哥的宪法时，他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对设法影响这位墨西哥派的拥护者，当时的总督唐·阿尔古埃略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于是，决定利用即将召开的政务协商会撤换总督。唐·诺雷加被定为候选人，他是西班牙派的

---

1. 国家封建农奴时代档案馆，侦讯委员会全宗，案卷№47，第84—85页。

2. 国家封建农奴时代档案馆，侦讯委员会全宗，案卷№47，第17—18页背面。

① 维罗那会议是反动的神圣同盟的最后一次会议，1822年10月20日至12月14日在维罗那举行。这次会议通过了法国对西班牙革命进行武装干涉的决议。——译者

拥护者。政务会的四个成员中，有三人被扎瓦利申在阿利季米拉的协助下拉到了自己方面。选举诺雷加当总督，随之宣布加利福尼亚独立，已是指日可待。

亚历山大一世突然诏令扎瓦利申回国，使他未能继续实现这项计划。但是，就是在扎瓦利申离开后，他还曾多次致函政务会和阿利季米拉本人，鼓吹复兴会的实力，企图以此促使西班牙派采取坚决行动。“总会长”扎瓦利申在致“伟大的复兴者”阿利季米拉的信中，对复兴会含糊其词地谈论一番之后，接着提出了十分明确的建议，“前述船只将运去火药、大炮、枪支和炮弹等供你们使用和出售”。<sup>1</sup>但是很快就已十分清楚，如果西班牙派执行俄国的方针，那么不仅需要同墨西哥派斗争，而且还需同英美两国对抗。当然，不论英国，还是美国，都不可能允许俄国在这一地区巩固自己的势力，因为谁占有该地区谁就将拥有整个太平洋北部地区的领有权。扎瓦利申精心炮制的计划彻底破产了。

罗斯移民区从举行隆重的成立仪式之时起，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但俄美公司对俄国移民区所占土地的所有权，甚至连形式上的承认都没有得到。很多外国船只不断来到移民区，与移民区进行贸易。公司为维持移民区花费很大，然而在法律上这个移民区是不存在的。罗斯也未能成为向腹地推进的桥头堡。俄国在加利福尼亚的移民区的未来也不可能有什么良好的前景。相反，随着美国势力逐年加强和俄国在美洲大陆的影响逐年减弱，罗斯的处境也越来越更加困难。

各方面的结果都令人失望。罗斯在这段时间内也未能成为美洲移民区的“粮仓”，因为属于俄国的这块领地，不论就其面积，还是就其位置而言，都不具备广泛发展农业的条件。据移民区行

---

1. 国家封建农奴时代档案馆，侦讯委员会全宗，案卷№48，第88页。

政长官赫列勃尼科夫证实，罗斯在最好的年代耕种“面积为八十八俄亩或者二十一万一千六百平方俄丈”。<sup>1</sup>

移民区距海近，影响作物生长。据移民区行政当局报告，由于气候特别潮湿，谷类作物都长了“锈病”，影响产量。<sup>2</sup>

1833年年中，美洲俄国移民区行政长官弗兰格尔男爵视察了罗斯移民区。现在我们利用弗兰格尔视察后写的详细报告来描述一下移民区成立二十年后的经济状况，当时，公司正作出最后努力使罗斯移民区摆脱它所处的绝境。

城堡本身仍旧是四面用木桩围起来的方形建筑。在城堡的四个角上是置有大炮的木塔楼。据移民区行政长官讲，这座城堡“在印第安人和当地西班牙人的眼里现在仍然是非常坚固的，或者说，是不可攻克的”。<sup>3</sup>但是，行政长官立即补充说，“几乎所有的建筑物和设有岗棚的木桩栅都已破旧不堪”，必须维修或者更新。

罗斯的成年居民共计一百九十九名，其中男人一百二十八名，有四十一名俄国人，四十二名阿留申人，其余是混血儿和印第安人。到三十年代，移民区的耕种面积比二十年代中期有很大幅度的增长，但其农产品实际上只够罗斯本身食用。从1826到1833这八年中，由罗斯向锡特卡运去的小麦和大麦大约只有六千普特，即平均每年不超过七百五十普特。除缺少肥沃的土地外，极其粗放的耕作方法也是每况愈下的原因。土地不施肥，又由于适于耕种的土地不足，所以根本不能有休闲地。结果，最肥沃的地块也很快就贫瘠了。由于劳动力不足，就把马赶进铺满禾捆的所谓“马戏场”打场。八个人赶四十匹马，一昼夜可打九百捆。但是，用

1. K·赫列勃尼科夫关于美洲的札记《俄国在东洋沿岸移民史料》，第3分册，圣彼得堡，1861年，第152页。

2. 远离海洋的地区要比属于俄国的地区的产量多十至二十倍。

3. 国家地理学会档案馆，维谢拉戈全宗，案卷№58，移民区行政长官给管总理处的报告，1834年4月，第1—20页。

这种方法打谷，粮食损失很大。

罗斯的另一个经济部门是畜牧业。按原定计划，罗斯的畜牧业应保证所有美洲的俄国移民区的腌肉与奶制品的供应，但也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为了供应锡特卡所需数量的腌肉（每年四百普特），如果经营合理，至少也需一千五百头牛，而罗斯总共只有七百头。因缺少牧场，扩大牲畜头数是不可能的。从7月到11月，当青草干枯之时，俄国移民不得不将自己的牲畜赶到领地以外去放牧。

此时，在加利福尼亚猎取毛皮兽的活动几乎完全停顿。在俄国人占据的地区内，野兽已经绝迹，而在西班牙领地内，地方当局已禁止狩猎。1826年，阿留申人在加利福尼亚尚猎获二百八十七只海獭和四百五十五只海狗，而过了七年，在1832年，仅猎获一只海獭和一百八十八只海狗。

起初，加利福尼亚的西班牙人曾订购车轮、大划船和器皿，使移民区得到一些收入。这些活计每年收入可达六千卢布，但在三十年代，这项收入几乎没有了。移民区行政长官写道：“如今，此种交易甚少，微不足道，因为控制了加利福尼亚贸易的外国人运来大批居民所需的物品并廉价向他们出售，以致我们根本无力与之竞争。”<sup>1</sup>

加利福尼亚移民区自始至终一直未能解决劳动力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劳动力的补充，或靠来自俄国和其它俄国移民区的手工业合同工人，或靠当地的居民——印第安人。被奴役性条约所束缚并失去归国希望的俄国手工业工人，利用罗斯紧靠外国领地这一条件，不断地逃出罗斯。早在1817年，当“库图佐夫号”和“苏沃罗夫号”巡航战船环球航行时，海军大尉加格麦伊斯捷尔曾同西

---

1. 国家地理学会档案馆，维谢拉戈全宗，案卷№58，移民区行政长官呈总管理处的报告，1834年，第1—20页。

班牙当局长期通信,要求把从罗斯逃出去的人引渡给他,其中包括混血儿。西班牙当局只同意归还旧金山的逃亡者。总督以各种理由来说明他拒绝归还其余逃亡者的原因。他说,这批人不可能在短期内集中到旧金山,另外,为了巩固同俄国人的友谊,需要把这些逃亡者留下来,因为这些人既懂西班牙语又懂俄语,可充当翻译。

加格麦伊斯捷尔就此问题致函总督说:“为维护我们两国君主之间的友谊,并考虑到,俄国可能是唯一一个按照其它国家的成例没有援助美洲武装起义者的帝国,我想,您会无例外地归还全部逃亡者的。”<sup>1</sup>

西班牙当局不让这批逃亡者返回罗斯,其主要原因是西班牙殖民地本身极需劳动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罗斯集中大量的俄国渔猎工人是没有意义的。

劳动力的第二个来源是印第安人,但也是不可靠的。由于公司付给印第安人的工钱很少,不久,他们就不再自愿去罗斯做工。然而,即便移民区的耕地面积不大,但在收获季节也需近一百五十名劳动力。例如,据1833年的资料记载,夏季干各种活儿的人有二百一十人,其中俄国人和混血儿四十九名(阿留申人从事狩猎),印第安人一百六十一名。俄国人和混血儿主要是站岗放哨和充当作坊工人,直接从事农活的都是印第安人。

公司究竟是用什么办法招募到这么多的印第安人呢?关于这个问题,移民区行政长官,弗兰格尔男爵写道:“临到收获季节时,印第安人为了挣钱,从附近的冻土带来到罗斯村,或者,如果志愿来作工的人不够时,便使用武力将印第安人尽可能多地赶来,有时达到一百五十人。他们不停歇地给公司干一个半月庄稼活。”发

---

1. 国民经济档案馆,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19年,案卷№409,第35页。

给印第安人的口粮“是仅够做面汤的一些面粉”。移民区行政长官指出，由于劳动紧张，再加上食物不足，“终于使印第安人极度衰弱”。<sup>1</sup>

地方行政机关清楚地估计到，这种剥削印第安人的作法会导致什么结果。移民区行政长官向总管理处指出，“对印第安人应多加爱护，这不仅是人道主义的要求，而且也是理智本身的要求。由于伙食不佳，工资微薄，印第安人已不再到罗斯村来做工，因此，办事处不得不在冻土带搜寻他们，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绑住他们的双手，然后象赶牲口似的赶来做工。我亲眼看到七十五名这样的印第安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从大约六十五俄里外的地方被赶到村里来，他们的家具什物扔在原处，有两个月左右无人看管。这种对待印第安人的方法，将来后果如何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这样做，印第安人还会把我们当作朋友吗。”<sup>2</sup>

移民区行政长官弗兰格尔男爵的担心是有充分根据的。罗斯近郊的印第安人曾不止一次地举行起义。逃亡的俄国猎人也参加了这些起义活动。由于公司无止境地剥削而引起的类似事件，象所有旨在反对公司的活动一样，管理处不愿宣扬出去，甚至也没有向政府报告。但在公司的文件里，这方面的情况仍然有所记载。例如，在公司办公室主任雷列耶夫编的1825年移民区报告摘要里，我们可以看到如下记载：“去年，在罗斯近郊的一些西班牙传教士团所在地，印第安人举行了暴动。圣伊涅瑟传教士团被彻底毁灭。据加利福尼亚总督讲，暴动的印第安人是由从罗斯逃出的猎人普罗霍尔·叶戈罗夫领导的；在政府和僧侣们的努力下，这一暴乱已被平息。同时，我们移民区当局得以有机会给加利福尼亚政府

---

1. 国家地理学会档案馆，维谢拉戈全宗，案卷№58，移民区行政长官呈给总管理处的报告，1834年4月，第1—20页。

2. 同上注。

提供重大援助，向它提供了数量可观的枪支弹药。穆拉维约夫伯爵的这种明智作法巩固了我们与加利福尼亚的友好关系，而普罗霍尔·叶戈罗夫(后来他终于被印第安人打死)的敌对行动使当地政府不再包庇我们的逃亡者，而是将其交还我们，他们业已开始这样做了。”<sup>2</sup>

三十年代罗斯移民区每年给公司造成的亏损总计是一万卢布。近年来收成最好的1832年，亏损达七千五百九十九卢布，移民区行政长官弗兰格尔男爵写道：“可以肯定说，如果罗斯仍在现在所占的地方，农业不可能有重大改进。为了维持罗斯村，即使在最好的年景，公司也会经常受到亏损。”<sup>3</sup>

弗兰格尔竭力主张，为撤除现在的村落，并将其全部迁到新占领的地方，必须占领位于鲁缅采夫湾和罗斯之间的斯拉维扬卡河平原。和过去一样。当现在提出上述类似的方案时，进行这种推进的障碍仍然是担心“此事会引起移居加利福尼亚的外国人的嫉妒，和他们施展诡计使墨西哥政府反对我们，另外也会引起我们政府的不满，责怪我们擅自行动，占据这些离规定的美洲俄国领地边界如此远的地方”。<sup>4</sup>

如果说扎瓦利申计划的核心是使加利福尼亚脱离墨西哥而独立，从而使软弱的加利福尼亚完全依附于俄国，那么弗兰格尔的方案则是基于签订俄墨条约，也就是使加利福尼亚保持依附于墨西哥的地位。这时，墨西哥政府关心的是俄国在法律上承认它。这首先巩固了它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其次，尚可在某种程度上保

---

1. 俄美公司移民区行政长官。

2. 国民经济档案馆，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25年，案卷№692，第3页背面。

3. 国家地理学会档案馆，维谢拉戈全宗，案卷№53，移民区行政长官给总管理处的报告，1834年4月，第1—20页。

4. 同上注。

障它免受英美的侵略干涉。正是有鉴于此，弗兰格尔在其方案中提出，承认墨西哥政府应以转让加利福尼亚的领地给俄国为交换条件。弗兰格尔在给公司管理处的信中写道：“那里非常清楚，同一些可以说是摆脱祖国的俄国农民毗邻，任何时候也不会使墨西哥领地的完整受到威胁，相反，俄国在该地的移民区倒可以制止，或者至少可以阻碍对墨西哥来说是最危险的英美的侵犯。”<sup>1</sup>

为了不引起其他国家的觊觎，甚至可不提将新土地转归俄国所有的问题，而只提公司长期租借的问题就行了。这种方式甚至更为合适。租借博迪加湾和濒临斯拉维扬卡河的平原五十年，这对公司极为有利。墨西哥政府一方面争取俄国的承认，一方面也力图同俄国达成协议。1833年4月11日，墨西哥政府新任命的加利福尼亚军政长官菲格罗阿陆军准将致函俄国移民区行政长官弗兰格尔。他在信中写道，墨西哥政府希望通过他与“帝国的圣彼得堡内阁建立友好关系，并向圣彼得堡内阁宣称，墨西哥政府独立后，奉行明智的政策，并愿同所有其他国家联盟和睦相处，相邻国家的政策和双方的利益一定会要求这样做”。<sup>2</sup>

弗兰格尔深知，如果错过机会，其他国家赶在俄国之前承认墨西哥政府的话，那么，俄国人在加利福尼亚巩固下来的最后希望也将落空。

弗兰格尔催促公司管理处说：“必须迅速就上述问题开始同墨西哥政府谈判，迁延时日只能误事，只能使英国人或者美国人不仅妨碍我们，而且还会占领该地，从而使俄美公司在此地区丧失一块最好的领地。”<sup>3</sup>

---

1. 国家地理学会档案馆，维谢拉戈全宗，案卷№58，移民区行政长官给总管理处的报告，1834年4月，第1—20页。

2.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全宗，办公厅，1834年，案卷№61，第161—162页。

3.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34年，案卷№1116，第13页。

但是，公司没有能够获得沙皇政府同意立即承认墨西哥政府，而且弗兰格尔也未获得谈判这一问题的正式的全权。主管外交部的大臣通过财政大臣通知公司管理处：“鉴于目前极其重要的政治形势，在研究了关于承认原西班牙领地所建立的新政权的问题之后，皇帝陛下认为目前尚不能作出承认的决定。”<sup>1</sup>

弗兰格尔被批准仅以俄美公司代表的身分访问墨西哥，“责成他就地查明，俄国政府承认共和国独立的举动，能在多大程度上促使墨西哥政府正式让出俄国人在加利福尼亚所占据的这块土地”。外交部给弗兰格尔的非正式训令中写道：“承认原西班牙殖民地所建立的新政权的问题十分微妙，并且和许多极其重要的政治上的考虑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的内阁目前尚不能着手对这一问题作出什么最后的决定。”<sup>2</sup>

在这一时期，国际宪兵尼古拉一世正全神贯注在法国和波兰事件上。当时，沙皇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实际上存在着与英国发生冲突的危险。此时出来承认墨西哥政府，对沙俄政府来说，是不安全的。这一步骤会使俄英关系更加尖锐化，何况，英国由于俄国向亚洲的渗透和对英属印度领地的威胁早已感到不安。俄国政府立场中最主要之点是，承认墨西哥是和尼古拉一贯奉行的无条件支持西班牙复辟主义的政策背道而驰的。尼古拉一世与亚历山大相反，他始终相信，西班牙很快就能自行解决其殖民地的问题，而俄国也能得到它在加利福尼亚所需要的一切。

这个思想也贯穿在上面援引的外交部给弗兰格尔的训令中。训令中写道：“不过，也许俄国很快就有可能着手彻底解决有关墨西哥的问题，而不背离政府在一切与西班牙殖民地有关的各个问

---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34年，案卷№1116，第15页背面。

2. 同上注，第17页背面。

题上迄今所遵行的规定。”<sup>1</sup>

弗兰格尔由于没有获得正式的外交全权，因此他在墨西哥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时机错过了。英国政府已承认墨西哥，而墨西哥政府对俄国在未正式承认墨西哥的情况下提出缔结贸易协定的建议很不满意。不仅如此，据弗兰格尔讲，“英法两国的大臣还利用其影响，不让墨西哥的各大臣或副总统与我进行任何交往。”<sup>2</sup>

但是，弗兰格尔终于使墨西哥委派其驻伦敦大使，在没有法律上承认墨西哥的情况下，同俄国代表进行了缔结贸易条约的谈判。

即使这样一点机会，公司也想办法加以利用，以便不失去同墨西哥的联系，在有机会时，进而利用墨美关系上必然要出现的某些纠葛。弗兰格尔从墨西哥归来后写道：“墨西哥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态度大大有助于它和俄国的接近，特别是如果得克萨斯省划归北部联盟的话。”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巴特勒在同弗兰格尔谈到美国在旧金山湾的利益时，公开宣称：“我们不会忽视加利福尼亚的这一部分土地，那里有我们的人，他们从那里给我们提供各种情报，而且，北加利福尼亚划归我们北部联盟已为时不远了。”<sup>3</sup>

公司曾千方百计向沙皇政府证明，来自美国方面的威胁能使墨西哥向俄国让出这块土地，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条约的存在也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所有这些都是枉费心机。尼古拉一世“认为此事不宜继续进行”，并断然拒绝和墨西哥政府达成任何协议。而不久，和墨西哥政府就加利福尼亚事宜进行谈判已全然没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二部分，第2卷，1834年，案卷№1116，第18页。

2.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全宗，办公厅，1836年，案卷№71，第98页。

3. 同上注，第101页。

有必要了。

1836年10月，加利福尼亚宣布独立，并驱逐了所有的墨西哥官员。如果在二十年代初，当俄美公司能设法使加利福尼亚脱离墨西哥时，宣告其独立就意味着它完全依附于俄国的话，那么，现在情况则完全不同了。美国这个新兴强国成长起来了，它正伺机把加利福尼亚置于自己的势力下，然后将其变为自己的领土。罗斯移民区行政长官报告说：“美国人用尽一切手段来激起加利福尼亚人憎恨墨西哥人，看来，他们希望加利福尼亚脱离墨西哥之后，即使不归属美国，起码也要置于美国的庇护下。”<sup>1</sup>此时，公司想尽种种办法使加利福尼亚继续受墨西哥管辖。因为，这是唯一能阻碍美国向加利福尼亚渗透的办法。

这种大转变的后果很快便表现出来了。在离罗斯村三十俄里的地方，有一个名叫库珀的美国人建立了一个大牧场。另外还有一个美国大牧场准备建立在德雷克岬。很明显，罗斯很快将处于美国移民区的四面包围之中。公司甚至未经政府批准，就毅然决然地试图给自己保留邻近的地段。罗斯移民区行政长官奉命“至少要占领海湾附近的土地作为耕地……以便为顺利发展农业奠定基础，从而能稳固地立脚于博迪加湾”，移民区行政长官写道：“因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当担心的是我方的过分谦逊。”<sup>2</sup>但是，利用加利福尼亚内战这一企图也未获得显著结果。美国移民区对罗斯的包围圈越缩越紧。

罗斯移民区给公司带来的始终只是亏损。它之所以被保留下来，只是因为希望将来形势能有好转。如今连这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俄美公司管理处在这一时期编写的综合备忘录里指出，美国在加利福尼亚的影响一年比一年强，使美国人大批迁到蒙特

---

1. 国家地理学会档案馆，维谢拉戈全宗，案卷№62，第1页。

2. 同上注，第7页。

里、旧金山及其临近的地区。在备忘录的结尾部分写道：“随着这些对搞投机有经验的外来人在其经营活动中找到了新的生财之道，小而贫瘠的罗斯移民区将会失去其财源，甚至对已变化了的形势的将来好转也会失去希望。”<sup>1</sup>

彼得堡得知有关加利福尼亚事件的消息后，最初对美国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还不完全清楚，公司经理和政府官员还曾闪过过利用内战来扩大俄国移民区领地的希望。但是，在获悉有关加利福尼亚形势的详细情报后，公司管理处于1839年3月31日向财政部提出准予撤销罗斯移民区的申请。

管理处一方面指出，公司一直希望扩大它在加利福尼亚所占的领地，以便能在那里大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但同时又断定：“在目前情况下，这种希望已经完全破灭了，”因此总管理处认为，“继续占领罗斯村已无任何理由和正当的目的。”<sup>2</sup>而从政治方面看，保存罗斯村除了带来麻烦外，不会有任何好处，因为迄今为止，这种占领还未被任何具有国际法性质的文件肯定下来。最后，公司认为，从战略意义上讲，丢掉罗斯对美洲的俄国移民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反正“英国人紧靠我们的边界有自己的海湾；墨西哥人或加利福尼亚人又控制着罗斯附近极好的旧金山湾，美国人成批成批地迁居到这个海湾的沿岸，并不需要罗斯这个上不去的悬崖”。<sup>3</sup>

除了这些十分有力的理由外，公司管理处还提出了纯商务方面的理由。过去维持罗斯移民区每年仅需四万五千卢布，而在1839年维持费已达到七万二千卢布。曾经有一个时间加利福尼亚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39年，案卷№1305，第11页。

2.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39年，案卷№1305，俄美公司总管理处给财政大臣的报告，1839年3月31日，第1—6页。

3. 同上注。

的毛皮业每年收入达二万九千卢布，而现在，1837年，毛皮业已完全停产。只剩下了农业的收入，共计八至九千卢布，同时小型手工业（烧砖、鞣革等）在近几年也几乎没有收入。

俄国驻华盛顿大使巴季斯科得知拟撤销移民区的情报后，急忙通知外交部，在外交界将如何评论这种作法。1839年8月10日（公历22日）巴季斯科写道：“窃以为，放弃博迪加湾和罗斯将会在人们心里造成不良印象”。<sup>1</sup>果然，罗斯被撤销之后，公司在北美沿岸的领地即开始一块接一块地被别人以租借的名义夺去了。

如今，加利福尼亚移民区对沙皇政府来说已不复存在。不错，事隔几年之后，在1848年初，当加利福尼亚已被美军占领，但尚未正式宣布加入联邦时，同一个巴季斯科曾企图暗示美国国务卿布坎南，如果俄国愿意的话，它还可以重返加利福尼亚。作出这种半开玩笑的声明是由下述情况引起的：购买罗斯财产的美国公民萨特在七年间分文未付。美军到加利福尼亚之前，公司得到墨西哥当局的许诺，保证让萨特还清公司债务，甚至将此保证载入专门协定。加利福尼亚被占领后，只得求助于美国当局，或者设法把移民区财产转卖给美国。

1848年2月12日，巴季斯科致函外交大臣涅谢尔罗捷说：“在同布坎南先生的谈话过程中，我顺便指出俄美公司可能采取极端措施，即为了捞回自己的资本，万不得已时，要重返罗斯，并在那里恢复自己的农业和贸易。”巴季斯科继续写道：“我笑着补充说：过去你们对这一小块殖民地曾有些羡慕，现在正好是个机会，只要你们肯出三万美元，公司就再没有任何理由回来了。”然而，布坎南对此事之可能性却不大相信，正如巴季斯科本人一样。巴季斯科写道：“当然，布坎南回答我时用的也是同样的语

1.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全宗，办公厅，1839年，案卷№217，与华盛顿通信集，第238—239页，译自法文。

气，但是我们得先从说明情况谈起，然后才能决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我们才能达成协议。”<sup>1</sup>

加利福尼亚黄金的发现使沙皇政府对放弃加利福尼亚移民区感到惋惜。尼古拉一世甚至于1849年谕令俄美公司“最好能效法其他私人，在加利福尼亚开采黄金。”<sup>2</sup>

然而，公司借口缺少可靠人员，而不准备执行此项谕令。管理处报告说：“在目前盛行开采的黄金归开采者个人的风气下，很难防止公司人员逃跑。”实际上，加利福尼亚黄金的发现给公司带来的只有亏损而已。由于大量移民蜂拥而至，加利福尼亚的贸易当时非常兴隆，但是公司在其中所占比重却微不足道。同时，由于加利福尼亚粮价上涨，使公司不可能在那里为其它移民区购买食品。正象东西伯利亚总督在其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公司处境困难……因为在加利福尼亚物价腾贵的情况下，移民区无法以便宜的价格买到粮食，只好到波罗的海去采购。”<sup>3</sup>

---

1.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全宗，办公厅，1848年，案卷№184，与华盛顿通信集，第54页，译自法文。

2.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49年，案卷№1727，第23页。

3. 同上注，第51页。

## 第七章 夏威夷群岛上的移民区 和占领海地岛的计划

十九世纪初企图在夏威夷群岛或桑威奇群岛站稳脚跟的活动，并不象后来官方文件所说的那样，是某个大骗子的冒险行为，而是沙皇政府制定并批准、经过周密考虑的太平洋扩张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说占领加利福尼亚是为了保证对太平洋北域西部地区的统治，那么向夏威夷群岛移民，则是为了保证俄国在太平洋北域东部地区的优势地位。控制夏威夷群岛意味着控制太平洋贸易的最重要的枢纽。夏威夷群岛是一个中间站，从美洲到亚洲，包括到当时主要毛皮市场的中国的船只，都得经过该岛。难怪俄国商人说：“夏威夷群岛是前往广州的必经之路。”

首先是群岛的这种位置，促使公司试图去占领它。公司代理人舍费尔医生上书亚历山大一世写道：“为在亚洲确立政治均势，俄国很需要桑威奇群岛，占领该群岛之后，就能同中国、日本以及同从西班牙枷锁下解放出来的美洲殖民地建立友谊，并可将菲律宾群岛等地同样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sup>1</sup>

夏威夷群岛的丰富自然资源对公司也具有诱惑力。关于这些资源的情况尚不清楚，估计可部分地使俄国工业摆脱对进口原料的依赖，并能建立一个以殖民地商品供应俄国市场的基地。计划在岛上开辟几个大型棉花种植场，“使大部分俄罗斯人 都能穿上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19年，案卷№406，舍费尔呈亚历山大一世的奏疏，1819年2月，第1—6页。

棉布衣服”，还计划种植桑树，并邀请中国专家帮助缫丝。公司计划还规定要饲养美利奴羊，生产粗呢子和毛毯，种植甘蔗和各种能够种植的香料作物，最后，还准备由群岛输出檀香木、皮货等。

早在1806年，由利相斯基指挥的公司“涅瓦号”船在考爱岛（图阿依-卡乌阿依岛）停泊期间，俄美公司就曾对夏威夷群岛进行过一些调查。此时，考爱岛的土著统治者托马里正准备同夏威夷岛的统治者托米-奥米交战，曾试图向俄国人求援，如请求供给他火药和枪支。但是，公司的军官们不敢贸然介入夏威夷统治者之间的斗争。1809年，这艘“涅瓦号”船在海军大尉加格麦伊斯捷尔的指挥下，又驶抵考爱岛。据军官们讲，托马里国王此次又向军官们求援，请他们把俄国移民留在岛上，以保护他不受托米-奥米侵犯。

所有这些只是初步调查。此时俄美公司的注意力正集中在占领加利福尼亚沿海地带。公司的船只忙于为罗斯移民区运送设备，1814年曾派“白令号”船前往夏威夷群岛，但是结果很不顺利：“白令号”在考爱岛附近遇险，船上的全部货物都落入托马里手中。不过，这件事倒成了后来俄国以索还被抢货物为由，向这个岛屿派遣探险队的方便借口。因此，只是在1815年，公司才有可能认真实现它向夏威夷群岛渗透的计划。

但是，二十年代头几年的那种对俄国极为有利的政治局势，此时已显著恶化。已不能指望直接占领夏威夷群岛。拿破仑已被击溃，英美战争业已结束。这使英国人和美国人得以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太平洋北部流域。英国、美国、俄国三大强国彼此虎视眈眈，唯恐对方占领这些岛屿。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侵略计划，目前都竭力巩固这些岛屿的独立地位。这种情况加强了土著统治者，因为每个国家都企图收买他们，从而确立自己在岛上的统治

权。

在英国代理人的帮助下，统治夏威夷岛南部的土著头领托米-奥米收拾了其他酋长，除考爱岛和奥尼豪岛(尼豪岛)外，实际上成了几乎整个夏威夷群岛的统治者。考爱岛和尼豪岛由托马里占据，他是被害的瓦古岛(瓦胡岛)、考爱岛和其它一些小岛的统治者多贾伊奥的儿子。

后来自称为卡麦哈麦希一世的托米-奥米，在英国人的帮助下，用枪炮装备了自己的军队，购置了大炮，以及几艘欧式船只。由于周围尽是外国人(甚至连夏威夷岛的总督都由英国逃亡水兵约翰·扬担任)，此时哪个国家在岛上力量雄厚并能出较高的价格购买货物，托米-奥米就听从哪个国家。

1794年，当范库弗船长来到夏威夷岛时，托米-奥米曾表示愿意加入英国国籍，但这并不影响他在范库弗离开后，向美国商人提供特权和运出各种商品的专利权。1812年，英美关系激化，当时甚至对夏威夷群岛是否属于英国的怀疑，都可能给美国提供侵略该岛的借口，因此，长期未作答复的圣·詹姆斯内阁此时不得不拒绝托米-奥米加入英国国籍的建议。

托米-奥米的敌手托马里则投靠了美国人。在美国人的帮助下，他武装了军队，搞到了一些火炮，甚至还仍想组织舰队同托米-奥米较量。

到1815年，即俄美公司采取坚决步骤去占领夏威夷群岛的时候，该岛的形势就是如此。美洲俄国移民区行政长官巴兰诺夫起初打算将此事委托驻在锡特卡岛的拉扎列夫中尉去办。但是，巴兰诺夫与拉扎列夫之间发生了误会，使拉扎列夫乘“苏沃罗夫号”离开锡特卡前往喀琅施塔得去了。于是，巴兰诺夫便将占领夏威夷群岛的任务交给了公司代理人舍费尔医生，他是“苏沃罗夫号”上唯一一个留在移民区的人。

医学博士舍费尔是一个典型的冒险主义者，当时，有很多这样的人在各列强的殖民地内进行活动。1808年舍费尔来到俄国，翌年在莫斯科警察局当医生，直到1812年。1813年他转到俄美公司供职，然后被派作随船医生和公司代理人乘“苏沃罗夫号”进行环球航行。在航行期间，他同大多数军官都发生过争吵，因此，在锡特卡他作为“船上不可容忍的人”而被解职离开“苏沃罗夫号”。巴兰诺夫认为，舍费尔来领导前往夏威夷群岛的探险队是极为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是医生，这使他对土著酋长的接近具有许多优越条件。

为了更秘密地进行这项工作，决定派舍费尔乘美国船“伊莎贝拉号”出发，该船于1815年10月将他送到隶属于托米-奥米的奥阿胡岛(瓦胡岛)。继他之后，为同土著居民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两艘装备精良的俄国船只“科迪亚克号”和“发明号”于1816年3月开到了夏威夷群岛。

舍费尔来此地的公开目的是接收俄国沉船“白令号”的财产。到达后，他决定首先通过统治大部分夏威夷群岛的托米-奥米来进行活动。但是，正如他在航海日志里记载的那样，“……在舍费尔登岸上岛前，曾在我们移民区呆过，尔后随同各自的船只一起来此岛的一些船长：最老的埃伯兹·冈特·亚当斯，以及早就以总督身分住在该岛并对国王有很大影响的年迈的约翰·扬等人，早已使托米-奥米和许多高贵的岛民相信，舍费尔的来以及他所期待的即将由新阿尔汉格尔斯克来的船只，都是俄国人搞的阴谋诡计。因此，事先给托米-奥米送去的信和奖章，都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sup>1</sup>

然而，舍费尔终归还是上了岸，并且成了托米-奥米的御医，

---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19年，案卷№406，舍费尔在夏威夷群岛日志摘要，第35—37页。

并在瓦胡岛上得到了种植场，这似乎是对御医的“酬谢”，此时岛上已有温希普兄弟的美国种植场。

公司船只比舍费尔晚六个月到达这里，在此期间内，舍费尔在拨给他的种植场上修建了一些房屋，并开始种植烟草和各种作物。他靠购买土著居民的土地来竭力扩展这块作为“礼物”而得到的领地。舍费尔的积极活动很快遭到了美国商人的反对，因为除了上述一切活动外，舍费尔显然还希望得到输出所有檀香木的垄断权。因此，美国人想方设法离间托米-奥米同舍费尔的关系，正如目击者所报告的那样，“他们挑拨托米-奥米国王，甚至使他同意杀害舍费尔”。

公司船只到达后，才解救了舍费尔。从此时起，他坚决改变方针，开始依靠托米-奥米的敌手，考爱岛和尼豪岛的国王托马里。

为躲避追捕，舍费尔从瓦胡岛逃走，只留下几名公司职员在那里保护俄国商站。他乘公司的“发明号”船抵达尼豪岛，之后又到了托马里所在的考爱岛。舍费尔在其日志中写道，托马里对他的接待“虽然很友好，但却有些忸怩不安，事后才弄明白，这是由于那些北美商船船长的恶意挑拨造成的，他们在托米-奥米那里也这样干过”。

但托马里很快就意识到，俄国人的援助在他同托米-奥米的争斗中是极其重要的，因此他突然对俄国表现了不寻常的尊敬，并请求舍费尔为求得俄国皇帝的庇护而为他说话。

1816年5月21日，托马里正式“加入俄国国籍”。据舍费尔的一个随员讲，这个仪式安排得极为隆重。“国王亲自将俄国国旗由船上接到岸上，并将其升上旗杆……”，在得到“上帝与祭司”对其行动的赞许后，托马里为表示感谢，还“为自己的塑像修了一座新寺院，并把各种鲜果、牲畜，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还有

两个人作为祭品上供”。<sup>1</sup>为了纪念这一事件，“国王将一整个地区连同四百户左右印第安人永远赠送给公司，这一地区可用来修建种植场和工厂等”。

舍费尔代表俄美公司同托马里签订了四项协定。根据第一个协定，托马里向公司提供了从考爱岛输出檀香木的特权，允许公司在各地建立商站，并“在岛民协助下”开辟种植场。第二个协定是“将半个瓦胡岛，包括岛上的居民及岛上所有的东西，永远让给公司”。但因瓦胡岛目前仍归托米-奥米所有，公司应“由舍费尔医生统帅五百人的军队援助国王，收复被托米-奥米夺去的瓦胡、拉奈、毛伊、莫洛凯等岛屿，之后国王应将这些岛屿置于皇帝陛下崇高庇护之下”。根据第三个协定，公司答应自己出钱向波士顿惠特莫尔船长购买一艘军舰征讨托米-奥米国王，而托马里应用檀香木偿还船款。舍费尔确曾购下此船，但帐单却转给了移民区行政长官巴兰诺夫。最后，按第四个协定，托马里把瓦胡岛上的三个港湾“赠送”给巴兰诺夫，而“不为自己征税”。<sup>2</sup>

公司管理处对舍费尔的果断行动公开表示赞许。1817年8月20日，公司给舍费尔发去如下训令：“应保护托马里国王免受其他各岛统治者的侵犯，只要这些统治者不是由某一个欧洲国家扶植起来的，或者如果不是由某个欧洲国家自己直接入侵的话……要尽量按照其野蛮的生活习惯所要求的那样尊重这位国王”。关于舍费尔的奇遇和关于托马里要求加入俄国国籍之事，已于1817年8月25日上奏亚历山大，皇帝陛下对这一奏报没有表示任何异议。

此时，舍费尔继续其旨在完全占领夏威夷群岛的活动。根据

---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17年，案卷№350，第42页。

2. 同上注，第19页背面—20页。

托马里的命令，“赫纳莱港所在地区的头领隆重地将该地区连同三十户居民移交给了舍费尔。他视察了这一港湾、鲍格麦亚河、湖泊和整个地区，在三个高地上修建了城堡，分别命名为亚历山大堡、伊丽莎白堡和巴克莱堡。舍费尔根据国王的建议，将赫纳莱盆地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其余的天然界、河流、湖泊和人名也都改为俄国名字。国王派自己的人去构筑上述城堡”。<sup>1</sup>

《The Hawaiian Spectator》<sup>①</sup>上曾登载过一篇短文，谈俄国人企图在考爱岛上安家落户的情况，该文是根据目击者的叙述写成的(文章作者曾于1820年到过这些岛屿)，这个刊物还报道说，舍费尔(文章中他被称为Shoof)建筑的城堡装备有大炮。“在城堡的一端修筑了仓库，并竖立了旗杆，在一定的情况下，旗杆上飘扬起俄国国旗”。<sup>2</sup>

由夏威夷群岛乘“发明号”归来的一个公司职员，也讲了类似情况。他曾看见土著居民为舍费尔修建的商站和仓库。舍费尔叫人转告巴兰诺夫，他“很快即将接收国王赠给公司的瓦胡岛上的整整一个省”。据公司报告，“由此可以断定，舍费尔将带领托马里的军队，乘坐为他购买的那艘船或者乘另一艘公司的船只前往该岛”。<sup>3</sup>

同时，公司还从另一方面向托米-奥米的领地进攻。还在1816年11月，当托米-奥米赶走舍费尔的时候，为援助舍费尔，科采布船长用双桅方帆商船“柳里克号”送来了一个公司职员，他就是葡萄牙人埃利奥特。约翰·埃利奥特·德·卡斯特罗在许多方面

---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19年，案卷№406，舍费尔旅居夏威夷日志摘抄，第35—37页。

2. 《The Hawaiian Spectator》，第1卷，第48—52页，火努鲁鲁，1838年。

3.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17年，案卷№350，第20页背面。

① 《夏威夷旁观者》。——译者

都与乔治·舍费尔相似。他也是那样一个冒险分子，也有一点医学知识，甚至还在里约热内卢的医院里当过一段时间医生。

德·卡斯特罗步舍费尔的后尘，很快便成了托米-奥米的主要顾问，因为舍费尔走了之后，国王便失去了他所必需的医生。据科采布称，托米-奥米同样赠给他的新“亲信”埃利奥特“很大一块土地”。<sup>1</sup>

这样，俄国人在托米-奥米的领土上已占有了两块土地。舍费尔想用武力继续扩大在托米-奥米领土上的领地，其中包括托马里“赠给”俄国的瓦胡岛上的领地，而托马里对该岛根本没有任何权力。舍费尔打算用他买来的“夫人号”纵帆船消灭托米-奥米的军队，

1818年1月19日，公司董事会将这一切情况报告了外交部首脑。但是就在这段不长的时间内，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此时俄国在神圣同盟中对美洲西班牙殖民地问题所持的立场，迫使政府未能批准占领夏威夷群岛的计划。由于担心英国夺去笼罩着革命气氛的西班牙殖民地，所以沙皇政府口头上主张保护西班牙及其所属殖民地，并且引用了“国际法原则”，但这并不妨碍俄国对加利福尼亚一部分西班牙殖民地的野心。不过在此时刻公开侵占太平洋这些似乎是独立的岛屿，毕竟是极不适当的，因为按发现权来说，最早发现这些岛屿的是西班牙人，而在十八世纪则为英国人。

1818年2月24日，外交大臣涅谢尔罗捷通知内务大臣科佐达夫列夫说：“皇帝陛下认为，占领这些岛屿，以及这些岛屿志愿接受陛下庇护，不仅不能给俄国带来任何重大利益，相反，在很多方面诸多不便。因此，按照陛下旨意，可对托马里国王表示热忱

---

1. O·科采布，1815—1818年在H·П·鲁缅采夫伯爵资助下乘“柳里克号”船前往南洋和白令湾寻找东北出海口的旅行，第2卷，圣彼得堡，1821年，第18页。

和同其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但不得接受他所提出的要求。”<sup>1</sup>

俄美公司在同夏威夷群岛的交往中拟遵循别国通行的惯例。同时，涅谢尔罗捷强调指出，“从舍费尔医生那里……得到的报告使我们看到，其轻率行为已造成某些不良后果”。<sup>2</sup>

鉴于外交部所采取的立场，俄美公司董事会找到一个非常巧妙的出路。据董事会报告，似乎已命令巴兰诺夫想尽一切办法将舍费尔召到他那里，然后再将其送往彼得堡。公司董事会写道，“由于他是个外国人，在他脱离公司后，本人可能愿意再回桑威奇群岛，以便占据另一个国王（即托米-奥米）赠给他的那块土地。若不公然侵犯其自由权，是不能阻止他这样做的，特别是当他得知俄国拒绝给予托马里国王庇护的时候。假如他真的乘外国船重返那些岛屿的话，并且很可能还是在某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下回去，那么巴兰诺夫先生就要竭力使其对公司友好，否则他会使公司大受损害。”<sup>3</sup>

换言之，公司想利用舍费尔的外国国籍，以便将其在夏威夷群岛的一切行动说成是他个人的行动，俄国对其行动不承担责任，但享受其行动带来的好处。然而，尽管政府此时不可能批准去占领夏威夷群岛，但也不打算放弃占领该群岛的意图。问题在于等待更良好的时机。

1818年8月5日，根据俄美公司呈请，亚历山大一世“认为鼓励此种交往，应赐予当地统治者托马里一枚用安娜绶带佩戴在颈项上的镌有下列字样的金质奖章：‘赐给桑威奇群岛统治者托马里，以表彰其对俄罗斯人之友谊’，除此之外，作为礼物还应赠送一柄边饰精致的短剑和一件带有金缕和金银缘带的大红斗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17年，案卷№350，第12页。

2. 同上注，第13页。

3. 同上注，第21页。

篷”。1818年8月8日，管理处得到通知说，亚历山大谕令不要将接纳托马里加入俄国国籍的原本证书寄回，“因为虑及此举可能使这位国王沮丧”。<sup>1</sup>

但是刚刚过了五天，俄美公司管理处便向内务部报告，公司收到了舍费尔1817年9月20日寄自澳门的信。他在信中写道：“鉴于政治形势，俄国人不得不放弃考爱岛”，而他本人准备前往彼得堡。根据科采布中尉提供的情报，“舍费尔及其一行被托马里国王本人逐出考爱岛，他们甚至连白令号沉船遗留下的那些被抢去的公司财产，也未能从托马里那里索回”。<sup>2</sup>公司在将此事报告政府时，请求暂缓为托马里准备金质奖章和其它礼物。

舍费尔计划之所以破产，是由于公司遇到了美国商人方面的坚决抵制，这些商人在夏威夷群岛有十分重大的贸易利益。夏威夷群岛不仅在通往中国的贸易航路上是必需的海上基地，而且是唯一输出檀香木的地方，这种木料是美国商人在广州的畅销货。

最初，同俄美公司的斗争是通过经济途径进行的。除了在隶属于托米-奥米的瓦胡岛上已有的温希普兄弟的商站外，美国人还在托马里的领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商站。美国人为了使托马里对贸易往来感到有利，便用高价大量购买了他已预售给俄国人的货物。公司工作人员向总管理处报告说：“1816年在考爱岛上他们（美国人。——奥孔）以当地国王托马里及其手下众头领的名义建立了商站，来同俄国人和俄美公司抗衡；为此他们向国王购买了土地、种植场和岛上所有的檀香树，而且不管国王索价多高，他们都照价支付。此外，他们还购买了全年的食物，如干塔拉<sup>3</sup>、食

---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17年，案卷号350，第38页。

2. 同上注，第32页背面—33页

3. 塔拉(Тара)——一种可食用的根茎植物。

盐、椰子等等，根据合同规定，托马里应将这些东西提供给俄国人，作为俄国给他的价值一万二千卢布的他所需货物的交换。”<sup>1</sup>

但是，公司在购买战舰和准备进攻托米-奥米时所表现出来的侵略政策，迫使美国人采取了更为坚决的行动。

在托米-奥米的领地瓦胡岛上，原驻有俄国商站和几个公司人员。当舍费尔从美国商船船长那里买来的那艘武装的纵帆船“夫人号”抵达该岛时，俄国商站已被捣毁，这一捣毁商站的事件是由被美国商人收买的托米-奥米的“大臣”约翰亲自领导的。

舍费尔在其日志中心情忧郁地写道：“我们在瓦胡岛上的商站就这样完结了，托米-奥米家族赠送和卖给我的那些土地，又物归原主。”<sup>2</sup>

公司人员被强制赶上了纵帆船，前往考爱岛。但就是在考爱岛上俄国人也不能久留。1817年5月，美国人从瓦胡岛向考爱岛派去五只载有土著的小艇，并送去一封信。此后，正如舍费尔写的那样，“开始了反对俄国人的革命”。

公司人员中的美国人，其中包括停泊在考爱岛的公司“伊利编号”船船长沃兹维特，弃船而逃。他们同土著一道捉住了舍费尔及其随行人员，并强行用小船把他们送到停泊在碇泊场的公司船“科迪亚克号”上。在从对方船上发出的炮火的威胁下，舍费尔奉命于二十四小时内离开考爱岛。

但“科迪亚克号”船已被打有穿孔，并且粮和水都已告罄。“科迪亚克号”好不容易才驶抵瓦胡岛，并在离火努鲁阿（火努鲁鲁）港三海里处停下来，发出了求救信号。

在威胁下，公司人员交出了全部火炮、枪支、以及刀和矛，

---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17年，案卷№350，第43页。

2.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19年，案卷№406，舍费尔旅居夏威夷群岛日志摘抄，第35—37页。

否则不放他们进港。但就是在交出武器之后，“科迪亚克号”还在港外停泊了八天，当时在该港发号施令的是停泊在那里的美国船“面纱号”船船长。

舍费尔改乘一艘偶尔驶抵火努鲁鲁的外国船到了广州，之后，从广州前往彼得堡，希望在那里“能得到对这些岛屿所有权的支持”。<sup>1</sup>

“八品文官”舍费尔抵达俄国后，就桑威奇群岛问题向亚历山大一世上了一份条陈。这份条陈对这些岛的“自然资源”、“贸易利益”以及“政治情况”诸方面作了评介。舍费尔的意見在贸易和手工业司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因为在审核他的条陈时，沙皇政府实际上对巩固它在夏威夷群岛的地位，业已不抱任何希望。

舍费尔提出了在夏威夷群岛建设大型棉花种植场的计划。根据他在十平方俄丈土地上收获三普特半“纯棉花”来计算，舍费尔估计，每年可在夏威夷群岛上种植并卖给中国和日本价值四百万披亚斯特的棉花。对此，贸易司的一位评论家曾以讽刺的口吻指出：“如果那里的确盛产棉花，那么还有一个问题，谁来经营而获利呢？而且同日本和中国都无直接贸易关系，到哪里去销售呢？”

舍费尔声称，“桑威奇的气候有利于在那里发展手工业”，“将来，棉花可为半个俄国提供产品，由此而得的收益也是可观的”。他还说，这些岛屿上能够饲养美利奴羊，种植桑树和养蚕，将来还可开办缫丝厂和糖厂，这些设想也遭到了人们的怀疑。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的一位官员对舍费尔提出异议说：“政府未必能在位于另一半球的岛屿上创办手工业”。

但是，遭到最强烈反对的不是舍费尔的经济计划，而是他的占领桑威奇群岛的政治计划。舍费尔本人曾说过，同土著的以物

---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17年，案卷№350，第45页。

易物的交易全部掌握在美国人手中，他们供给岛民一应所需，直至枪炮弹药。据此，手工业司有充分理由指出，美国人“是这些土著的近邻，他们在海上的力量强大，他们不愿让任何一个在这些海上没有舰队的国家参加这种交易”。1812年英国政府拒绝接受夏威夷岛国王托米-奥米加入英国国籍。手工业司认为这件事也证实了其上述看法是正确的。舍费尔关于托米-奥米同英国人谈判的报告，得到一个简单明了的答复：“当然，英国内阁同样有充分的政治原因拒绝将夏威夷统治者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

医学博士舍费尔离职后，为追求新的冒险到了巴西。他获得巴西皇帝的信赖，并得到高位，甚至荣获了弗兰肯达里斯基伯爵的封号。他奉皇帝谕旨前往欧洲，为巴西近卫军招募士兵。

尽管舍费尔的夏威夷探险失败了，但俄美公司并不想放弃自己的计划。除了舍费尔本人亲自呈给亚历山大的奏报外，公司的经理和其它成员也经常到政府机关去求告，在分发给大臣们的具有权威性的“管理处意见”里，他们试图证明，夏威夷群岛应属于俄国人。管理处断言，无论是西班牙人、英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无权占领这些岛屿。尽管西班牙人在十八世纪初首先发现夏威夷群岛，但是他们现在不能，将来也不会阻碍别人占领这些岛屿，因为他们过去从未希望占领这些岛屿。至于英国人，虽然库克和范库弗过去也到过这些岛屿，并以桑威奇勋爵的名字命名这些岛屿，但他们不能觊觎这些岛屿，因为英国政府已拒绝接受托米-奥米加入不列颠国籍。最后谈到美国人，这些岛屿有直通中国的航路，对美国人来说是很方便的，但公司认为，他们也无权占领这些岛屿，因为他们迄今尚未正式宣布过自己的这种要求。因此，公司得出结论：唯一有权占领夏威夷群岛的是俄国。

管理处认为，舍费尔关于派新的探险队武装夺取夏威夷群岛的建议，当前是办不到的，因此管理处提出了另一个计划。必须

派出两艘船只：一艘军舰，进行掩护，另一艘运载俄国渔猎人等，他们应在那里定居下来。在执行这一计划时打算指望托马里国王的协助。管理处肯定说，只要每年定期派一艘军舰，就足以使任何人不再觊觎夏威夷群岛上的俄国领地。

政治形势也不容许政府采纳这个占领夏威夷群岛的计划。政府虽然不反对公司在夏威夷群岛巩固下来，但是断然拒绝以武力援助公司。外交大臣涅谢尔罗捷在致内务大臣科佐达夫列夫的信中，向他传达了亚历山大一世对此事的下述旨意：“至于公司意欲恢复同这些岛屿的友好关系一事，陛下对此深表赞许，并望获得完全成功。皇帝陛下确信，如果公司管理处部署合理，并能慎重挑选谦逊谨慎之干练人员，则公司用此办法当能有较大之把握从这些统治薄弱之岛屿获得预期利益与好处。”<sup>1</sup>

但是，俄美公司在这条道路上并未获得成功。虽然它继续向夏威夷群岛派出自己的船只（1819年向夏威夷群岛派去了新购买的两桅方帆船“布图斯号”，该舰舰长应同托马里会见），但公司终究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效果。管理处只能对舍费尔因过分急躁而导致夏威夷移民区丧失，深感遗憾。公司经理赫列勃尼科夫写道，“假如巴兰诺夫的这个代理人不是这样操之过急，而是能谨慎行事，那么只要能稳妥而巧妙地利用各种情况，他就能成为瓦胡岛与考爱岛上最初的小种植场场主，然后再根据力量和情况去巩固，而不是扩大这些种植场。”<sup>2</sup>

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占领夏威夷群岛应当成为巩固俄国在太平洋北部区域地位的第一步。然而，这一图谋受挫，但并未阻

---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19年，案卷№406，外交大臣K·B·涅谢尔罗捷致内务大臣O·П·科佐达夫列夫的信，1819年6月24日，第52—55页。

2. [K·赫列勃尼科夫]，美洲俄国移民区行政长官A·A·巴兰诺夫传记，圣彼得堡，1835年，第168页。

止俄美公司为在大西洋西北部实行类似计划而进行的活动。

二十年代初采取的占领大安的列斯群岛中的海地岛的行动，是同那些与俄美公司关系密切的十二月党人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

海地岛作为俄国将来扩张的目标，在他们的谈话中经常提到。十二月党人什泰因格利甚至在狱中写给尼古拉一世的信中，还念念不忘海地岛。什泰因格利写道，“我有幸向先皇陛下建议，恢复舰队，鼓励忠诚志士去航海，海地岛和美洲在召唤我们。”<sup>1</sup>

占据海地岛的任务，应由十二月党人扎瓦利申在法国将军亚科夫·博耶协助下来完成，博耶曾长期在圣多明各供职。博耶参加过到莫斯科的远征，在别列津纳被俘，以后永远留在俄国。众所周知，1822年，博耶将军经亚历山大一世恩准去过圣多明各，当时似乎是为了法国政府的利益。但是，根据1826年10月4日扎瓦利申给侦讯委员会的供词<sup>2</sup>判断，博耶的海地之行另有别的目的。据扎瓦利申讲，博耶向亚历山大一世呈交了一份同海地岛进行贸易的方案。这一方案获得批准，但是要求法国方面预先承认海地的独立地位。只有在此之后，才有可能在海地岛进行巩固经济地位的尝试，而不致使俄法关系紧张。1822年博耶的海地之行，恰逢法国承认该岛独立之时，此行的目的完全不是为了“法国政府的利益”，而是为了俄国政府的利益。

法国承认海地独立正值国际局势因希腊起义和西班牙事件而日趋紧张之时，这时俄国政府继续在美洲大陆进行扩张的兴趣也自然而然地下降了。但是，博耶的方案对公司却具有引诱力，他很快就同公司接近起来。博耶对公司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因为

---

1. 十二月党人的书信、供词集，А·К·鲍罗兹金编辑，圣彼得堡，第71页，异体字是我标的。——奥孔

2. 国家封建农奴时代档案馆，侦讯委员会全宗，案卷№47，第156页。

他除了对海地岛的贸易情况和性质有深刻了解外，还同当地政权有密切关系。据一些资料记载，博耶将军同海地岛黑人共和国的总统，混血儿博耶有血统关系。<sup>1</sup>

于是决定派遣从加利福尼亚归来的扎瓦利申率领一艘载货的军舰去海地。据扎瓦利申讲，此行计划如下：“舰船由我率领，博耶将军与我同行，而由我来说明共和国同俄国交往的主要原则，以免派专门代表显露出过分匆忙，而在讨论我所提出的原则时，货物便可出售，我将在安的列斯海进行科学考察，访问岛上和大陆上的各个港口，同时收集所到之处同俄国进行直接贸易方面的情报。”<sup>2</sup>

去海地的考察队本应于1826年9月出发。但是1825年12月14日事件阻碍了这件事。当然，该方案的一些作者或被囚禁在要塞里，或被流放外地。所以要求政府允许向海地派考察队一事就只好由莫尔德维诺夫来奔走了。

到1826年10月，财政大臣才开始审查有关批准俄美公司同海地岛进行贸易的问题。公司打算开展的这一贸易所依据的原则，还是先前拟定的那些原则。必需的先决条件是“政府应以减少贸易税来给公司提供比别的机构优惠的特权”。<sup>3</sup>

尽管大臣委员会认为可以准许公司去海地岛进行两次免税贸易，但由于财政大臣的反对，这问题又转交国务会议审核。

在俄美公司的呈文中和在1827年1月海军上将H·C·莫尔德维诺夫在大臣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特别意见书里，均谈到了公司在提出同海地建立贸易联系的方案时自己承担的任务。公司特别

---

1. П·扎瓦利申，一个十二月党人的札记，第229页。

2. 同上注，第229页。

3. 国家封建农奴时代档案馆，侦讯委员会全宗，案卷№48，1826年10月4日扎瓦利申的供词，第156页。

强调指出，“海地岛是美洲南北各地之间最为适当的商品集散地，从这里还可将商品运往俄属美洲移民区和西伯利亚东岸。”<sup>1</sup>在莫尔德维诺夫的特别意见书里，还强调了货物集散地对发展移民区贸易的重大意义，莫尔德维诺夫写道：“英国为了便于推销其产品，在集散地建立了对外贸易。”<sup>2</sup>

确实，建立储货站通常是在经济上、有时在政治上控制别国领土道路上的第一步。在同海地岛的关系上这一点具有特殊意义。正如夏威夷群岛是北美与亚洲之间的必经基地一样，海地岛也必须成为北美俄国移民区与南美诸岛之间的必经基地，同时，它还应把俄属移民区同欧洲大陆联系起来。

谈到开展同海地岛进行贸易的必要性时，莫尔德维诺夫着重指出：“一旦经巴拿马地峡到太平洋的这条最近的航路开辟之后，我们应开始进行贸易试探，即使亏本也在所不惜，因为我们考虑到，这将有利于今后俄国的贸易，有利于及时储备我西北移民区所需的物资和当地土著居民进行交换的货物。”<sup>3</sup>接着他指出“另外一个好处，目前设想的这条既节省时间又可缩短航程的路线”可分为“两段——一段从波罗的海到海地岛，另一段由海地岛到移民区。可为这两段航线置备专船，这样，为船员装载的食物可大大减少，腾出地方可运载贸易货物，公司还可以从这条最短的航程中得到许多其它方便和利益。”<sup>4</sup>

占领海地岛的计划，不仅因为公司可直接获得贸易利益，而且也因为1824—1825年协定签订后，俄国在北美大陆的地位有所改变，因而此岛具有了新的意义。罗斯移民区仍然未能成为美

1.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国务院全宗，经济司，1827年，案卷№23，第2页。

2.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国务院全宗，经济司，1827年，案卷№23，H·C·莫尔德维诺夫伯爵的特别意见书，第6—16页。

3. 同上注，《巴拿马地峡》。——奥孔

4. 同上注。

洲移民区的粮仓,此外,正如我们已多次指出的那样,由于英美方面的阻挠,在北美大陆上继续扩张已无任何希望。公司非常清楚,“在欧洲商人目前所处的景况下,他们之中无论是谁,如果不积极开展贸易,不扩大贸易范围,不寻找新市场,那他必定会失去原有的市场,因为他处处都会遭到别人的雄厚资本及其剩余廉价产品的排挤。”<sup>1</sup>按照公司的意见,占领海地岛还能有助于俄国人向南美诸国渗透。

但是,所有上述设想都未能实现。关于公司打算从海地免税运进咖啡、靛蓝、特别是白糖的谣传,使彼得堡商人大为不安。为此,他们向财政大臣坎克林递交了专门呈文。公司打算同海地进行免税贸易的要求,在国务会议上遭到了多数否决。一直享有政府特权的俄美公司,没有敢贸然去同海地根据一般原则建立需要交纳一切关税的贸易关系。因此,这一方案就未付诸实施。

---

1.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国务会议全宗,经济司,1827年,案卷№23,Н·С·莫尔德维诺夫伯爵的特别意见书,第6—16页。

## 第八章 美洲俄国移民区 狩猎工人的状况

俄美公司一直感到劳动力不足。此外，对公司来说，在移民区建立永久性俄国居民点是十分重要的，舍此就不能牢固地占领这个地区。但是，公司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农奴制的统治使国内自由劳动力的数量降到了最低限度，并且决定了国家的如下政策：阻止俄国居民在美洲定居，似乎无视俄国在这方面天赋的利益。

吸引俄国居民到移民区定居的问题几乎是和公司成立同时提出来的。列扎诺夫在他呈交管理处的改造移民区的计划中写道：“该地区的真正实力应在于大量的村庄和众多的居民，因此需要邀集更多的俄国人来此定居，以便他们在经济生活方面作出示范，逐渐减弱美洲人的野蛮性，并把他们组成一个我们所希望的社会。”列扎诺夫认为，必须在移民区尽可能更多地集中俄国自由民，必须使数量上逐年增多的混血儿得到与俄国人平等的权利，因为在移民区几乎没有俄国妇女。

他们应该是不依附于公司的居民，近似于美国的农场主。按照列扎诺夫的设想，应该“使人人都有地种，并由公司资助建造房屋。”<sup>1</sup>

1808年，国务会议审议了得到商业大臣赞同的公司呈文，该呈文呈请允许“自由民如：商人、小市民、国有农奴和经济农奴、

---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18年，案卷号361，第30页。

实物税缴纳者、退役士兵以及得到农奴主同意的农奴等”在美洲移民区定居。

移民区居民应纳的全部国税由公司承担。但是，这个方案在国务会议上遭到了激烈反对。大农奴主担心，到美洲移民区去的机会，会使为数众多的俄国臣民心向往之。方案被认为会妨碍贵族的利益，因此被一致否决了。只有商业大臣仍持异议。国务会议否决这一方案的表面理由是：去移民区的可能有应缴纳地方自治税、城市税和兵役税的人——即官农和小市民等。国务会议认为必须维持原有规定，按此规定去移民区的人须与公司签订临时合同，一律不得蠲免赋税和徭役。

俄美公司总管理处得到通知说：“关于在科迪亚克岛已有自己房产和家室之俄国居民申请永远留居移民区之事，虽曾上奏皇帝陛下，但未获恩准。而是让他们按照原有的合同规定，即持有为期七年之护照留居该地，并须缴纳房产税，如行政长官令其离开美洲回国，则不得违抗。”<sup>1</sup>

但是，对于狩猎工人居留移民区期限的规定，公司千方百计予以破坏。它利用种种借口不让合同工人回国，使他们持过期护照在移民区留居数十年之久。由于公司“抗命犯上”，地方当局对它常常视若仇敌，在其呈交彼得堡的报告中每每提及此事。

公司辩解说：“它无法在工人护照期满后立即送他们回国，因为他们散居各地，彼此相隔很远，海船不是每年都能到达那里。即使去了，也因没有新人，无法把原来的人替换下来，而其岗位又不能空着没人。由于这个原因，某些工人为了偿付债务和积攒金钱甚至自愿留居到另一期。”<sup>2</sup>

---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18年，案卷№361，第31页。

2.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15年，案卷№222，第108页。

1821年审批新专专利权时，俄美公司设法使政府取消了护照七年期满后工人必须回国的规定。按照新规定，只要公司提出申请，护照期限可再延长七年，毋需工人亲自出面办理。

在审批公司第三个二十年的(1844年)新章程时，总管理处为自己的下述权力争得了法律上的承认：即公司有权阻止狩猎工人在其未偿清债务前，实际上就是到其生命结束前，离开移民区。新章程第十二款规定：“如果移民区职员在同其商定的期限届满后仍愿留在美洲，或者如果他们对公司负债，则不能强迫公司将这些人遣返回国，并须根据公司要求，在其回国前给予新护照。”此时为使狩猎工人留在美洲，只须公司出一张负债证明即可。

这样，新章程解决了工人长期留居移民区的问题，但招徕大量移民的问题仍然未能解决。在农奴制条件下的必然出路，应是授予公司获得农奴的权力，而为此权力公司在其初创时就曾提出过申请。但政府认为没有可能满足公司这方面的要求。获得农奴是贵族的特权，而公司成员都是商人，专制政体不能将此特权给予公司。

早在1835年，公司曾试图由俄国“猎人”组成一个所谓“移民区公民”的自由阶层。“移民区公民”不应包括来移民区的年轻的俄国“猎人”，而应由年迈的工人组成，他们或由于年迈，或由于残疾不能返回俄国。把这些人组成“移民区公民”阶层，打算让他们“永远”留在移民区。

公司奉旨准许“居住在美洲移民区，受雇于公司之俄国小市民和农民，凡已娶混血儿或阿留申人为妻者，由于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年迈、长期居于该地并已习惯于当地气候和生活方式者，或由于长期离开俄国，在俄国已无亲人者，只要向公司表示长期留居该地的愿望，并就此提出书面申请，公司可将他们安置在美洲基奈半岛沿岸或公司总管理处许可的地方，但须在俄国领地之

内”。<sup>1</sup>

俄美公司建立这样一些“残废人居民点”，目的是想利用授给它的权力使这些“居民的子女”为其服务，换句话说，也就是建立它一直感到不足的劳动力队伍，并用这些居民为其建立、开拓新地区的基地。然而，事实上这并没有导致任何结果，因为那些获得冠冕堂皇的“移民区公民”称号的定居猎人的总数少得可怜，直到公司关闭时才只有九十四人，其中男人五十四人，女人四十人。<sup>2</sup>

在1860—1861年间视察俄属美洲移民区的戈洛文船长在其报告中曾直率地强调：“移民区公民，从他们目前所处的这种状况来看，只要公司存在一天，对公司就是一个完全无益而且非常麻烦的阶层。如果将来政府要将该地纳入自己管辖之内，它对政府也将同样是个累赘。如果希望通过建立移民区公民阶层来逐渐使边区住满居民，则这一目的也不能达到，怎么能指望这些老弱病残来促进人口的增加呢？如果允许年轻人结婚，并将土地分给他们永远耕种，然后使他们几家住在一起，以便保护他们自己的财产免遭独立的异族人侵犯，也就是使他们成为类似美洲的大块土地圈占者一样的人，则又另当别论了”。<sup>3</sup>

因此，在美洲俄国移民区建立居民点的问题就一直没有解决。

公司究竟由哪些人和怎样组成自己的基本工人队伍呢？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从伊尔库次克到鄂霍次克的这片幅员广大的地区，虽然为数不多，但总还可以碰到一些所谓流浪

---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35年，案卷№1139，第3页。

2. 委员会关于建立美洲俄国移民区的报告附录，圣彼得堡，1863年，附录3。

3. 同上注，第291页。

汉、逃跑的农奴、破产的小商人和手工业工人——他们都被能够逃避官方“警惕的”耳目和可以轻易地发财致富的传闻所吸引，纷纷奔赴遥远的边陲。无论是在大量分散的、互相敌视的小公司并存时期，还是在俄美公司独霸北美的时期，北美俄国移民区的工人都是从这些人中招募的。

每一艘从鄂霍次克开往新阿尔汉格尔斯克——位于锡特卡岛上的移民区中心——的船都要运去几十个有各种专长的契约工人。途中他们是水手，到达移民区后他们就轮换着从事狩猎或手工业，而当印第安人频繁袭击时他们就当士兵。

在轮船起航去美洲的前几天，鄂霍次克的所有酒馆都有“猎人”喝酒行乐，公司不惜花钱“请”他们吃喝。

就在那些酒馆里招募人把要长年累月束缚他们的契约塞给这些狂欢纵饮的“猎人”，在契约中就以预支钱款的形式把招募时所花的酒饭钱分文不少地全部扣除了。

工人们在昏醉的状态中被送上船去，等到他们清醒过来时，船已远离海岸航行在去美洲的路上了。如果船不能马上出海，则夺去这些“契约工人”的衣物，把他们装入麻袋，他们只好俯首听命，等待启航，因为要告公司的“状”，是不容易的事。

有些事，过去商业公司做起来还有所顾忌，而现在受到“沙皇庇护”的俄美公司干起来却肆无忌惮。堪察加要塞司令科舍列夫显然是由于公司为了使他对其应该闻问之事不闻不问，没有按照他的要求付给他足够的钱而不满，因此1803年在其呈给沙皇的奏报中，非常正确地描绘了公司行政机关横行霸道的情况：“在伊尔库次克省管理公司事务和贸易的人过去都是商界的无名小辈，不但没有什么出众之处，而且极为卑劣，一旦进入公司供职，立即忘乎所以，妄自尊大起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他们到处宣扬圣上对他们的庇护，用以封住贫民之口，他们还想靠大批自称是

公司成员的名人物的直接庇护，更确切些说，起码要使人相信这一点，并大吹其牛，威吓逼迫伊尔库次克政府不要干预其行动，假装看不见。如果威吓不成，则代之以叫人眼花缭乱的巨额贿赂。”<sup>1</sup>

每当公司招募新工人去移民区时，鄂霍次克当局从不过问干涉。该科舍列夫又写道：“工人们受公司招聘和领取岛上运来的东西时，其形象简直是对人类尊严的严重歪曲，他们终日酗酒胡闹，警察当局对此也束手无策，无法制止。”<sup>2</sup>去美洲移民区的工人就是这样招募和遣送的。许多年后，这些受骗的工人几乎全都成了残废人，他们依然穿着去美洲时穿的那种褴褛衣衫回到家乡。在这些年中他们每个人通过艰苦而繁重的劳动都挣得一笔为数可观的钱。但是，把他们在公司店铺中高价购买商品所欠的钱款，把公司为之代付的“国税”及债务扣除之后，最后再加上公开的诈骗和克扣，使这些“狩猎工人”多年的劳动所得往往连债务都无法还清。

在公司初创时期，移民区完全保留了与“狩猎”工人付清工资的办法，这是移民区还在许多分散的小企业活动时期大多数采用的那种付酬办法。基本“狩猎工人”获得的报酬不是钱而是毛皮。全部狩猎所得按“狩猎工人”数量分成若干份，每份再由公司和“狩猎工人”平分。工人得到的是所谓的“半份”。这实际上是计件工资，只不过不是以金钱而是以实物支付的。但是事实上，“狩猎工人”获得一半毛皮的权利只是徒有其名。公司用种种手段把工人猎获的毛皮全部攫为己有。这些手段是如此有效，只有极少数工人从移民区回国时得以带走他们应得的那“半份”的一部分。首先，公司为移民区招工，竭力挑选那些负债累累的人。在招募这样的工

---

1. 国民经济档案，商业司全宗，1804年，案卷№146，第2—3页。  
2. 同上注。

人时，公司为其付清全部债务，其中也包括“饯行”酒宴的花费。这样，他们来到移民区前就已欠下公司一大笔债务。

工人必须以实物来偿还这些债务，也就是用他应得的那“半份”的一部分来偿还，并且是按照远远低于毛皮市场价格的价钱。这样，若干部分的“半份”就落入了公司之手。攫取此“半份”的另一种手段是，公司允许“狩猎工人”在公司的商店赊购物品。

招募工人的合同规定：“在狩猎期间从公司事务管理人开始的全体人员的食物供应等一应所需全以自己的劳动来解决”。这样，移民区的所有“狩猎工人”都得自己负担生活费。但是，由于移民区的“狩猎工人”“靠自己劳动”只能得到鱼，因此他们自然只好到公司的仓库和商店去购买衣服和食品，而且“狩猎工人”到外国商人处购买商品是被禁止的。合同已事先规定，对一切运到移民区的商品，除进行狩猎所必需者外，公司有权收取“两倍于鄂霍次克价格”的钱。然而事实上，象我们下面要指出的那样，公司商店的价格较之鄂霍次克高出的不是两倍，而是许多倍。在这种情况下，狩猎工人受到了双重剥削，因为在极力抬高商品价格的同时，公司对用来换取这些商品的毛皮所定的价格，则大大低于市场价格。

受到层层盘剥的这“半份”中的一部分还要以罚款的形式转到公司手中。合同规定：“凡不俯首听命，或傲慢自矜，或刚愎自用，或酗酒闹事及至犯罪一次以上者，经理人有权依法根据其罪行的详细报告处以罚款”。<sup>1</sup>按照合同规定：移民区内最严重的罪行之一是向外国商人购买伏特加酒或私自酿造伏特加酒。合同第十一条规定：“禁止公司所有人员以任何借口用草本植物、块根、野果及公司的谷物等酿酒。禁止向偶尔来此地的外国人和俄

1.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馆，枢密院总检察长办公厅全宗，1799年，案卷池1672。

国人买酒或以物易酒。禁止在公司内买卖酒，彼此互相借酒喝或酗酒作乐以及以任何其它方式饮酒用酒”。<sup>1</sup> 违禁者一经查出，当即取消其一切劳动所得，并立即送回鄂霍次克。“狩猎工人”只能向公司购买伏特加酒。

移民区内酒的专卖权最初属于各个小公司的股东，而后为俄美公司所垄断。伏特加酒夺去了“狩猎工人”手中幸存的最后一点“半份”。公司对此生财之道十分关注。巴兰诺夫在其致舍利霍夫遗孀的一封信中十分坦率地写出了伏特加酒在“分配”毛皮时节所起的作用。“这里既不需要黄金，也不需要白银和钻石。正象您过去在需要东西的时候住在这里所了解到的那样，在一切食物中只有一样是最珍贵的。除了衣服和鞋这些东西外，对于这些狩猎工人来说，世间最宝贵的就是伏特加酒了。如想稳住工人，只要运来一些伏特加酒并准予在需要的时候，特别是在分配毛皮的时候适当地出售，那您就会看到，将能换到多少毛皮，拖住多少人啊！”<sup>2</sup>

最后，有些“狩猎工人”，在扣除罚款和在移民区店铺中为购买比市价贵三倍的商品而欠下的债务后，其所得的“半份”如仍有剩余，这时公司当局就毫无顾忌地对他们采取公开的强制措施。关于这种情况，1809年锡特卡岛狩猎工人起义的参加者维里金，在其供词中就曾讲过一个事例，而他所讲的事例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公司欠他五百七十四卢布，但在离开移民区前不久，他被叫到办公室并让他签字承认，公司只欠他三百卢布。同时对他讲，如拒绝签字，将上报行政长官巴兰诺夫，“不要忘记给他发上路钱，就是说用有九根皮条的鞭子或束帆索来抽打他，他因害怕惨

---

1.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馆，枢密院总检察长办公厅全宗，1799年，案卷 №1672。

2.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档案馆，俄美公司史料，第14号文件。

遭毒打，便在帐本上签了字。”<sup>1</sup>

如果有人侥幸在移民区居住多年后回国时，还有权向公司索取一定数额的工钱的话，那么要真正将这笔钱拿到手是绝对不可能的。狩猎工人离开移民区回国时，结算往往一拖数年，而最终很少会有利于工人。按照合同规定，最后结算应在工人从移民区返抵鄂霍次克后立即进行。但鄂霍次克办事处通常总是要求这些工人稍事等待，因为据说是结算所需要的一些资料尚未从移民区送到这里。鄂霍次克办事处一边拖延清算日期，一边让“工人”为公司做工，供给他们食物，使他们重新陷入债务之中。

1815年，鄂霍次克行政当局在一份报告中向彼得堡揭露了这些讹诈伎俩。报告内称：“公司办事处以不容易一下子结账为借口，在鄂霍次克恣意长期羁留工人，以便一面拖延与在此之前一直在干各种公司活儿的工人结账，一方面迫使他们不得不向公司购买商品和食物，这样，又使工人债台高筑，又违反他们的意愿送他们出海。作为最明显的证明是，有些工人在1807年就从岛上回来等待办事处结算，但是直到现在（也就是到1815年。——奥孔）还没有领到结算的钱，而在此期间他们不得不从办事处购买食物及其它商品，因此他们又得暂时离开这儿重返美洲挣钱还债。”<sup>2</sup>

这种克扣和奴役“狩猎工人”的恶劣手段在俄美公司的经营活动中已经习以为常，以致在西伯利亚出现了一些专门购买公司债券的合伙商人。省秘书沃伊诺夫和秋明省商人戈列涅茨基以半价购买从美洲回国的工人手中的公司债券，以便全部追回欠款，以此渔利。但就是连这些精明老练的投机者，也未能从公司处索回

---

1.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枢密院全宗，第五司，1821年，案卷№989，刑事法庭彼得堡高等法院编辑的《摘要》，1816年，第26—113页。

2.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第2部分，第2卷，1825年，案卷№222，鄂霍次克要塞司令给内政部的报告，1815年，第34—63页。

欠款，尽管他们纷纷向各级法院告状也无济于事。

比较幸运的要算叶尼塞斯克的一等商人托尔斯托皮亚托夫了。他从移民区已故“狩猎工人”的亲属手中购买了“半份”所有权。他经过长期在法院奔走，向法院证明，大多数“购买的物品”都是在“狩猎工人”死后记入帐簿的，这些人“既然已死亡，当然不可能再买东西”，官司通过“友好协商”而结束了。结果，据托尔斯托皮亚托夫自己说，他还少得五万二千多卢布和近一万一千张海狗皮。跟公司打官司看来不仅单个工人，就是精明的西伯利亚商人和有经验的讼棍也无能为力。

如果欠债者是“狩猎工人”，那事情就完全两样了。正如地方行政当局报告的那样，如果“狩猎工人”欠公司不论多少钱，“那么办事处就毫不迟疑地编造一份清单（尽管他们根本就没有从美洲得到这份清单）呈请当局立即追究，或者要求他们还债，或者要求再打发他们出海，但这些工人并不承认自己欠债，不管挣多少钱也不再愿意给公司干活，对此公司全然置之不顾”。

就这样，“狩猎工人”一旦落入公司的魔掌，一直到死也无法从其控制下脱身。

移民区转归俄美公司管辖后，公司在一段时间内保留了这种分“半份”的作法作为对狩猎工人的基本支付形式，这不是没有缘故的。这种形式一方面能刺激工人劳动，同时又能牢牢地把他们束缚在移民区。然而，与此同时，“半份”的支付方法对公司也有诸多不便之处。尽管公司用这种办法能从工人手中诈取工人应得的毛皮，但仍有一部分，虽然微不足道，留在工人手中。这部分毛皮流落到西伯利亚市场，以低于公司的价格出售。工人们希望把在分配后留在他们身边的毛皮处理掉，能使他们尽快回到俄国，

---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25年，案卷№222，鄂霍次克要塞司令给内政部的报告，1815年，第34—63页。

但由于原始的加工方法毛皮很快会变质，失去价值。

“半份”的支付形式还使狩猎工人获得干预公司事务和要求公司结算帐目的某种权利。从巴兰诺夫对科迪亚克岛工人发表的“郑重其事”的演讲中可以判定，这种权利当时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巴兰诺夫讲话开始先对移民区秩序良好表示感谢，但在结束时却完全出人意料地讲道：“没有一个月我们不是在你们的敌视和对你们的同事和对当局的侮辱中度过的，对行政管理人的每一步骤都要纷纷指责：虽然他们原来在乡下过的是猪狗生活或者只不过是一个常常泡酒店的酒徒，而在这儿却成了一个有洞察力的人，事事都要评论，俨然成了一个品德高尚的大臣。”<sup>1</sup>

1803年，公司为取消“半份”支付形式迈出了第一步。此后不以毛皮支付工人所得的“半份”，而是将应得毛皮按硬性规定的价格付钱。这个新措施使“狩猎工人”的状况更加恶化，因为公司把毛皮的价格规定得比市场价格低许多成。从前，如果狩猎工人能从移民区带走一些毛皮的话，那么尽管为数不多，工人总还可以得到一部分毛皮。但是如今这部分毛皮的市价和公司规定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却全被公司夺取了。

西伯利亚总督别斯捷利在致内务大臣的信中写道：“管理处为全体工人定了总合同，此合同未经最高当局批准，擅自规定任何岛上狩猎工人其分得的毛皮除卖给公司外，不得卖给外人，只能按公司规定的价格，也就是最低的、使工人极为吃亏的价格交给公司。与此相反，这些贫民购买某些必需品也得按公司事务管理人任意规定的价格付款。因此，他们总是处在两种极端之中，常常弄得债台高筑，一辈子也还不清。”<sup>2</sup>

1. 引自季赫麦涅夫的著作，第2部分，附录第49页。

2.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12年，案卷№78，第2页—第2页背面。

废除以实物支付“半份”的形式，只是走向完全取消的第一步。早在1805年，列扎诺夫在移民区时就提出了必须使工人转为挣固定工资的问题。列扎诺夫在其给移民区行政长官巴兰诺夫的训令函件中指出，“半份”的支付形式是招徕俄国工人到移民区来的主要障碍。列扎诺夫写道：“目前美洲全部人力不足四百，他们管理土著，从事建设，同时还建立了极其薄弱的哨兵线，尽量保卫美洲沿岸的整个地区。为了奖励其劳动，他们可获得一半猎物，而工匠则可得到全部产品。由于经营范围甚广，人力极端不足，致使公司发展停滞，但如在目前这种‘半份’支付基础上增加工人，无论对公司还是对工人本身来说，都是无益的。因为狩猎所得之利润锐减，使两个阶层的负担加重。在这种情况下，狩猎工人在四年一次的分配之前，都因不知道自己未来命运如何而苦恼，惟恐得不到好处而白干一场，因为公司在扩大其业务时，应在贸易中谋求自己的利益，而参加这种贸易的又只是股东，而不是狩猎工人；因此不言而喻，在此基础上招收工人之事是不能持久的”。列扎诺夫最后写道：“我想，逐渐减少按‘半份’支付的工人数目，将来使各份所得之利益只归公司所有，挣工资的人便会比比皆是。”<sup>1</sup>但是，公司未敢立即轻易采取这种措施，它担心会因此失掉移民区内现有的为数不多的工人队伍。因此用现金支付“半份”的形式一直延续到1815年。

1817年，海军大尉加格麦斯捷尔率领的第四支环球考察队的船只来到新阿尔汉格尔斯克，随之移民区在管理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加格麦斯捷尔接替了衰老不堪的巴兰诺夫的移民区行政长官职务，后者的管理方法越来越使总管理处的信誉受到损害。

---

1. 引自R·赫列勃尼科夫的《美洲札记》，载《东洋沿岸俄国移民史料》，第3册，第27页。

外国商人不断来访移民区，俄国兵船频繁地出现在那里，使这个卡尔戈波尔斯克的商人臭名远扬。在这一时期，当公司不遗余力地吹嘘土著居民在俄属移民区过着“幸福生活”的时候，总管理处决定撤换巴兰诺夫，他二十多年来实行铁血政策，向土著居民和工人灌输下述颠扑不破的真理：他们的生死存亡都是为了公司的利润。

公司丝毫没有放弃巴兰诺夫的基本原则——即不择手段地捞取利润——只是如今要求所有这一切都要披上更加“欧化”的外衣。于是开始消除“商人”的残余势力，并完全废除“半份”的支付形式。根据加格麦斯捷尔1818年2月的指示，从最后一次的总结算之时起，也就是从1815年起，对移民区工人按固定工资付酬。每个工人年薪为三百卢布纸币。根据公司代理人K·赫列勃尼科夫的报表来看，按照旧的支付制度，一个工人每四年平均收入为一千五百六十一卢布，而从今以后每四年支付给他的却是一千二百卢布。这样，实行固定工资制以后，使工人的工资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多。

新工资制在“狩猎工人”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正如这位赫列勃尼科夫所指出的那样：“狩猎工人以及其他阶层的许多人虽然目前精打细算能安于现状，但是他们更憧憬渺茫的未来。”<sup>1</sup>加格麦斯捷尔被迫作了一些让步，除工资外，每个工人每月发给一普特面粉。

在新支付制度下，“狩猎工人”已没有任何可能离开移民区了。他们工作时间越久，欠债就越多。目前还保存着出自美洲俄国移民区行政长官手笔的十分有趣的文件，它以数字材料说明了移民区工人所处的被奴役的地位。1834年，主要行政长官访问了加利

1. K·赫列勃尼科夫关于美洲的札记，载《东洋沿岸俄国移民史料》，第3册，第27页。

福尼亚的“罗斯”移民区，他在其给管理处的报告中也谈到了一些有关工人的情况。加利福尼亚的公司工人的状况比其他居民点略好一些。这里年薪为三百五十卢布，除了每月一普特粮食外，工人每天还可以得到一俄磅肉。为了了解“狩猎工人”的状况，行政长官统计了一个工人在移民区店铺中一年所购买的东西。有个叫瓦西里·佩尔米京的工人，他要养活妻子和五个孩子，他的年薪是三百五十卢布，1832年从移民区店铺中购买了价值七百二十八卢布二十八戈比的各种商品，这一数目是他的工资的两倍多。移民区行政长官在其致总管理处的信中写道：“兹附上佩尔米京所购货物和食品的清单一份，这份清单说明多余的东西一点也没有拿，因此以此为例，不得不承认这些人只靠每年三百五十卢布的工资是无法维持生活的。”<sup>1</sup>

移民区公司商店出售的商品不仅价格昂贵，而且质量极端低劣。这也影响了“狩猎工人”购物量的增加。1860年——1861年视察俄属移民区的科斯特利夫佐夫报告说：“为普通居民做的衣服和靴鞋质量之低劣，实难想象：一双皮靴仅能穿几天，而呢料衣服则最多只能穿两个月。一套呢料外衣（呢上衣和裤子）价值二十至三十卢布，一双皮靴价值十卢布。一个每年挣三百——三百五十卢布纸币的工人，需要花多少钱来购买衣服呢？他的工资勉强够买衣服之用，这还不算衬衫、内衣、手套、皮帽等这些必须买的东西。”<sup>2</sup>

移民区的商店吞噬了工人的全部工资，为使工人不到别处买东西，发给工人的工资不是现钱，而是公司的票券。外国商人当

---

1. 国家地理学会档案馆，维谢拉戈全宗，案卷№58，行政长官给总管理处的报告，1834年4月，第1—20页。

2. 委员会关于建立俄属美洲移民区的报告附件，圣彼得堡，1863年，第106—107页。

然不要这种票券，而土著居民也不能在公司店铺中使用这种流通券，因为如果公司的职员或者“狩猎工人”中有人与土著居民进行非法交易，这些流通券便会落入土著居民手中，这立即便会被人发现。在工资项下领取的公司流通券，只能在移民区商店流通。而且考虑到“狩猎工人”总是债台高筑，因此甚至在他们离开移民区前最后算帐时，也完全可以避免将其兑换成国家货币。

从1816年首次发行流通券起，到1826年十年期间，俄美公司发行流通券四万二千卢布，其票面价格从十戈比到十卢布。1826年又批准公司发行三万卢布的流通券，用以替换业已破损的流通券。最后，1834年又批准发行三万卢布的流通券作为补充。既然废除已不能使用的旧流通券和发行新流通券以顶替旧的均不受政府监督，所以公司管理处就能够用毫无保证的流通券，来抵补其移民区的全部开支。政府认为发行流通券是公司内部事务，因此在这方面让管理处完全自由行事。当发行新流通券的问题在1826年被提到大臣委员会会议上时，“委员会认为，在美洲俄国移民区内以流通券代替货币流通一事，完全取决于当地居民对俄美公司的信任，故提请财政大臣向公司管理处宣布，政府不阻止在那里以新流通券替换旧券，但委员会同时认为无须对此作出正式批示，也不承担任何保证”。<sup>1</sup>

流通券制度是公司财源的补充渠道，是肆意剥削狩猎工人的又一手段。

招工工人们上当受骗，结算时又一再被欺骗，他们已完全失去任何摆脱公司奴役的希望。这些工人在移民区生活在骇人听闻的条件下，注定要死亡和绝种。

著名旅行家克鲁逊什特恩船长写道：工人“由于缺少住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26年，案卷№709，第9页。

房……，大多数住在帐篷里（一种地下的、对身体相当有害的住处），象在海上一样缺少富于营养的饮食。甚至我们食品调料中最不可缺少的食盐，他们也经常没有。粮食虽然供给，但由于运输困难，数量相当少；只有烈性酒他们不缺。”<sup>1</sup>

克鲁逊什特恩考察队的另一个参加者兰格斯多尔夫医生，在其札记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曾注意到了“狩猎工人”大量死亡。兰格斯多尔夫医生曾有机会照看一批深秋时节来到移民区的“狩猎工人”。兰格斯多尔夫写道：“从各地挑选了一百五十名年轻力壮的人派到锡特卡来，到二月份已死去八人，有六十多人患病躺在集体宿舍里。在这些房子里既无火炉，又无壁炉，取暖靠的是许多人呼出的带菌的气。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卫生。每晚工人们回来时，他们全身透湿，穿着潮湿的衣服和衣而卧，或者就把衣服挂在自己屋里晾干。患坏血病的人则被迫去站岗巡逻，直到再也站不住为止，直到寒冷、潮湿及体力枯竭终于使他们倒下为止。”<sup>2</sup>

狩猎工人丧失了申诉自己苦难处境的任何可能性，更何况控诉权势极大的公司是绝无益处的。移民区内没有政府官员。“工人”只有当公司要把他们送走时，才能离开移民区，因为所有的船都是公司的。通过第三者上诉，被认为是“聚众”“具禀”，而合同规定：“凡聚众或阴谋串连具禀上诉或告密者，概予逮捕法办。”其实事情闹到“送交法办”的地步，通常是没有的。为了不使事情声张出去，公司行政当局宁愿就地处理上告者。

“狩猎工人”中也曾发生过暴动。暴动时“狩猎工人”不仅拒绝服从行政当局，并向它提出各种要求，而且还企图惩治移民区官

---

1. 1803—1806年“希望号”船长克鲁逊什特恩环球航行记摘要，载《东洋沿岸俄国移民史料》，第4册，第72页。

2. 引自兰格斯多尔夫札记，载《东洋沿岸俄国移民史料》第4册，第190页。

员。这些举动有时是经过事先策划，并且选有领导者。

早在1795年俄美公司创立之前，在舍利霍夫——戈利科夫公司的狩猎场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暴动。“工人们骚动起来了，这个冬天很不太平”，——巴兰诺夫从移民区给舍利霍夫写信描述了1794—95年的冬天。工人们拒绝服从公司行政当局的命令。巴兰诺夫写道：“早在移民们暴乱之前，他们一开始便在这里有所表示了，他们拒绝服从您的伊凡·格里戈利耶维奇。<sup>1</sup>他们胆大妄为，甚至肆意向异教徒换取细软毛皮，恫吓波洛莫什诺夫先生，声言要捣毁店铺及其它建筑物。并呵斥您是罪魁祸首，他们受骗了，您答应保证按时供应食品，而现在却不给了，或者给得很少，而出海时的饮食又令人难以忍受。”<sup>2</sup>

此后不久，舍利霍夫的妻子在给祖鲍夫伯爵的信中写道：“工人们已预谋好，一旦发给他们抵御野人用的枪支，他们就利用乘船到大陆之机逃往千岛群岛。他们已选出了自己的领航员。他们已准备好三支枪和一些弹药，但公司事务管理人发现这一阴谋后，按照当地最高长官命令中的有关条例，对三个首恶分子处以肉刑，而后将他们分别遣送到各个工人组合，以此来杜绝他们的活动。”<sup>3</sup>

在俄美公司活动时期，规模最大的工人暴动发生在1809年锡特卡岛上。当时领导移民区行政管理机构的就是那位巴兰诺夫，他在移民区建立了真正的苦役制度。工人们有点过错，便要受到鞭笞毒刑，并被流放到人烟稀少的荒岛上达数年之久，也不往那里运送一点粮食。巴兰诺夫对待土著居民和俄国工人的残酷，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据1818年访问过移民区的戈洛夫宁船长说，巴兰诺夫“以长期生活在野人中间而闻名，可是他更加出名的却

1. 伊凡·格里戈利耶维奇·波洛莫什诺夫是公司管事。

2. 引自季赫麦涅夫的著作，第2册，附录，第95页。

3. 同上注，第109页。

是他非但没有使野人开化，他自己反而变得野蛮起来，甚至达到比野人还野蛮的程度”。<sup>1</sup>

摆脱巴兰诺夫，离开可恨的移民区到不管什么一个无人知晓的岛上去开始新的生活——这就是准备起义的一帮“狩猎工人”所憧憬的锦绣前程。从他们的组织形式和制定的计划中可以看到，1771年宾耶夫斯基领导的著名的堪察加起义的影响。宾耶夫斯基占领了半岛，然后和一批霍洛季洛夫商人手下的工人乘官船寻找新土地去了。

1809年，在锡特卡岛上的“狩猎工人”中出现了哥萨克式的秘密组织，该组织暂时先由投票选出的“少尉”领导，以后再由阿塔曼<sup>①</sup>代替。选举是一群狩猎工人在远离要塞的森林中的集会上进行的。当在会上提出了“谁领导和指导他们这些人进行革命”的问题时，决定在目前正在狩猎的其余密谋参加者归来之前，暂不选举阿塔曼，而只选一名少尉来领导。在狩猎的那一批人回来之前，“他们从最早的发起人中选出了伊凡·波波夫，并给了他顿河部队哥萨克少尉的光荣头衔，以代替相应的阿塔曼的职称”。<sup>2</sup>

阿古斯特·宾耶夫斯基的起义成了狩猎工人中间经常的话题。几乎所有起义参加者后来都说：在他们的交谈中“最常提到和赞扬的就是堪察加的叛变性的暴动。大家谈到起义之初指挥官尼洛夫大尉如何被打死，如何抢劫公司金库和许多私人财产，又如何夺取了霍洛季洛夫的船只扬长而去。还谈到那个阿古斯特及其同谋者，管事丘洛什尼科夫和上面提到的那些出去狩猎的人，如何出海到岛上，并在那里过冬等情况，最后谈到他们打算照此

1. 戈洛夫宁船长关于俄美公司现状的札记(1818年)，载《俄国工人占据东洋沿岸史料》，第1册，第53页。

2.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枢密院全宗，第五司，1821年，案卷№989，刑事法庭彼得堡法院编纂的《摘要》，1816年，第26—113页。

① 阿塔曼(Атаман)是帝俄哥萨克军的首领。——译者

计划行事，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sup>1</sup>

他们原打算杀死巴兰诺夫及其亲信，揭竿而起。“狩猎工人”西多罗夫供称：“我们打算先干掉巴兰诺夫，然后把军官也干掉，或者扣押起来，至于那些可敬的职员，特别是那些效忠于巴兰诺夫并得过奖章的职员也要一个不留地统统干掉。”他们对于得过各种奖章，在移民区担任一点小小领导职务的职员的刻骨仇恨，是有其深刻根源的。这是一些公司赖以剥削和压榨狩猎工人的上层人物。值得指出的是，对被公司收买的土著上层人物，他们也要采取同样的办法严予处置。他们计划将那些要干扰起义的“尊贵的”土著，即部族酋长，“也要打死，或者关押在适当的地方”。<sup>2</sup>

在这些计划中有许多天真的幻想。特别是在讨论把夺得的船只开往何地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决定“一旦得逞，立即将船只装上货物，开往纳普拉夫科夫从史书上找到的菲律宾群岛，该群岛在赤道南面，土列其纳后面，位于世界第四大洲，地方很富饶，但没有人烟，在该群岛附近有一宽一百俄里的海峡，在群岛那一面，居住着阿拉伯人”。要到一个能“按照自己的意志”<sup>3</sup>生活的地方去，是每个起义参加者都心向往之的。

一个起义参加者的叛变，使巴兰诺夫得知工人正在酝酿“造反”。这个案件的侦讯拖了八年之久。最初由巴兰诺夫亲自审理这件事，他对被捕者严刑拷打。几年之后，被告被送到鄂霍次克，此案转由司法部门审理。但是总管理处很快便明白了，把“狩猎工人”送回俄国审理是莫大错误。在侦讯过程中揭露出了许多移民区行政当局的骇人听闻的舞弊行为，这有使公司大出其丑

1.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枢密院全宗，第五司，1821年，案卷№989，刑事法庭彼德堡法院编纂的《摘要》，1816年，第26—113页

2. 同上注。

3. 同上注。

的危险。公司在堪察加的代理人赫列勃尼科夫，在被捕者到达后写信给公司经理们说：如果“他们在某个政府机关受审，那么他们就会揭露真象，从而会使公司遭到损害，蒙受耻辱”。赫列勃尼科夫建议最好“将此案置诸脑后，束之高阁”。但是，要想使此案的审理半途中止，已经不可能了。公司管理处竭尽全力使审讯所得的有损公司信誉的材料不被宣扬出去。正如戈洛夫宁船长在其“俄属美洲评论”中所说的那样：“即力争判决工人有罪，从而将公司的罪恶掩盖起来。”<sup>2</sup>

锡特卡岛暴乱一案，最后上报到大臣委员会。委员会建议枢密院不仅要对被捕工人的问题作出决定，而且“要对美洲岛屿行政长官巴兰诺夫虐待工人的暴行作出裁决”。<sup>3</sup>

从1817年4月到5月，也就是起义密谋泄露后八年，此案件由枢密院审理。公司最终得以使案情转而对自己有利。枢密院对当时还活着的被告判以不同期限的徒刑，在侦讯材料中，枢密院“没有发现”巴兰诺夫的罪证，因为这些罪证是由密谋被揭露的“罪犯”提出的，因此对这些人“法律是不允许相信他们的”。

但遵照沙皇谕旨，仍需派一海军军官去移民区进行调查。但此事一拖再拖，直拖到年迈的巴兰诺夫的死讯传来的时候。这时枢密院作出决定：“沙皇陛下谕令对巴兰诺夫的活动进行调查一事，由于此人已死，无法进行。”<sup>4</sup>

---

1. B·M·戈洛夫宁关于1809、1810和1811年间堪察加和俄属美洲的评论，载《东洋沿岸俄国移民史料》，圣彼得堡，1861年，第2册，第79页。

2. 同上注。

3.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枢密院全宗第五司，1821年，案卷№989，第172页。

4. 同上注，第270—271页。

## 第九章 北美洲俄国移民 区的土著居民

公司在其报告中通常把北美移民区的土著居民分为三类：“完全依附者”、“半依附者”和“完全独立者”。

公司管理处把阿留申群岛的居民——阿留申人归于“完全依附者”，其中大概也包括爱斯基摩人，在公司的文件中，他们统称为阿留申人。公司使阿留申人分散住在它所占领的许多岛屿上。属于“半依附者”的是生活在基奈半岛沿岸的所谓基奈人（人数众多的亚大巴斯喀人的一个分支）以及居住在阿拉斯加腹地的其他亚大巴斯喀部落。至于特林基特人，则被认为是“完全独立者”。

实际上，后两类人都可以看作是“完全独立者”，只有阿留申人和爱斯基摩人深受殖民压迫的全部苦难。

1842年，赫德森湾公司经理辛普森，曾访问过美洲俄国移民区，他在其札记中指出，当时阿留申人的数量未必能达到当初俄国人征服该地时土著居民数量的十分之一。辛普森写道：“出现这种状况没有任何神秘之处，这是困苦和压迫造成的。该地区的自然财富是使他们穷困的唯一根源，该地区的海狗和水獭，就象夏威夷人的檀香树和西属美洲印第安人的银矿一样，都同样给他们带来了灭亡。”<sup>1</sup>

在猎取最为珍贵的毛皮兽海獭方面，阿留申人是无人能够顶

---

1. 摘自赫德森湾公司经理辛普森游记，1841—1842年，载《东洋沿岸俄国移民史料》，第4册，第231页。

替的。甚至过了许多年以后，在俄美公司行将撤销的前夕，公司总管理处还指出：“无论是几内亚的黑人，还是中国的苦力和欧洲来的工人，在狩猎方法和狩猎习惯上，都不能代替阿留申人。”<sup>1</sup>

为使酷爱自由的人民沦为奴隶，公司几十年来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并对不驯服者加以血腥镇压。

C·C·沙什科夫正是用这些原因来解释俄国人在其占领初期对土著人进行的大规模屠杀。

“促使俄国狩猎工人去屠杀异族人的原因，绝不仅仅是一种掠夺的欲望，也更不是对政府利益的热忱，其原因要微妙得多。阿留申人非常善于猎取海獭，俄国人至今也没有学会，而当时他们对如何猎取这种野兽一窍不通。狩猎者们必须使阿留申人成为他们的奴隶，给他们干活；但土著人数众多，动辄造反，用武力对付俄国人。在此种情况下，要达到上述目的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将大部分不驯服者杀死，剩下的人则自然而然会成为俄国人的奴隶。”<sup>2</sup>

对待爱斯基摩人也完全如此。早在1784年，舍利霍夫在科迪亚克就曾命令“将全部男俘虏毒打后送往冻土带，用矛刺死”，这一命令被“执行”了，<sup>3</sup>而几年后巴兰诺夫已感到自己在科迪亚克安全多了。一个到过美洲俄国移民区的海军军官，对巴兰诺夫处置阿留申人和爱斯基摩人的手段，曾作过如下描述：“谁反抗，谁就大祸临头，他残酷无情地迫害他们，把他们分送到荒岛上，使他们不能互相接近，并打乱了他们的部落界限，使他们不能再密

1. 海军历史档案馆，海军部办公厅全宗，管理处，1860年，案卷№162，第10册，第4页。

2. C·C·沙什科夫，俄美公司，文集，第2卷，圣彼得堡，1898年，第633—634页。

3. 国立封建农奴制时代档案馆，1789年，案卷№2742，第4页。

谋反对俄国人，巴兰诺夫在野人眼里非常可怕，他们认为他是天降的恶魔，不能与之抗争，只有做他的奴隶并忘却不久前还享受的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sup>1</sup>

一度曾经是自由的土著居民，逐渐成了许多小公司的奴隶，稍后又成了俄美公司的奴隶。阿留申人在1799年呈给保罗一世的一份控告俄国狩猎人等的奏疏中写道：“俄国人来到美洲，来到我们的利西群岛和安德烈亚诺夫群岛猎捕海上和陆上的野兽，我们友好地接待了他们，但他们对待我们却非常野蛮，霸占我们的妻子儿女，一开春就强迫我们到约五百俄里以外的地方去猎捕海獭，一直让他们呆到秋天，家中只留下瘸子、瞎子及其他病人。即使这些人，也被强令为公司去捕鱼或无报酬地干其它活儿，而他们由于家无存粮，终于饿死。剩下的妇女也被强迫去为公司做苦工，并经常遭受毒打，许多人被强行送往荒岛。甚至拄双拐的残废人的孩子也被抓走，使他们无人奉养。”<sup>2</sup>

И·И·比尔林格斯和其他航海家旅行归来也带回不少有关各狩猎公司在阿留申群岛逞威作福的详细资料。凡此种种都曾一再公之于众，并为最高行政当局所知悉。有时曾颁发命令，要求更人道地对待阿留申人。但由于未采取任何监督措施，一切依然如故。在政府考察团访问移民区后，阿留申人有时也曾产生过依赖政府帮助他们的幻想，但这些幻想很快就破灭了。

1791年，巴兰诺夫致函舍利霍夫说：“看来比尔林格斯向阿留申人讲了许多事情，因而使他们放肆起来，除了千方百计要食品外，他们如今每做一件事都要索取报酬。因此我不得不首先来改变他们的这种偏见，使他们不感到丝毫委屈就能俯首听命。”<sup>3</sup>

1. А·马尔科夫，俄国人在东洋，莫斯科，1849年，第53页。

2.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枢密院总检察长办公厅全宗，1797年，案卷№203。

3.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档案馆，俄美公司史资料，文件№181。

有一次阿留申人甚至上告到保罗一世处。这是在批准俄美公司专营权前不久的事。当时在移民区从事狩猎的各公司之间的竞争达到了特别紧张的程度。

商人基谢列夫由于在岛上受到舍利霍夫继承人的公司的不断排挤，乃决定利用阿留申人来进行竞争。基谢列夫的计划非常简单，被送到彼得堡的阿留申人应向沙皇保罗面奏，商人们，特别是舍利霍夫公司，如何剥削他们，而基谢列夫公司在对待土著的作法上却与舍利霍夫的公司截然不同。基谢列夫帮助上诉者离开岛屿，这件事足以说明他是阿留申人的保护者。

于是，在1796年夏，六个阿留申人和马卡里修士司祭一起，携带着全体阿留申酋长签名的上诉状，秘密离开乌纳拉斯卡岛前往彼得堡。他们在千岛群岛过了冬。有一名阿留申人死在这里，另有两名患病只好返回。1798年5月，在离开阿留申群岛几乎两年后，两名阿留申人（另一个死在莫斯科）终于到达首都。

阿留申人受到了殷勤接待。他们还受到沙皇的接见，然而此外一无所获。1798年6月4日，保罗下了一道谕旨“赐来此之阿留申人合乎其风习之衣服，敦其返回家园”。

阿留申人的上诉没有获得结果，只是伊尔库次克省长奉命“处理他们陈奏之事，并尽力调解，使双方（即阿留申人和商人们——奥孔）均感满意，消除压迫”。<sup>1</sup>

和阿留申人同行的马卡里修士司祭，由于他擅自离岛，本应受到“教内忏悔”的惩罚，只是经过长时间的奔走，“君主俯准阿留申人之请，他的这种行为才得到宽恕”。

阿留申人在枢密院信使的陪同下，启程返回故乡。1799年1月，这两个阿留申人到达伊尔库次克，并在那里停下过冬。就在

---

1.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枢密院总检察长办公厅全宗，1797年，案卷№203。

伊尔库次克发生了一桩难以猜测的事，这两个阿留申人几乎是在行将离开伊尔库次克的前夕，猝然身亡。尼古拉·卢卡宁死于3月6日，而尼基福尔·斯文英死于3月16日。

毋庸置疑，这两位代表返回故乡对舍利霍夫继承人的公司将极为不利。此时，建立垄断的俄美公司的问题业已彻底解决，商人间的竞争已经结束，而这两个使者一旦回到家乡并带回控告毫无结果的消息，就可能引起土著居民的自发暴乱。

对于这种情况，阿留申人的代表，还在去西伯利亚的途中写的致莫斯科总主教的信里，就曾经暗示过：“不要弄到这样危险的地步，致使我们的同胞因不能忍受俄国人的压迫，群起而攻之，不要在新老基督教徒之间酿成大屠杀。”<sup>1</sup>因此，这两个阿留申人返回群岛，对已准备做受沙皇庇护的俄美公司之股东的伊尔库次克商人来说，是绝无好处的。

俄美公司在其成立之初在法律上对土著部落，包括对阿留申人，并未拥有任何权力。

早在1779年就曾禁止向阿留申群岛的所有居民课实物税，而且政府也并未要求阿留申人承担任何义务。

至少，在1799年7月8日保罗批准的俄美公司的章程和专营权中，关于阿留申人同公司的关系只字未提。

只是在1821年9月13日批准的章程中才有了“关于岛上居民”的章节，规定公司有权强制当地居民劳动。在1844年10月10日批准的章程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

实际上这些规章只不过是已将早已形成的状况，用文字固定下来罢了，因为公司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走上了利用土著居民奴隶劳动的道路。

---

1.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枢密院总检察长办公厅全宗，1797年，案卷№203。

按规定，阿留申人由自己的酋长管理，但必须受移民区主要行政长官同意的工头、管理人和村长的监督。“不经上司特殊许可，阿留申人不得离岛他往；在为公司劳动之余的时间内，可在其住处附近沿岸捕鱼，但也只能是为个人和家庭食用。”“从十八岁到五十岁的阿留申人，均有为公司猎捕野兽的义务，同时公司有权要求半数以下的上述年龄的工人为其劳动。”“阿留申人不得越过公司出卖或赠送细软毛皮。”“阿留申人须按照总管理处规定之价格，将其猎获的野兽卖给公司。公司则以公司定价的商品或公司流通券，代替现金付款。”“阿留申人不得越过公司与任何人进行交易，与买卖毛皮无关之一切来往也在禁止之列。”“移民区当局可支使阿留申人去打鱼、捕禽以供狩猎期和其它季节食用，但对此不给任何报酬。”最后，“公司有权或有义务制止阿留申人挥霍浪费，即制止他们吃面包、饮茶和吃其它类似食品。”

在“关于岛上居民”一章诸条款中，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只有两点。其一是酋长们对阿留申人进行内部治理的独立性问题；其二是为公司劳动的阿留申居民的人数与其人口总数间的比例问题。

依靠氏族的上层是由来已久的。从商人们建立定居点来掠夺阿留申群岛的毛皮财富之时起，他们就企图利用俄国人称之为酋长的那些德高望重的族长，来影响阿留申人。巴兰诺夫在1791年致舍利霍夫的一封信中写道：“请您别忘记给二十位酋长送来饰有金银线花边的衣服。为此，公司不妨拿出二、三百卢布。必须先把这些人笼络住，我们才有可能采取政治手段，而不诉诸武力。如果我们作长远的打算，那么欧洲的状况和基奈的形势，都迫使我们把公司范围内的人都改造成竭诚奉公、忠实可靠的人。”<sup>1</sup>

不久，酋长事实上便成了公司的走狗。

---

1.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档案馆，俄美公司史资料，文件№181。

据科斯特利夫佐夫称，按照训令，酋长通常是从“氏族中出身高贵，善于经营，娴于狩猎的人中选出的”。被选出来的酋长经公司事务主任批准，直接听命于区长。他们的任期限，有不少人曾终身充任酋长。

“每个酋长在其任职期间每年得到二百五十纸卢布的薪俸、各种食物津贴及礼物等。有时由公司事务主任赏以镌有‘勤恳奉职’字样的奖章；因年迈或疾病退职时，公司总是给他们足够的补助，以保证其生活。任职的酋长享有公司的各种优待，故生活较其他阿留申人富裕得多。”<sup>1</sup>

酋长的职责，由专门训令加以规定。《被选为工头的酋长守则》规定他们负有下列职责：“工头应负责把阿留申人分配到各狩猎队工作，夏天猎捕海獭，冬天捕猎、射猎飞禽走兽和捕鲸。”

工头将应去狩猎的阿留申人挑选出来，并把从村长那里领来的狩猎工具分发给他们。工头应“不懈地监督狩猎工人，使他们关心狩猎生产，竭尽全力为公司及工人本身的利益努力劳作，不能游手好闲，浪费时间。”<sup>2</sup>

所有阿留申人不仅应直接从事狩猎，还应为公司储备食物等。“老、幼、妇女均可参加此项劳动，为了全村的共同利益，他们应无条件地执行工头的命令。”<sup>3</sup>

此外，工头还应执行纯粹警察勤务。“工头应对其属下所有的阿留申人严密监督，任何人不得到处游荡，不经工头准许不得擅自离开村庄。”

这就是阿留申人村内酋长或工头的职责。总之，酋长其实就

---

1. 委员会关于建立俄属美洲移民区的报告附件，第78页。

2. 被选为科迪亚克区阿留申各村工头的酋长守则，第2节，委员会关于建立俄属美洲移民区的报告附件。

3. 同上注，第3节。

是公司的走狗，正如达维多夫所说的那样：“这种首领……除酋长这个头衔外，和其他野人无任何区别，或者说比他们更坏，因为他成了欺压其他岛民的推动力。”<sup>1</sup>

至于实际为公司劳动的土著人数，则根本不符合章程所规定的定额。当科斯特利夫佐夫在美洲移民区时，阿留申人曾以自己的名义将公司忽视章程的情况，向他提出控告，因为在装备海獭猎捕队时，“几乎所有成年人都被派出狩猎，家中只留下老人和妇孺，使各家都感到食物缺乏。”阿留申人的代理人曾指出：“一年中最好的季节他们都在外猎捕海獭，当他们回来时，所有周期性鱼群都已返回大海，因此他们不可能及时为自己的家庭储备足够的过冬食物，这些食物主要就是干鱼。”<sup>2</sup>

甚至试图袒护公司的科斯特利夫佐夫也不能否认阿留申人的奴隶地位。但是他企图把这完全归咎于自然条件，而不是公司造成的。“他本身并不是奴隶，不是某个老爷的农奴，没有人强迫他干任何事，——但若细察其处境，则不能不承认他是周围环境的名符其实的奴隶。”

科斯特利夫佐夫同时还指出，阿留申人从不游手好闲。“他们终生紧张地劳动，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从事狩猎，我们满以为阿留申人，如果不是人人都很富有，至少生活都有保障，一切生活必需品应有尽有——但遗憾的是，事实与此完全相反。”<sup>3</sup>

实际上，阿留申人和公司的关系，在许多方面与秘鲁和墨西哥开采金、银矿所实行的那种所谓的“强迫劳役制”很相似。按照殖民者的要求，在秘鲁印第安人村庄应提供七分之一的居民在矿

---

1. 达维多夫著，海軍军官赫沃斯托夫与达维多夫两次旅行美洲记，圣彼得堡，第2册，1812年，第116页。

2. 委员会关于建立俄属美洲移民区的报告附件，第61页。

3. 同上注，第49—50页。

场上劳动，而在墨西哥——则是四分之一。工人们得到的是极其微薄的工资，这些工资在强制“雇佣”期结束时才付给。而在俄属移民区内，为公司劳动的人数比例大大超过上述两地，有时竟囊括全部有劳动能力的居民。

在公司全盛时期，即十九世纪前十年，土著居民的强制劳动是按下述方式组织的：由约五百艘兽皮船组成的主要狩猎队，4月由科迪亚克岛出发，沿美洲大陆直至波布罗夫湾，到8月末始返回。这一队挑选的都是最年轻的爱斯基摩人，因为在狩猎过程中，要时刻防备特林基特人的袭击。约有二百艘兽皮船的第二狩猎队，从4月初到8月末沿科迪亚克以北诸岛屿航行。由四十艘兽皮船组成的第三狩猎队在科迪亚克以北各岛上从事狩猎，同时在各岛间运送必需品。第四队（五十艘兽皮船）在科迪亚克西面活动。

每一个前去狩猎的工人都要为自己做一只新兽皮船，此船对土著来说极为宝贵。狩猎回来后，兽皮船已完全损坏，不能再用。剩下的老人和孩子则乘公司的兽皮船去捕捉飞禽。每人必须捕够能缝制七件巴尔卡<sup>1</sup>的飞禽，也就是三百只左右。“如有人因年迈或疾病未能达到规定数额，则需由别人的超额部分来弥补。对规定的七件巴尔卡，公司不付给任何报酬。捕捉飞禽是十分危险的，尤其对于老年人……每个达到定额的人，能得到一件巴尔卡，但公司并不给巴尔卡，给的是五张黑狐皮或八张所谓的红狐皮。”<sup>2</sup>

妇女则被派去收拾鱼，缝制巴尔卡及采集野果和挖“萨拉纳”。<sup>3</sup>达维多夫写道：“挖萨拉纳很困难，而适于挖掘的季节又很短；因此孕妇和喂奶婴儿的妇女不能挖够规定的数量，只好向别

---

1. 巴尔卡——由禽皮或兽皮缝制的衣服。

2. 两次航行美洲记，第2册，第127页。

3. 萨拉纳(сарана)——可食用的野百合根茎。

人购买。野果成熟时妇女们又要被派去采集一定数量的野果，数量看收成而定，从四伊什卡特到八伊什卡特<sup>1</sup>不等。这样的劳动一直延续到深秋，却没有任何报酬。”<sup>2</sup>

起初，公司将土著分送到各小岛上。科迪亚克的爱斯基摩人被分散到六十五个不同的地方。但后来由于毛皮资源逐渐枯竭，从1841年起三年内，所有土著都被集中在七个村庄。

正如视察过移民区的科斯特利夫佐夫和戈洛文指出的那样：“现在，根据移民区官员的命令，集中到几个大村庄里的阿留申人，在几个地方人口过多，使储备足够的过冬用鱼和其他生活品十分困难。他们大部分住在简陋的小屋子里。这些屋子用一些木头搭成，半截挖入土中，屋顶用土覆盖，没有窗户和炉子。”<sup>3</sup>

在公司决算中经常列入收购阿留申人所猎获的毛皮的价格。这就是土著“独立”的证明。

章程规定：“土著如想卖掉他们所猎获的细软毛皮，只能按照公司总管理处上报政府的价格，卖给公司，不准卖给别人。”这种价格确实存在过，并且经过一段时间逐渐提高。1804年每张海獭皮应付十卢布<sup>4</sup>，1827年为二十卢布，1836年为三十卢布，而1852年则为五十卢布。1804年每张玄狐皮为二卢布，1852年则为九卢布。1804年每张白狐皮为八戈比，1836年为二十戈比等。<sup>5</sup>但是据公司自己讲：“此种交易即从依附于公司的阿留申人处购买兽皮的交易——由于阿留申人的极端懒惰和散漫，对公司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公司……从野人处购买兽皮的话，那也不是从它自己的岛民手中买，而是从几乎完全不依附于它的那些人的手中购

1. 一伊什卡特约合26.24升。

2. 两次航行美洲记，第2册，第129页。

3. 委员会关于建立俄属美洲移民区的报告，圣彼得堡，1863年，第108页。

4. 这里和下面提到的卢布均指纸卢布。

5. 见委员会关于建立俄属美洲移民区的报告附件，附件11。

买。”<sup>1</sup>

借口土著人“懒惰”，是公司需要为其采取的强制措施辩护时惯用的手法。

但是在俄美公司领地内对土著所实行的那种剥削制度下，使后者甚至没有时间准备过冬食物，更谈不上为自己猎获毛皮兽了。达维多夫将其对俄属移民区内土著居民生活的印象，作了如下概括：“如果从前美洲人挨饿是由于懒惰的话，那么如今则完全是由于另一种原因，即：鱼群在河里游弋的整个季节，妇女们正在为公司打鱼、采果、挖萨拉纳和干其它事情；男人们整个夏天则去猎捕海獭和飞禽，直到秋天才回来。此时鱼群即将游回大海。这样，整个好时节他们都在为别人劳动，几乎没有一点时间为自己晾晒鱼和储备鱼。”<sup>2</sup>

按照规定，阿留申人有权向总管理处控告地方行政当局或公司个别的行政人员的舞弊行为。

鄂霍次克港长官在1815年致伊尔库次克省长的报告中，曾公正地指出，如果阿留申人“向圣彼得堡的俄美公司总管理处提出一切控告，并期望得到满意的答复，那么可以断言，即使公司再存在几百年，这些控告也永远到不了总管理处。”<sup>3</sup>

鄂霍次克港长官继续写道：在这种情况下，“阿留申人将永远遭受压迫，俄国狩猎者现在对他们经常采取的那些作法，也将会继续下去，因为阿留申人非常温和驯服，他们不知道俄国人的习惯，他们当中又找不出认识俄语文字的人。在各岛上没有一个保护人，在忍受重重压迫时，他们也从未想到去请求住在阿特卡岛和安德

---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24年，案卷№603，第19页。

2. 两次航行美洲记，第2册，第74页。

3. 国民经济档案馆，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15年，案卷№222，第69页。

烈亚诺夫群岛上的某个俄国狩猎工人，替他们向总管理处写呈文申诉他们所受的一切屈辱，而且也可以想象到，由于在同一个区的狩猎组合中工作，因此狩猎人中也很少有人愿意替那些阿留申人写诉状去控告自己的同胞。”<sup>1</sup>

曾有个别阿留申人乘公司船只来到鄂霍次克，但是极为罕见，而且根本不能改变其处境。三年中鄂霍次克要塞司令只收到一份诉状，这决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理由上告。1812年抵达鄂霍次克的公司海船“芬兰号”上，有一个名叫基列夫的阿留申人，他当面向鄂霍次克要塞司令控诉公司人员对他们的种种“压迫和凌辱”。“最为严重的是，居住在各岛上的许多俄国狩猎工人，霸占了阿留申人的妻子儿女，与之姘居。在回鄂霍次克时，有的被带走了，有的就被遗弃在岛上，成了大家的累赘。”<sup>2</sup>

鄂霍次克要塞司令只做了一件事：迫使狩猎工人同被他们带来的阿留申女人结婚。副领航员杜比宁“被迫同他从阿特卡岛带来的姘妇举行了合法的婚礼。其他从安德烈诺夫群岛带阿留申女郎来鄂霍次克的狩猎工人，也照此办理。所有这些人，在1814年冬季都先后按照宗教仪式举行了婚礼。”<sup>3</sup>

沉重的奴役加速了阿留申人的死亡。

关于俄国人开拓初期土著居民的人数，现在未必能作出精确统计。根据舍利霍夫当时提供的资料，俄属移民区大约有五万人左右，显然是“大大夸大”了的数字，是为了宣扬将美洲移民区并入俄国的重大意义。

移民区开拓初期根本谈不上什么人口统计。尔后公司总管理处又不愿将其手中所掌握的资料予以公布。直至1824年仍然如此。

1. 国民经济档案馆，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15年，案卷№222，第70页。

2. 同上注。

3. 同上注。

财政大臣虽多次要求公司呈报移民区人口诞生和死亡的比较表，但是公司却以种种借口没有呈报。

但是，数月前呈报的关于罗斯村的一览表和一年前呈报的关于新阿尔汉格尔斯克和科迪亚克各办事处的一览表表明，死亡数超过出生数。坎克林甚至在页边上加了注：“死得比较多，可见其生活很苦。”<sup>1</sup>

不过，根据美洲移民区土著状况的资料作进一步的结论，政府认为还是不作为好。

但是，甚至依据这些有关美洲移民区土著居民数量的不准确的资料，我们仍然可以说明俄美公司统治时期土著居民的死亡情况。据赫列勃尼科夫的资料记载，仅科迪亚克一地，从1792到1817年间，六千五百一十个土著居民中就死了二千一百九十五人。<sup>2</sup>据总管理处的资料记载：1824年阿留申人男女总数为八千四百零五人，<sup>3</sup>而1859年在公司撤销前不久，阿留申人已减少到四千三百六十三人。<sup>4</sup>

“完全依附”的土著居民，尽管事实上是公司的奴隶，但毕竟不是它的“私有财产”。可是在移民区也确实有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也属于公司的奴隶，他们通常被用来为公司行政管理机构私人服务和从事一系列劳动。

总管理处在其报告中曾不止一次地强调，公司来到各岛和美洲大陆后，土著居民中的奴隶制便被取消了。这种说法在某种程

---

1. 国民经济档案馆，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第2部分，第2卷，1824年，案卷No635，第11页。

2. 国家地理学会档案馆，K·赫列勃尼科夫的美洲札记，第3册，第118页背面—119页。

3.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第2部分，第2卷，1824年，案卷No635，第11页。

4. 国家地理学会档案馆，维谢拉戈全宗，案卷No49。

度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除特林基特人外，所有土著部落的奴隶都被夺走了，但他们并未因此而成为自由民，因为他们又转为公司的所有物。这些卡罗克、或如以后在移民区内称做卡尤拉的人，要为公司“终身服役”。此外，甚至个别狩猎者——公司的管事人等——也都有自己的卡尤拉。

但是随着俄国人的到来，土著部落之间的战争停止了，因而也就失去了补充奴隶的来源。随之，卡罗克或者卡尤拉的数量也就逐渐减少。此时公司又找到了新出路。据达维多夫讲：“当卡尤拉的数量由于劳动和种种不幸事件而减少时，公司开始用犯有某些过失的岛民加以补充；当然，从此科迪亚克的罪犯数量也就增加了。”<sup>1</sup>

卡尤拉们在河湾捕鱼、用夹子捕捉狐狸，在熬盐场和砖厂作工、砍柴、充当桨手，即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冬天不需要大量的卡尤拉，公司为了避免多余的开支，就把他们安排到土著村庄去生活。据达维多夫说，公司“奴役卡尤拉……直至他们年迈力衰，或等到他们的亲人有可能把他们赎回为止”。甚至残废也不能使卡尤拉免除劳役。“如果卡尤拉成了跛子，或者失去了手，或由于某次事故不能派去劳动，那么就让他们去驱赶啄食干鱼的乌鸦，或者干类似的活儿。”<sup>2</sup>

公司在其报告中回避了卡尤拉奴隶问题，因此无法确定他们的数量。只是在1810年总管理处的一份报告中，谈到了卡尤拉的问题，说公司使用卡尤拉劳动，是由于“忠于俄国人的岛民，自愿将自己的男女卡尤拉送给俄国人，以帮助他们干那些他们不会做的和无暇做的活儿”。<sup>3</sup>这份报告中提到的卡尤拉的人数是五百人。

---

1. 两次航行美洲记，第2册，第115页。

2. 同上注，第121页。

3. 国民经济档案，财政部全宗，第2部分，1819年，案卷№10，第47页。

公司称之为“半依附者”的土著部落——基奈人、楚加奇人等，根本就不依附于公司。公司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大体上是正常的。公司偶尔向他们购买毛皮，雇佣他们为公司劳动。在报告中称他们为“半依附者”是为了抬高公司的声望。

“不完全依附”于公司的土著，是居住在俄属美洲移民区境内的特林基特人(科洛什人)。

章程第二百八十款规定，公司有权对他们给予“庇护”。但是在1860年视察移民区的五等文官科斯特利夫佐夫敏锐地指出，章程的这一款只能说是公司的一种“令人愉快的假象”，一点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科斯特利夫佐夫写道：“虽然在公司现行的和重新制定的章程中，这些异族人被称作居住在移民区领地内的不完全依附于殖民地当局的人，但是我却认为，称他们为完全独立的人更为公正。科洛什人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也不能被认为是依附于公司的；还不如说，住在美洲沿岸的公司居民依附于他们更为恰当。正如当地居民所说的那样，这些人一骚动，就足以使新阿尔汉格尔斯克港，连同它的所有居民吃不到任何新鲜食物，甚至使他们不敢到要塞以外几俄丈远的地方去。”<sup>1</sup>

曾在1845至1850年间任过移民区主要行政长官的海军少将M·П·捷宾科夫，在其一份报告中坦率地指出，“只有使他们(科洛什人)分裂或失去领导，才能使我们免于他们的侵扰。我虽有相当多的因由，可以宽恕他们，或者把他们的粗野行动引导到另外的途径上。然而我不能相信，在这种趋势下，锡特卡迟早可以避免流血的结局。”<sup>2</sup>

由于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移民区长官经常担心和特林基特

---

1. 委员会关于建立俄属美洲移民区的报告附件，第66页。

2. 同上注，第66—67页。

人的关系激化。特林基特人稍有不满意，锡特卡就会处于半饥饿的状态。所有居民只好以陈腐的腌肉、咸鱼果腹，因为在这种时候走出要塞是相当危险的。

公司也未能从经济方面吸引特林基特人来与移民区人进行贸易，因为它本身要弄到货物也常常感到困难。

究竟公司对特林基特人依赖到什么程度，从移民区行政当局的函件中可见一斑。移民区行政长官穆拉维约夫在他的一封信中写道：1823年，“猎捕海兽（海狗除外）所获甚微，并且相当困难，原因是科洛什人千方百计阻挠我们的狩猎活动。科洛什人自己就猎捕海獭，因此对公司来说，向他们购买海獭，要比自己猎捕有利得多。但是在移民区内恰恰没有可以用来向科洛什人换取海獭的货物，因此无法购买。”<sup>1</sup>

早在俄国人来到这里的头几年，特林基特人的抵抗就非常顽强。巴兰诺夫在向舍利霍夫描述1792年与特林基特人的一次冲突时写道：“尽管俄国人用枪，美洲人<sup>2</sup>用弓箭和长矛进行了英勇的反击，但仍然未能取胜。因为进攻者都穿着三、四层木板厚甲，即我们所称的铠甲，外罩厚大的鹿皮斗篷，头戴镶着各种怪物头像的极厚的木制头盔，因此，无论是子弹、砖头、弓箭和长矛，都无法伤害他们，如果不是有一门发射一俄磅重炮弹的大炮的话，那么所有的人都难免一死，因为进攻者打得极其激烈，他们由一个人指挥，此人过去在野人中从未见过，他们踏着战死者的尸体勇往直前，一直打到天亮。”<sup>3</sup>

1801年，特林基特人消灭了锡特卡岛上称之为米哈伊洛夫斯

---

1.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全宗，П—3，1805年，案卷№7，第28页。

2. 这里巴兰诺夫指的是与他们在一起的阿留申人。

3.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常设委员会全宗，案卷№140，А·А·巴兰诺夫致Г·И·舍利霍夫的信，1792年，第36—45页。

基的城堡，1805年，消灭了亚库塔特的斯拉沃罗西亚村。同特林基特人的斗争越来越困难，因为这些出色的射手已用他们从外国人那里换来的枪支武装起来了。戈洛文船长在1860年的一份报告中写道：“不久以前，还没有一个俄国人敢不携带枪支离开新阿尔汉格尔斯克堡五十步远。如今这种敌对状况没有了，但是也只是和锡特卡岛上的科洛什人有贸易往来，这些人住在距新阿尔汉格尔斯克十俄丈远的地方。”<sup>1</sup>

在移民区生活无时不感到危险。在四十年代中叶到过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海军军官 A·马尔科夫说，“无论在城堡上，还是在面对特林基特人村庄一字排开的船只上，时刻都把大炮从四面八方对准特林基特人的住所。”<sup>2</sup>

但这并未起多大作用。特林基特人对俄国居民点的袭击，尤其是对俄国居民点中心的袭击，直至俄美公司撤销前始终没有停止过。

1852年，特林基特人摧毁了距新阿尔汉格尔斯克二十俄里的一个不大的俄国居民点，1855年，竟进而向新阿尔汉格尔斯克进犯。特林基特人首先占领了新阿尔汉格尔斯克城郊的教堂，然后猛烈开火。被包围者的处境极其危险，因为特林基特人数比俄国人多许多倍。只是经过谈判才使特林基特人撤除了对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包围。

在特林基特人的酋长来到俄国要塞的时候，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赠送各种礼物，但是这并未能保证不受特林基特人的突然袭击和获得特林基特人猎获的全部毛皮。

诚然，早在三十年代末期，由于赠送各种礼物和长期往来的结果，斯塔卡酋长库阿特卡成了一个可靠的“亲俄份子”。为了表

---

1. 委员会关于建立俄属美洲移民区的报告附件，第310—311页。

2. A·马尔科夫，俄国人在东洋，第35页。

明自己对俄国的忠诚，库阿特卡遵照当地神父的告诫，不再用活人祭奠亡亲，并且在各方面表示自己对于移民区长官的忠顺。根据公司的呈请，尼古拉一世“于1839年2月颁旨赐予斯塔卡科洛什人酋长库阿特卡锦缎长袍一件、精制腰带一条及皮帽一顶”。<sup>1</sup>但未等礼品送到移民区便发现库阿特卡酋长已“不配承受恩赐”了。于是又找到了另一个酋长库赫坎，决定擢升他为“居住在俄国领地内的科洛什人的总酋长”，同时将原拟赏给库阿特卡的长袍、腰带和皮帽，转赐给他。

公司对酋长们的利用极为重视。移民区行政长官认为：“为了使锡特卡总酋长不仅在科洛什人中间，而且在俄国人中间也具有更大的作用和影响，由沙皇恩准赐给他们这一荣誉称号，是大有裨益的。”总管理处并且补充说，这些人不仅对我们有利，而且“由于我们和英国人为近邻，他们对公司的利益，乃至对加强我们在俄属领地内的科洛什人中间的影响，都是必不可少的。”<sup>2</sup>

1842年，总酋长一职得到沙皇的批准，按照专门拟定的誓言，库赫坎必须“竭诚奉公，唯命是从，不惜生命，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sup>3</sup>

在结束关于公司对土著居民政策的评述的时候，需要谈一谈公司对阿留申人受洗礼，以及一般对俄属移民区内教会活动问题的态度。

在创立俄美公司的时候，舍利霍夫及其继承者就曾竭力强调，在美洲俄国移民区内传播“基督信仰”的无限可能性。在他们的请求和资助下，以修士大司祭约瑟夫为首的传教士团，于1793年来到

---

1. 国民经济档案馆，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第2部分，第2卷，1842年，案卷№1430，第1页。

2. 同上注，第2页。

3. 同上注，第13页。

美洲移民区。但是到后不久，约瑟夫就遭到了公司管事人员的公开反对。约瑟夫在1795年自科迪亚克致舍利霍夫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给美洲人洗礼，对公司并无任何妨碍，因为卡尤拉仍然是卡拉，人质仍然是人质，而且每个狩猎工人都安于职守，照旧工作，这似乎没有因为他们受过洗礼而受到影响。但是我却常常遇到重重障碍。”<sup>1</sup>

这并未妨碍约瑟夫在1796年宣布，在科迪亚克岛及其邻近诸岛上受过他洗礼的人已达六千七百四十人。

奉召离开科迪亚克回国的约瑟夫，于1799年接任主教职务后，又被派了回来。但是他乘坐的公司海船“凤凰号”途中遇险沉没了。

1803年，产生了往移民区派遣新主教的问题。但是公司对待这个提议非常审慎，因为此时专营权已到手，已没有必要热衷于“基督信仰”了。

总管理处答复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说，目前并不需要新主教，“因为设置主教的唯一目的，是使当地居民成为教徒，而公司至今尚未选定一个主要集中地点，使公司得以定居下来。该地必须气候宜人，土地肥沃，以便耕种和进行其它作业，所以现在派遣新主教来此，为时尚早。”<sup>2</sup>

但是，公司并不仅仅是反对在移民区设置主教，这要使它付出很大一笔开支，它还千方百计企图破坏当地原有神甫活动的威信。

总管理处一有机会就声称，俄属移民区的神甫们，“由于完全可以原谅的错误，扩大了新受洗礼的基督徒的数目”，“同一家阿留申人，用不同的名字和以不同的传教士，两次甚至三次重复记

1. 引自季赫麦涅夫的著作，第2册，附录，第103页。

2.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办公厅全宗，1809年，案卷№ 273。

入新受洗礼者的名册”，<sup>1</sup>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了。

另外，总管理处还请求政府保护，使公司免受那些不断涌到千岛群岛来的堪察加地方长官和神职人员之害。据管理处讲：“前者借口视察当地居民是否有什么需要，后者似乎是为了传教，其实全都是为了弄到一些皮货以换取烟酒。”为此，公司请求“禁止这些人到该群岛来”。<sup>2</sup>

至于宗教部门，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从移民区某些神职人员处得到有关当地居民日益减少的记录后，便将其送交有关当局。于是开始了延续多年的书信交往，书信里充满了相互讽刺挖苦的话。结果，公司一些不愿公布于众的事实，弄得人所共知了。

总管理处到公司停办之前，一直反对增加移民区传教士的数额。1850年，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提出了增加移民区传教士团数额，以便更广泛地使土著居民受到洗礼的问题，对此总管理处又一次表示抗议，认为这种措施是不合时宜的，并建议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应首先给楚克奇人举行洗礼，因为东正教总管理局对这些人的洗礼已经拖了一百多年而毫无结果。

1850年，总管理处致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局长函称：“在这些地区，首先应消除来自东面的英国人及其属下土著，和来自西面的楚克奇人对我们的恶感，否则即使增加传教士团的数额去引诱土著部落信奉东正教，也未必能获得预期的可靠的结果。为使东正教能在堪察加教区的土著居民中牢固扎根，最有效的办法是，传教士应首先把力量尽可能集中在与堪察加接壤的楚克奇人地区，因为只有使这个民族皈依基督教，才可望在北美沿岸诸部落

---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第2部，第2卷，1826年，案卷№738，第7页。

2. 国民经济档案，商务司全宗，1809年，案卷№435，第3—4页。

中的传教活动获得无疑的成功。”<sup>1</sup>

公司之所以同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进行这样长期的斗争，是有一定原因的。首先公司要为移民区内的传教士和教堂花很多钱。例如，从1849至1859年间，为传教士们支付的费用为三十四万五千八百五十六卢布三十八戈比，为教堂支付的费用为七万一千七百二十三卢布十八戈比。这样，十年之内公司的此项开支超过四十万卢布，相当于同期内公司支付给移民区全部职员和工人的工资总数的百分之十。此外，传教士们在被征服了的阿留申人中进行的活动，不仅未给公司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扰乱公司。神甫们经常干预公司行政局的安排，并经常向彼得堡告密。有时竟发生传教士破坏同土著关系的事情，从而最终引起土著对公司的愤懑。

至于谈到教会在未被征服的特林基特人中的活动，则传教士们也暴露了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取得公司预期的结果。他们只会为特林基特人洗礼及监督他们举行仪式。

列扎诺夫早在1805年在其致公司经理们的一封信中曾写道：“关于传教士团，我要告诉各位，他们在此已为数千人举行了洗礼，但也只是按字面说举行了洗礼而已。我已看到科迪亚克人的性情已经温顺些了，但我丝毫不把这一点归功于传教士团的努力，而是归功于时间和他们自己的能力。我们的修道士们从来没有走巴拉圭的耶稣会士的道路，他们不去探索启迪野人意识的途径，不能理解政府和公司的宏图大略。他们给美洲人施浸礼，当这些未开化的人由于善于摹仿，半小时便能学会熟练地用手划十字时，他们便沾沾自喜，凯旋而归，不再继续利用土著的才能。他们以

---

1.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堪察加教区全宗，1847年，案卷№2743，第18页。

为，只要对方一点头、一眨眼，就万事大吉了。”<sup>1</sup>

列扎诺夫让移民区的传教士们编纂特林基特语词典，以便对土著传教时能用其本族语。但这件事进展甚慢，据列扎诺夫说，是因为这些宗教界的代表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格格不入”。

继而列扎诺夫讲述了教士们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在阿拉斯加半岛的伊利亚姆纳湖上(我们称之为舍利霍夫湖)，我们和山民们已经开始进行贸易，这带来很大的好处。修士尤维纳利立即来到这里传教，他强行给他们举行洗礼，举行结婚仪式，夺去一些人的姑娘，交给另一些人。美洲人长期忍受着他的全部暴行，甚至殴打。但他们终于醒悟到这个坏蛋是可以摆脱的。于是他们暗地商量好，把他杀掉了。当然，对他本人倒没有什么可惋惜的，但是他们使俄国人和科迪亚克人的整个劳动组合都成了这次屠杀的牺牲品，没有留下一个活人。”<sup>2</sup>

被称为混血儿的状况，也与俄美公司居民点内的阿留申人的状况稍有不同。公司没有获得拥有农奴的权力，又不可能使俄国移民在移民区永远定居，于是它就企图把混血儿组成“移民区公民”的特殊阶层。公司在其创建之初，就支持“狩猎工人”霸占土著的妇女，并以“高级”理由替这种暴行辩护。总管理处写道，“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所有这一切，那么俄国人与阿留申人的这种结合，无论对揭露阿留申人中的某些阴谋，还是对建立牢固的联系，都是必要的，因为他们生育的孩子，自然而然地把与其有血缘关系的阿留申人与俄国人联结在一起，而且这些孩子本人，经过洗礼后，就会逐渐变成俄罗斯人，而不再是阿留申人了。这种血统的转变，意味着俄国人地位的巩固。”<sup>3</sup>

1. 季赫麦涅夫，第2册，附录，第214页。

2. 同上注。

3. 国民经济档案馆，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18年，案卷№222，第108页。

1818年，总管理处向内政大臣科佐达夫列夫呈报了列扎诺夫拟定的关于以混血儿组成“移民区公民阶层”的方案。这一方案提出“必须利用混血儿造福于祖国和公司，其办法如下：将混血儿中适于当军人者，组成公司卫戍部队以保卫当地的港口和城堡，为此还可将他们中某些人召回俄国，教他们学会作战、击鼓等各种各样的方法，而将其余有才干者用于航海、文牍、贸易、某些当地必需的手工业及农业。”<sup>1</sup>

当时移民区的混血儿中的成年男子大约有二百人。与俄国“狩猎工人”不同的是，他们虽然为公司劳动，但还可以有个人的营生。

然而由于公司力图建立能够经常不断地从中汲取必需的劳动力大军，因此自己把混血儿的地位降到了奴隶的水平。

1844年，公司专营权照例延续二十年，在此时批准的公司新章程中，美洲俄国移民区的混血儿的地位首次得到明确规定。“关于混血儿”的专门章节形式上规定他们与俄罗斯帝国的自由阶层——小市民——地位相同，但是章程中的一系列附带条件，却使混血儿的独立性化为乌有了。

例如，靠公司资助学习的混血儿，即使学习期限非常短，也得供公司使唤十至十五年；而在移民区当地学习的混血儿，则至少要为公司服役十五年，比在俄国学习的人还要多五年。

科斯特利夫佐夫在1860—1861年间考察移民区的报告中公正地指出，公司章程规定了混血儿为学习必须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但对他们应学习的内容却只字未提，这绝不是没有用意的。他写道：“难道为了学会读书、写字或学会象普通伐木工人一样使用斧子，就该服役这么长的时间吗？”<sup>2</sup>

---

1. 国民经济档案馆，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18年，案卷№361，第1页。

2. 委员会关于建立俄属美洲移民区的报告附件，第35页。

在这种情况下，为混血儿创办学校的真正目的，就是迫使他们为公司服劳役。所有年幼的混血儿都进过这种学校，虽然时间不长，然而却使全部混血居民都长期陷于依附于公司的地位。

在规定的服役期满后，混血儿“如果不欠公司的债”，就应获得自由。但是，正是这一附带条件构成了十五年奴役后重获自由的主要障碍，因为正如我们在狩猎工人身上所看到的那样，移民区的生活条件必然迫使人人都欠债。

到1861年1月1日止，公司停办前不久，移民区内已有一千八百九十六名混血儿，其中有劳动能力的男性居民为七百八十三人。他们同其他土著一样，完全处于依附于公司的奴隶地位。

在结束本章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指出，公司的政策就是政府的政策，是政府迫使移民区的土著居民完全依附于公司的。只是当政府已决定撤销俄美公司时，它才装出一副土著居民的无私保护者的姿态。并且利用它几十年来早已熟知的事实，作为指控公司非法剥削土著的依据。

## 第十章 俄美公司后期的活动

1825年的协定使英国人有权在流经英俄领地、并有出海口的河流上自由航行，它实际上使英国商人成了航道两岸所有地区的主人。俄美公司为了不从自己手中失掉这些地区，便在陆地上筑起多面堡，以便同土著进行贸易，并阻挠英国人和土著居民间已开展起来的交易活动。

美洲俄国移民区东南边界与英国赫德森湾公司领地紧相毗连。赫德森湾公司拥有同美利坚合众国边界以北和以西地区的北美印第安人贸易的专营权。赫德森湾公司与俄美公司不同，它自己不从事狩猎业，而主要是限于换取土著居民的毛皮。英国人获得在流经俄属领地的河流上航行的权利之后，赫德森湾公司经理人在居住在俄属移民区的印第安人部落中间开展了广泛的贸易活动。对于也从土著处换取部分毛皮的俄美公司来说，同英国人竞争是力所不及的。因为英国人不但出价较高，并且在货物品种的选择方面，也考虑到印第安人的需要，而当时俄美公司却只想向他们推销残品劣货。

由于两家公司不断竞争，关系日趋紧张，以致俄美公司经理人于1834年竟冒险公然破坏俄英协定，不准赫德森湾公司的船员从圣迪奥尼西炮台通行(斯塔欣河河口附近)。此次冲突的结果是赫德森湾公司对俄美公司提出诉讼，要求赔款二万二千一百一十八英镑(大约合十三万五千银卢布)。

但是，同赫德森湾公司如此紧张的关系却突然被热烈的友谊取代了。1839年，“经圣上批准”俄美公司和赫德森湾公司签订了

将俄国在美洲西北沿岸的部分领地租给赫德森湾公司的合同。于是赫德森湾公司得到了从北纬 $54^{\circ}40'$ 西北部起，直到十字湾的斯宾谢尔角和好天气山之间所划界线为止的领地，从1840年7月1日算起，租期为十年。

将俄美公司迄今为止经营的滨海一带的部分领地租给赫德森湾公司，并不是旨在为公司谋利的商业交易的结果。这只是俄国政府为消除可能使俄英相互关系更加紧张的一种借口所作的尝试，因为此时俄英关系紧张对俄国是极为不利的。正是在这时，即从1839年8月到1840年7月，俄国驻英国大使勃伦诺夫男爵正在伦敦进行海峡制度的谈判。由于埃及巴夏打败了土耳其，这一问题已变得十分尖锐，对这个问题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是梅特涅宣布的奥地利观点，它要求所有欧洲国家共同保证土耳其领土的完整；另一个观点是帕默斯顿维护英国的观点，它虽主张限制俄国在近东的势力，但不要求充分地保证土耳其的领土完整。英国的立场更合乎俄国的口胃。此时，由于同赫德森湾公司竞争而使英俄关系即使稍有紧张，对俄国政府来说也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俄国政府将其部分领地租让给赫德森湾公司使用，同时还想对美国人的要求加以限制，美国人一直坚持要恢复1824年协定第四款所规定的美国人在美洲俄国移民区的自由航行权。难怪俄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公使巴季斯科对这一协定忧虑重重。他在1839年8月10日给涅谢尔罗捷的紧急报告中写道：“将太平洋东北沿岸地区租让给赫德森湾公司使用的打算，使我不得不提请国务部注意此项决定造成的不良影响，以及此事一旦被美国船主所知，可能导致的后果。”<sup>1</sup>

然而涅谢尔罗捷认为，在俄英结盟的情况下，美国所提出的要

---

1.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全宗，办公厅，1839年，案卷№217，第238—239页，译自法语。

求就无足轻重了。涅谢尔罗捷1839年1月4日给财政大臣的信中写道：“以出租上述土地的方法来密切同赫德森湾公司关系的愿望，我认为，从政治上考虑是完全值得赞许的。这种设想一旦付诸实现，将会给我们带来下述直接利益：它既可排除在与土著的皮货贸易中的竞争，也可避免同英国人和美利坚合众国国民经常发生冲突，这些冲突过去曾多次成为我们同他们政府之间令人不愉快的公文往来的因由，特别是，此项合同可使我们今后无需向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就其苛求作任何解释，美国要求恢复协议中所规定的在我们的美洲领地附近之海洋和海湾的自由航行权，这种要求是同我们的利益相悖的。”<sup>1</sup>

按照合同，赫德森湾公司收回了对俄美公司的诉讼，并每年付给它二千张水獭皮作为租金。合同期限最初定为十年，后曾多次延期，直到俄美公司完全停办为止，一直有效。

与赫德森湾公司冲突的始末，以及根据政府指示对冲突的解决，对于到四十年代初俄美公司所处的那种状况来说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美洲居民区对沙俄政府来说，已经开始失去其原有的意义了。它实际上已成为支付在近东获得的各种利益和好处的辅币。尽管如此，俄美公司的存在在政府的心目中还没有丧失其意义，因为现在，即到四十年代初，公司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国家机构，并对它提出了新任务。

1844年批准的俄美公司章程第一节内称，公司成立的目的是“在美洲西北大陆、阿留申群岛、千岛群岛，以及整个东北海域上从事狩猎”。但是这一规定就在当时已与实际情况不大符合了。在这一时期，公司的狩猎活动已经让位给直接管理俄国在美洲所

---

1. 国民经济档案馆，财政部总办公厅全宗，第五处，1866年，案卷№58/25，1839年1月4日外交大臣K·B·涅谢尔罗捷致财政大臣E·Φ·坎克林的信，第32—38页。

占有的领地的职能了。俄美公司这一任务在1861年呈交政府审核的新章程草案中得到了明确规定，这里已用不着再提了。新章程第一节规定了公司的职能，并指出公司成立的目的是“为了管理美洲的俄国移民区”。

这一宗旨对俄国政界来说并不新颖。早在1841年，即批准公司第二个二十年章程之前，在国务会议上曾指出：“公司是个商业团体，但在某种形式上也是一个国家政权机构，它的特权不仅包含着权力，而且包含着义务。”<sup>1</sup>

西伯利亚总督尼·尼·穆拉维约夫在此期间奉命了解公司状况，他在呈沙皇的奏疏中写道：“公司处境十分困难，其产品在西伯利亚无销路……而且由于加利福尼亚物价飞涨，移民区已无法以廉价购得粮食，所以公司只好到波罗的海采购，因为在鄂霍次克沿岸粮价更加昂贵。”<sup>2</sup>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所描述的公司经济状况是相当惨淡的。实际上，俄美公司当时已濒临经济彻底崩溃的边缘。假如它是一个一般商业企业的话，那么很自然就会提出撤销公司的问题。但是，穆拉维约夫却坚持要保存公司，并提供必要的物质援助。这位西伯利亚总督当时只不过是反映政府的观点而已，政府认为俄美公司为沙俄在东方开辟扩张道路的使命尚未完成，并且以私人的主动精神来掩盖其扩张对沙皇政府仍然会是有利的。此外关于管理远未开发的美洲的领地问题，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穆拉维约夫写道：“依臣之见，俄美公司之存在对政府来说至少暂时是必要的，因为如果由政府管理北美领地，每年耗费甚

---

1.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国务会议全宗，经济司，1841年，案卷№3914，第144页。

2.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49年，案卷№1727，第51页。

钜，而且我们在鄂霍次克海和堪察加的管理机构和兵力尚处于这样的状态，要扩展到美洲沿岸，还为时尚早。臣斗胆认为，从另一方面看，如果由于公司无力管理北美洲领地而将其放弃，是与我皇政府的意图相悖的。这两种想法使臣得出如下结论，在公司目前这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据我所知，政府必须予以协助。”<sup>1</sup>

但是迫使政府保存公司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策划中的向阿穆尔边区的推进。穆拉维约夫担心公司由于财政困难，可能压缩其舰队，因此建议公司舰队全部由现役军官和水兵补充，其薪俸由国家支付，他所以这样建议绝非偶然。

为证明保存俄美公司的必要性，穆拉维约夫援引了一些外国公司的例子，他指出：“由政府支持或者说由政府操纵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迅速取得成功，可以使我们有所借鉴，而且我们较之他们还有更为有利的条件：从圣彼得堡直到东洋皆为我皇陛下伟大帝国。”

实际上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前半期，公司对俄国向东方推进的事业和收回被沙皇一度放弃的阿穆尔沿岸地区，都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沙皇政府给自己提出了收回俄国人一度放弃的阿穆尔沿岸地区后，应事先解决阿穆尔河河口是否可通航和阿穆尔有无出海口的问题。沙俄不能公开调查这一地区。中国刚刚在所谓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1842年，中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它为以后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创了先例。然而南京条约毕竟没有满足英国资产阶级向中国提出的全部要求。英国资产阶级认为1842年的南京条约是“温和的”，并且强调说，得到的优惠还不足以抵偿战争结束时所蒙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第2部，第2卷，1849年，案卷版1727，第51—52页。

受的损失。英国人在缔结该条约时所以持“温和”态度，是因为英政府担心对中国过分施加压力会遭到其它列强的反对，它们都希望巩固自己在中国的势力。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对阿穆尔地区进行公开侦察，会成为对英国在中国的行动的一种特殊鼓励，并能促使英国向中国政府提出新的要求。但是，英国进一步侵犯中国，根本不符合沙皇政府的利益；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后的这一时期是用和平方式迫使中国将阿穆尔地区归还俄国的最有利的时机。

因此，行动必须积极，同时又要十分谨慎。在这种情况下，俄美公司更是不可缺少的。据总管理处声称，“公司是政府在一切不便于以它自己的名义出面的特殊情况下所不可缺少的”最忠实、最可靠、最认真的政府代理机构。<sup>1</sup>

1844年，外交部通知总管理处，奉沙皇谕令，授命俄美公司考察阿穆尔河。

1846年春，公司船只“康士坦丁号”在加夫里洛夫指挥下开始对阿穆尔河河口进行考察。虽然考察工作为期短暂，考察队并未彻底查清阿穆尔河河口的情况，但是终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对这个地区的研究。

1849年，西伯利亚总督命令海军大尉根·伊·涅维尔斯科伊对阿穆尔河河口进行考察。与此同时，他建议俄美公司派一贸易考察队赶早路去阿穆尔河河口，目的是在该地区建立俄国居民点，而且通过与当地土著居民——基里亚克人开展有利于他们的贸易活动，把他们争取到俄国方面来。外交部在致总管理处的公函中说明了进行这种考察的必要性，因为同基里亚克人进行联系对俄国特别重要，“他们居住在阿穆尔河口附近的北岸，他们及

---

1. 委员会关于建立俄属美洲移民区的报告附件，第545页。

其他同部族人，看来都认为自己不隶属于中国。”<sup>1</sup>

1849年夏，公司的贸易考察队连续数月 and 基里亚克人进行了商品交易，提供了关于他们所需商品的珍贵情报，并对该地区进行了测绘。

1850年，公司贸易考察队与海军大尉涅维尔斯科伊的考察队同时又在阿穆尔沿岸地区进行了一次考察。1850年6月，海军大尉涅维尔斯科伊和公司贸易考察队队长奥尔洛夫在阿穆尔河建立了第一个俄国居民点，命名为彼得冬营。公司职员奥尔洛夫被留下来管理该移民点，他仍然和土著居民积极进行交易。

就在这一年，由专门委派的委员会核准的一项关于开拓阿穆尔边区的决定中，特别强调这里的居民点应该建成俄美公司商站的形式。

公司船队及公司职员中的骨干力量，现在全都被投入开发阿穆尔边区的事业中了。

1851年，公司职员已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定居下来。公司从这些哨所派出考察队，越来越远地深入到阿穆尔地区，调查研究阿穆尔地区的辽阔土地，开辟新道路，建立新居民点。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1858年，中俄签订了璦琿条约，使俄国收回了阿穆尔，从此，公司在该地的活动已完全不必要了。

公司为了在阿扬湾建港口以代替不方便的鄂霍次克港，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物资。新港通过一条二百俄里长的道路，把两条天然界线马亚河和阿尔丹河连接起来，它作为向阿穆尔河推进的根据地具有重大的意义。

1859年，东西伯利亚总督在向西伯利亚委员会提交的一份特别呈文中指出：“俄美公司在阿穆尔事业开创之初就参加了活动，

---

1. 引自季赫麦涅夫的著作，第2册，第62页。

为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奠定了基础，因此它所起的作用是非同小可的。众所周知，1850年，我们在阿穆尔地区最初的一些果断行动都是以公司名义进行的，因为当时政府认为不宜公开活动。我们在阿穆尔河口的第一批哨所就是这样建立的。”<sup>1</sup>

因此一直到五十年代中叶，政府非常关心俄美公司的继续活动。在此时期政府采取了一切措施使公司摆脱其财政困境：除毛皮贸易外，在茶叶贸易方面还给它提供了专利权。

俄美公司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日前不久，公司总管理处总结该公司的活动时，将其全部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公司制度不健全，乱用资财的时期，这一阶段持续到1821年为止。第二阶段是逐步建立了制度和账目的时期，这一阶段正是移民区的资源日趋枯竭的时期，可以算到1838年为止。最后，第三阶段是公司确立了健全的管理制度的时期，这一阶段从1838年开始到现在。但是茶叶贸易的逐步衰落，以及皮货在俄国内地销售中遇到的种种阻碍，对公司事业的进一步顺利发展，构成了明显的威胁。”<sup>2</sup> 换言之，在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个阶段有毛皮，但没有规章制度。在第二阶段规章制度增多了，但毛皮开始减少。最后在第三阶段制度健全了，但财源已枯竭。应当承认，对公司活动的这一评述是非常接近实际情况的。

俄美公司的表面状况，无论是第二还是第三阶段都是很令人满意的。公司依然每年宣布发放股息，并且大大超过贴现率。从1797年到1859年公司总共付出的股息，折合成银币为五百七十三万四千三百零八卢布九十九戈比。如果在这一时期公司平均发行的股票为七千四百八十四张，那么结果是，股票持有者的每张一百五十银卢布的股票，在六十二年内可以得到七百六十六卢布

1. 委员会关于建立俄属美洲移民区的报告，第63页。

2.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人民教育司全宗，1847年，案卷№3179，第11页。

二十戈比的股息。<sup>1</sup> 从1826年到1861年间，股息折合成银币每年平均在十三——二十卢布之间，占年收入的8—13%。<sup>2</sup> 但是当我们对俄美公司的前二十年的活动了解以后，就会知道股息的支付根本不能作为公司事业兴旺的标志。总管理处支付的股息一般都比资产负债表上应付的股息少许多成，因为相当一部分股票事实上并不实际存在。

但在公司贸易兴旺的表面现象后面，却隐藏着逐年恶化的极其困难的经济局势。这一点从公司所获毛皮量的统计数字中尤为明显。如果将公司成立后最初二十年猎获的毛皮兽数量与后二十年的加以比较，那么我们就应当指出，移民区毛皮资源的枯竭是相当严重的，这是滥肆捕猎的结果。

从1797年到1821年，公司捕获的海獭为七万二千八百九十四只，而从1842年到1861年则为二万五千六百零二只，即减少四万七千二百九十二只。海狗的捕猎情况也是如此。从1797到1821年间，公司从移民区运出一百二十三万二千三百七十四张海狗皮，而从1842到1861年间，总共只运出三十三万八千六百零四张，即减少八十九万三千七百七十张。

但是，公司处境每况愈下，不仅仅是因为毛皮资源枯竭。造成公司到四十年代末期经济困难的诸原因中，还有一系列其它情况，主要是丧失了推销毛皮的主要市场（中国多年来是该公司推销毛皮的主要市场）以及对移民区粮食供应困难。

十九世纪上半叶末，资本主义列强向“中华帝国”的渗透，使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鸦片的大量输入而造成白银外流；手

---

1. 委员会关于建立俄属美洲移民区的报告附件，第226页。

2. 从1844年起，股票的数量非常稳定，共计七千四百八十四张。1845年后，公司股票按银币计算，一张价格为五百卢布纸币（只计整数）的股票按银币计算为一百五十卢布。

工业者和小商贩由于无力同外国商人竞争而纷纷破产，以及加拿大毛皮出现在中国市场，凡此种种都大大缩减了俄国毛皮在中国的销售量。尤其是中小消费者的破产，对公司的打击特别厉害，因为它输入中国的毛皮是价值最低廉的品种。

公司平均每年捕获一万八千只海狗，其中有八千经恰克图运往中国，另一部分海狗皮随着上海港的开放而运往该港。只有很少一部分运回俄国，供应国内市场。而公司捕获的水獭的皮（大约二千张）基本上都运往中国，只有象海獭皮这种贵重毛皮在中国的销量甚小。所以在外国竞争者未到中国之前，除了海獭外，几乎所有的毛皮在中国都有销路。

随着俄国在中国贸易的衰落，需要寻找新市场，首先是欧洲市场。然而要控制新市场，公司是无能为力的。

尽管毛皮原料质量很高，但俄美公司得到的却是中等毛皮有时甚至是低等毛皮，这是低劣的加工造成的。这些品种很适合中国市场。但在欧洲和美洲市场情况却迥然不同。公司将其部分毛皮运往纽约，而主要是运往世界毛皮贸易中心——伦敦，由于加工质量低劣而不得不廉价出售。

1865年，公司职员鲁特科夫斯基被派往伦敦，在那里他对奥本海姆商行的业务情况作了一番了解，这是一个鞣制海狗皮的商行。鲁特科夫斯基报告说：“在这里我有机会看到从移民区以及从Lobus和Castillas<sup>①</sup>岛运来的海狗皮；上述两岛的海狗皮在伦敦市场上声誉很高，而我自己确实看到这些毛皮的毛和绒毛又长又厚，大大超过一般毛皮。这些毛皮用盐鞣制得特别精细，桶里一点盐水不存，而新近从移民区运来的毛皮中，约有五百张毛皮带有红色大斑点，而且和上述两岛的毛皮不同，皮上的毛用手指

---

<sup>①</sup> Lobus, Castillas, 系洛巴斯岛，卡斯蒂拉斯岛。——译者

一拔即掉，但绒毛还能保存。舍尔斯捷先生还给我看了一些鞣制的这类毛皮，上面有完全脱毛的地方。放在桶底的几张皮子，由于未经盐水浸透，而粘在一起，变成了黑色。”<sup>1</sup>

俄美公司本打算采用最新技术来改进移民区的鞣皮工艺，但因缺少熟练的专家而作罢。公司也曾试图从伦敦列姆普森商行招徕一些有经验的匠人，但也未能成功。因为英国企业主也需要匠人，不肯放他们，而且英国法律规定，泄露生产机密是要受到严厉惩治的。

公司的毛皮贸易在中国发生危机，同时在俄国国内的毛皮销售量也在下降，当时公司运往俄国的是最珍贵的品种，主要是海獭。正如公司管理处在1845年所指出的：“批发商们发现，他们用高价购买来的公司最贵重的毛皮，推销起来十分困难，对这种毛皮的需要量也逐渐减少，因此他们尽量设法用价格较为便宜的毛皮取而代之，由于这种毛皮逐渐获得应用，也就使社会上对珍贵毛皮的需要量更加减少了。”<sup>2</sup> 指望在俄国市场推销那些在中国已无销路的廉价毛皮，同样也很困难。公司经营的主要品种海狗皮，为“第三阶层”所需要，那些年在俄国还没有大量买主。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在这一时期，俄美公司对移民区的粮食供应也遇到了很大困难。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大批移民蜂拥而至。由于这个缘故，加利福尼亚农产品价格上涨到如此程度，公司从彼得堡运粮食到移民区似乎更合算一些。

公司可通过两种途径来弥补由于在中国的贸易衰落，以及最贵重的毛皮资源枯竭所造成的亏空。一条途径是采用迄今为止在公司预算中未占显著地位的新品种毛皮，另一条途径是在俄国边境——堪察加、阿穆尔等地发展日用品贸易。

---

1.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国务会议全宗，布特科夫档案，案卷№15。  
2.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人民教育司，1847年，案卷№3179，第12页。

在公司存在的后期，某些毛皮兽的捕获量有显著增加。水獭、海狸等野兽的捕获量有所增长，海象牙和海狸香也比过去多得多了。这是向英国和其它国家出口的非常贵重的商品。尽管这些种类的野兽捕获量有所增加，但是，公司仍然未能利用自己的全部能力来弥补已有的亏空，也未能搞好炼出鲸鱼油和开采煤和冰的工作，煤和冰是向加利福尼亚出口的。

公司曾打算扩大国内贸易来弥补其亏空，但也未成功。这就需要改变原来的经营方式，但是公司的垄断性质使它不善于从事这种活动。在国内，公司遇到了其它商业企业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公司经受不住这种竞争而退却了。正如国务会议在讨论俄美公司专利权延期问题时作的有关俄美公司的记录中所指出的：“自阿扬港建成后，公司同西伯利亚的异族人开展的贸易，以及此后在阿穆尔和堪察加所进行的贸易，如今均已停止。其原因在于无论是在与通古斯人的贸易往来中，还是在阿穆尔所开展的贸易活动中，公司都没有专利权。没有这种专利权，不仅经受不住阿穆尔地区的外国商人的竞争，甚至连阿扬港地区西伯利亚商人的竞争也抵挡不了。”<sup>1</sup>作为政府的代理机构，俄美公司采用非经济性的措施，来巩固其经济上的繁荣，这些措施使公司处于一种比其它竞争者格外优惠的地位。政府为了本身的利益而扶植公司，它不仅在狩猎地点，即美洲大陆及邻近诸岛屿上给公司创造了专利地位，而且在销售市场上也给它提供了专营权。公司在毛皮贸易方面建立了优势地位，是靠下述办法实现的：不仅不批准新的竞争企业，而且事实上还向其他毛皮商课税，以利公司。

早在1834年，彼得堡的大皮货商恰普林家族呈请财政部准予他们和美利坚合众国通商，从该处将毛皮，包括水獭皮运到恰克

---

1. 海军历史档案馆，海军部办公厅全宗，管理处，1860年，案卷 №162，第2册，第71页背面—72页。

图市场。这个建议对国家极为有利，因为恰普林家族还打算把俄国的纺织品也运到中国去。然而恰普林家族的申请被拒绝了，因为政府已预见到这可能使俄美公司遭受损失。总管理处就此事写信给财政大臣，信中非常明确地道出了迫使政府拒绝彼得堡皮货商的有益建议的原因。

管理处写道：“首先，由于外国水獭皮数量增加，俄国产的水獭皮就会贬值，因此，经营毛皮贸易的商人必然要亏本。其次，在外国水獭皮中加拿大的水獭皮与俄国和挪威的水獭皮相比，质量最好，所以如果中国人在交换时要好毛皮，那么就根本不会再买劣等货了，而他们原来是期望从俄国购买这两种皮货的，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水獭皮贸易可以使商人和狩猎者蒙受巨大亏损，并会使俄美公司的业务一蹶不振。”<sup>1</sup>

实际上，政府已使俄美公司成为国内所有皮货贸易的主人。公司在政府机关的协助下，迫使竞争者接受它的条件，不允许别人经营它认为是自己垄断的商品，从而根除了任何一种竞争。

公司创建初期，皮货贸易是它的基本收入，当时曾颁布一项禁令，禁止从国外向俄国进口海獭、水獭和海狗皮。这样就使俄美公司对这些皮货拥有完全和无限制的专营权。但是，到五十年代，公司的主要收入已不靠毛皮，而是靠茶叶贸易，政府对某些过去被禁止进口的皮货的政策，也改变了。允许向俄国进口此类毛皮，但必须向俄美公司缴纳部分关税。

1857年的税率取消了对进口海狗皮和水獭皮的禁令，只保留了对进口海獭的禁令，猎获的所有海獭皮几乎全由俄美公司在俄国出售。这项税率规定，一磅水獭皮收税一卢布二十戈比，一磅海狗皮收税六十戈比，同时进口税的百分之二十五要提交给俄美

1. 国民经济档案，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34年，案卷№1103，第21—22页。

公司。政府还以赔偿公司放弃它享有的专营权而受到的损失为名，资助公司又一笔数量可观的补助金。就象不久前公司靠禁止进口那些毛皮发了财一样，如今它又靠准许进口那些毛皮来发财致富了。这个对沙皇政府对外政治目的尚为需要的“私营”企业的生命，就是这样人为地维持着，尽管它在经济方面早已濒临崩溃的边缘。

在经营中国茶叶贸易方面，公司享有特别优先权，这一点是同样能说明问题的。公司在恰克图用毛皮换取茶叶，它所经营的这种茶叶贸易，到四十年代初也开始遭受严重的困难。茶叶贸易危机，不仅是由于中国对外国商品开放通商港口，在那里出现了外国产品，甚至不能提高茶叶价格，使中国情况发生了变化，而且也由于俄国国内贸易形势的变化而引起了茶叶贸易危机。

总管理处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从1841年起，公司“在推销它所采购的茶叶方面，开始感到当时由于下述原因整个茶叶贸易所遭受的那种不利地位：1. 由于恰克图商人扩充自己的资本，致使整个贸易额突然几乎增加百分之三十，而批发价则相应地下降了；2. 茶叶贸易额的增加和西伯利亚金矿业的发展，使茶叶运费上涨。”<sup>1</sup>

为了寻找对付经恰克图贩运茶叶的竞争者的办法，公司企图直接从上海将茶叶输入俄国。同时国家授权公司按“非常接近恰克图茶价的价格”出售茶叶，这实质上使它能够以低于国内的平均价格出售茶叶。

准许公司不经过恰克图，而经过上海经营茶叶贸易，对政府来讲还有另外一层用意，就是效法其它列强，通过这些探险队探查通往中国的海路。涅谢尔罗捷支持公司要求政府允许其经过上

---

1.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人民教育司，1848年，案卷№3179，第34页。

海经营茶叶贸易的申请，并提出下列理由：“准许公司从中国港口运出规定数量的茶叶，还能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通过这一尝试可以使我们搞清同中国进行海上贸易的问题。这样，也许可以在没有中国政府正式许可的条件下，悄悄地打通同该国贸易往来的新途径。就象我国商人未经中国官方准许，就在其西部边界（塔城和伊宁）进行贸易一样。”<sup>1</sup>因此政府准许俄美公司进行海路茶叶贸易，其目的有两个：其一是利用公司为沙俄扩张进行伪装，另一是为了完成政府的这些任务，而使公司处于优于其竞争者的地位。

从五十年代起，俄美公司平均每年从海路运进八千普特茶叶，相当于俄国进口中国茶叶总量的百分之三十。

在俄美公司存在的最后几年中，茶叶贸易成了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从1857至1861年间，公司平均每年总收入为九十五万二千二百七十五银卢布，其中四十二万一千九百一十二卢布来自茶叶贸易，三十万一千零三十卢布来自所谓的“附加额”，即运到移民区卖给狩猎工人和土著居民商品的附加费；二万零六百五十一卢布来自其他贸易，只有二十万八千六百八十二卢布是来自毛皮贸易。<sup>2</sup>公司每年应当向国库上缴茶叶进口关税二十一万零六百五十八卢布。但是政府并不要求公司纳税，而是将这些税款作为变相的新贷款提供给公司。到1867年，公司所欠税款已超过七十万卢布。

但到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正如下面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沙皇政府认为公司已毫无用处，因此政界对公司的态度便骤

---

1. 国民经济档案馆，手工业与国内贸易司全宗，第2部分，第2卷，1849年，案卷№1727，第37页。

2. 海军历史档案馆，海军部办公厅全宗，管理处，1860年，案卷№162，第2册，第72页背面。

然改变了。在公司存在的最后三、四年间，当撤销公司之事只是由于物色美洲移民区买主而拖延的时候，公司的活动不仅受到个别大臣的严厉批评，而且也受到了专门成立的委员会的谴责。长期以来无人提及的俄美公司的衰落问题，如今又在所有评论俄美公司活动的文章中大谈特谈起来。

1862年末，国家财产大臣致函财政大臣，信中对公司的状况作了如下的介绍：“移民区主要经营的海獭皮日趋衰落，整个毛皮业执牛耳的地位已开始让位给加拿大和英国，欧洲从这两个国家获得大量廉价毛皮。移民区的捕鲸业已转入美国人手中。尽管在移民区的河、海中盛产各种优良品种鱼类，但捕鱼业也刚刚能满足移民区的需要。在农业和牧业方面一事无成。对当地丰富的矿藏，公司几乎没有着手开采。公司的各项贸易逐渐萧条、衰落。它的贸易船队是最微不足道的，因此它不得不租外船以解决本身的需要。”<sup>1</sup>

由各部门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审查了移民区的视察材料后，到1863年5月结束了工作。委员会在其结论中指出，美洲俄国移民区的活动，“不仅在移民区的开拓方面，而且在工业、商业和人口发展方面，也都处于完全停滞状态。总之，公司完全辜负了政府对它的期望。一方面，这正是无条件的专营权所造成的直接后果，这种专营权取消了一切同公司竞争的可能，因而不能激发公司去积极进行活动，但是另一方面，造成公司现状的最主要因素，还在于该地区的自然气候和地理条件。”<sup>2</sup>

---

1. 海军历史档案馆，海军部办公厅全宗，管理处，1860年，案卷№162，第1册，第317页背面—318页。

2. 同上，第2册，第41页背面—第42页。

## 第十一章 美洲俄国领地的出售

克里米亚战争向全世界“……说明了农奴制俄国的腐朽与无能。”<sup>1</sup>战争的结局改变了作为太平洋区域的一个殖民强国俄罗斯帝国的地位。

在美洲大陆进一步扩张的问题，对俄国来说，实际上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就已经不存在了。但战争又非常尖锐地向沙皇提出了在此之前多次出现的关于保卫措施问题，因此也出现了保持美洲俄国移民区的问题。

在东方战争爆发之前，俄美公司几乎没有足以抵抗外国入侵的武装力量。据移民区行政当局向俄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报告称，“俄属美洲移民区在各地虽有一些防御设施，但是只能抵御野人，几乎不能用于军事行动。”<sup>2</sup>

据行政当局报告，甚至移民区的行政管理中心新阿尔汉格尔斯克虽然“防御设施比较多一些，但也经受不住任何强大的进攻”。

根据设防情况，管理处将移民区划为三类。第一类是以新阿尔汗格尔斯克为主的地区，“该地区的防御设施很不完备，靠公司自己的财力和物力，以后也未必能得到加强”。况且对该地区毫无防御能力的状况，盟国是了如指掌的，因为1853年8月英国巡航舰曾访问过这个港口。第二类是位于阿留申列岛和美洲大陆的居民区。这类居民区，公司认为没有必要加以防守，因为“外国人

1. 《列宁全集》，第15卷，第143页。

2. 国民经济档案馆，俄美公司总管理处全宗，1854年，案卷№28，第55页。

对这些地方情况不明”。最后，第三类是包括萨哈林岛在内的公司在亚洲沿岸的居民区。这些居民点在俄国保卫的统一边界线内，政府应关心其防务。

因此在公司所辖幅员辽阔的领地上，管理处认为最薄弱的地区是移民区行政管理中心——新阿尔汉格尔斯克，那里集中了移民区的大部分财产。

俄美公司管理处熟谙各种外交伎俩，到处都有秘密或公开的代理人，因而非常了解伦敦的动态，知道英国必定会介入东方战争，所以公司便按照自己的想法准备保卫领地。

俄美公司急忙为移民区购置螺旋桨轮船，用“挂起中立的汉堡旗帜，并持有相应护照”的船只，将军队运往移民区。但是尽管如此，公司根本未打算将其领地的保卫工作建立在积极抵抗的基础上。

早在1854年1月14日，当彼得堡获得盟国船队出现在黑海的最初消息时，俄美公司总管理处就向外交部呈交了一份保障俄属移民区绝对安全的行动计划草案。

计划是在英国制订的，即在要保卫俄国领地免受其侵犯的那个国家制订的，计划并需得到英国对外政策领导人的非正式批准，也正是这些人此时正准备同俄国决裂。班克罗夫特写道：“英俄之间的战争一旦成为不可避免，俄美公司和赫德森湾公司的代表会就这一棘手的问题在伦敦会晤。”<sup>1</sup>

从“公司可能只担心英国对移民区采取非友好行动，而美国不会参与”这一前提出发，管理处到1854年1月，就已在英国赫德森湾公司的协助下，得到了英政府不侵犯俄属移民区的保证。这一点必须由俄美公司和赫德森湾公司签订一项中立条约，以法律

---

1. H·班克罗夫特文集，第33卷，阿拉斯加史，1730—1885年，圣弗兰西斯科，第570页。

形式明确规定下来。

赫德森湾公司由于保证俄美公司绝对不受英国和整个盟国舰队的侵犯，因此它应得到延长租借那块不算大的美洲俄国领地的权利。

1854年1月25日，即俄美公司向外交部请示后的第十二天，它“要求准许总管理处和英国赫德森湾公司经理处建立直接联系……并建议该公司呈请其本国政府承认两公司的领地和船只的中立”<sup>1</sup>，得到了肯定答复。

外交大臣П. 西尼亚文通知管理处说，“皇帝陛下圣德天纵，对此已予恩准，并传旨，一俟两公司协议签订，应立即提交两国政府批准。”<sup>2</sup>

然而很多人不相信这个协议能够签订。甚至那些接近公司、但又没有完全参加上述谈判的人们，也认为事情的这种结局是反常的。他们认为英国政府同意进行谈判只不过是一个圈套而已。

俄美公司在汉堡的秘密代理人急忙向管理处汇报说，“伦敦正在策划对我公司极为不利的行动。”代理人坚决主张，“毫不拖延地”向伦敦派出全权代表，授权他“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必须将领地卖给某一中立国时”<sup>3</sup>可以独自作出决定。

代理人写道：“我不相信英国政府会认真研究你们可能向它提出的关于领土的建议，”这种看法是很普遍的。甚至俄美公司董事会的某些成员在非公开的会议上得知管理处和赫德森湾公司进行谈判后，都担心俄美公司和赫德森湾公司在双方公司的领地中

---

1. 国民经济档案馆，俄美公司总管理处全宗，1854年，案卷№28，第2页背面。

2. 同上注，第9页。

3. 同上注，第13页。

立问题上所进行的“交往”，“可能使英国政府的注意力转向新阿尔汉格尔斯克，并促使英国政府采取没有这种交往前它可能不会采取的部署”。<sup>1</sup>

但是这种悲观的推测在当时并没有什么根据。俄美公司和赫德森湾公司之间保持中立的条约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批准，随后又得到了尼古拉一世的正式批准。并于1854年3月31日通知了伦敦的赫德森湾公司的经理处。这样，在战争开始之前，俄属移民区的安全已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俄美公司和赫德森湾公司之间预先进行的谈判，当然是在极为秘密中进行的，因此远离首都的移民区行政当局甚至想象不到俄英在美洲大陆的冲突能得到如此顺利的解决。

移民区行政当局从俄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处获悉，英法政府认为对俄战争目前已不可避免，他们准备“一旦宣战，立即派出海军分舰队，封锁帝国在北美移民区的港口，并进而伺机占领之”。<sup>2</sup>移民区行政当局急忙起草了一个保护公司财产的行动方案。然而，这一方案并没有建立在同英国赫德森湾公司签订的条约基础上，因为该公司在移民区的代表，并不了解其国内进行的谈判，也许是为了恫吓，甚至打算对俄美公司采取侵略行动。这一计划是移民区当局根据同美国商人签订的条约而制定的。

俄美公司代理人，驻加利福尼亚副领事科斯特罗米季诺夫，得到“赫德森湾公司正在采取措施准备占领一切可以占领的地方”<sup>3</sup>的情报后，预先同俄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接洽了一下，然后立刻草拟了一个将俄美公司所有财产和专利权移交给“旧金山

---

1. 国民经济档案馆，俄美公司总管理处全宗，1854年，案卷№28，第18页背面。

2. 同上注，第50页。

3. 同上注，第51页。

的美洲-俄罗斯公司”的假条约。在此之前，公司曾与美洲-俄罗斯公司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条约有效期为三年：从1854年5月1日到1857年5月1日。

双方在新阿尔汉格尔斯克拟订和签署的条约极其明确地阐明了其主要目的——如果不能迫使英国人完全放弃对俄属移民区的进犯，那么起码可以使公司以后有可能以中立国公民的财产遭受破坏为借口，要求英国赔偿损失。

鉴于这种情况，条约第九款特规定：“不论发生任何种类和性质的事件和情况，只要与公司无关或超出俄美公司贸易管理范围之外，就不应视为甲方(俄美公司。——奥孔)违约。而乙方(美洲-俄罗斯公司。——奥孔)现既已买得甲方的财产和专利权，一切损失均应由乙方自己负担……，但在上述情况发生时，也不得以任何借口向俄美公司，即甲方提出要求。”<sup>1</sup>

美俄贸易公司为购买全部财产和专利权似乎应付给俄美公司七百万美元。正如科斯特罗米季诺夫关于这一假协定所写的那样，“这一步骤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用”。

同时在俄国驻合众国大使斯捷克尔的倡议下，制订了另一个、旨在破坏英国在太平洋贸易的方案。

据驻加利福尼亚副领事科斯特罗米季诺夫，向俄属移民区行政长官瓦耶瓦金报告称，他收到斯捷克尔一封急件，斯捷克尔“认为移民区长官被授权向申请者颁发民用船捕押外国船只的特许证(letters of marque)是非常可能的”。根据斯捷克尔的看法，“在太平洋沿岸，想利用俄国与西方强国进行战争的良机，武装悬挂俄国旗帜进行海上掠夺的私船，<sup>2</sup>去追捕法国和英国商船的海盗，

1. 国民经济档案馆，俄美公司总管理处全宗，1854年，案卷№28，第48页。

2. 这种私人船只(приватир)经交战国列强一方许可，向另一方的商船进行突然袭击，对掠夺到的东西作为奖赏，由私人船只收受。

肯定不只一个”。

海上掠夺被认为是在某种程度上遏止英国人控制整个太平洋贸易的唯一手段。有一个“美国公民”表示愿意担负起海上掠夺的组织工作，他写道：“俄国没有一个能控制太平洋的舰队，因此它所有的船只都将被掠夺而去。移民区也同样……显然，俄国应想方设法制止法英在太平洋上的贸易活动，因为法英在此地区同中国、澳大利亚、南北美洲以及东印度都有大宗贸易。”<sup>2</sup>

俄国的海上掠夺的组织中心应为旧金山，在那里可以购买船只并签发“letters of marque”。而这些船只必须在锡特卡或另一俄国港口配备和补充俄国军官和水兵。俄国能在旧金山组成的海上掠夺船队的规模，一开始好象只是受到其购买力的限制。原打算花二百万美元派出六——八艘装备精良的捕押外国船只的私船去袭击英法商船。由于盟国必须在大西洋、波罗的海、地中海和黑海同时拥有舰船，促使其分散现有舰队，因而不能在太平洋上集结比较强大的分舰队，所以俄国认为胜利是有保证的。

但是，在从理论上的设想转向实践的初步尝试中已经弄清，近年来所发生的事件，大大减少了迅速建立一支海上掠夺船队的可能性。

一方面由于海盗企图掠夺墨西哥某些省份，结果惨遭失败；另一方面由于墨西哥驻旧金山领事在上述事件发生前不久被捕，他曾奉墨西哥总统圣大安之命打算组织海上掠夺船队，所有这些都使俄国副领事建立海上掠夺船队的活动更加困难重重。

后来很快就弄清楚了，同旧金山商人签订的假条约也不会有好结果。签订的契约本应使俄属移民区受到美利坚合众国的保护，但是在关键时刻却只不过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一纸空文。

1. 国民经济档案馆，俄美公司总管理处全宗，1854年，案卷№28，第51页。

2. 同上注，第53—54页。

俄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公使斯捷克尔向外交部汇报他同一些美国政治活动家会谈的结果。他说：“尽管他们有庇护我移民区的愿望，甚至觉得在这方面有利可图，但是他们认为不可能向英国人证明，该契约不是假的，特别是该契约为战前签订，因此它不可能带来任何实际利益。”<sup>1</sup>

美国对外政策领导人的类似声明，也非常明确地暗示，对俄国来说，最好的出路是将移民区卖给美利坚合众国。而且此后不久就向沙俄政府提出了具体建议。

但是，美国想利用英国舰队的威胁来获得新领地，也是绝对不符合英国利益的。据俄美公司代理人讲，在美国人觉得好象“我移民区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sup>2</sup>之际，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援助并非来自友好的美国，而是来自敌对的英国。

此外，英国方面深恐俄国会将移民区卖给美利坚合众国，因此它不仅严格遵守俄美公司同赫得森湾公司签订的协定，而且甚至也不敢使用中立条约签订后它仍然保留的那些权利。

英国外交部国务大臣阿丁顿通知赫德森湾公司说，中立“将只涉及领土的范围，并且只限于陆地，不得将中立扩展到海洋，因此所有经海上往返移民区的俄国船只和物资，英国巡洋舰都将予以截击，该领地的海岸和港口也可能遭到封锁”。<sup>3</sup>

但是在整个战争期间，没有一个俄属移民区的港口遭到封锁，也没有一艘船只被夺走。只是在1855年9月英国三桅巡洋舰“皮克号”和法国“西比尔号”访问了乌鲁普岛，然而这并不违反中立协定，因为规定的中立范围只限于美洲西北岸，不涉及千岛群岛。

1. 国民经济档案馆，俄美公司总管理处全宗，1854年，案卷№28，第61—62页。译自法文。

2. 同上，第52页背面。

3. 同上注，第20页。

当然，俄国外交界也及时考虑到了这种局势所带来的全部益处。俄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公使斯捷克尔在给A. П. 戈尔恰科夫公爵的信中，提及后来俄美公司和赫德森湾公司签订的中立协定时曾指出，保持中立“对我们完全有利，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袭击英国领地，而英国人却能够侵占我们的领地”。斯捷克尔深刻地揭示英国推行乍看起来如此难以理解的政策的原因。他给戈尔恰科夫写信说：“这种很不符合英国人利己主义的宽容的作法，有其不可告人的原因。当时我们打算将移民区卖给美利坚合众国的消息已流传开了。不列颠政府为了阻挠这一交易，批准了两公司的协定。”<sup>1</sup>

美利坚合众国前国务卿马西曾通知斯捷克尔说，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在东方战争期间，一再想从部里探明，是否真的提出了将俄属移民区卖给美利坚合众国的问题。此外还应补充一点，尽管盟国在太平洋上和俄国相比，拥有军事优势，但盟国舰队仍然受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很大牵制。如果说进攻俄属移民区无须费力，那么在担心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要继续保持攫取的领地，则必须在该地区派驻重兵。而太平天国起义几乎将盟国军舰全部牵制在中国海域，以解决对欧洲殖民列强来说最为迫切的问题。

这样，克里米亚战争促使出卖俄属移民区的问题以假协定的形式提出。它为今后可能以一项真协定的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开辟了前景。

虽然科斯特罗米季诺夫同美俄公司签订的条约，对俄美公司来说，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但是管理处却一再指责条约写有“割让土地”的字样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就在1854年8月，斯捷克尔向外交大臣西尼亚文禀报说：“这一契约草案和英国报界所散

---

1. 对外政策档案馆，外交部全宗，亚洲司，1857年，案卷№4，1859年12月23日（1860年1月4日）的信，第36—41页。译自法文。

布的关于我帝国政府想出卖其领地的流言，使美国人认为我们可能把移民区出让给他们。”<sup>1</sup>

同美商签订的假条约中，大致确定了出卖价格为七百万美元，以后也就围绕这一数额进行了出售移民区的谈判。

1854年，加利福尼亚参议员吉文和国务卿马西询问移民区是否可能出卖之事，斯捷克尔对此答复说，俄国“从来没有这种打算”。但是，此时已不能低估这种建议的政治意义。很明显，除了英国外，又出现了一个对俄属移民区的觊觎者。

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巴黎和约的签订，马上又出现了关于美洲俄国移民区未来命运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的惨重教训而提出来的。康斯坦丁亲王在给财政大臣克尼亚热维奇的一封信中写道：“一旦同海上列强发生战争，我们将无力保卫我们的移民区。”<sup>2</sup>

“海上列强”所指的首先是英国。康斯坦丁同时还函告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说：“北美合众国遵循事物的自然规律，必然要设法占领整个北美，因此他们迟早要和在那里相遇，毫无疑问，他们将轻而易举地占领我移民区，而我们则永远无力将移民区夺回。”继而康斯坦丁便建议将移民区卖给美利坚合众国，从而可以“友好地、对我有利地解决问题，否则问题的解决将对我不利，而且领地会被强行占领”。<sup>3</sup>

外交部虽然原则上同意取消北美移民区，但又怕与英国的关系违反意愿地更趋紧张，所以坚持拖延出售日期，直到俄美公司专利权期满，即到1862年1月1日。

---

1. 国民经济档案馆，俄美公司总管理处全宗，1854年，案卷№28，第61—62页。译自法文。

2. 国民经济档案馆，财政部办公厅全宗，字母Ш，1857年，案卷№1，第11页。

3. 同上注，第6页。

驻美利坚合众国公使奉命“探明华盛顿 国务院对此事之态度”。在关于拟议中的出售条件的记录中有如下说明：上述一切“在废除我公司与旧金山之间的契约的问题未解决之前，不得付诸实行，因为该契约中之条件可能大大降低我北美领地的价值。”<sup>1</sup>

此说明是在1857年4月29日所作。但同年12月，在接到斯捷克尔对此问题的意见后，关于出售移民区问题的讨论又重新恢复了。康斯坦丁亲王在其给戈尔恰科夫的谈出售移民区的第二封信中指出，当前，象俄美公司这样有专营权的公司，已不能再起掩饰国家政策的作用了，在此期间公司只能使俄美关系激化，并在实际上危害整个俄美贸易的开展。这些令人沮丧的结论是根据斯捷克尔的下述声明作出的，他说：“专营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在太平洋地区，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不能再搞专营权了。”<sup>2</sup>

俄属移民区新觊觎者的出现，使沙俄更加感到不安，因为丧失移民区不仅可能是俄美关系正式激化的结果，这当然是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不希望立即出现的，而且还可能是“和平渗透”的结果。

对马蒙教<sup>①</sup>教徒的起义也是这样。关于马蒙教徒北迁至赫德森湾公司或者俄美公司的领地的传说，使俄国政府警觉起来。斯捷克尔说：“总统笑着向我暗示了这种可能性。”他接着写道：“我问：马蒙教徒对我们将是征服者，还是和平居民。他回答：这应

---

1. 国民经济档案馆，财政部办公厅全宗，字母III，1857年，案卷№1，第1页，这里指的是俄美公司和美俄公司之间签订的条约。

2.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全宗，亚洲司，1856年，案卷№4，1857年11月1日（新历13日）的信，第21—23页。译自法文。

① 马蒙教（мормоны）是北美洲产生的一种教派，是多神教与基督教的糅合。  
——译者

该由你们自己解决这个问题，至于我们，我们将非常高兴摆脱他们。”<sup>1</sup>

斯捷克尔指出，有关马蒙教徒移居俄国领地的传说目前还不可信，他又补充道，如果此事一旦成为事实，那么俄国面前只有两种选择：要末进行武装抵抗，要末放弃一部分领土。因此必须急速解决出卖领地的问题。斯捷克尔将他与总统就马蒙教徒迁居俄国领地的传说所进行的会谈内容上奏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斯捷克尔的电文上御笔亲批：“这证实立即就解决我美洲领地问题的主张是正确的。”<sup>2</sup>

1857年底，戈尔恰科夫对出卖俄属领地问题的看法已略有改变。俄国大使奉命“在无损于自己和帝国政府声誉的情况下，审慎地示意华盛顿内阁，只要条件对俄国有利，俄国就可以出售领地。”<sup>3</sup>

俄属移民区之所以毫无防御能力，不仅是俄国军事薄弱的结果，这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已暴露无遗，而且也和沙皇政府不想在此地区加强扩张有关。我们早已指出，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沙皇俄国就已被迫放弃在美洲大陆进一步积极扩张的希望。从四十年代中期起，沙俄在东方的利益已全部集中在亚洲大陆上。这一情况在康斯坦丁亲王和几乎所有大臣们的关于出卖移民区的来往信件中均有所反映。积极参与出售移民区事宜的斯捷克尔也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他在1859年写给戈尔恰科夫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利益——在亚洲沿岸，因此我们必须把精力用在那里。那里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我们也有辽阔富饶地区的物产可供利用。

---

1. 对外政策档案馆，外交部全宗，亚洲司，1857年，案卷№4，第27页，1857年11月20日（12月2日）的信。译自法文。

2. 同上注。

3. 国民经济档案馆，财政部办公厅全宗，字母H，1857年，案卷№1，第9—10页。异体字是我标的。——奥孔

我们将参加在太平洋上开展起来的特殊活动，我们的企业可以同其它国家的同样企业进行竞争。我圣明沙皇陛下对阿穆尔沿海地区关怀备至，因此我们不应忽视在此辽阔的大洋上发挥俄国当之无愧的崇高作用的可能。”<sup>1</sup>

然而，在五十年代局势由于发生了新情况而复杂化了。在阿拉斯加已经发现了金矿藏的无可置疑的迹象。俄美公司早已从个体淘金工人那里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多次发现的金块也证实了这一点。公司虽然在各地搜集有关金矿分布的情报，但它并非想着手找矿。而且公司由于担心发现金矿的消息会促使政府取消其专利权，因此千方百计反对在其领地上进行任何测绘、探察及其它活动。由于这个原因，蕴藏最丰富的煤矿和铜矿也没有探察出来。有人曾多次建议开采麦德纳亚河的铜矿，公司对此回答说，它已开始独力进行开采，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

在加利福尼亚的金矿沙已将全世界的注意力吸引到北美西部，加之在赫德森湾公司和俄美公司交界处发现矿藏，证明主要矿床应在俄国领地境内以后，要想封锁发现金矿的消息已成为不可能了。

在同四等文官科斯特利夫佐夫一起于1860年奉派去视察俄国移民区的戈洛文船长在他写的移民区述评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在麦德纳亚河<sup>①</sup>两岸发现了大块天然铜，在开奈河岸上已证实有金矿。”<sup>2</sup>

但是，在移民区发现有金矿的消息，为了开采这些贵金属，并未促使政府剥夺公司对该领地的所有权，象公司经理处预先估计

---

1. 对外政策档案馆，外交部全宗，亚洲司，1857年，案卷№4，1859年12月23日（1860年1月4日）的信，第16—41页。译自法文。

2. 委员会关于建立俄属美洲移民区的报告附件，第283页。

① 麦德纳亚的原文Мелная，词意为“铜的”。——译者

的那样，而是使政府采取坚决措施来摆脱美洲领地。这一年看起来非常奇怪的决定，是有其极为重要的依据的。

在短短的时间内，在加利福尼亚汇聚了从世界各地蜂拥而来的追逐暴利的人。加利福尼亚的例子近在眼前，在阿拉斯加同样的情况下，俄国无论如何也不能指望保持住对这一领地的管辖权。

随着1862年在赫德森湾公司和俄美公司交界处金矿的发现，这种结局的可能性就变得更加现实了。

问题在于斯塔欣河河口是通往该河流域英国领地内新发现的金砂矿的最方便的交通要道，而斯塔欣河河口却位于俄国领地内。该领地曾租给赫德森湾公司，而租期正好在此时届满。这样，全部过境运输和所有采金者都要经过俄国领地，因此它实际上已落到英国人手里。在温哥华河上的维多利亚港出版的英国报纸，曾极其明确地暗示了夺取俄国这块领地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必须延长俄美公司和赫德森湾公司的契约，以保证英国对这块领地的使用权不受阻扰。英国报纸就斯塔欣河河口的问题写道：“假设谈判不能使俄国将其领地完全割让给我们，我们无论如何也得把这河岸弄到手。”报纸公然鼓吹武装占领，“假如锡特卡行政当局胆敢袭击我运输站，我们将诉诸海军，来保卫运输线的不可侵犯性。只要用少量的英国兵力，就可以使俄国这个狮身鹰头的怪兽俯首听命。假如在这种情况下面临什么困难，我们完全可以极其迅速地推移俄属领地的边界。既然这块盛产金子的地区在我们手中，我们就必须占领与之毗连的沿岸地区。”<sup>1</sup>

由于在俄属领地发现了金矿，问题便更加尖锐起来。美利坚合众国驻俄国公使卡梅伦通知俄国政府：“在俄勒冈和不列颠哥伦比亚”

1. 《不列颠殖民主义者》，1862年1月14日，引自藏于国家地理学会档案馆，维谢拉戈全宗的译文。

比亚发现的产金地帯一直延伸到美洲的俄国领地。”政府就此问题询问公司管理处，弄得公司十分慌张，因为它在同一个文件中所汇报的情况大相径庭。一方面，公司急于使财政部相信，根据印第安人所说(除此之外公司仿佛并没有掌握其它线索)，“发现大量金矿的最近的地方，距河口二百俄里以外，即大约七天的路程，此地区已在俄属领地境外。”<sup>1</sup>另一方面，公司又说，它已颁布命令“在对采金者的行动不能予以公开、坚决抵制(已下令尽量避免抵制行动)的情况下，允许他们在我领地采金，但须向公司缴纳一定数量的税款。”与此同时，被派去考察已发现的金砂矿的安德烈耶夫工程师的报告副本送交财政部时，公司却百般强调：“金砂矿非常贫乏，金粒细如粉末，藏量最丰富的地段日产值为五美元。”<sup>2</sup>

安德烈耶夫在其报告中写道，“较大粒的金子蕴藏在二道门后面。”显然，开采这种金矿是有利可图的，据安德烈耶夫讲，采金者已达到四百人。

由于公司无力阻止纷至沓来的采金者，它便急忙申请，要求从太平洋舰队调拨一艘巡洋舰到斯塔欣河，以便保卫俄属领地，“防止外国人肆意横行”。但是向斯塔欣派巡洋舰的打算很快就不得不取消了，因为中国所发生的事件不允许削弱太平洋舰队的实力。此外还发现兵舰很难驶入斯塔欣河口。然而，保卫移民区的问题需要赶快解决。根据驻伦敦大使勃伦诺夫男爵的坚决要求，原定于1862年6月1日到期的同赫德森湾公司的租借协定，延期到1863年6月1日。嗣后又因美利坚合众国忙于国内战争，出卖移民区的问题被搁置下来，所以协定又延期二年，到1865年6月1日为止。

---

1. 海军历史档案馆，海军部办公厅全宗，管理处，1862年，案卷№113，第11页。

2. 同上注，第24—25页。

在这些移民区顺利撤销之前,为使移民区不受英国的掠夺,这样做是必要的。后来有过一种荒诞的说法,说沙俄政府在出卖移民区时,并不知道它丧失什么样的财富,而且在文献资料中也找不到证明。在六十年代,关于阿拉斯加有金砂矿的情况,不仅政府知道,而且在期刊中也曾多次报导过,因此这类说法就显得更加幼稚了。

彼得堡的一家权威报纸《呼声》报,曾发表社论评论将俄属移民区卖给美利坚合众国的传闻,社论中写道,由于移民区的出售而使俄国失去这些领地的时侯,据不久前报道,正好是“在移民区的土壤里发现大有希望的黄金矿藏的时候。如果消息确实,那么开采这些金矿两、三年内所得到的财富,定会超过北美合众国购买此领地所付之款项。”<sup>1</sup>

《New York Herald》<sup>①</sup>在谈美利坚合众国购买俄属移民区之事的一篇文章中,也不排除下述可能性,“即大于美国人所出数目(付给俄国的钱款。——奥孔)十倍的丰富资源,蕴藏在终年积雪一万七千英尺高的圣埃利亚斯山的深处。此山是贯穿加利福尼亚、内华达、墨西哥、中美和南美金矿脉的源头:为什么不可以设想,它的金矿蕴藏量要比它的所有砂金矿要丰富呢?问题只在于我们要将其找到。”<sup>2</sup>

政府不仅知道阿拉斯加蕴藏有金砂矿,而且正是为此感到恐惧不安,因为随着手持铁锹的采金大军而来的将是拿着武器的士兵。

沙俄很清楚,它卖掉的是什么,而美利坚合众国也同样非常清楚,它们买到的是什么。

---

1. 《呼声报》,1867年,№84。

2. 《New York Herald》,1867年,转引自《呼声报》,1867年,№103。

① 《纽约先驱报》。——译者

战争一旦爆发，俄国根本保不住移民区，就是在形式上的和平时期，由于盛传那里蕴藏着金矿的消息，移民区也不可能保住，由此还会引起不可避免的冲突，最后，俄国的利益已经转移到亚洲大陆——凡此种都是促使沙皇政府卖掉阿拉斯加的原因。

然而，这些情况仍不能说明促成出卖移民区的全部问题。促进这种出卖的还有其它一些原因，其中一些原因就在俄美公司本身。

由于公司没有完全控制所辖领地，因而也就不能抵制其它国家在租借的幌子下对某些地区的开拓。这种作法始于赫德森湾公司，当时为保护移民区免遭英国掠夺，而租给该公司一块土地。围绕着租借问题而产生的激烈斗争，影响到俄国同英国，以及同美利坚合众国的相互关系。

一方面，驻英国大使勃伦诺夫男爵，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和担心原先租借地被直接占领，极力主张延长赫德森湾公司的租期；而另一方面，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斯捷克尔出于同样的考虑，也极力坚持将这块土地租给渴望得到它的美国公民的公司。1859年，鉴于同赫德森湾公司的契约期满，斯捷克尔以一群加利福尼亚人的名义，建议公司把这块土地租给他们。美利坚合众国驻俄国公使克莱同总管理处进行了谈判，他“口头上表示，他们租借赫德森湾公司租过的这块土地，每年所付租金要超过赫德森湾公司。”<sup>1</sup> 克莱遭到拒绝后，表示准备就赫德森湾公司未曾租借的岛屿进行谈判。

因为移民区的部分土地随时都有被武力夺走的危险，所以公司对此类要求不能提出反对，只好提请政府回答：公司一面同赫德森湾公司签订租借陆上土地的协定，一面又和加利福尼亚商人

1. 国民经济档案馆，财政部总办公厅全宗，第五文件处理部，1866年，案卷№ 58/25，第32页。

的公司签订出租岛屿的条约，这种作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政府的意图。

显然，在公司领地已成为邻国勒索对象的情况下，后者对沙皇政府已毫无用处。公司的政治作用也就等于零了。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公司在商业方面此时已变得毫无意义，它已成为一个半寄生的机构，只是靠政府的资助才得以存在。

1866年，俄美公司收入总额是七十万六千一百八十八卢布，其中二十万卢布是国家给公司的补贴。彼得堡总管理处机关就吞食了收入总额的百分之十以上（七万一千六百六十卢布）。<sup>1</sup>用来发放股东利息的款额仅剩一万零八百二十八卢布，即一张一百五十卢布的股票可以得到利息一卢布四十五戈比。<sup>2</sup>在公司存在的后期，一张一百五十卢布的股票在交易所只卖七十卢布，只是当出售移民区的传说广泛传开后，股票价格才猛烈上涨。

经过最精确的统计后，发现俄美公司只有在每年继续拨给它不少于二十万卢布的补贴，并且在勾消其对国库的七十二万五千卢布的欠款的情况下，才能够继续活动。据管理处报告，“在这种情况下，初期不可能指望付给股东任何利息，只有在合同期满后，在以后提高公司经营的主要商品——毛皮的价格之后，才有可能指望每张股票每年得到4—6%的利润。”<sup>3</sup>

但是，补贴也不能完全提高公司的财力。除补贴外，公司同时还需要贷款，因为公司如不按期偿还其国内外一切债务，就会有破产的危险。尽管公司财政状况困难，但是伦敦银行却非常愿

---

1.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严格压缩预算开支后，维持总管理处的开销为五万一千六百六十卢布。

2. 海军历史档案馆，海军部办公厅全宗，管理处，1860年，案卷№162，第2册，关于俄美公司收支的秘密考虑，第18—28页。

3. 海军历史档案馆，海军部全宗，管理处，1860年，案卷№162，第2册，第22页。

意向它提供贷款。

美洲移民区对俄罗斯帝国已失去政治意义，俄国将移民区卖给美利坚合众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这迫使英国政府竭尽全力去支持俄美公司。英国政府宁愿与不善于进行大规模殖民活动的俄美公司为邻，而不愿同美国人为邻。英国政府通过财界进行活动，企图以提供公司急需的贷款的方式来援助俄美公司。出卖移民区的交易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甚至瞒着管理处的人员。他们认为新专利权迟迟不批纯粹是因为政府财政困难的缘故，政府不愿给公司新的补贴。

于是在1862到1867年间，即公司专利权已期满，而有关新专利权的问题又未解决之时，在管理处一些成员的心目中伦敦好象成了得救的最后唯一指望。公司早就与伦敦贸易界有联系，因为伦敦是皮货贸易中心。在专利权问题搁置期间，公司和英国财界一些有影响的代表人物进行了磋商，他们向公司保证为它在英国交易所分销十五万到二十万英镑的债券。艾伯特·佩利股份银行业主于1864年3月通知总管理处说：“我们和此地有影响的人物进行了多次会晤，他们的意见殊不相同，在多数场合他们对本身利益考虑过多，以致不可能和他们达成任何协议。但是有一些朋友同意按92%和6%付息认购这种债券，限期十二年，前两年期满后，每半年应偿付二十分之一，连同获利（即利息——奥孔）一起支付。”<sup>1</sup>

但是在向公司筹措这笔贷款时，英国金融界希望能获得保证继续向公司提供专利权，从而使俄属移民区不卖给美利坚合众国。伦敦交易所要求，这项贷款应由沙皇和财政大臣直接担保，这就能保住公司，从而也就能保住美洲移民区。

---

1.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馆，布特科夫全宗，1864年，案卷№5，1864年3月12日信件。（异体字是我标的。——奥孔）

在伦敦拟定了保证书全文：“皇帝陛下或俄国政府，出自对我帝国内以俄美公司之名著称之公司的信任，愿赐予该公司在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筹集资金从事公司业务之机会，以促进其贸易活动，兹特同意对公司在履行其所承担之义务时给予保证。”

接着而来的是认购债券的条件。佩利在其1864年5月27日的信中写道：“这个文件必须由俄皇签字，并由财政大臣或首席大臣副署。”<sup>1</sup>

如果伦敦银行哪怕稍有一点把握，认为此举可以延长公司的生命，它就会向俄美公司敞开其金库的。派赴伦敦为了弄明白贷款问题的公司职员鲁特科夫斯基写道：“如果出保证书，二十万英镑就可以到手。”<sup>2</sup>然而由于政府有意撤销其美洲移民区，当然不会出保证书，只是很笼统地允许发放债券。

公司企图在彼得堡交易所以政府发行的有价证券从保险公司和其他公司得到贷款，也同样没有成功。申请从人头税和海关税收入中抽出部分国库券给公司提供一百二十万银卢布的贷款，也以失败告终。

公司在总结自己财政支出情况时，不得不坦白承认：“如无钱偿还债务，则任何措施都无法挽救这个企业免于完全停业。”<sup>3</sup>

1862年1月1日，俄美公司专利权期限届满。因此公司还在1860年就已预先向财政部提交了一份新章程草案。新草案较之旧章程没有任何改变，只是对现存的实际状况从法律上予以巩固。例如，章程第一款原先规定公司的“创办宗旨是在美洲西北大陆

1.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馆，布特科夫全宗，1864年，案卷№15。

2. 内政，文化与生活档案馆，布特科夫全集，1864年，案卷№15，1864年3月15日的信。

3. 国民经济档案馆，财政部总办公厅全宗，第五文件处理部，1866年，案卷№58/25，第3页。

和岛屿上从事渔猎业”，而现在，在新章程中则表述得较前大为坦率：“公司的创办宗旨是为了管理俄属美洲移民区。”移民区的管辖权仍然集中在由公司管理处从舰队校官中挑选的首席行政长官手里。

为了掩饰一再拖延的出卖移民区的谈判，政府没有立即拒绝批准新章程，但对草案的讨论却从1860年起一直拖到1867年，即拖到移民区出售之时。在此期间，公司根据1861年5月29日圣上谕旨继续存在，根据这道谕旨，“在关于俄美公司今后的命运未审查和决定前”，允许它按《现行规章》继续进行活动。

在各级机关审议公司章程时，特别遭到抨击的是公司专利权问题，即章程的基本条文，它规定公司有别于这一时期的其它俄国股份公司，并使其成为国家管理移民区的伪装的工具。

在财政部，国务会议和其它机构对公司章程的这一条款的尖锐批评中，反映了国内发展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同十七和十八世纪所特有的专利权进行的斗争。

对俄美公司的这种情绪的宣扬者是康斯坦丁亲王，他蛊惑人心地侈谈其“自由主义”以博得声望。他宣称：在俄国的条件下，“既不能将此事公布于众，又不能撰写文章来反对公司，其危害就愈加明显”。<sup>1</sup>因此他要求，不管出卖移民区的谈判进展如何，公司在各方面应与其它股份公司一样，而移民区则应由东西伯利亚总督管辖。

由于政府打算撤销公司，因此开始作这方面的舆论准备；为反对移民区内存在的奴隶制而进行的斗争，也是为了证明当时撤销这个最早的具有股份公司形式的企业之一是正确的，因为当时正值股份公司在俄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迅速出现之际，即“开

1. 国民经济档案馆，财政部办公厅全宗，字母II，1857年，案卷№1，第6页。

业狂”时期。

公司管理处撇开国家的意图而考虑个人的打算，由于撤销公司会使经理们丧失大笔收入，因此他们就千方百计地设法挽救公司。公司的股东和经理们多年来一贯是政府手中的驯服工具，而到后期却不理解，公司的存在已失去其意义，因为美洲移民区已丧失其价值。为了反驳别人对公司的指责，总管理处为一些琐碎小事而疲于奔命，因为它没有考虑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公司不好，而在于它已无用处。

总管理处成员，海军少将埃托林，在其驳斥那些指责公司剥削土著居民说法的文章中，企图用公司的“仁爱”行为来为公司辩护。

“说阿留申人是公司的奴隶，对公司的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任何人也没有剥夺他们的财产，他们在海上和陆地猎获所得均归他们自己所有，但是由于公司供给他们一应所需，没有公司的帮助，他们就不可能从事渔猎活动，所以他们自然应当将其捕获交给公司，而公司按规定价格，甚至经常高于规定价格付款，使他们感到满足。确切些说，阿留申人可以说是一个家庭的成员，而公司则是这个家庭的家长。作为家长或者关心备至的保护人，公司应当、也经常遵循这样一个准则：关心土著居民的福利和改善其生活，同时也要尽一切可能去关怀他们的德性的陶冶和智力的发展。”<sup>1</sup>

对公司最厉害的指控是，说明阿留申人在其“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死亡情况的统计数字。但是对如此有分量的，看来是无可辩驳的指责，公司管理处仍然有充分的理由来对付。公司既不想替自己辩护，也不想驳斥土著居民死亡的事实。公司在这里采取了

---

1. 大臣委员会关于建立俄美公司的报告。第377—378页。

类推法。阿留申人的出生率比死亡率低，这是事实，但是在一开始就是由政府管理的堪察加，那里的土著也并不被派去干什么劳役，其死亡率也不比美洲移民区低，这也是事实。管理处引证了堪察加人死亡统计资料：1854年出生二百七十四人，而死亡四百八十人。

但对其它事项的指责，总管理处无法反驳。

公司对视察移民区后提出的批评进行了辩解，这些辩解遭到了海军大臣克拉别极其严厉的抨击。

据总管理处申辩，公司不能不关心阿留申人，因为它的兴隆正是系于阿留申人。

“公司的利益和土著居民——阿留申人——的兴旺息息相关，因此它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有义务关心他们，按当地的风俗习惯，而不是搬用欧洲的风俗，对他们进行妥善安排，使他们丰衣足食。”克拉别在页边上写道：“有义务是对的，但是公司并未履行这一义务，而只是挖空心思去塞满垄断者的腰包。”<sup>1</sup>

总管理处主张必须对阿留申人进行监督。管理处写道：“假如让他们(阿留申人。——奥孔)自由放任，不受公司的监督，那么由于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不少人便会死于饥饿。”在页边上克拉别批注道：“绝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他们应当成为奴隶，而他们是奴隶，报告本身就可证明这点。”<sup>2</sup>

公司在结束自己的辩解时，企图为其对阿留申人的政策辩护，它写道：“使土著居民学会务农，可能是一个极欠考虑的作法”，而目前他们的生活状况，“秉公而论，可以说是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克拉别愤怒地叫嚷说：“这简直是鬼话。”然而就是这个克

---

1. 海军历史档案馆，海军部办公厅全宗，管理处，1860年，案卷№162，第2册，第84页。

2. 同上注。

拉别，不久前还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并不感到丝毫愤懑。而如今却在政府官员中大肆宣扬，公司和阿留申人的关系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应当改变。

国家经济司在关于俄美公司的报告中，直截了当地说：“其实俄美公司实行的是农奴制，它过去和现在一贯认为毛皮业是其私有财产，而异族人则是其奴隶。”<sup>1</sup>

这样，在撤销美洲的沙俄移民区之际，终于也提出了取消那里的奴隶制的问题，况且现在对这种奴隶制已无任何需要了。

同公司作斗争的不仅是政府各级委员会，而且还有报刊。根据康斯坦丁亲王的倡议，以《海洋文集》附录的形式，出版了《东洋沿岸俄属居民区史料》<sup>2</sup>，它是由许多文件和回忆录的摘录汇编而成的。这些史料中列举了许多事实，生动地揭露了公司的掠夺政策。

与此同时，出版了公司股东П·季赫麦涅夫的巨著<sup>3</sup>，他想根据文件说明公司对待土著居民的人道主义，以及俄国从这一机构获得的利益。然而，俄美公司的命运同美洲移民区的命运一样，早已注定，因为促使俄国出卖阿拉斯加的原因，除了前面列举的以外，又增添了一个新的而且是决定性的原因。这就是沙皇政府意欲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把美国确定为在争取废除巴黎和约和瓜分土耳其斗争中的盟友。

后来在具有反对派色彩的报刊上，对沙皇政府在出卖其移民区时表现得如此慷慨，表示惊讶。《呼声报》指出：“不应忘记……我国在北美的领地与英国赫德森湾公司的领地紧相毗连，俄国移

---

1. 海军历史档案馆，海军部办公厅全宗，管理处，1860年，案卷№162，第2册，第85页。

2. 《海洋文集》附录，№1—4，1861年。

3. П·季赫麦涅夫，俄美公司创办始末，圣彼得堡，1861年。

民区转到美国人手里，对赫德森湾公司将是最为不利，也是它最不希望的。只要不与美国人为邻，英国公司毫无疑问会欣然同意比合众国多付三倍或四倍的钱。”<sup>1</sup>

的确，假如政府只是想高价出卖移民区，那么从英国得到的钱要比从美国得到的多得多，因为美国购买俄属移民区，对英国来说孕育着许多麻烦。然而，对沙皇俄国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得到一个同盟者，特别是得到一个其利益与英国相悖的同盟者。

向美利坚合众国出卖移民区的问题刚一提出，俄国外交家们就已经毫不怀疑，这件事对英国将是一个直接的挑衅。斯捷克尔在1859年12月23日的紧急报告中，在叙述关于美利坚合众国可能购买俄属移民区的谈判过程时，特别强调了这种情况：“在结束此报告前，窃以为理合禀告大人，出让我移民区之方案，一旦付诸实施，必将使不列颠政府大为不安。”<sup>2</sup>提出此种论断是有充分根据的。加利福尼亚并入美利坚合众国一事，已经给了英国在太平洋的统治以沉重打击。英国想加强对温哥华岛和俄勒冈部分地区的殖民开拓，但遇到了严酷气候条件的重大障碍。斯捷克尔写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利坚合众国成为我领地的主人，那么英国的俄勒冈将受到美国人南北两方面的箝制，并难以逃脱其侵略。”<sup>3</sup>

为了打击英国在北美的实力，从而促使美国和英帝国的互相冲突，俄国决定卖掉阿拉斯加。而企图统治美洲大陆的意图，也迫使美国购买这块地方。斯捷克尔在同加利福尼亚参议员格温的谈话中指出，美国打算出五百万美元购买阿拉斯加，这未必能使俄国政府满意。格温声称：“我同意付出一笔更大的款子。在这方面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的同事们会支持我，但是那些与此无直

1. 《呼声报》，1867年，№84。

2. 对外政策档案馆，外交部全宗，亚洲司，1857年，案卷№4，1859年12月23日（1860年1月4日）的信，第36—41页。译自法文。

3. 同上注。

接利害关系的州是否同意，我不敢担保。唯一能使他们同意购买你们领地的理由是，将来有可能在太平洋辽阔的海域削弱英国，从而加强美国的威力和影响的前景。格温补充说，“这一政治意图无疑会对国会产生良好的影响，这一意图，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州的代表肯定会利用的。”<sup>1</sup>

美国南方各州同英国相互间的经济联系，丝毫没有妨碍南方人自立的首脑在其执政期间竭力限制英国在美洲大陆的扩张。而且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力求获得应作为一个独立州加入联邦的新领土，他们都暗中希望将其拉拢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增加其在国会的实力。关于购买移民区的谈判，如我们所见，首先是为了反对英国，谈判是在听命于南方人的富兰克林·皮尔斯任总统期间开始的。在南方人自立的首领詹姆斯·布坎南任总统期间，谈判继续进行，最后在安德鲁·约翰逊任总统期间，才最终完成手续，约翰逊虽然反对南方各州分离出去，但却代表后者的利益。

1859年，关于出卖移民区的谈判已经超过泛泛议论和假设阶段，而具有非常明确的性质。在一次和斯捷克尔的会谈中，加利福尼亚参议员格温又重新提出了关于俄国出卖移民区的问题，并且强调说，这种想法受到布坎南总统的大力支持，并委任他和助理国务卿阿普尔顿去进行谈判。据斯捷克尔报告说，阿普尔顿受布坎南的委托，向他转告说：总统“相信，如果美国能得到我们的移民区，这将对太平洋沿岸国家均有益处，他准备促成这一方案的实施，但是在进一步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弄清我们是否愿意出让我们的领地”。<sup>2</sup>只要俄方给以肯定的答复，布坎南就决定和内阁

1. 对外政策档案馆，外交部全宗，亚洲司，1860年7月4/16的信，第48—49页。译自法文。

2. 对外政策档案馆，外交部全宗，亚洲司，1857年，案卷№4，1859年12月23日（1860年1月4日）的信，第36—41页。译自法文。

成员以及国会中某些有影响的议员讨论这个问题。

然而南北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定将使合众国内政发生一系列变化，因而俄国对布坎南的提议暂时没有给以肯定的答复。1860年初，斯捷克尔写道：“一切均将取决于十一月份举行的总统大选。到那时以前我们还要在混乱中继续生活下去，目前不仅在行政部门、而且在联邦立宪会议上，到处都呈现一片混乱。”<sup>1</sup>

沙俄政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向合众国出卖移民区是没有意义的。于是通知阿普尔顿和格温说：“我帝国政府虽未完全拒绝出卖美洲移民区之建议，但是仍然认为应将此事暂时搁置起来，等到较适当之时再议。”

俄美公司专利权届满之期，即1862年1月被正式宣布为这一“适当之时”。它正好是美国大选运动结束之际，选举运动使人们有可能弄清美国未来政策的前景。

这样，出卖移民区之事，起初认为得延期一年半进行，嗣后竟推延了七年之久。

由于北方人是英国的敌人，所以俄国对他们抱有同情心，但它仍然不可能希望南北分裂，因为这样会削弱合众国这一军事大国。斯捷克尔致函戈尔恰科夫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作为一个大国的合众国陷入混乱状态，是令人悲伤的事件。美国联盟可以同英国的实力抗衡，在这个意义上说，联盟的存在是世界均势的一个因素。”<sup>2</sup>

俄国关注的是在美国能达成妥协的决定以及南方人代表能被选为总统，因为这会阻碍南北的彻底分裂。还是这位斯捷克尔在

---

1. 对外政策档案馆，亚洲司，1857年，案卷№4，1859年12月23日（1860年1月4日）的信件，第44—46页。译自法文。

2. 内战时代的美国和俄国，载《红档》杂志，1930年，第1期（38）第154页。

谈到美国国内形势时写道：“现在所有的当权者，都不过是一些平庸之辈。只有两个人是例外：一个是民主党参议员道格拉斯，这是一个很有才干而精力充沛的人，但他与行政当局不和，因此后者千方百计使他得不到未来的总统职位；另一个是参议员西沃德，他确实是国家的栋梁之材，然而他是奴隶制的主要反对者，如果他当选为总统，那么整个南方就会脱离联邦。”<sup>1</sup>

对于林肯，斯捷克尔显然是认识不足的，在他当选后，俄国竭力采取措施使南北方和解，并保持联邦的统一。这一点从俄国公使力图参与国务卿西沃德和南方代表举行的谈判一事可以看出来。1862年10月，俄国拒绝了法国要介入美洲大陆斗争的提议后，他和英国一样，一方面自己完全保留了采取自由行动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设法使合众国国内交战双方和解。就在1862年10月，戈尔恰科夫和合众国一位代表进行会谈时，曾竭力强调俄国最希望的是“保持美国联邦这个不可分割的统一国家”。<sup>2</sup>

1863年，在一系列原因的影响下，往美洲派了一个由海军上将利索夫斯基指挥的分舰队，它和当时已在太平洋上的海军上将波波夫的分舰队一样，必须以其本身存在的这一事实，去抵制英国同南方的走私贸易，此种贸易给南方提供了进行反抗的可能性。

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北方的胜利，俄国已经能够指望利用同美国的联盟，去进行面临的与英国的斗争，以解决全部近东问题和取消巴黎和约。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拖延移民区的出卖日期，已无必要。

1866年7月，海军部副部长福克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来到俄

---

1. 对外政策档案馆，外交部全宗，亚洲司，1857年，案卷№4，1859年12月23日（1860年1月4日）的信，第42—43页。译自法文。

2. 内战时代的美国和俄国，载《红档》杂志，1930年，第1期（38），第155页。

国，代表国会祝贺亚历山大二世在4月4日遇刺“得救的奇迹”。这是美国与俄国结成联盟反对英国的公开示威。

国会代表的讲话，从贵族们的观点来看是很不妥当的。对4月4日事件“表示愤慨”的国会，在派出自己的代表去彼得堡时，显然尚无暇弄清关于此次刺杀事件的正式说法，因而竟在讲话中把卡拉科佐夫<sup>①</sup>说成是对沙皇解放农民进行报复的贵族的代表。然而俄国为了得到同盟者，不得不对此拙劣的表演强作笑脸。《莫斯科新闻报》宣扬说：“这是没有任何恶意的，大西洋彼岸共和国的国会同欧洲之间尚未建立起横越大西洋的无线电通讯联系，所以把事件的原因搞错了，问题的实质它是无法搞清的。”<sup>1</sup>

正如那家《莫斯科新闻报》所说的，“没有任何恶意”，因为“两国有共同的敌人”。

当时整个俄国报刊连篇累牍登载关于两个强国有共同敌人的议论。

先是《呼声报》，随之是其它各报都竭力鼓吹美国应当成为“欧洲列强”的主张。《呼声报》写道：“在欧洲正出现一个新的强国。尽管它在我们这半球没有一块土地，但和俄国结成联盟后，可以成为一个对欧洲局势发展具有巨大影响的真正的欧洲国家。”

然而，俄国报界究竟是如何设想使美国“变成”欧洲强国的呢？

这一“转变”必须依靠共同瓜分土耳其来实现。这就是俄国所说的美国“欧洲化”的涵义。《呼声报》写道：“毫无疑问，从现在起，我们的港口将永远对美国战舰开放，但友好国家的港口终究和自己的不一样，所以传说关于华盛顿政府想从土耳其帝国政府手

1. 《莫斯科新闻报》，1866年，第171期。

<sup>①</sup> 卡拉科佐夫于1866年4月4日谋杀亚历山大二世未遂，被沙皇法庭处死。  
——译者

中夺取阿尔希佩列加<sup>①</sup>群岛上的一个岛屿的事，可能为时尚早，但是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如果确实很快就瓜分土耳其的遗产，那么我们本身的利益将迫使我们希望美国得到一部分遗产。如果美国在地中海有海军站，那么美国国旗就可阻止西方船只闯入黑海，而我们的波罗的海舰队将时刻准备保卫美国在北欧的利益。”<sup>1</sup>

在福克斯来访期间，最终决定了俄属移民区的命运。福克斯访问后，俄国驻合众国公使斯捷克尔立即返回彼得堡，并着手办理同意正式出卖手续。财政大臣 M·X·列伊捷尔恩同斯捷克尔会谈后，在1856年<sup>②</sup>12月致函 A·П·戈尔恰科夫，内称：“我认为，将移民区转让给合众国在政治上是特别合适的。”

除了在同“海上列强”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俄国无力保护其移民区外，列伊捷尔恩还十分坦率地指出，将移民区卖给美国，最主要的好处还在于使合众国“南面和西北面均与英国殖民地为邻。”据他看来，“这不可能不产生巩固我国同美国的友好关系，并加深美国同英国不和的后果。”<sup>2</sup>

康斯坦丁亲王也提出了类似的想法，他着重指出，和北美合众国紧密联合能为我们带来极其巨大的利益，并能消除一切可以在两个强国间引起不和的各种因素。”<sup>3</sup>

出卖俄属移民区的这一旨在反对英国的性质，在完成出卖俄国移民区条约手续的前夕，马克思在他给恩格斯的信中就已指出。1867年3月27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俄国人活

1. 《呼声报》，1866年，№232。

2. 国民经济档案馆，财政部总办公厅全宗，第五文件处 师部，1866年，案卷 № 58/25，第2页。

3. 同上注，第1—2页。

① 原文为 Архипелага，这个词本身就有“群岛、列岛”的意义。——译者

② 疑为1866年之误。——译者

动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他们在法国和德国之间播弄是非。奥地利本身是很衰弱的。而英国先生们在United States<sup>①</sup>正被人捉弄。”<sup>21</sup>

必须指出，出卖阿拉斯加可能使英美关系紧张，而使俄美联盟巩固，这两种情况外国报刊是了如指掌的。不错，英国报界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然而法国报界想的是如何将英国的注意力吸引到俄国事务上来，从而转移其对法国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行动的视线，所以它非常重视这一问题。《Temps》报写道：“出让俄国所卖的土地，确立了亚历山大皇帝和约翰逊总统之间的离奇的联盟。这将会导致什么结果？《Temps》报回答道：“这些问题可能有朝一日由美国在希腊水域已经保持了一些时候的分舰队解决。”<sup>22</sup>

马克思断然否定合众国会介入土耳其事件的可能性，并认为所有这些传闻都是“俄国人臆造的”。1867年8月，马克思在给《Courrier Français》<sup>②</sup> 报编辑奥古斯特·韦莫雷耳的信中写道：“您重复了（由俄国编造的）所谓北美将倡议同土耳其人展开斗争的谎言。您应当知道，美国总统无权宣战。这项权利只属于参议院。如果说约翰逊总统——他是前奴隶主们手中的肮脏工具（尽管您非常天真地把他变成了第二个华盛顿）——搅乱外交事务，在国外吹牛夸口，力图以此博得某种声誉，那么要知道，美国佬不是孩子，也不是法国人。单凭所有这些试探的倡议出自约翰逊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这些试探没有任何重大意义。”<sup>23</sup>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9页。

2. 《Temps》报，1867年，转引自《呼声报》，1867年，№86（《Temps》系法语，时报。——译者）。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31卷，第557页。

① United States，即美国。——译者

② 《Courrier Français》系法语，《法兰西信使报》。——译者

但是，如果说俄国政府在散布此种“谎言”时，未必十分相信在瓜分土耳其的斗争中一旦需要诉诸武力时，美国会直接介入，那么此时他却清楚地估计到，由于向美国出卖俄属美洲移民区而使太平洋沿岸局势复杂化，这对扼制英国在欧洲大陆的积极活动有多么巨大的意义。

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在分析利林费尔德的小册子时写道：“还有一个例子说明这个小册子作者多么愚昧无知！在他的心目中，出让俄属北美洲不过是俄国政府的一个外交诡计，并且顺便提到这个政府非常缺乏现款。但是主要之点在于：美国国会最近公布了有关这一交易的文件，其中包括美国代办的报告，他直截了当地给华盛顿写道：从经济方面说来，这一收获跟下一文不值，但是——但是美国佬借此可以从一边把英国的海路切断，从而加速整个英属美洲对美国的归属。原来问题的关键在这里！”<sup>1</sup>

还在1857年初，重新讨论出卖移民区问题时，外交部就想大致计算一下出卖阿拉斯加时应该要多少钱。考虑到这一时期公司给七千四百八十四张股票付出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二卢布股息，储存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一卢布作为基金，并拨出六百七十三卢布作为各种补助费用，外交部计算出公司每年利润合十四万八千八百五十六卢布。根据公司年平均收入在国内为百分之四，外交部得出结论，公司本身的酬金应为三百七十二万一千四百银卢布。国家所得也应和公司相同。照此计算，移民区的全部价格应为七百四十四万二千八百银卢布。这是“最低纲领”。与第一个方案同时制订的第二个方案是以其它数字为依据的。按此方案计算时，不是以利润为根据，而是以公司支出的总额为根据：支付股息、公司人员的薪金、行政机关的开支等等。这笔款共计八十万银卢布，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32卷，第638页。

据外交部资料记载，公司将这笔款“每年都用于俄国臣民”。根据这样计算，这笔款相当于移民区全部价值的资本收入的百分之四，可以算出移民区总价值为二千万银卢布。

然而后一方案是不能实现的，这一点连方案的制订者也非常清楚，因此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移民区的售价始终在五百万美元和七百万美元之间摇摆不定，也就是在第一个方案提出的约七百万银卢布和俄美公司与美俄公司假条约中所规定的七百万美元之间摇摆不定。

据斯捷克尔报告，和他进行谈判的加利福尼亚参议员格温，曾多次指出，在确定移民区价值时“可以达到五百万美元”。<sup>1</sup>在直接出售的时刻，即在国内战争之后国库确实空虚的时刻，再要加价是更加难以办到的。

俄国并不指望得到超过五百万美元的钱款。财政大臣列伊捷尔恩认为，“卖价应不低于五百万美元”，<sup>2</sup>即比后来按照出让移民区协定实得款项少二百二十万美元。斯捷克尔向财政大臣报告说：“为得到七百二十万美元，我用尽了全部力量。我一步步地使西沃德先生同意出到六百五十万美元，但再多他就不肯出了。谈判到此暂时中断，然而我也坚持不让，最后还是国务卿让步了。”<sup>3</sup>

最后增加的二十万美元带有以下附加条件：出卖的领地上必须“取消各联合公司的一切所有权、专利权、优惠权以及赐给它们的土地，不论这些公司是团体经营的，还是非团体经营的，也不论是俄国的，还是外国的。”

---

1. 对外政策档案馆，外交部全宗，1857年，案卷 № 4，1859年11月23日（1860年1月4日）的信，第36—41页。译自法文。

2. 海军部历史档案馆，海军部办公厅全宗，1858年，案卷 № 1，第19页。

3. 国民经济档案馆，财政部总办公厅全宗，第五文件处理部，1866年，卷案 № 58/25，第61页。译自法文。

俄国卖掉移民区所得七百二十万美元，总共略低于一千一百万卢布，因为按1867年的牌价平均一美元合一卢布五十多戈比。根据1868年8月31日<sup>1</sup>，即公司业务停办后财政大臣提出的意见，为支付公司人员回俄国的遣返费和破坏合同的赔偿费，应给公司七十二万八千六百卢布，此外还应赔偿公司在移民区的财产损失费九十五万九千七百一十六卢布。

与此同时，应追偿公司对国库的欠款，这笔欠款连同利息共计六十七万七千八百八十三卢布七十戈比<sup>2</sup>。这样，从美国付给的总款数内，扣除公司全部债款，公司实得一百零一万零四百三十二卢布三十戈比。至于其它欠私人的债，公司也得用手之余款偿还。

而国家净得九百五十多万卢布。这个数目当然不算可观，但是比象海军部这样的部的全年预算的一半还多，海军部在1867年的预算是一千六百万卢布。

当谈到俄国出卖移民区的物质利益时，还有一点也不能闭口不谈，那就是外国报刊所间接透露的，合众国和俄国正在进行的有关向俄国提供贷款的谈判。确实，在这一时期，沙俄政府把外国贷款视为摆脱业已出现的财政危机的唯一出路。1866年，财政大臣列伊捷尔恩在呈亚历山大的秘密奏疏中写道：“日常支出的赤字，包括预算内和预算外的，三年（1867—1869年。——奥孔）内将会达到约四千五百万卢布，即平均每年一千五百万卢布。必须设法用外国贷款来弥补这个数字。”<sup>3</sup>

在1862—1865年间的利息为百分之七的所谓外国贷款，以及利息为百分之五的英荷贷款丝毫没有解决问题，所以关于俄国和

---

1. 海军历史档案馆，海军部办公厅全宗，管理处，1860年，案卷№162，第2册，第178页。

2. 国民经济档案馆，财政部办公厅全宗，字母И，1866年，案卷№3，第24页。

3. 同上注。

美国在这一时期正在进行贷款谈判的说法,可能是有一点根据的。

《Temps》报写道:“俄国政府不久前曾竭力要卖掉彼得堡-莫斯科铁路,但未能成功,可是通过出卖自己的美洲领地,它却可以得到七百万美元来充实国库。此外还传说,俄国正在与合众国就贷款问题进行磋商。”<sup>1</sup>

合众国购买俄属移民区的条约于1867年匆匆签订。A·巴宾指出:“条约签订的情况仿佛表明,人们已预感到北美大陆这块不好客的土地的未来的重要意义。”<sup>2</sup>

国务卿西沃德的儿子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条约签订时的情景:“3月29日星期五晚间,西沃德正在客厅和家里人玩惠斯特<sup>①</sup>,有人报告俄国大使来了。“西沃德先生,我收到了政府的海底电报,我皇陛下对出卖之事已予恩准。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明天就到议会去,我们可以签订条约。”据他儿子讲,西沃德一听此话,推开牌桌说:“斯捷克尔先生,为什么要等到明天,我们今天就签约吧!”<sup>3</sup>

把秘书们召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萨姆纳出席了会议,凌晨4点签完约,并送交参议院审批。

有关移民区卖给合众国的消息,在条约公布前就已在报刊上广为流传。一些俄国报刊,尤其是克拉耶夫斯基的《呼声报》企图对此项措施予以尖锐的抨击。《呼声报》在1867年3月25日的社论中写道:“今天传说要出卖尼古拉铁路,明天又要出卖俄属美洲移民区;谁能担保后天不会同样传出要出卖克里米亚、外高加索和波罗的海东部沿岸各省呢?至于谁是买主则无关紧要。”<sup>4</sup>同时《呼

1. 《Temps》报, 1867年, 转引自《呼声报》, 1867年, №86。

2. A·巴宾, 北美合众国史, 圣彼得堡, 1912年, 第2卷, 第221页。

3. F·西沃德, 在华盛顿任参议员和国务卿的西沃德, 纽约, 1891年, 第348页。

4. 《呼声报》, 1867年, №84。

① 惠斯特(Вист)——一种四人成局类似桥牌的牌戏。——译者

声报》还强调指出，出卖移民区对俄美公司极不公道，而且卖价极低，和移民区的实际价值相差十分悬殊。

这篇文章引起了书刊检查机关的注意。彼得堡书刊检查委员会主席在其给出版总署的公函中援引了《呼声报》社论的一些段落，指出：“虽然书刊检查机关不禁止报界评论国策，但对国家一些虽属尚未实行，但已清楚知道正在拟议中的措施，进行有损当局尊严的诽谤，无论如何也是不能谅解的。”<sup>1</sup>书刊检查员发现该文章表现了“杂志编辑部攻击政府活动的一贯倾向”。书刊检查委员会主席对此也表示同意。

俄国报纸对出卖移民区的“反抗”运动，也就此结束了。

部分美国报纸则更为剧烈地反对美国购买俄属移民区。只有个别报纸，包括《New York Herald》对此事有所肯定。

《New York Herald》写道：“将俄属美洲领地让给合众国一事，从一般观点来看，似乎是毫无价值，无足轻重的，但从另一观点看，这无疑将是新时代中最为重要的国际契约之一。”<sup>2</sup>

这家《New York Herald》还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再次强调出卖这一地区在政治上的重要性。《New York Herald》写道：“转让这块土地，预示将来在两半球平衡各国均势中，俄国和合众国在政治、贸易、军事等方面，可能组成反英、法的防御和进攻的联盟。”<sup>3</sup>

但是大多数报纸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一家很有威望的美国报纸《New York Tribune》<sup>①</sup>坚决反对购买俄属移民区，对

---

1. 对外政策档案馆，出版总署办公厅全宗，1865年，案卷№15，第1册，第189—190页。

2. 《New York Herald》报《纽约先驱报》，1867年，转引自《呼声报》，1867年，№104。

3. 《New York Herald》，1867年，转引自《呼声报》，1867年，№103。

① 《New York Tribune》，即《纽约论坛报》。——译者

西沃德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予以辛辣的嘲讽和抨击。在题为《俄国人的招摇撞骗》一文中，《纽约论坛》“根据西沃德的介绍”，对俄国移民区作了挖苦的描述。《纽约论坛》写道：“按照西沃德的描绘，世界上不会再有象俄属美洲这样美好的地方了。气候宜人，甚至冬季也温暖如春，夏天那里的爱斯基摩人都想找个荫凉的地方，去躲避北极骄阳的炙热。这一地区覆盖着松林，在沿海一带有鲜花盛开、葱绿掩映的花园，在那里还有辽阔的小麦地和大麦地、北欧海豹群、白熊、海上浮流的冰山、鲸鱼和金矿脉——所有这些一直延伸到北纬60°。生活中的一切欢乐和必需品应有尽有，全都齐备。据西沃德先生讲，我们会看到安卧在玫瑰丛中的白熊，生长在浮流的冰山上大麦，以及长在田野里的草，爱斯基摩人常常乘着爬犁在草地上奔驰。”<sup>1</sup>

《纽约论坛》在另外一篇评论这个问题的文章中指出，在外交史上“没有比这一条约再愚蠢的了。但是计划不经宣布和审核就会在参议院通过，并很快就能得到承认的危险仍然存在。”<sup>2</sup>

在参议院讨论购买俄国移民区条约的前夕登载在《纽约论坛》上的文章，强烈要求不接受这个业已签订的协定。《纽约论坛》写道：“国务卿羞羞答答、怯生生地在其咨文中发表了这一条约，要求参议院批准，并要求人民赞同。我们相信，参议院将不会批准，我们也知道人民将不会赞同。”<sup>3</sup>

果然不出所料，参议院内对条约的讨论引起了俄国驻合众国公使的一些担心。俄国政府同意出卖移民区的正式电报所以在三

---

1. 《New York Tribune》，1867年，转引自国民经济档案馆所藏未注明日期的摘录，财政部总办公厅全宗，第五文件处理部，1866年，案卷№58/25，因为我们书库没有这年的《New York Tribune》报。

2. 《New York Tribune》，1867年。

3. 《New York Tribune》，1867年，转引自国民经济档案馆收藏的摘录，财政部总办公厅全宗，第五文件处理部，1866年，案卷№58/25。

月底发出，正是因为此时正是新国会在开会，而新国会议员将能对问题作出有利于俄国的解决。

1867年2月24日(3月8日)，即签订条约前三周，斯捷克尔致函列伊捷尔恩，内称：“我不可能在国会的最后一次会议的激烈争论中开始进行需要高度慎重的谈判。四天前组成的新国会将会冷静一些，那时我可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sup>1</sup>但就是在国会新议员中仍存在着一些怀疑。斯捷克尔在这封信中写道：“我甚至不相信我们的提议会被采纳，我预先告知，困难将是很大的。”

总的来看，虽然在某些时刻，特别是随着在报刊上反对运动的开展，当时看来似乎参议院不会批准条约，而且事情最终会成为国际上的丑闻，因为正如斯捷克尔所指出的，“参议院拒绝批准这个条约，在天下人眼中会被认为是**对俄帝国政府不够礼貌的行为**”，<sup>2</sup>但最后整个问题却得到了非常圆满的解决。

公历1867年4月18日，条约以三十七票对二票的多数被参议院通过，尽管条约文本下面签字的是西沃德，“他是四分之三参议员的**顽敌**”。所以产生这一结果，一方面正如斯捷克尔公正地指出的，是“**因为国会中的反对派反对的不是条约，而是国务卿**”；另一方面，如同美国史学家所指出的，是因为“**整个交易充满了营私舞弊的气味**”。<sup>3</sup>因此，尽管报界开展了疯狂的反对活动，但却没有发生任何社会骚动。

俄国书刊中对出卖美洲移民区的问题几乎没有涉及，自然，对这笔交易中出现的贿赂问题也避而不谈。尽管对这个问题有所传闻，但美国研究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这个微妙的情况还是

---

1. 国民经济档案馆，财政部总办公厅全宗，第五文件处理部，1866年，案卷№58/25，第47—48页。译自法文。

2. 同上注，第66页。译自法文。

3. F. 杜勒斯，《美国在太平洋上》，波士顿，1932年，第92页。

保持沉默。

美国的一本关于阿拉斯加历史巨著的作者班克罗夫特写道：“许多人认为，导致转让（俄国移民区。——奥孔）的具体情况迄今仍然秘而不宣，但我可以请读者们相信，这里并无任何秘密可言。在外交界，即使象购买一块土地这样简单的交易，不施展通常的微妙的暗送秋波、交头接耳、宛转示意等伎俩也是办不成的。”<sup>1</sup>

直至Golder<sup>2</sup>、Dunning<sup>3</sup>、Farrar<sup>4</sup>和其他美国研究者的著作问世后，问题才真正清楚了。

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位Dulles（其作品已于1932年出版），汇集了他之前的作者的所有资料，并毫不隐讳地声言，如果不贿赂国会中某些议员，那么合众国购买阿拉斯加的契约在国会就会遭到反对，而不能如愿通过。Dulles写道：“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事件的真相，然而毫无疑问，为了操纵国会的决议，进行了贿赂。在此事件中，可以清楚地嗅到行贿的强烈气味，这种气味对战后的华盛顿已非常熟悉。”<sup>5</sup>

西沃德诡辩说，不存在什么移交钱款的任何协议。为了驳斥这种说法，Dulles引用了其他作者们列举过的许多揭露西沃德的资料。他提到了斯捷克尔拍给政府的电报，内称，拨给他“用作秘密支出的钱款”大部分已经用尽，最后他还引用了在约翰逊总统公文中找到的揭露此事的文件。在这份文件中总统援引西沃德的话说，俄国大使为签订出卖阿拉斯加的条约曾送给 Джон·В·福尼（John W. Forney）三万美元，送给 Р·Дж·沃克（R·J·

- 
1. H·班克罗夫特全集，第33卷，《阿拉斯加史》，第595页。
  2. F·戈尔德著，购买阿拉斯加，载《美国历史评论》，第25卷，1920年。
  3. W·邓宁著，购买阿拉斯加的付款，载《政治科学季刊》，第27卷，1912年。
  4. V·法勒著，购买阿拉斯加的背景，载《华盛顿历史季刊》，第13卷，1922年。
  5. F·杜勒斯著，《美国在太平洋上》，第92页。

Walker) 和 Ф·П·斯坦顿(F·P·Stanton)二万美元, 送给撒迪厄斯·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一万美元, 送给H·П·班克斯(N·P·Banks)八千美元。

然而, 究竟是什么使报界, 其中包括《纽约论坛》, 这样积极地反对参议院批准购买俄属移民区的条约呢?

这大概是因为条约文本送交国会时, 正值一些州进行大选的前夕。一些报纸, 其中包括《纽约论坛》, 掀起反对购买俄属美洲移民区的运动, 很显然, 是为了帮助某些候选人去参加竞选, 这些候选人提出的口号之一就是, 一戈比也不能用在购置领土上, 从而仿佛能保证自己的选民不受增加赋税负担之苦。自然, 在战后经济危机的情况下, 这类口号可以收到一些成效。

至于选举运动和报界对购买阿拉斯加的抨击之间有联系这一点, 我们从这一时期在《New York Herald》报上透露的一则非常直率的简讯中可以看出。

《New York Herald》写道“有谣言说, 条约将不会被批准。我们认为, 散布这种谣言的目的, 是为了影响康涅狄格的大选; 但因为选举业已结束, 所以我们希望参议院将能仔细地讨论这一问题, 我们伟大的共和国是应当在自己辽阔的领域内停滞不前呢, 还是应当向北极推进。”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 通过购买阿拉斯加来扩大版图的想法, 对某些人来说, 仍然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的。因此《纽约论坛》就诉诸相当拙劣的诽谤。它说什么, 俄国沙皇本打算把阿拉斯加作为礼物送给合众国, 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它, 除了麻烦外, 它什么好处也不会带来。《纽约论坛》断言: “这是很明显的。”它继续写道: “而国务卿西沃德对这一事实了如指掌, 也是很明显的。对我

---

1. 《New York Herald》, 1867年, 转引自《呼声报》, 1867年, №103。

们地方金库和纳税人不幸的是，接受菲薄的礼物并不能带来外交声誉。本应宣布以援助俄国金库的形式来获得这块即将落入我们手中的领土，可是西沃德先生却就此事进行了谈判，花费了一千万美元，暗中策划全部交易，炮制了秘密条约，并在国会例会后，带着条件突然来到参议院，要求立即批准条约。”<sup>1</sup>

在这一段中向“纳税人”的呼吁，并不使我们感到偶然。这些选民唯恐购买领地会影响他们的腰包。

以后办理出卖移民区条约的手续再未遇到阻碍。5月3日(15日)，沙皇批准了条约，1867年6月8日(20日)在华盛顿举行了已批准条约文本的交换仪式，10月7日(19日)政府专员来到锡特卡。是日，举行了俄国国旗降旗仪式。合众国在接收土地的同时，根据条约第二款规定，还有权接收非私人的全部房产。但是由于在俄属移民区内没有官房，所以就将俄美公司的所有房产移交给了合众国。

\*       \*       \*

“许多世纪以来，沙皇政府一直想夺取君士坦丁堡和亚洲大部分地区，一贯推行这种政策，并且利用列强之间的一切矛盾和冲突来达到这个目的。”<sup>2</sup>

占据北美西部海岸的据点后，沙皇俄国竭力在西半球继续向前推进。然而由于在扩张的道路上遇到了英国这样的劲敌，尔后又碰上了美国——这样一个新崛起的强国，因此它终于退出了争夺北美大陆的斗争。

只要看一看地图就可以明白，为了保卫和保持这些遥远的远离国土的前哨阵地，需要很多的人力和物力。而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俄国的注意力已经被吸引到它在欧亚大陆上应完成的首

---

1. 《New York Tribune》《纽约论坛》1867年。

2.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3卷，第125页，1958年。

要任务上去了。

俄国应当停止在西半球继续推进，应当放弃作为这一推进的基地的美洲居民区。扩张活动在太平洋西部沿岸停止了。在这一有出海口的天然边界上，俄国曾保卫过自己的切身利益。

俄美公司，这个在一定历史时期特有的机构，在这一扩张活动中起到了其应起的作用。沙俄政府之所以能进行如此遥远的扩张的尝试，而未引起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只是因为形式上以私人企业为掩护，而实质上是官办机构。

沙俄政府采取了慎重做法。当它看到继续推进已不可能时，再也没有比撤销公司更为省事的了，而对出卖移民区一事的顺利处理，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就国际关系而言，甚至还得到了某些裨益。

公司的存在为时较短。它的命运事先早已注定。这种国家垄断形式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已行不通了。几十年后，太平洋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逐鹿的舞台。这里成了新矛盾的焦点，沙俄在进入其东部边界斗争新阶段的时候，在侵略强盗的行列里也占有它的地位。

然而，俄美公司不仅仅是在沙俄在美洲大陆未成功的扩张尝试中起了它应起的作用。

在评述东印度公司的活动时，马克思写道：“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他们的建设性工作在这大堆大堆的废墟里使人很难看得出来。不过，这种建设性工作总算已经开始了。”<sup>1</sup> 在俄属美洲移民区，从事这种建设性工作的人也是有的。

俄美公司在把阿留申人分散在整个沿岸地区，使他们实际上沦为其奴隶之后，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开化。在它的监督下，有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9卷，第247页。

一部分土著居民获得了专门知识。由于公司积极开展贸易活动，这个地区同所有先进国家以及整个工业世界建立了联系。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剖析了沙俄在东方的作用，并把俄国的殖民开拓同波兰的殖民开拓作了一番比较，他写道：“……俄国和东方相比确实是进步的。俄国的统治不管怎样卑鄙无耻，怎样带有种种斯拉夫的肮脏东西，但对于黑海、里海和中亚细亚，对于巴什基里亚人和鞑靼人，都是有文明作用的，而且俄国所接受的文化因素，特别是工业因素，也比具有小贵族懒惰本性的波兰多得多。俄国的贵族，上自皇帝<sup>①</sup>和迭米多夫公爵，下至十四等仅仅是出身高贵的小贵族，都从事工业、盘剥、欺诈、受贿，并从事种种的基督教徒的和犹太人的营生，单是这一些，就是俄国的优点。”<sup>1</sup>

这是向前迈进了一步，是进步，但这是资本主义世界所特有的进步。

公司是许多次环球旅行的组织者。从1804年(克鲁逊什特恩的考察队)到1840年(扎列姆鲍的考察队)，这一期间，公司装备了十三次环球旅行。这十三次环球旅行在地理发现史上的意义是巨大的。这些次旅行丰富了制图学、海洋地理学、以及其它相近的知识领域。所有这些考察成果很快便成了世界科学的财富。根据上述考察成果，1847年卡舍瓦罗夫绘制了太平洋海岸的新地图，1852年，捷宾科夫出版了《美洲西北岸、阿留申群岛及北太平洋某些地区地图册》，并附有《水文地理注》。据一些制图专家讲，俄国地图和包括美洲沿岸在内的太平洋地图册绘制得如此之好，“就是在今天地球上许多地方对之也是称赞的。”<sup>2</sup>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7卷，第285页。

2. 《太平洋》，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26年，第35页。

① 指尼古拉一世。——译者

但是公司活动中值得肯定的方面，不仅在于，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俄国的整个东方推进所起的开化作用，也不仅在于那些名符其实地发现了太平洋北部的环球旅行和考察。俄美公司活动的意义要大得多。它不仅帮助发现了这一辽阔广大的地区，而且还帮助巩固了俄国在那里的影响。它帮助开拓了太平洋西岸，那些天然边界，苏联这一太平洋大国，现在正在那里警惕地保卫着自己人民的切身利益。

# 附 录

## 人名译名对照表

Аддингтон(Addington) 阿丁顿(英国人)	Глинка 格林卡
Александр I 亚历山大一世	Голенецкий 戈列涅茨基
Альмира 阿利季米拉	Голенищев-Кутузов 戈列尼雪夫-库图佐夫
Аппельтон(Appleton) 阿普尔顿	Голиков 戈利科夫
Аракчеев 阿拉克恰耶夫	Головин 戈洛文
Астор(Astor) 阿斯特(美国人)	Головин 戈洛夫宁
Баранов 巴兰诺夫	Гревиль 格伦维尔
Басов 巴索夫	Греч 格列奇
Батеньков 巴捷尼科夫	Гурьев 古里耶夫
Безбородко 别兹鲍罗德科	Давыдов 达维多夫
Беринг 白令	Дацков 达什科夫
Берх 别尔赫	Де Зеа Бермудес 德·塞亚·贝尔穆德斯(西班牙人)
Бестужев 别斯图热夫	Джон Юнг(John Young) 约翰·扬(英国人)
Биллингс 比尔林格斯	Дружнин 德鲁日宁
Бодиско 鲍季斯科	Дуглас(Douglas) 道格拉斯(美国人)
Брунов 勃伦诺夫	Евреинов 叶夫列伊诺夫
Буллаков 布尔达科夫	Екатерина I 叶卡捷琳娜二世
Бутлер(Butler) 巴特勒(美国人)	Ельчин 叶利钦
Бьюканен(Buchanan) 布坎南(美国人)	Завалишин 扎瓦利申
Ванкувер(Vancouver) 范库弗(英国人)	Зубов 祖鲍夫
Веселаго 维谢拉戈	Камерон(Cameron) 卡梅伦(美国人)
Воянов 沃伊诺夫	Канкрин 坎克林
Воронцов 沃隆佐夫	Кастльри(Castlereagh) 卡斯尔雷(英国人)
Гаврилов 加夫里洛夫	Киселев 基谢列夫
Гагемейстер 加格麦斯特	
Гвин(Gwin) 格温(美国人)	
Гвоздев 格沃兹杰夫	

Клей(Slay) 克莱(美国人)  
Клюцфель 克柳普费利  
Козодавлен 科佐达夫列夫  
Костлинов 科斯特利夫佐夫  
Крамер 克拉麦尔  
Креницын 克利尼齐  
Крузенштерн 克鲁逊什特恩  
Кук(Cook) 库克(英国人)

Лангсдорф 兰格斯多尔夫  
Левашев 列瓦舍夫  
Линкольн(Lincoln) 林肯(美国人)  
Лисянский 利相斯基  
Лопухин 洛普欣  
Лужин 卢任

Макарий 马卡里  
Макартней 马卡特尼  
Марси(Marcy) 马西(美国人)  
Мелон 梅隆  
Милорадович 米洛拉多维奇  
Милицкий 米尼茨基  
Мордвинов 莫尔德维诺夫  
Муравьев 穆拉维约夫  
Мыльников 梅利尼科夫

Нессельроде 涅谢尔罗捷  
Николай I 尼古拉一世

Оболенский 奥鲍连斯基  
Орлов 奥尔洛夫

Павел первый 保罗一世  
Пален 帕连  
Панов 帕诺夫  
Петр Великий 彼得大帝  
Петр II 彼得三世  
Полетика 波列季卡  
Полятковский 波利特科夫斯基  
Проккофьев 普罗科菲耶夫

Резанов 列扎诺夫  
Романов 罗曼诺夫  
Румянцев 鲁姆采夫  
Рутковский 鲁特科夫斯基  
Рылеев 雷列耶夫

Северин 谢维林  
Синд 辛德  
Симпсон(Simpson) 辛普森(美国人)  
Соймонов 索莫诺夫  
Сомов 索莫夫  
Суттер(Sutter) 萨特(美国人)  
Сюард(Seward) 西沃德(美国人)

Тагичев 塔季谢夫  
Тебельков 捷宾科夫  
Тихменев 季赫涅涅夫  
Томи-оми 托米-奥米(夏威夷人)  
(Камахамехи I)(卡麦哈麦希一世)  
Трубецкой 特鲁别兹科伊

Уваров 乌瓦罗夫

Фердинанд VII 斐迪南七世(西班牙人)  
Фокс(Fox) 福克斯(美国人)  
Фонвизин 冯维辛  
Франклин Пирс (Franklin Pierce)  
富兰克林·皮尔斯(美国人)

Хлебников 赫列勃尼科夫

Чарльз Сомнер(Charles Sumner) 查尔斯·萨姆纳(美国人)  
Чернышев 车尔尼雪夫  
Чириков 奇里科夫  
Чичерин 奇切林

Шашков 沙什科夫  
Шелихов 舍利霍夫  
Шлеффер 舍费尔  
Штейнгель 什泰因格利

Штернберг 什坦恩别格

Элиот 埃利奥特(葡萄牙人)

Этолин 埃托林

Юсти 尤斯季(法国人)

Якобий 亚科比

Яков Бойе 亚科夫·博耶(法国人)

## 地名译名对照表

Алдан, р. 阿尔丹河

Алеутские острова 阿留申群岛

Анадырское устье 阿纳德尔河口

Андрейновские острова 安德烈亚诺夫群岛

Атта, о-в 阿图岛

Атувай, о-в (Туай-Каван) 考爱岛  
(图阿伊-卡乌阿伊)

Атха, о-в 阿特卡岛

Афогнака, о-в 阿福格纳克岛

Аня, з. 阿扬湾

Байкал-море 贝加尔海

Белая р. 白河

Бобровая бухта 波布罗夫湾

Богмея, р. 鲍格麦亚河

Болего, з. 博迪加湾

Большая земля 大地

Ванкувер, о-в 温哥华岛

Гавайские острова 夏威夷群岛

Гудзонов, м. 赫德森湾

Добрая Погода, г. 好天气山

Драков, мыс 德雷克角

Евдокейские острова 叶夫多克群岛

Индигирка, р. 印迪吉尔卡河

Иссынахский пролив 伊西纳赫海峡

Кальяк, о-в 科迪亚克岛

Кама, р. 卡马河

Капитанская гавань 卡皮坦湾

Кенай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 基奈半岛

Кенайский пролив 基奈海峡

Командорский о-в 科曼多尔岛

Константинополь 君士坦丁堡

Крест, з. 十字湾

Кыктак, о-в 克克塔卡岛

Лена, р. 勒拿河

Лисьи о-ва 利西群岛

Марамские о-ва 马拉姆群岛

Мая, р. 马亚河

Мелный, р. 麦德内河

Монтаю, о-в 蒙塔丘岛

Муви, о-в 毛伊岛

Нагай, о-в 纳盖岛

Новоархангельск 新阿尔汉格尔斯克

Новый Альбион, р. 新阿尔比恩河

Нотка-Зунд 诺特卡湾

Нутка 努特卡

Павловская гавань 巴甫洛夫湾

Панамский перешеек 巴拿马地峡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Прибыловы о-ва 普里比洛夫群岛

Принц Валлийский, мыс 威尔士太子角

Протасовская бухта 普罗塔索夫湾

Ранай, о-в 拉奈岛

Сакраменто, р. 萨克拉门托河  
 Сандвичевые о-ва 桑威奇群岛  
 Сан-Франциско, г. 圣弗兰西斯科湾  
 (旧金山湾)  
 Св. Дальматия, о-в 圣达尔马提亚岛  
 Св. Павел, о-в 圣保罗岛  
 Св. Стефан, о-в 圣斯蒂芬岛  
 Сиера-Невада 内华达山  
 Ситха, о-в 锡特卡岛  
 Скалистые горы (Rockymountains)  
 落矶山  
 Славянка, р. 斯拉维扬卡河  
 Спенсер, мыс 斯宾谢尔角  
 Тринидад, бухта 特立尼达湾

Уда, р. 乌第河  
 Умнак, о-в 乌姆纳克岛  
 Унарашка, о-в 乌纳拉斯卡岛  
 Уруп, о-в 乌鲁普岛  
 Фараллоны, о-в 法拉洛内岛  
 Чугачкин залив 丘加奇湾  
 Чукотский нос 楚克奇岬  
 Шарлоттские о-ва 夏洛特群岛  
 Шумагины, о-в 舒马基内岛  
 Якутатский залив 亚库塔茨克湾

## 民族名译名对照表

Алеут 阿留申人  
 Атабаск 亚大巴斯喀人  
 Гиляки 基里亚克人  
 Индеец 印第安人  
 Калга 卡尔加人  
 Кенаец 基奈人  
 Колюжа 科柳扎人

Курильцы 虾夷人  
 Тлинкит (Колон) 特林基特人(科洛什人)  
 Тунгусы 通古斯人  
 Чугач 丘加奇人  
 Чукоч 楚克奇人  
 Эскимосы 爱斯基摩人

## 政府机构、官职及其它译名对照表

Адмиралтейство-коллегия 海军委员会(海军部)  
 Байдарщик 村长  
 Вице-адмирал 海军中将  
 Вице-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й директор адмиралтейства-коллегии 海军副大臣  
 Военный генерал-губернатор 驻军司令  
 Генерал-адъютант 侍从将军  
 Генерал-аншеф 御前上将  
 Генерал-губернатор 总督  
 Генерал-лейтенант 陆军中将

Генерал-майор 陆军少将  
 Генерал-прокурор сената 枢密院总检察长  
 Генеральный консул 总领事  
 Главное правление компании 公司总管理处  
 Главный правитель колоний 移民区主要行政长官  
 Главный правитель компании 公司事务主任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коммерц-коллегия 国家商务委员会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国家地理学会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网务部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анцлер 一等文官、首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овет 国务会议  
Гофмейстер 皇室侍从长  
Губернский секретарь 十二等文官  
гулзон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 赫德森湾公司  
Директор компании 公司经理  
Директор канцеляр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финансов 财政部办公厅主任  
Иеромонах 修士司祭  
Иркутский гражданский губернатор 伊尔库次克省长  
Капитан-лейтенант 海军大尉  
Комиссия конгресса 国会委员会  
Комиссия коммерции 商务委员会  
Комитет министров 大臣委员会  
Колониа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移民区行政管理署  
Коллежский советник 六等文官  
Комеюлант 要案司令  
Комиссионер компании 公司代理人  
Коммерц-коллегия 商务委员会(商业部)  
Контр-адмирал 海军少将  
Контрольный совет 警察委员会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内务部  
Министр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内务大臣  
Министр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имуществ 国家财产大臣  
Министр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外交大臣  
Министр коммерции 商务大臣  
Министр финансов 财政大臣  
Морско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海军部

Морской министр 海军大臣  
Начальник отделов 区长  
Начальник Охотского порта 鄂尔次克港长官  
Начальник морского штаба 海军参谋长  
Обер-прокурор, департамента Сената 枢密院司长  
Обер-прокурор Синода 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局长  
Особый совет 特别董事会  
Постоянный совет 常设董事会  
Правитель компании 公司事务管理人  
Правитель колонии 移民区行政长官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правления 管理处主任  
Правитель дел компании 公司办公室主任  
Президент коммерц-коллегии 贸易大臣  
Приказчик 管事  
Сенат 枢密院, 参议院  
Сенатор 枢密官, 参议员  
Собрание совещательной юнты 政务协商会  
Старшина 工头  
Тайный советник 三等文官  
Товарищ министра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内务部副大臣  
Тойон 酋长  
Управляющий 管理人  
Управляющ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 Заемным Банком 国家信贷银行行长  
Управляющий департаментом мануфактур и внутренней торговли 手工业和国内贸易司司长

## 译 后 记

谢苗·宾齐安诺维奇·奥孔(1908年—1972年)是苏联历史学家,历史学博士(1939年)。1931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最初在历史档案馆工作,从1938年到1972年,除在列宁军政学院担任两年教授外,一直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1940年提升为教授)。他曾研究过十八——十九世纪俄国社会运动和阶级斗争、沙俄在远东的殖民政策及俄国兵法和海军兵法史。著有《沙俄在堪察加边区殖民政策史纲要》、《苏联历史纲要(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第一个四分之一)》、《苏联历史纲要(十九世纪第二个四分之一)》、《十二月党人米·谢·卢宁》、《十二月党人》等书。《俄美公司》是他写的一部专著,1939年由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出版。

俄美公司是十八世纪中叶沙俄占领了北美洲的阿拉斯加以后,于1799年为适应沙俄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而建立的,名义上是商业企业,实际上是沙俄侵占领土、进行殖民统治、掠夺当地资源、并向太平洋以及黑龙江流域进行侵略扩张的工具,是“政府在一切实不便以它自己的名义出面的特殊情况下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最忠实、最可靠的代理机构”。1867年,俄国将阿拉斯加连同阿留申群岛一并卖给美国,俄美公司遂于1868年停办。本书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俄美公司从成立到停办的全部过程,对研究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沙俄向北美洲沿岸、北太平洋进行殖民扩张,以及侵略黑龙江流域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加本书译校工作的有: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教研室俞启骧(第一、二、三章)、毛树智(第四、五章、序言)、常金

富(第六、七章)、黄显荣(第八、九章)、孙立诚(第十、十一章)和王醒(参加全书初稿的一、二校);全书最后由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郝建恒校订、定稿。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俄美公司

SS号=10327452